我們越過瀾滄江，
江水如一面鏡
照着我們
紅得發光的臉
紅得發光的旗旗。
怒江的水陪我們笑，
陪伴我們的寂寞。
（我們有一片
淡淡的鄉愁哩。
如一粒沙子，昨天
我們把牠丟在山上，
丟在怒江的水底。）

我們寶愛着馬，
更寶愛生長我們的土地。
揚揚鞭，把戰鬪的種子
撒在馬蹄穴裏，
讓戰爭强健我們的土地。
如今停馬於祖國的邊疆上，
我們守衛着祖國的門。

芋田上

伍棠棣

南方雨後的黃昏
短得像羊兒的尾巴。
暮靄杖着松林，

遊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

五

夕陽西下，一陣微風吹拂着田野，
是多麼久的原因在這裏積累。
那移動了景物的移動我的心
從最古老的開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樹木和屹立的岩石的
將使我此時的渴望永存；
一切在它底過程中流露的美
敎我愛你的方法，敎我變更。

六

相同和相同融爲怠倦，
在差別間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條多麼危險的狹路裏
我製造自己在那上旅行。

他存在，聽從我的指使，
他保護，而把我留在孤獨裏；
他底痛苦是不斷的尋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須背離。

七

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
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
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
讓我在你底懷裏得到安眠——

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

飢餓的顏色
染上了他一切的言語

他死在第二次

一　异牀

等他醒來時
他已睡在异牀上
他知道自己還活着
兩個弟兄擡着他
他們都不說話

天氣凍結在寒風裏
雲低沈而移動
風靜默地擺動樹梢
他們急速地
擡着异牀
穿過冬日的林子

經過了燒灼激劇的痛楚
他的心現在已經安靜了
像剛經過了可怕的惡鬪的戰場
現在也已安靜了一樣

然而他的血
從他的臂上滲透了綳紗布
依然一滴一滴地
淋滴在祖國的冬季的路上

只有此刻他纔覺得
自己是一個兵士
一個兵士必須在戰爭中受傷
傷好了必須再去參加戰爭
他想着又走着
步伐顯得多麽不自然啊
他的臉色很難看
人們走着，誰都不會
看見他臉上的一片痛苦啊
只有太陽，從電桿頂上
伸下閃光的手指
撫慰着他的慘黃的臉
那在痛苦裏微笑着的臉……

五　姿態

他披着有紅十字的灰布衣服
讓兩襟攤開着，讓兩袖懸掛着
他走在夜的城市的寬直的大街上
他走在使他感到陶醉的城市的大街上
四週喧騰的聲音，人羣的聲音
車輛的聲音，喇叭和警笛的聲音
在緊迫地擁擠着他，推動着他，刺激着他
在那些平坦的人行道上
在那些眩目的電光下
在那些滑溜的柏油路上
在那些新式汽車的行列的旁邊
在那些穿着豔服的女人面前
他顯得多麽襤褸啊
而他卻似乎突然想到把脚步放寬些

他看見那些馬車，輕快地
滾過，裏面坐着一些
穿得那麼整齊的男女青年
從他們的嘴裏飄出笑聲
和使他不安的響亮的談話
他走着，像一個衰憊的老人
慢慢地，他走近一個公園
在公園的進口的地方
在那大理石的拱門的脚旁
他看見：一個殘廢了的兵士
他的心突然被一種感覺所驚醒
於是他想着：或許這殘廢的弟兄
比大家都更英勇，或許
他也曾願望自己葬身在戰場
但現在，他必須躺着呻吟着
呻吟着又躺着
過他生命的殘年
啊，誰能忍心看這樣子
誰看了心中也要燒起了仇恨
讓我們再去戰爭吧
讓我們在戰爭中愉快地死去
卻不要讓我們只剩了一條腿囘來
哭泣在衆人的面前
伸着汚穢的飢餓的手
求乞同情的施捨啊！

八　遞換

他脫去了那繡有紅十字的灰色制服
又穿上了幾個月之前的草綠色的軍裝

連咒帶罵的滾過……
在路邊
無數商鋪的面前,
潛伏着
期待着
看不見的計謀,
和着不見的欺瞞……
市集的喧聲
像出自運動場上的千萬觀衆的喝采聲般
從街頭的那邊
衝擊的
播送而來……
接連不斷的行人
匆忙的
踉蹌的
在我這遲緩的脚步旁邊擁去……
他們的眼都一致的
觀望他們的前面
——如海洋上夜裏的船隻
朝向燈塔所指示的路,
像有着生活之幸福的火燄
在茫茫的遠處向他們招手
……
在你這陌生的城市裏,
我的快樂和悲哀,
都同樣的感到單調而又孤獨!
像唯一的駱駝,
在無限風飄的沙漠中,

向那
一輪赤赤地熾火飛爆的淸晨的太陽！——
是有那麽一個方向的
傴僂着腰
匍匐着屁股
堅持而又强進！
四十五度傾斜的
銅赤的身體和鵝卵石灘所成的角度，
互相平行地向前的
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間的人底昂奮的
脊椎骨
昂奮的方向
向歷史走的深遠的方向，

動力一定要勝利
而阻力一定要消滅！
這動力是
創造的勞動力
和那一團風暴的大意志力。

脚步是艱辛的啊
有角的石子往往猛銳地楔入厚繭皮的脚底
多紋的沙灘是鬆陷的，走不到末梢的
鵝卵石底堆積總是不穩固地滑動着（滑頭滑腦地滑動着，）
大大的岸岩權威地當路聳立（上面的小樹和草是牠底一臉威嚴的大鬍子）
——禁止通行！

它們，
更響地
——在舞臺上；
在祖國的舞臺上
敲着
棒子，
磨着
刀子，
扳着
槍機，
舞着
鋤頭；
扭着
腰，

擦着
手，
舉着
拳頭。
老Kue
指揮着
這一大羣，
——農民，
——工人，
……
聚攏，
散開。

奠和平的礎石於此地嗎?
那樣想着而不瞑目的總督,
日夕踞坐在花崗石上永久的支着腮,
腮與指之間
生上了銅綠的苔蘚了——
在他的面前的港內,
下碇着大不列顛的鷹號母艦和潛艇母艦美德威號,
生了根的樹一樣的;
肺病的海空上
夜夜交錯着探照燈的X光;
縱橫着假想敵的飛行機,
銀的翅膀,
白金的翅膀。

手永遠支住了的總督,
何時可把手放下來呢?
那隻金屬了的手。

——若干人集

穆芷

城

他——古老的城牆啊
沈默的
堅毅的
站立着
在南國——綠色的原野

楊周翰

女面獅（四）

我們肩靠着肩，膝蓋倚住
膝蓋，親愛的，坐在這節列車上，
綠草上翻筋斗的陽光向車窗歡呼，
車輪單調的韻律又把它輾傷。

親愛的，車外鮮活的故事在我們
頭腦的銀幕上映成一串連續
不起的影片，我們在想，在做夢，
直到我們是奇怪的大頭的動物；

生命載着永恆的蜜月中的你我，
在迷宮的循環鐵道上，煤煙的長城裏，

走向我們所自來的開始，
那就是母胎裏的黑暗；黑暗爬過
高牆，又來撫摩我的靈魂，
我們停止了，沒有一切的責任。

山景

山峯擁擠着山峯，衰老
乾枯的歲月榨出一滴樹，
又在空中昇化，像貧民窟
屋頂上一撮黃色的小草。

山峯的心臟似乎在跳躍，
這些孕育着祕密的墳墓！
這些扭曲的土塊是痛苦
照見的形相？心臟病的朕兆？

用槍桿撞着我的木門
它擊打着我的紙窗
使我不能說話的時候
我又想着一個在地球的極北的地方
在那裏，一尺，十尺，就是百尺的
風雪也蓋不住溫暖的微笑

大清早，無數的煙突噴出了第一口氣
每一個城市又流動着勞動的血液
無數的手爲人類的春天造像
而且向我，向全世界痛苦的眼睛
驕傲的伸出

而現在，我從馬路上囘來

我攤開了當天的報紙
我知道了在遙遠的白海
　遙遠的波羅的海的邊緣
已降下了一九一四年的初雪
雪它正以嘶嘶的聲音
爲拿破崙的後裔唱着悲歌

那麽，在這個冬天
讓希特拉穿起在挪威訂購的雪屐
第一次的滑倒吧
而你們，卻裂出那笑在最後的笑

我祝福

——若干人集

麗麗卡呀，㊀你安臥着吧（不能夠入眠嗎？）
母親的口笛吹着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礮火……」

在搖籃的上端，有黑的黯然的夜
交錯的魚尾的爆炸彈
Japanese Sardman! ㊁
日本兵工廠的安眠藥
刻着「昭和十三年製」的字樣
——遠，近，大，小的3枚
採取疾降的
魚樣的態勢
向你疾趨而下的轟響着
在意料中的吧

十月的雨季
降炸彈比降雨還多的這氣候環境
我們的生命，左閃右避在炸彈的雨的隙處
殘廢的國際正義盲目而啞
父的心
不勝危懼的呵
你，不設防的生命
窗外探照燈的監視哨的觸手
縱橫着
縱橫在國境的夜空，貓演習

我與母親怎樣也不能入眠了

清楚地看到
你的身上
暴露着
巨大焦黑的傷口
也暴露着
折斷了的筋骨
和粉碎了的皮肉
你不可倖免地
烙上了時代的苦難的火印
你也變成
怕見太陽的膽怯的小市鎮了

我們
一步步地走過中國的
田野和山林
我們的熱情透過鞋泥
一步步地吻過中國的土地
你這冷淡悽慘的小市鎮呀
我們願流出我們的血
好灌輸給你一點溫暖
好使你快一點蘇生

望着青綠的榕樹
英雄地立在你的地上
向四外伸出
茂密的枝葉
蔭蔽着你
像一把巨傘

向你傾瀉直率的狂歌

沈季平

山，滾動了！

山，拉着山
山，排着山
山，追着山
山，滾動了！
霜雪爲他們披上銀鎧
山羣，奔馳向戰場啊！
奔馳啊！
你強大的巨人行列

向鴨綠 黃河 揚子 怒江
　奔流的方向；
和你們在苦鬭中的弟兄
　長白 太行 大別 野人山
拉手啊！

當你們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勝利的狂濤
山啊！
我願化一道流星
爲你們飛傳捷報

徐志摩

月下雷峯影片

更不向人間訪問幸福的進門，
只求每時分給我不死的印痕，——
變一顆埃塵，一顆無形的埃塵，
追隨着造化的車輪，進行，進行……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裏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沈澱着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爲我沈默，
　沈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哈代

哈代，厭世的，不愛活的，
　這回再不用怨言，
一個黑影蒙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露臉。
八十七年不容易過，
　老頭活該他的受，
抗着一肩思想的重負，
　早晚都不得放手。
爲什麼放着甜的不嘗，
　暖和的座兒不坐，
偏挑那陰淒的歌兒唱，
　辣味兒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頭殭，
　一對眼拖着看人，
他看着了誰誰就遭殃，
　你不用跟他講情。

他就愛把世界剖着瞧，
　是玫瑰也給拆壞；
他沒有那畫眉的纖巧，
　他有夜鴞的古怪！

古怪，他爭的就只這一點——
　一點靈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誰翻臉，
　真就得認個透。

他可不是沒有他的愛——
　他愛真誠，愛慈悲：
人生就說是一場夢幻，
　也不能沒有安慰。

這日子你怪得他惆悵，
　怪得他話裏有刺？
他說樂觀是「死屍臉上
　抹着粉，搽着胭脂！」

這不是完全放棄希冀，
　宇宙還得往下延，

火車禽住軌

火車禽住軌，在黑夜裏奔：
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

過橋，聽鋼骨牛喘似的叫，
過荒野，過門戶破爛的廟，

過池塘，羣蛙在黑水裏打鼓，
過噤口的村莊，不見一粒火；

過冰清的小站，上下沒有客，
月臺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惡。

這時車的呻吟驚醒了天上
三兩個星，躲在雲縫裏張望：

那是幹什麽的，他們在疑問，
大涼夜不歇着，直鬧又是哼，

長蟲似的一條，呼吸是火燄，
一死兒往暗裏闖，不顧危險，

就憑那精窄的兩道，算是軌，
馱着這分重夢一般的累墜。

累墜！那些奇異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們不論。

一半天也成呢……

　城外，啊西山！

太辜負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彎，也有環；
黃昏時誰在聽白楊的哀怨？
誰在寒風裏賞歸鳥的羣喧？
有誰上山去漫步，靜悄悄的，
去落葉林中檢三兩瓣菩提？
有誰去佛殿上披拂着塵封，
在夜色裏辨認金碧的神容？

這病中心情：一瞬瞬的回憶，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過路，
透映在水紋間斑駁的雲翳；
又如陰影閃過虛白的牆隅，
瞥見時似有，轉眼又復消散；
又如縷縷炊煙，纔裊裊，又斷……
又如暮天裏不成字的寒雁，
飛遠，更遠，化入遠山，化作煙！
又如在暑夜看飛星，一道光
碧銀銀的抹過，更不許端詳。
又如蘭蕊的清芬偶爾飄過，
誰能留住這沒影蹤的婀娜？
又如遠寺的鐘聲，隨風吹送，
在春宵，輕搖你半殘的春夢！

二十年五月續成七年前殘稿

領罪

這也許是個最好的時刻，
不是靜。對面園裏的鳥，
從杜鵑到麻雀，已在叫曉。
我也再不能抵抗我的困，
它壓着我像霜壓着樹根；
斷片的夢已在我的眼前
飄拂，像在曉風中的樹尖。
也不是有什麼非常的事，
逼着我決定一個否與是。
但我非得留着我的清醒，
用手推着黑甜鄉的誘引：
因爲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自己到自己跟前來領罪。
領罪，我說不是罪是什麼？
這日子過得有什麼話說！

愛的靈感

——奉適之——

下面這些詩行好歹是他撩撥出來的，正如這十年
來大多數的詩行好歹是他撩撥出來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罷，
這陣子可不輕，我當是
已經完了，已經整個的
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
不知到了那兒。彷彿有
一朵蓮花似的雲擁着我，
（她臉上浮着蓮花似的笑）
擁着到遠極了的地方去……

愛你，但從不要享受你。
卽使你來到我的身邊，
我許向你望，但你不能
絲毫覺察到我的祕密。
我不妒忌，不豔羨，因爲
我知道你永遠是我的，
它不能脫離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別人的愛
我不知道，也無須知曉；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葉在無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無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準備，到死
不露一句，因爲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見了的。
那天愛的結打上我的
心頭，我就望見死，那個
美麗的永恆的世界；死，
我甘願的投向，因爲它
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
從此我輕視我的軀體，
更不計較今世的浮榮，
我祇企望着更綿延的
時間來收容我的呼吸，
燦爛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髮絲，那般的晶瑩，
是紛披在天外的雲霞，

博大的風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間盤旋，波濤
沖洗我的脛踝，每一個
激盪湧出光豔的神明！
再有電火做我的思想，
天邊掣起蛇龍的交舞，
雷震我的聲音，驀地裏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無可思量，呵，無可比況，
這愛的靈感，愛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稜掃蕩
田野的迷霧，愛的來臨
也不容平凡，卑瑣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占心靈，
它那原來青爽的平陽。
我不說死嗎？再不畏懼，
再沒有疑慮，再不吝惜
這軀體如同一個財虜，
我勇猛的用我的時光。
用我的時光，我說？天哪，
這多少年是虧我過的！
沒有朋友，離背了家鄉，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農中間學做老農，
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時起身，
手攪着泥，頭戴着炎陽，

我做工，滿身浸透了汗，
一顆熱心抵擋着勞倦；
但漸次的我感到趣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寶，
在泥水裏照見我的臉，
塗着泥，在坦白的雲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愛秋林，
我愛晚風的吹動，我愛
枯葦在晚涼中的顫動，
半殘的紅葉飄搖到地，
鴉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愛是遠寺的鐘聲，
交挽村舍的炊煙共做
靜穆的黃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歸去，冥茫中
有飛蟲在交哄，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點上一支蠟，
在紅燄的搖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畫像，
獨立在曠野裏的耶穌，
（因爲我沒有你的，除了
懸在我心裏的那一幅，）
到夜深靜定時我下跪，
望着畫像做我的祈禱，
有時我也唱，低聲的唱；
發放我的熱烈的情愫，

縷縷青煙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誰聽到，有誰哀憐？
你跽坐在榮名的頂顛，
有千萬人迎着你鼓掌；
我，陪伴我的有冷，有黑夜，
我流着淚，獨跪在牀前！
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
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鮮豔長上我手栽的樹，
又叫一陣風給刮做灰。
我認識了季候，星月與
黑夜的神祕，太陽的威，
我認識了地土，它能把
一顆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認識一切的生存，
爬蟲，飛鳥，河邊的小草，
再有鄉人們的生趣，我
也認識，他們的單純與
眞，我都認識。
　　　　　跟着認識
是愉快，是愛，再不畏慮
孤寂的侵凌，那三年間
雖則我的肌膚變成粗，
焦黑薰上臉，剝坼刻上
手脚，我心頭只有感謝：
因爲照亮我的途徑有
愛，那盞神靈的燈，再有

也就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說「我懂得」我不慚愧：
因爲天知道我這幾年，
獨自一個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災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巉巖的路程，
自身挨着餓凍的慘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狀的
苦處，說來夠寫幾部書，
是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我把每一個老年災民，
不問他是老人是老婦，
當作生身父母一樣看，
每一個兒女當作自身
骨血，卽使不能給他們
救度，至少也要吹幾口
同情的熱氣到他們的
臉上，叫他們從我的手
感到一個完全在愛的
純淨中生活着的同類！
爲了什麼我甘願餔啜
在平時乞丐都不屑的
飮食，呑咽腐朽與骯髒
如同可口的膏粱；甘願
在屍體的惡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裏工作，如同
發見了什麼珍異？爲了

什麽？就爲「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說，也不能
說，因爲我心裏有一個
不可能的愛，所以發放
滿懷的熱到另一方向，
也許我卽使不知愛，也
能同樣做，誰知道？但我
總得感謝你，因爲從你
我獲得生命的意識和
在我內心光亮的點上，
又從意識的沈潛引渡
到一種靈界的瑩徹，又
從此產生智慧的微芒
到無窮盡的精神的勇。

啊！假如你能想像我在
災地時一個夜的看守！
一樣的天，一樣的星空，
我獨自在曠野裏，或在
橋梁邊，或在賸有幾簇
殘花的籐蔓的村籬邊
仰望，那時天際每一個
光亮都爲我生着意義，
我飲咽它們的美如同
音樂，奇妙的韻味通流
到內臟與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這天賜，不覺得
虛怯與羞慚，因我知道
不爲己的勞作，雖不免

疲乏體膚，但它能拂拭
我們的靈竅如同琉璃，
利便天光無礙的通行。

我話說遠了不是？但我
已然訴說到我最後的
囘目，你縱使疲倦，也得
聽到底，因爲別的機會
再不會來。你看我的臉
燒紅得如同石榴的花；
這是生命最後的光燄，
多謝你不時的把甜水
浸潤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窒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樂。
我的時刻是可數的了，
我不能不趕快！

　　　　　　我方纔
說過我怎樣學農，怎樣
到災荒的魔窟中去伸
一支柔弱的奮鬭的手，
我也說過我靈的安樂，
對滿天星斗不生內疚。
但我終究是人，是輭弱，
不久我的身體得了病，
風雨的毒浸入了纖維，
釀成了猖狂的熱。我哥
將我從昏盲中帶囘家，

那麼叫夜鷹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撐一傘松陰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鬚吸水，
也許你聽着這般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末日

露水在筧筒裏哽咽着，
芭蕉的綠舌頭舐着玻璃窗，
四圍的堊壁都往後退，
我一人怎塡得滿偌大一間房！

我心房裏燒上一盆火，
靜候着一個遠道的客人來，
我用蛛絲鼠矢餵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鱗甲代劈柴。

雞聲直催，盆裏一堆灰，
　一股陰風偷來摸着我的口，
原來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咳嗽一聲，就跟着客人來。

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賸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漂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民國叢書

第三編

·91·

綜合類

聞一多全集 三、四

朱自清 郭沫若
吳晗 葉聖陶 編輯

上海書店

聞一多全集

朱自清　郭沫若
吳　晗　葉聖陶
編輯

（四）

詩選與校箋

辛集目錄

風詩類鈔

風詩類鈔甲目錄

序例提綱

關於編次

三種舊的讀法

1 經學的

2 歷史的

3 文學的

三種讀法的批評

本書的讀法——社會學的

略依社會組織的綱目將國風重行編次

三大類目 1 婚姻 2 家庭 3 社會

小類目另見詳表

可當社會史料文化史料讀

對於文學的欣賞只有幫助無損害

原書依照國別的編次甚有用今亦儘量保存

各詩題下注明國名及全書總號碼如關雎（周一）竹竿（衞五九）另附國風通檢

關於寫定

今本毛詩錯誤不少

有可據三家詩訂正者

有可據舊本訂正者

有可據叶韻訂正者

有可據上下文義訂正者

今悉加改正夾注今本原文於下另附校勘記詳論改正的理由及依據

經文用假借字者則注正字於下

三家異文之勝於毛者以三家爲正字毛爲借字

關於箋注（目的經濟與效果）

三種詩體讀法各異

1 歌體　數章詞句複疊只換韻字則用橫貫讀法取各章所換之字合併解釋

2 詩體　用直貫讀法自上而下依次解釋以一章爲一段落

3 綜合體

縮短時間距離——用語體文將詩經移至讀者的時代用下列方法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

考古學　關於名物儘量以圖畫代解說

民俗學

語言學

聲韻　摹聲字標者以聲見義（聲訓）訓正字不理借

文字　肖形字舉出古體以形見義（形訓）

意義　直探本源

注意古歌詩特有的技巧

象徵廋語 symbolism

諧聲廋語 puns

其他

以串講通全篇大義

附錄五種

一　附圖
二　校勘記
三　引用書目
四　釋音
五　國風通檢

風詩類鈔甲

山有扶蘇 鄭八五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蘢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大木名。 喬，高也。 游龍，水葒一曰馬蓼。 子都子充都是古代著名的美男子，這裏用爲標準男性的名號。

狡童 鄭八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廋語。 息，寢息也。

羔裘 唐一二〇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倨倨 豈無他人，維惟子之是故？婣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仇仇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袪，袖口。褎卽袖字。羔裘以豹皮爲袖口之飾。倨倨，仇仇，皆傲慢貌。你羔裘豹袖的人，自是對我們傲慢，難道沒有別人，非同你好不可。

褰裳 鄭八七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見愛曰惠。溱洧皆鄭國的水名。未娶的男子曰士。之猶其也，且猶哉也。

芄蘭 衛六〇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寧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狎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一種多年蔓生草，葉作長心臟形，有長葉柄，柄向上，葉倒垂略向後彎，結莢實，兩兩對出成叉形。支，叉也，指芄蘭的莢實。觿，象骨製成的解結錐。韘，射箭時帶在右手大拇指上的一種缺口扳指，也是象骨製的，缺口使一條皮帶繫着。芄蘭的莢實倒垂着，和觿一樣，葉子又活像韘。觿與韘是成人隨身佩帶的工具，童子佩了觿韘，是已經成年的表徵。知，是男女間私相愛戀，與普通知字的涵義不同（參女曰雞鳴篇）。狎，戲也。這時的風俗，對於未婚的青年男女社交似乎是自由的，一到成年結婚以後便當隔離，所以這個女子說「你雖則成人而佩觿了，難道就不能和我相好了嗎？」容，遂，雍容安閑貌。悸，本訓驚動，借以形容男子走路時衣帶動搖之貌，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說：「瞧你那假正經！」

遵大路 鄭八一

遵大路兮，摻(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接)故(姻)也！
遵大道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䰱(醜)兮，不寁好也！

遵，遵循。袪，袖口。惡，厭惡。醜，耻也。接，繼續也。姻，戀惜也。

柏舟 鄘四五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忒)。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漂流貌。柏舟，柏木刳成的舟。（當時一般用的似乎是獨木舟，造船術尙未發達。）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男子未冠之前，披着頭髮，長齊眉毛，分向兩邊梳着，叫作髦。儀，特，皆配偶也。（特似乎又含有男性配偶之意，因爲雄獸曰特。）之，至，矢，誓也。靡它，靡忒，都是不變的意思。只，語助，猶哉也。「母也天只，」痛極而呼母呼天。諒，信也。詩中大意說：那河中汎舟的少年，我願以此身許配給他，至死不變節，無奈他不相信我喲！

蜉蝣 曹一五〇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穴 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楚楚，采采皆鮮潔貌。蜉蝣卵在土中孵化成幼蟲，又漸漸羽化成蜉蝣，便鑿穿地面，飛出去了。蜉蝣的羽極薄而有光澤，幾乎是透明的。古人形容麻織品做成的衣服，往往比作蜉蝣的羽，因此便稱這種衣服為羽衣。本篇各章的首二句都是倒裝句法。「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猶言楚楚的衣裳有如蜉蝣之羽「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猶言采采的衣服，有如蜉蝣之翼「蜉蝣掘穴，麻衣如雪，」猶言如雪的麻衣，有如穿穴而出的蜉蝣。憂字本訓心動，詩中的憂往往指性的衝動所引起的一種煩躁不安的心理狀態，與現在憂字的涵義迥乎不同。處，息，說，都有住宿之意。這三句等於說「來同我住宿罷！」這樣坦白，粗率的態度，完全暴露了這等詩歌的原始性。在下二句中，作者表示純然自居於被動地位，這是典型的封建社會式的女子心理。

有狐　衞六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瀨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垌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狐喻男，參閱北風篇，南山篇。綏綏，多毛貌。梁，橫亙水中的踏脚石。水流石上曰瀨，一曰灘。以土壅水曰垌。在梁，在瀨，在垌的狐，比涉水的「之子」。涉水就得將裳和帶捲起來紮在腰上，所以遠望看不見裳帶，並非真無裳帶。服是兼包裳帶的總名，無服即無裳，無帶。眼看見心愛的人涉著水過來和自己相會，斷無憂愁憂傷的道理，這憂字也是該依照它的本義訓為心動的。由以狐為喻直接證明了「之子」是男，便間接證明了作者是女。

丘中有麻 王七四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其將來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其將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劉是氏，子嗟子國是字。古書說「天施地生，」又說「陽施陰化，」就是這施字的正解。食，即有杕之杜篇「曷飲食之」的食。玖，次於玉的黑色美石。總歸是合歡以後，男贈女以佩玉（參木瓜篇，女曰雞鳴篇）。

甫田 齊一〇二

無田甫圃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圃田，圃田未經墾治而多草之田。維，其也。莠，害苗的野草。驕驕，桀桀，長盛貌。婉孌本是「睕矕，」訓大目貌，引申爲美好貌，字乃變從女。小兒髮飾總束兩髦（髦狀詳鄘柏舟篇），狀如兩角，故曰總角。丱即兩角的肖形字。弁，冠也。男子二十而冠，亦二十而娶，突然看見人家戴弁了，不免有啞然自失之感。

子衿 鄭九一

青青子衿，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詒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衿是系佩玉的帶子，一曰綬。佩則指佩玉。什麼色的玉，就佩什麼色的帶，青佩所以用青衿。音似，指歌聲。她想，果然是有事就擱了，縱然我沒去找你，難道你就不送一聲歌來打個招呼？挑達（雙聲連語）往來輕疾貌。城闕，城門兩邊的觀樓，是青年們慣常幽會的地方。今天因爲等候的人老不來，急得她在這觀樓上祇是來回亂走。想起那人青青的佩玉和帶，心就亂了。一天不見面，簡直就像隔了三個月一樣啊！

東門之楊　陳一四〇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晳晳。

東門，——陳國的城門。楊似卽白楊「圓葉弱蒂，微風善搖。」牂牂，肺肺 (p'uat p'uat)，風搖樹葉的聲音。昏，黃昏。明星卽啓明星，朝見東方曰啓明，夕見西方曰長庚。這裏應指夕見的長庚。

終風　邶三〇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謷中心是實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爲不寐，願言爲則嚏。懥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既也。疾雷曰毄。顧，還視。則猶而也（下同。）悼，懼也。大風揚塵，從上而下曰霾。曀，陰翳。不日，無定期之意。寤然，醒覺貌。願然，沈思貌。懥，忿怒也。虺虺，雷聲。懷，傷也。

東門之墠 鄭八九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墂有踐淨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是鄭國的城門。墠塘一聲之轉，俗名水堰，小點的叫作墂。茹藘卽茜草，根可以染紅。阪，斜坡。淨，潔淨。卽，就也。

大車 王七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樠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古代使牛拉的給商賈裝貨的車叫作大車。本篇的大車似乎就是那種車。檻檻（klam klam），哼哼（tuen tuen），車聲。從這兩種車聲可以想見那車的笨重。毳，毳布，卽氈子。衣似乎是車衣，車上蔽風雨的帷幔。菼，初生出的荻，是騂赤色的。璊，一種赤苗的

穀類。 奔，私奔。 穀，生也。 如，猶此也。 皦，白也。 她手指着太陽，說：「說我撒謊，還有這太陽作證！」

羔裘 檜一四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大夫平時穿羔裘，入朝穿狐裘。 堂，公堂。 大夫朝拜人君，便在公堂上，「朝」和「在堂」是一回事。 古曰膏，今曰油。 太陽出來了，照在裘上發光，如同塗了油一般。 古人穿裘，毛向外。 悼，懼也。 「中心是悼」即上一篇「畏子不敢」之意。

以下三篇語氣相近，都是「女欲奔男之辭」。

將仲子 鄭七六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 仲子，男子之字。 二十五家爲里，里外有牆，踰里即踰里之牆。 園即里之園，踰園亦即踰園之牆。 杞，櫸柳。

汾沮洳 魏一〇八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瑛）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是汾水旁低濕的地處，又名汾隰。古字方作匚，曲作凵，此處皆指水灣。「言」「我」一聲之轉。莫一名酸迷，藚一名水舄，皆野菜名。桑與莫藚並舉，似乎也是菜名，其詳不可考。彼，其，之，都是第三人稱代名詞，古語是不嫌重複的。「彼其之子」或者稱「之子，」譯成今語便是「那人兒。」無度謂無限度，美無度猶言「美得沒有法說。」瑛，玉名。殊異猶秀異，即與衆不同之意。乎，感歎詞，與哉同。公路，公行，都是晉國的公車尉，必需由公族來充當。這裏公路，公行，公族，都是貴族的代稱。這是女子思慕男子的詩。采菜是女子的職務，所以「言」當指女子。「彼其之子」是女子采菜時所見，稱之爲公路，公行，則當然是男子，因爲那些都是軍職的頭銜。

淇奧 衛五五

瞻彼淇奧（澳），綠竹猗猗。有匪（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璱）兮僩（爛）兮，赫兮咺（烜）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菁）。（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綰）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瞻，望也。澳即水涯。猗猗，柔弱下垂貌。「有斐君子」以下五句皆以玉比君子。斐，有文采貌。（這時候所謂玉祇是美石，所以有文采。）「有斐」形容詞，猶斐斐。切，磋，琢，都是磨光的意思。璱，爛，赫，烜，皆光澤貌。終猶永也。諼，忘也。菁菁，美盛貌。古人的帽子，名目甚多，內中最尊貴的一種叫冕，一種叫弁。冕與弁加在髮髻上時，都要橫着插上一根簪子來維持着，使它穩固。這簪子他們叫作笄。

從笄的兩端各用一條名叫紞的絲繩，垂下兩顆玉來，那便叫作瑱。因爲兩瑱正當左右兩耳門旁，所以一名充耳，又名塞耳。琇瑩，美玉名。弁是會合兩塊白鹿皮製成的，後世稱爲鹿皮冠。鹿皮會合處的前後兩條縫中綴上兩行玉石，閃閃發光，便和星子一樣。簀卽屋頂棚，一名棧。金卽銅。古人鑄器的青銅，便是銅與錫的合金，所以二者極被他們重視，而且每每連稱。圭璧，祀神所用的玉器名。（附圖）綽綽本訓鬆緩，引申爲從容貌。較是車箱兩旁高出軾上的部分。古人立乘，乘車者的身體可以倚靠在較上，所以又叫作輢。較上加一層金質的裝飾，其狀自車前右去，如同向外翻着的兩耳，所以一名轓，又名耳。（附圖）不爲虐是不涉穢褻之意。大意與前篇相似，似乎也是女子的作品。「不爲虐兮」一句，尤可玩味。

考槃　衛五六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婠　獨寐寤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過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頔　獨寐寤宿，嘯　永矢弗告。指

考槃，未詳。集傳引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可備一說。干，山厓。阿，山阿。古人以身體碩大爲美，碩人猶美人。婠，過，頔，皆形容美好貌。晤，對也。「獨寐寤言」是說一人獨自睡去而夢與他人相對談話。「獨寐寤歌」「獨寐寤嘯」義仿此。矢，誓也。諼，忘也。過訓失誤，記憶的失誤便是遺忘。指卽攪字，記憶攪亂了的結果也便是遺忘。諼，過，指在這裏是同義字。兩性間用對唱的方式互通款曲，是近代邊區民族間還流行着的風俗。同樣風俗之存在於詩經時代，則可由陳風東門之池篇得到證明。「晤言」「晤歌」見於東門之池，也見於本篇，東門之池是情詩，本篇想也是一樣。可惜本篇作者的性別，無從推測，

因此在編次上這首詩便發生了問題。今姑依傳統次第，將它列在淇奧之後。「永矢弗諼」與淇奧篇「終不可諼兮，」歸意酷似不知道可否算作兩篇間的一點連繫。

君子陽陽 王六七

君子陽陽，左執簧，皇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驁其樂只且！

陽陽，陶陶，皆和樂貌。皇，一名翿，舞師拿着的一把五采羽毛，跳舞時自己蓋在頭上，藉以裝扮鳥形。房，房中；驁，驁夏，皆舞曲名。由疑即笙詩由庚由儀之由，其義未詳。只且猶也哉。

簡兮 邶三八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斝」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是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簡，鼓聲。未奏舞前，必先鳴鼓以警衆。萬舞，似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模擬舞之總稱，兩種，（一）曰武舞，用干（盾牌）戚（板斧）是模擬戰術的，（二）曰文舞用羽（雉羽）籥（一種小笙）是模擬翟雉（一種與神話有關的長尾野雞）的春情的。前，前列，上處，上頭。舞有行列，領導衆舞人的舞師是站在前列上頭的。俁俁，宵形字古字作夨從大象舞者之形。公庭，公堂前的庭院。轡馬轡繩，一車四馬，每馬兩條轡四馬共八條轡。八條中兩條繫在車上，在御者手中的只有六條。技術熟練的御者牽着六條轡繩，整整齊齊，如

間一排編織中的絲組一般（詩人有時又把它比爲一排琴弦）．在這種狀況下，四馬的步伐自然調勻起來，而車上的和鑾（軾與衡上的小鈴鐺）也隨着響成節奏了。 但是上下文講的都是舞，中間忽講起御來，委實有些突兀。 想起武舞本是模擬戰術的，而古用車戰，我們不禁疑心那行列整齊，進退如一的舞人，莫非是模擬乘馬的行動，而這指揮舞儀的舞師，也未嘗不可以想像爲相當於那創馭乘馬的御者。 舞儀中至少可以有這樣模擬御法的一段，因之在詩中形容御，即所以形容舞了。 全套的萬舞總歸是以武舞開始，以文舞收場的。 這裏「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二句指武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句指文舞。 文舞所模擬的，上面已說過，是翟雉的春情，舞者一手拿着翟雉的羽毛，以象徵那種鳥形，一手拿着那名籥的三管的小笙，邊舞邊吹着，以模擬雉的鳴聲。 這種舞容，對於熟習它的意義的，是頗有刺激性的。 赫，赤貌。 舞畢，累得一頭大汗，滿臉通紅，好像抹上了一層紅土。 錫，賜也。 爵，酒器名，（圖） 榛，榛栗。 苓，有人說就是甘草。 低濕的地處曰隰。 「山有榛，隰有苓」是隱語。 榛是喬木，在山上，喻男。 苓是小草，在隰中，喻女。 以後凡稱「山有口，隰有口」而以大木小草對舉的，仿此。 西方似指宗周。 美人就是上文稱爲碩人的舞師。 就第三章看，這詩的作者無疑也是一位女子。 左傳載楚令尹子元曾想用萬舞來蠱惑新寡的夫人（莊二十八年），足見這種舞對於女性們可能發生的力量。 我們從本詩第三章裏聽到的那熱戀的呼聲，完全是一二兩章所敘的那場舞藝應有的效果。

澤陂　陳一四五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傷陽如之何！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蓮。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拳。 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荷，蓮，菡萏，是一種花的三樣不同的名稱。 陽一作姎，又作卬，是女性的第一人稱代名詞。 「陽如之何」猶言「我奈他何。」 爲猶由

也。「寤寐無由」等於說睡不着覺。拳，有勇力貌。鬣，矜莊貌。悁悁，恨也。詩人自稱曰陽，分明是位女子。從「陽如之何」和「涕泗滂沱」「輾轉伏枕」等語中，也可看出一副柔怯而任情的女性意態來。至於那被讀爲「碩大且拳」「碩大且鬣」的對手方，是位典型的男子，也是顯而易見的。

晨風 秦一三二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背中發亦曰鷐。鴥風，雉類，一名鸇一名天雞，赤羽。鬱，出也。苞，叢生貌。棣，郁李，實如李，而赤。蓼，長貌。駮，赤李。樹，特立貌。檖，赤梨。欽欽，心跳聲。多猶甚也。

草蟲 召十四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卽阜螽，喓喓狀其鳴聲，趯趯言其跳狀。蕨，薇，皆野菜。忡忡，惙惙，心跳的響音。止猶矣也。降，說，夷，皆和平也。

汝墳 周一〇

遵彼汝墳，濆 伐其條枚。 未見君子，惄如調朝 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櫱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濆，濆水邊岸。 條枚，皆枝也。 斬後新生的枝曰櫱。 惄，空乏之意。 如猶然也。 朝飢是性的飢餓。 魚，象徵廋語，此處喻男。 赬，赤貌。

東方之日 齊九九

東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次 兮。

東方之月兮！ 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废 兮。

日月喻男。 姝，好貌。 闥，夾室，一曰門也。 履，躡也，躡跡，追踪也。 次，废，皆舍也。

有杕之杜 唐一二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彼君子兮，噬曷 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肘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孤特貌。 杜即棠梨。 古人以東爲左。 手臂拐彎處叫作肘，道肘是道路拐彎處。 曷是「何時」二字的合音。 適，投奔。 飲食是性交的象徵廋語。 首二句是唱歌人給對方的一個暗號，報導自己在什麽地方以下便說出正意思來 古人說牡曰棠，牝曰杜，果然如是，

杜又是象徵女子自己的暗話。

摽有梅 召二〇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堪兮！

摽有梅，頃筐塈摡之。求我庶士，迨其謂歸之！

摽，古拋字。七，十分之七，表多數。三，十分之三，表少數，塈與乞同，乞，給予也。庶士猶庶人，庶民，指一種人的階級身分，不一定是多數。這樣庶士便等於士。迨其猶庶幾，大概。吉即吉士。堪即堪士古又稱作任士，指可以信任依託的男子。歸，嫁也。在某種節令的聚會裏，女子用新熟的果子，擲向她所屬意的男子，對方如果同意，並在一定期間裏送上禮物來，二人便可結爲夫婦（參木瓜篇）。這裏正是一首擲果時女子們唱的歌。一章可拋的梅子，十分還有七分，心想這回求到的大概是吉士罷。二章可拋的梅子十分只有三分，心想這回大概是位堪士罷。三章梅子都拋光了，索興連筐子也扔給他，心想這回準是嫁給他了。

匏有苦葉 邶三四

匏有苦枯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牉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匏，葫蘆。古人早已知道抱着葫蘆浮水能使身體容易漂起來，所以葫蘆是他們常備的旅行工具，而有「腰舟」之稱。葉子枯了，葫蘆也乾了，可以摘來作腰舟用了。濟，水名。涉（名詞）渡頭。八月間葫蘆乾了，而濟水漲了渡頭的水深起來了，也正是用得着葫蘆的時候。厲是帶在腰間，揭是挑在肩頭。出門人備好了葫蘆是不必發愁的，反正遇見水深了就繫起，水淺就挑起，愛怎麼着就怎麼着。有瀰相當於瀰瀰，與茫茫是一聲之轉。濟水漲滿了，望去茫茫一片。有鷕相當於鷕鷕，雉鳴聲。車軸的兩端叫作軌。那時人慣乘車子渡水，所以用車軸來作記錄水位的標準。水浸不到車軸，還不算太深，意思是說有人要浮水渡河來是沒有什麼危險的。牡，雄也。她想你們男人也該回來了，野雞叫喚着找她的雄伴，我怎能不感着孤單呢？鴈是候鳥，秋天往南來，春天往北去。日初出時曰旭日。旦，明也。迨，及也。泮，合也。古人以春秋爲嫁娶的正時。現在是秋天，男子們要回來娶親，正是時候。等到天氣冷了，河裏結了冰，就晚了，所以說「迨冰未泮」——趕在河冰未合以前。招招猶招搖，身體搖動貌。卬，我也，女性第一人稱代名詞。須，待也。

匪風　檜一四九

匪彼風發兮，匪彼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烹魚？溉摡之釜鬵。誰將西歸？懷遺之好音。

發，飄，風聲。偈，嘌，疾貌。周道，大道。怛，弔，傷悲也。烹魚，廋語，大概是娶妻之喻。摡同乞，給予也。鬵，大釜。遺，贈也。

著　齊九八

俟我於著乎而？ 充耳以素乎而？ 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 充耳以青乎而？ 尙之以瓊榮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 充耳以黃乎而？ 尙之以瓊英乎而？

古代婚姻有親迎之禮，壻乘車來到婦家，在庭中等候着，婦從內寢出來，父親將婦的手遞給壻，壻牽着婦的手走出門，一同上車載回自己家來。 我，女子自稱。 著，堂，都是庭中，著在正門內兩堂之間，靠外點，堂是堂階下的庭地，靠裏點。 充耳，詳淇奧篇。 素，青，黃，是紞的顏色。 尙，加也。 榮，英，也都是華。 瓊華，瓊榮，瓊英，是玉瑱。

丰 鄭八八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昌，皆壯大之美。 巷，里中之巷。 先巷後堂，由遠而近。 送，將，都是陪行。 以前壻來親迎，婦不肯去，現在又後悔了。 褧衣是枲麻製的衣，加在錦衣之上來障蔽塵土的。 新婦上路，也加褧衣。 婦人之服衣裳不分，所以褧衣也就是褧裳。 婦人呼其夫（已婚或未婚）曰叔伯。

北風 邶四一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徐）！既亟（急）只且！

北風其喈，（湝）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彼）狐，莫黑匪（彼）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湝亦涼也，雱，霏，雪盛貌。既猶太也。女對男說「慢點慢點！跑的太快了！」狐喻男，烏喻女。「莫赤」二句謂莫赤於彼狐，莫黑於彼烏。

椒聊 唐一一七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攸）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卽花椒。草木實聚生成叢，古語叫作聊，今語叫作嘟嚕。「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是說一嘟嚕花椒子兒，蕃衍起來，可以滿一升。椒類多子，所以古人常用來比女人。椒類中有一種結實聚生成房的，一房椒叫作椒房。漢朝人借「椒房」這個名詞來稱呼他們皇后所住的房室，正取其多子的吉祥意義。無朋，無比也。篤厚也，是肥大之意。古代女子亦以豐碩爲美。遠攸，雙聲連語，攸也是遠。這是說香氣濃烈，老遠就聞見的意思。

東門之枌 陳一三七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台鬷邁。視爾如荍，莍貽我握椒。

東門，陳國城門。宛丘，陳地名。枌，白榆，栩，柞櫟。子仲，陳國的大夫字子仲。子，女也。婆娑，舞也。枌，栩，大概都是社木，舞是爲樂社神的。穀，善也。旦，日也。于，助動詞。差，逝，皆擇也。原，子仲的氏。越，與也。台，我也。鬷，趨也。邁，往也。莍，椒結實成莍，與聊同義（詳椒聊篇）。男對女說「我看你像一個花椒嘟嚕一樣，你定能給我一把花椒子兒，」意思是說你將來定能替我生許多子息。

蒹葭 秦一二九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蹤之，道阻且長。遡游流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蒼蒼，萋萋，采采，皆顏色鮮明貌。晞，乾也。一方猶彼方。方，湄，涘，皆水涯。在水上逆流而行曰遡，在陸上傍水邊逆流而行亦曰遡，此處指陸行。洄是回旋盤紆的水道，流是直達的水道。蹤，追尋也。躋，高也。右，曲也。宛，蘊藏貌。坻，沚，皆小島。

東門之池 陳一三九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叔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苧　彼美叔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彼美叔姬，可與晤言。

東門，陳城門。池，即護城河。　漚，使水泡着。　麻，牡麻，一曰夏麻。　苧，苧麻。　菅，茅，可作繩索及履。　叔，字，姬，姓。　姬，姜，二姓是當時最上層的貴族，二姓的女子必最美麗而華貴，所以時人稱美女爲叔姬，孟姜。　晤，對也。

靜女　邶四二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菅　彤管有煒，說悅　懌女汝　美。

自牧歸饋　荑，洵美且異。　匪女汝　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幽靜之女。　姝，美色，大概本指朱顏，後擴大爲今義。　城隅，城角樓。　孌，美態。　彤，赤色。

風詩類鈔乙 目錄

衣（六六）　無衣（六七）　（以上另詞）

——以上爲第二類——

伐柯（六七）　麟之趾（六七）　樛木（六七）　桃夭（六八）　鵲巢（六八）　螽斯（六八）　芣苢（六九）　綢繆（六九）　何彼襛矣（六九）　碩人（七〇）　君子偕老（七〇）　燕燕（七一）　鳲鳩（七一）　二子乘舟（七二）　陟岵（七二）　杕杜（七二）　凱風（七三）　中谷有蓷（七三）　野有死麕（七三）　溱洧（七四）　蝃蝀（七四）　候人（七五）　新臺（七五）　敝笱（七六）　載驅（七六）　南山（七六）　株林（七七）　鶉之奔奔（七七）　牆有茨（七八）　甘棠（七八）　宛丘（七八）

——以上爲第三類——

載馳（七九）　泉水（七九）　兔罝（八〇）　騶虞（八〇）　盧令（八〇）　還（八一）　清人（八一）　駟驖（八二）　猗嗟（八二）　無衣（八三）　破斧（八三）　羔裘（八三）　揚之水（八四）　權輿（八四）　北門（八四）　式微（八五）　河廣（八五）　終南（八五）　狼跋（八五）　車鄰（八六）　蟋蟀（八六）　山有樞（八六）　九罭（八七）　羔羊（八七）　干旄（八八）　渭陽（八八）　七月（八八）　葛覃（九〇）　采蘩（九〇）　采蘋（九十）　兔爰（九一）　伐檀（九二）　下泉（九二）　碩鼠（九三）　鴟鴞（九三）　鴇羽（九三）　黍離（九四）

——以上附篇——

附圖擬目（稿原缺）

車制　畢（容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　兕觥〔罍〕　鐘　豆　鑑　城隅〔城闕　闉闍　著〕

佩〔屨　首服〕　戈　圭〔璧〕

風詩類鈔乙

汾沮洳 魏一〇八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歟)——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瑛)——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汾|水旁浸濕地，一曰汾|隰。莫，菜也，一曰酸迷，似羊蹄，葉細，味酸可食。無度謂無限度，猶言不可言說也。殊異猶秀異，與衆不同也。方曲古字作匚，此謂水涯，今曰灣。桑，疑亦菜名，本字未詳。路，車也，公路，公行，皆公車尉，以公族爲之。藚，水舄，亦可食。

淇奥 衛五五

瞻彼淇|奥，(澳)綠竹猗猗。有匪(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錯)如磨。瑟(璱)兮僩(㵎)兮，赫兮咺(烜)兮，有匪(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菁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綽)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澳，水涯曲也。猗猗，柔弱下垂貌。斐，有文章貌，謂玉，此下皆以玉比君子。琢，韓詩作錯。切，磋，錯，皆磨也。瑟，僩，赫，烜，皆光澤貌。終，永久也。諼，忘也。琇瑩，美玉。會弁，弁兩邊冒合處，飾之以玉，爍爍而處，狀如星也。綽，綽，從容溫雅貌。簀，屋棧棚也，在瓦下芬上。金錫。較，一曰輢，車兩旁高出軾者。較上加金爲飾曲而向外者曰重較，狀如兩耳反出，故一曰轓，又曰耳。虐，穢褻也。

考槃　衞五六　鼙也。

考槃在澗，碉　碩人之寬。婠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僩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頔　獨寐寤宿，嘯　永矢弗告。遺

諼，忘也。婠，僩，頔，皆美貌。考槃疑猶鉤般，回旋風折之意。此蓋舞貌。過，失也，失亦忘也。阿，山曲隈也。遺，遺忘也。

君子陽陽　王六七

君子陽陽，左執簧，翌　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翌，翿，皆纛也，雜五采羽，舞師持以自翳其首。陽陽，陶陶，皆和樂貌。房，敖，蓋皆舞曲名，或曰即房中，驁夏。

簡兮　邶三八　羣舞師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簡，鼓聲，未奏舞前，鳴鼓以警衆。 舞有行列，前列上頭，以導衆。 萬舞，武舞也。 籥，三孔笛，舞師吹以節舞。 翟，雉尾長羽，舞師執以指麾。 赫，赤貌，赭，赤土也。 面赤如渥赭然。 爵，飲器，受五升。 榛，栗屬，苓，卷耳。 下濕曰隰。

澤陂 陳一四五 荷塘有遇，悅之無因，作詩自傷。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陽姎如之何！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蓮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媕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婦人自稱曰姎。 荷葉，莖實，菡萏花，然亦可通稱。 爲，成也，寤寐無爲，言不能成寐。 一曰爲猶由也。 卷同婘，肥大貌。 悁悁，憂也。 儼韓作媕，重頤豐下貌。

羔裘 檜一四六 以下女欲奔男之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堂，公堂，卽中庭。　悼，懼也。

大車 王七三

列女傳貞順篇以爲息夫人作，不可信，以爲女子之辭則是。班婕妤賦「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說同。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穈。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駕牛任載之車。　毳，毳布也，織毛爲之，一曰罽。　衣，車衣也。　檻檻，啍啍，皆車聲。　菼，蘆之初生者，蒽騂色。　穈，禾之赤苗。　私赴曰奔。

穀，生也。　如，猶此也。　指日爲誓，言有此皦日以爲證也。

東門之墠 鄭八九

箋「此女欲奔男之辭，」又「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

東門之墠，堤 茹藘在阪。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堧 有踐家室。　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堤，所以畜水者，小者曰堧，今曰塘。　陂者曰阪。　茹藘，蒨草也。　兩室相近，兩人則甚遠，思而未見之辭。　卽，就也。　此室女子自家之室。

蜉蝣 曹一五〇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穴 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稅

楚楚，鮮潔貌。 采采猶粲粲也。 稅，舍也。 掘，穿也。 幼蟲穿穴而出，羽化爲蜉蝣，其翅白而滑澤，故借以喻麻衣之色。 古所謂羽衣者，言其薄靡如蟲羽，非鳥羽之羽也。

有狐 衛六三 之子方褰裳涉淇，來與己會；言無裳無帶而不曰無衣，明腰以下在水中，不可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瀨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累石絕水曰梁。 狐喻男。 綏綏，行遲貌，一曰毛盛貌。 水流石上曰瀨。 無服，統裳帶言之。

有杕之杜 唐一二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彼君子兮，噬曷 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丘中有麻 王七四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佐 彼留子嗟，其將來施！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 彼留子國，其將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留，古劉字。

芄蘭　衛六〇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柏舟　鄘四五　女不見答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忒！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河中也。　儀，匹也。　痛極而呼母呼天。　諒，信也。　髧，髮垂貌。　髦，被髮至眉，男子未冠之飾。　之，至。　矢，誓也。　汎，漂流貌。　柏舟，刳柏木以爲舟。　後世所謂木蘭舟。　特亦匹也，獸雄曰特。　忒，貳也，亦它也。

遵大路　鄭八一　朱曰「男女相說之詞」。

遵大路兮，摻操執子之袪兮。　無我惡兮，不寁暫故婟也！

遵大道兮，摻執子之手兮。　無我魗醜兮，不寁好也！

遵，循行也。　摻，把持也。　袪，袖端也。　婟，憐也。　寁，姑且之意。　醜，恥也。　好，愛也。

山有扶蘇 鄭八五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蘢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大木枝柯四布。子都子充皆美男之名。都，大也，充，長也，高也。古以長大壯佼為美，故呼美男為子都子充。龍，水葒。喬，高也。

狡童 鄭八六 恨不見答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息，寢息也。

羔裘 唐一二〇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倨倨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姻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仇仇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袪，袖也。羔裘，黑色，緇衣以裼之，取同色也。姻，戀也。褎，即袖字。仇仇，傲也。

褰裳 鄭八七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見愛曰惠。之猶其也。且猶哉也。士，未娶者之稱。

將仲子　鄭七六　鄭樵曰「此淫奔者之辭。」一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里謂里牆。杞，櫸柳也。仲，仲子，男子之字。舊傳二十五家爲里，里外有牆，踰里，謂踰里之牆也。

甫田　齊一〇二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圃田，未治多草之田。驕驕，桀桀，皆長貌。維，其也。婉孌，本作睕䜌，大目貌，引申爲好貌，則字變從女。聚兩髦而束之如角狀，故曰總角。

丱，丱貌也。弁，冠也。男子二十而冠，亦二十而娶。「突而弁兮」謂其既已成年可以有家室。

子衿　鄭九一　怨人不來也。

青青子衿，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詒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衿，紟所以系佩玉之帶，一曰綬。（嗣，繼也，嗣音以）（歌聲相繼和也。）詒，寄也。佩，佩玉也。城闕，城門兩旁之觀樓。挑達，往來疆爽貌。已在城闕挑達往來尋覓其人而不見。

東門之楊 陳一四〇 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哲哲。

楊疑卽白楊，圓葉弱蒂，微風善搖。牂牂，肺肺，皆風在葉中之聲。明星卽啓明星。

晨風 秦一三二 懷人也。

鴥霱彼晨鷐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藜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鷐風，鸇類，一名鶾，一名天雞，赤羽。靑中發赤曰霱。鬱，出也，一曰茂貌。多猶甚也。駮，赤李。藜，長貌。苞，叢生貌。檖，赤梨。棣，郁李，

實如字，正赤。樹，特立貌。

終風 邶三〇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懥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顧，還視也。則猶而也，下同。終，既也。疾雷曰暴。悼，懼也。汝雖謔浪笑敖貌爲鎭靜，中心實亦甚懼慄也。大風揚塵從上而下曰霾。曀，陰翳也。寤，醒覺貌，言猶然也。願，沈思貌。則猶而也。懥，忿也。忿彼人之不以溫情相慰，反以己之畏怯爲笑也。懷，傷也。自傷見侮慢也。

草蟲 召一四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汝墳 周一〇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然)調(朝)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枿)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遵，緣行也。枚，小枝。朝飢，廋語謂情慾也。惄，飢意。斬而復生者曰枿。赬，赤貌。魚喻男。

東方之日 齊九九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次)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废)兮。

履，躡也。日月喻男。次，舍也。躡我之跡而求舍於我也。废，舍也。闥，夾室，一曰門也。

摽有梅 召二〇 求士也。女求士，拋果實以爲贄。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堪)兮！

摽有梅，頃筐塈(摡)之。求我庶士，迨其謂(歸)之！

摽卽拋字。拋餘之梅，十分有七。吉謂吉士。所餘十分有三。堪，信也，任也。士之信於交道而可任者曰堪士。摡，予也。梅實已盡，並頃筐亦摡予之。

匏有苦葉　邶三四　候歸人也。

匏有苦枯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繫匏於腰，可以濟渡。濟，濟水。涉（名詞）今言渡口。厲，帶也。瀰，水盛貌。鷕，雉鳴聲。軸之兩端爲軌。水深不及軌，斯可涉矣。泮，合也。迨，及也。招招猶招搖，體申動貌。卬，我也。須，待也。舟子招招然鼓檝而去，人皆渡而我獨留，以待我友之歸。

匪風　檜一四九　憂歸人也。

匪彼風發波兮，匪彼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摡之釜鬵。誰將西歸？懷遺之好音。

波，寒也。偈，疾貌。嘌，亦疾貌。摡，予也，今字作給。

著　齊九八　思親迎也。

充耳，男子冠飾，故知作者爲女子。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　充耳以青乎而？　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　充耳以黃乎而？　尙之以瓊英乎而？

正門內兩堂間曰著，著亦庭地，但近門耳。　親迎之禮，壻乘車來婦家，俟婦於庭，婦出，親引其手以授壻，壻導婦出門，載以同歸。　尙，加也，纊也。　冠兩旁懸纊當耳謂之紞，亦謂之充耳，紞下加玉以爲飾謂之瑱，素青黃皆紞之色。　瓊華，瓊瑩，瓊英，皆飾紞之玉瑱也。　庭，中庭，大門之內，寢門之外。　堂謂堂前，亦庭地，但近堂耳。　要而言之，中庭近於著而堂復近於中庭，三者皆庭而略分遠近以實之者，取便韻句耳。

丰　鄭八八　親迎不行，既而悔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不送，不相從行也。　巷，一里共同之巷。　古以豐碩爲美。　將，亦送也。　堂，室內之堂。　自巷至堂，由遠而近。　昌，盛壯之美。　褧衣，以枲麻爲衣，加於錦衣之上，嫁者在途所服以障塵土者。　婦人之服衣裳相連，故褧衣亦爲褧裳。　駕親迎之車來，我將與子同行歸於汝家也。　女呼男曰叔伯。　行，歸，皆嫁也。

北風　邶四一　女子謂嫁曰行，一曰歸，車卽親迎之車。古詩「良人惟古（故）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蓋本此。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其虛其邪！徐　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湝）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彼）狐，莫黑匪（彼）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既猶太也。亟，疾也。湝亦涼也。莫赤於彼狐，莫黑於彼烏。

椒聊　唐一一七

椒聊喻多子，欣婦人之宜子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悠）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遠條，長枝。悠亦遠也。

東門之枌　陳一三七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吁）差，（嗟）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吁）逝，（誓）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莍）貽我握椒。

子謂女子。婆娑，舞貌。原，原氏之女。

蒹葭　秦一二九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流）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一猶彼也。傍水逆流而行曰遡。旋流曰洄，通流曰流。從，追也。宛，蘊藏也。方，湄，涘，皆水涯也。謂（徂）行歸也，造也。坻，址，皆水中小島。采采猶粲粲。

東門之池 陳一三九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苧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池，城池也。

靜女 邶四二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菅 彤管有煒，說悅 懌女汝 美。

自牧歸饋 荑，洵美且異。匪女汝 之為美，美人之貽。

姝，美也。城隅，城角樓。孌，好貌。汝指彤管，下同。荑即彤管。牧，牧場也，在郊外。

野有蔓草 鄭九四 喜遇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團)兮。有美一人，清揚(陽)婉(畹)兮。邂逅相遇，(偶)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畹)如(而)清揚(陽)。邂逅相遇，與子皆(偕)臧(藏)。

揚，明也。蔓，長也。畹，大目貌。瀼瀼，露濃貌。

桑中　鄘四八　思會時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於焉之合音，猶言在何處也。

十畝之間　魏一一一　期再會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行，將也。閑閑，泄泄，往來自得之貌。逝亦還也。

月出　陳一四三　月下有遇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嫽)兮，舒窈(嬲)糾(嫪)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劉（燎）兮，舒懮（夭）受（紹）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懆）兮！

懰，嫽，宛曲貌，夭紹，嬋娟作態也。

采葛 王七一 懷人也。採集皆女子事，此所懷者女，則懷之者男。

彼采葛（蕭）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蕭，蕭，艾，皆香草。三秋猶三年。

關雎 周一 女子采荇於河濱，君子見而悅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復）。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覒）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雎鳩喻女，關關而鳴，狀女子笑語聲。 好逑連語，猶配耦。 流同敘，擇也。 禮記少儀篇「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呂氏春秋愼人篇「顏回擇菜於外。」 復亦思也，謂往復思之。 四五兩章末二句設言既得後之情事。 芼，說文引作覒，亦擇也，今字作瞄。

漢廣 周九　求女也。 終篇疊咏江漢，煙水茫茫，浩渺無際，徘徊瞻望，長歌浩嘆而已。 借神女之不可求以喻彼人之不可得，已開洛神賦之先聲。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女，漢水女神，借以喻彼女。 潛行水中曰游。 漢江一水，又曰江漢，今之漢水也。 末四句上二句與下二句互文。 喬木，男子自喻。 言喬木之陰非不可休，人自不來耳。 方，浮也。 鳥尾長毛曰翹，喻草莽長弱貌。 錯，雜也。 楚，草名。 馬以駕親迎之車，四句設言婚禮之事，明已欲得彼女以成家室。

竹竿 衛五九　女子出適，失戀者見而自傷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源喩女子父母之家，淇水喩所適之夫家。　巧笑二句言女容飾之美，兼寫輿高采烈之狀。

行露　召一七　應訟。

男以爲女無夫家，遂往求之，而陷於法，男報以此詞。

厭浥行露。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噣　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汝從。

首章似有缺脫。　家，夫家也。　雀鼠竊人食物，爲人害者也。　致人於獄訟者，耗人家財，故比之於雀鼠。　然法必兩造財貨皆入，始能成獄，今我室家不足，不能輸財貨，是終不能成訟也。　汝雖欲興獄而官終不聽也。　從，聽也。

木瓜　衛六四　定情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有女同車　鄭八三　記親迎也。

昭十六左傳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以爲昵燕好之詞。

有女同車，顏如舜蕣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瑲瑲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亡！

都，雅也。　舜華赤色顏如舜華，謂朱顏也。　將，語助。　翱翔，行步委曲貌。　洵，信也。　瓊琚，佩玉赤者曰琚。　顏，面頰。　亡，已也。　英亦華也。

東方未明　齊一〇〇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昕　顛倒裳衣。　倒之顛之，自公令命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不能辰時夜，不夙則莫暮。

顛倒衣領言迫遽也。　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昕亦明也。　瞿瞿，瞪視貌。　守時勿失曰時。　夫之在家，從不能守夜之正時，非出太早，卽歸太晚。　婦人稱夫曰狂夫。　折柳枝以爲園圃之藩籬，所以防閑其妻者也。　臨去復於籬間瞿瞿然窺視，蓋有不放心之意。

雞鳴　齊九六　夫人促君早起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度予子憎！

蠅聲在雞鳴之後，天將明時。　匪，不惟也。　盈，滿也。　朝謂朝堂，言其地。　昌，盛也。　度，忖度疑慮也，勿疑慮我之憎惡汝也。　會，朝會也，子言其人。　薨薨，蟲聲，卽蒼蠅之聲。　甘，樂也。

小星　召二一　吳景旭曰，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

嘒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楊慎說關中呼襌襦爲倸子，卽裯也。

緇衣 鄭七五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粲，鮮也，謂新衣。館，官舍也。宜，稱也，謂稱身。緇，黑也，卿大夫居私朝之服。好，猶宜也。蓆，寬大意。

殷其靁 召一九

婦人孤居，聞雷驚怖，望其夫速歸，有以慰己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猗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然雷聲。猗違猶依違；驚惶失措之貌。斯猶兮也。

風雨 鄭九〇

風雨晦冥，靈雞驚噪，婦人不勝孤悶，君子適來，欣然有作。昭十六年左傳子游賦風雨，宣子以爲昵燕好之詞。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樂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夷，悅也。　喈喈，膠膠，皆雞鳴聲。

蘀兮　鄭八五　昭十六年左傳子柳賦蘀兮，宣子以爲昵燕好之詞。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汝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風，喻男，蘀喻女。　上汝指蘀（卽女自指）下汝指叔伯。　女稱夫曰叔伯。　要，會也。　歌者以聲相會合卽和。

叔于田　鄭七七　朱曰「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　豈無居人？　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　豈無飲酒？　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　豈無服馬？　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巷，一里之巷，是巷猶里也。　居人，飲酒，服馬，互文足義。　田，獵也。

大叔于田　鄭七八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㩧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汝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驤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韔弓忌。

如舞，行列不亂，言御之善也。 㩧，搏也。 將，請也。 上乘，駕也。 乘馬，四馬。 襢裼，肉袒，脫衣見體也。 狃，習爲之也。 藪，澤藪也。 具，齊也。火光四面齊起。 烈，遮迾，以火爲遮迾，故曰火烈。 車衡外兩馬曰驂，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上猶前也，驤，駕也。 兩服上襄，謂兩服馬並駕於前，即下車之兩服齊首。 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即下章之兩驂如手。 一猶忽也。 磬控止馬，縱送騁馬，此承御言。 忌，詞也。 乘黃，四黃馬。 揚，起也。 齊，同也，同猶如也。 齊首，如手，皆以人身爲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人之手。 黑白雜毛曰鴇，後世謂之烏驄。 掤，箭筩蓋也。 釋箭之蓋，將納矢於筩中也。 釋掤鬯弓承射言。 慢，行遲貌。 發，發矢也。 阜，盛也。

君子于役 王六六 懷人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會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會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塒即杙。 桀亦塒也。 不日不月，不可以日月計，兼以喻夫之未歸。

小戎 秦一二八 懷人也。

小戎俴棧收，五午楘鞪梁輈。文茵暢長轂。游環脅驅，陰靷鋈續。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兵車在前者曰元戎，將帥所乘，在後者曰小戎，士所乘。　棧謂不革鞔而漆飾之。　收卽輿，今日車箱。　梁輈，曲輈也，束革交午成文曰午楘。

文茵，虎皮爲褥，加於軾上。　馬青驪文如博棋曰騏，後左足白曰馵。　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　四馬不著甲曰俴駟。

厹矛，三隅矛也。　錞，戈戟柲下銅鐏也，以白金錮爲花紋。

伯兮　衛六二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願晚言然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日爲夫象，故見日而思伯。

旄丘　邶三七

旄丘之葛兮，何誕延之節兮！　叔兮伯兮，何多日兮！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彼車不東。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髮兮流離之子。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下之猶其也。　狐裘句喻天寒歲暮。　所猶時也。　瑣髮貝聲，此擬小鳥鳴聲。

雄雉　邶三三　懷遠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楚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不忮企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喻夫。　泄之言泄也，飛而鼓其翼如舟枻然。　楚，辛酸也。　展，誠也。　日月爲夫之象。　曷，何時也。　百猶凡也。　企亦求也。

卷耳　周三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　我僕痡矣！　云何吁矣！

玄黃謂目眩，今曰眼花。

防有鵲巢　陳一四二

防有鵲巢，卬有旨苕。　誰侜譸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卬有旨鷊蔦。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卬，我也。　鵲謂桃雀，好巢於苕上。　唐，庭也。　蔦，莞蒲薹首。　甓疑瓦器之著菹者。

采苓　唐一二五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人之爲僞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僞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然，亦信也。　旃猶之也。　得，取也，與舍對言，人之僞言不足取也。

日月　邶二九　妻不見答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乃如之人兮，逝曷不古姑處！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乃如之人兮，逝曷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望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　父兮母兮！畜慉我不卒。　胡能有定，報我不述！遂

望猶仰賴也。慉，好也。言夫好我不終也。墜，失也，差也。痛極而呼父母。

柏舟 邶二六 嫡見侮於衆妾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殷)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秩秩)不可選(巽)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愍)既多，受侮不少。靜言(然)思之，寤(午)辟(擗)有摽(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彼)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上汎形容詞，下汎動詞。微猶非也。殷，大也。殷憂謂遭大故之憂。流謂舟流，舟亦汎汎然而流，舟，婦人自喻，汎然不繫之舟，如婦人無所依倚。兄弟謂母家。據，依，愬，告也。鑒，鏡也（古以水爲鏡）茹，納也，含也。鑒可以含影，我心非鑒之比，不能含憂而不吐。承上隱憂，起下往愬，巽，屈撓退讓也。秩秩，有條理貌。靜然，思貌。兩手交午擊胸，其聲嘌嘌然。慍，怒也。閔，痛也。羣小謂衆妾。日月喻夫，微，無光也，言不蒙照臨。澣衣喻心中亂皆煩擾。

氓 衛五八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酖)。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殞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𤅢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濕則有泮。總角之丱，言笑晏晏，曣曣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蚩，蟲曳行也，此以蟲行擬人行貌。　將，請也。　說，解醒也。　酖，縱酒也。　濕，即漯水。

葛藟　王七一

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綿綿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閔

江有汜　召二三

江有汜，之子于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于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癙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谷風 邶三五 棄婦不怨自決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愇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能寧不我慉，反以我爲讎。 既阻我德，賈用傭不售。 昔育恐育鞫，懼及爾顚覆。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禦冬。 宴爾新昏，以我御禦窮。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勚。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愍

習習猶颯颯。 谷風，來自山谷之大風，興夫之暴怒。 葑，蔓菁，菲，蘆菔。 下體，根莖也。 以，及也。 采葑菲莫及其根莖，諷夫莫與己絕也。 愇，怨也。 宴，樂也。 薄，勉也。 畿，近郊也。 渭淸涇濁。 以，與也（下同。） 湜湜，淸貌。 沚，水枝流。 涇與渭同流則濁，及其溢、爲枝沚，則湜湜然淸，與夫與己居則怨怒，與新人居則和樂也。 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 笱，以竹爲器，承梁之空以取魚。 逝，之，發，開也。 二句廋語，禁夫勿來就己身也。 閱，容也。 後謂嗣息。 治家睦鄰，皆已盡其爲婦之道。 慉，好也。 阻，拒也。 我之德意拒不見納，如人欲賣身爲傭而不能自售。 恐懼者，憂慮己之不能生育，無爲人妻之道。 及，與也。 顚覆蓋謂牀第之事。 既已生育子女，則反視我爲毒螫之蟲，言惡己甚也。 伊猶維也。 來猶是也。 塈卽愛字。 蓄同蓫，菜名。 禦，當也，備也。 洸潰，水激怒潰決貌，喻夫之暴怒。 水爲夫之象徵，故以爲喻。 勚，勞也。

墓門 陳一四一 刺夫有穢行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棘，有鴞萃之。夫也不良，歌以訊誶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而

墓門，墓道之門。棘喻女。斯，析也。鴞，惡鳥，喻男。誶，責讓也。予猶而也。數之以罪曰訊。

相鼠 鄘五二

刺無禮也。白虎通諫諍篇以為妻諫夫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儀，禮儀也。止，節也，節即禮節。體謂四肢。遄，速也。

隰有萇楚 檜一四八

幸女之未字人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喻女。

葛生 唐一二四

悼亡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蘞蔓猶蔓延也。古謂死亡卽逃亡，此謂逃亡至此。域，塋地。坦，安也。角枕錦衾，皆斂死者所用。居室皆謂冢壙。

素冠 檜一四七 悼亡也。列女傳杞梁妻傳引「與子同歸」，以爲妻殉夫死，誤以願望爲事實。

庶見素冠兮！棘痡人欒欒臠臠兮！勞心慱慱摶摶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鬱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臠臠，痡貌，謂夫病瘠時。摶摶猶蘊（鬱）結也。

黃鳥 秦一三一 胡文英詩考補引經史事類載「殲我良人」入喪大門。

交交咬咬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是特待。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　誰從穆公？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百夫之禦。　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子車氏。　奄息，仲行，鍼虎，皆上字下名。　待防，禦，皆對敵抵當之意。　婦人稱夫曰良人。

衡門　陳一三八

衡(橫)門之下，可以棲遲。　泌之洋洋，可以樂(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東西曰橫，衡門疑陳城門名。　泌，泌邱下之水。

出其東門　鄭九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魂)。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著)。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存，存者皆思念也。　縞，白繒。　綦，淡綠色。　巾，佩巾即蔽膝。　魂，神也。　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家室也。　闉闍，城門外子城之

門。 茶，野菅白華也。 如茶言其衆多猶如雲也。 茹藘卽絮，亦巾也，以茹藘爲染，故名。 茹藘，絳草，可以染赤。

女曰雞鳴 鄭八二 樂新婚也。

女曰「雞鳴。」 士曰「昧旦。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勑之，雜佩以贈之。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昧旦，後於雞鳴。 明星卽啓明星，言小星已不見，唯啓明星爛然在天。 興，起也。 加猶中也。 大夫士食用琴瑟此承飲酒言。 御疑支擧瑟器引了齊物篇作梧。 靜好，修潔也，謂琴瑟。 靜韶一聲之轉，咲也。 雜佩，珩璜之屬。 勑，順也。 問，遺也。 勑之，順之，好之，三之字，語助。

揚之水 王六八 戍士思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呂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申，呂，許，皆姜姓國。

擊鼓 邶三一 戍士思歸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挈闊括」——與子成定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會兮！于嗟洵敻兮！不我信兮！

城謂築城。漕，衛邑，在今河南滑縣東二十里。踊躍，擊刺之狀，兵謂戈戟之屬。孫子仲，字，時軍帥也。以猶使也。三章以猶何也。
挈括猶結合也。猶言生則同居，死則同穴，永不分離也。成說謂結誓。闊，遼遠也。敻，久遠也。地之闊隔，使我不能相會，時之懸久，
使我不能信期。

東山　豳一五六

我徂東山，慆慆悠悠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事行枚微。蜎蜎者蠋，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蛜威蝛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埸，熠燿宵
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瓠，烝在栗蓼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徂，往也。悠悠，久也，零雨，小雨。裳衣卽衣裳，倒文以取韻。枚微，後世謂之行縢，行纏，今之裹腿。蠋，山蠶，野生桑樹間。彼謂妻，守蠶桑林中，以車爲舍，露宿其下。蜎蜎，蟲動貌，敦猶專專，獨處貌，烝，乃也。伊威，一曰土蝨，形似白魚而多足，生壁根下或甕底土中，蠨蛸，喜蛛也。町畽，晃貌。鹿場，鹿蹊也。熠燿，光貌。宵行，燐火也。施，陳也。宇，簷下。伊，是，懷，念也。鸛，乾鵲，鳴則行人將至。歎，喜而吟歎也。垤，小土堆。蔘，叢聚貌。倉庚，黃鸝也。黃白色曰皇，駁，赤也。縭，蔽膝之繫帶，結縭卽結蔽膝也。後世所謂同心結或卽此。九十言其繁也。其新來時甚美，今已閱三年矣，尚復如何乎？

葛屨　魏一〇七　刺妬也。

屨裳皆妾手所製，夫持以授嫡，嫡然而走避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攕攕）女手，可以縫裳。要（樓）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媞媞），宛然左辟（避），□□□□，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絇：屨頭飾，如刀衣鼻，糾糾，其狀也。屨夏用葛，冬用皮，此曰葛屨可以履霜，言其工緻也。襋，領也。一手挈領，一手挈𫄬，奉裳於好人，請就而服之。彼好人乃瞋目視我，宛然回身，避我而去。媞卽瞋字。宛然，屈身躲閃貌。左避猶迴避，揥所以搔髮，以象牙爲之。

揚之水　鄭九二　將與妻別，臨行慰勉之詞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誑）汝。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終猶絕也。

園有桃　魏一〇九　傷家室之無樂也。

園有桃，其實之是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盍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是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盍亦勿思！

我，士自我也。食桃棘喻已成家室。肴，食也。何其之其，語助。行歌曰謠。子，歌者自謂。彼人，謂上不我知者。謠疑當爲遊，行也。棘，棗也。行國，周行於國邑中。

綠衣　邶二七　感舊也。婦人無過被出，非其夫所願。他日夫因衣婦曾所製衣，感而思之，遂作此詩。婦人之服，不分衣裳，上下同色，此曰綠衣黃裳，知是男子之服。古詩「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謂已出之前妻此古人卽故人，義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汝所治兮。我思古故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似風。我思古故人，實獲我心。

亡亦已也。

無衣 唐一二二

此感舊或傷逝之作。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伐柯 豳一五八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illegible]

柯，斧柄。 執斧伐柯猶以柯求柯也。 女之爲人求女者謂之媒，使媒求婦，猶執斧伐柯，皆以類求類也。

麟之趾 周一一

麟之趾，振振珍珍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趾，足也。 振振，珍珍鮮美意，此混味之美與貌之美爲一事，猶後世言秀色可餐也。 顚，額也。

樛木 周四

賀新婚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桃夭　周六

賀于歸也。如後世催妝詞之類。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夭夭，屈申貌。

鵲巢　召一二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螽斯　周五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芣苢 周八 婦人思有子也。芣苢食之宜懷妊，故相呼采而食之。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

采采，猶粲粲。有，取也。藏於懷中曰袺擷。

綢繆 唐一一八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纏綿也。良人謂夫。子兮，詩人感動自呼之詞。邂逅謂夫婦之會合。粲者謂女。

何彼襛矣 召二四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碩人　衛五七　左隱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頎頎，衣錦褧衣。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　四牡有驕，朱幩賁鑣鑣，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庶姜孼孼，庶士有朅。

頎頎，長貌。　褧衣加於錦衣上以為行道禦風塵。　子，女子。　東宮，謂齊太子。　維，其也。　婦人謂姊妹之夫為私。　荑，茅心，既白且滑。　領，頸也。　蝤蠐，幼蟲，白而長。　瓠犀，瓠瓣中實，潔白而整齊。　螓，小蟬，額廣而方，或曰螓首謂蟬發。　倩，齒見貌。　盼，白黑分明也。　敖敖，高貌。　茀，車藩蔽，畫翟羽以為飾。　驕，壯貌。　朱，鑣幩之色。　賁，黃白雜，赤色。　鑣，盛貌。　活活，濊濊，發發，皆聲。　活活水流聲，濊濊撒網著水聲，發發，魚掉尾聲。　揭揭，孼孼，有朅，皆長貌。

君子偕老　鄘四七　美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髲笄六珈，委委佗佗，蛇蛇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　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如天也！胡然而如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蒙彼縐絺，是紲褻袢絆也。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展眞如然之是人兮，邦之媛也。

鬒，后夫人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 笄，簪也。 笄之衡持鬒者謂之鬒笄，漢人謂之步搖。 笄以玉爲之。 笄上垂珠爲飾曰珈，其數有六，故曰六珈。 之猶若也。 子若不淑，其奈之何，言其常淑也。 淑，善，不淑謂遭際不善。 委蛇，行步委曲雍容自得貌，如山脈，如河流，蜿蜒而曲折也。 象服即翟衣，刻劃以象翟雉之形，故曰象服。 其之，猶其也。 下三之字猶其也。 且猶哉也。 皙，白皙也。 玼，鮮盛貌。 翟衣，祭服，以翟雉之羽爲飾。 鬒稠而黑曰鬒。 髢，假髮。 自衡笄兩端下垂當耳，以紞懸玉曰瑱。 象，象牙，揥所以摘髮，一曰搔頭。 胡然，猶何乃，二句言其服飾容儀之盛，見者驚爲天神也。 瑳亦鮮盛貌。 展，白縠單衣。 蒙，覆也，表也。 縐絺，葛織物。 褻袢，內衣。 展衣，上衣；縐絺，中衣；褻袢，褻衣；由外及內，意頗近褻，然正風人之本色。 亶，誠也。 清揚，美目貌。 顏，朱顏也。 美女曰媛。

燕燕 邶二八 任姓國君送妹出適於衛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之子于歸，遠于予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頡頏，上下貌。 林，猶野也。 仲任，女之字姓，猶叔姬孟姜之等。 塞淵，安靜也。 終猶既也。 末二句言勸我時時以先君爲念，勿自安逸樂；以妨國政也。

鳲鳩 曹一五二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儀，匹也。　七言其多也。　棘，棗也。　忒，貳也。　正，法也，則也。　正是四國，爲此四方之法則。

二子乘舟　邶四四　似母念子之詞。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迥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瘍瘍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願，羨也。　欲食曰羨，此以食欲狀情欲。　言，語詞，猶焉也。　不瑕，不遐，不至也。二子乘舟遠行，途中不至遭逢災禍乎？疑慮之詞。

陟岵　魏一一〇　役夫思家也。　登高望其家之所在，因想像其家人念己之言云云。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怠　上尙愼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母曰「嗟予季稚！行役夙夜無寐。　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來，歸也。　止，謂不來。　旃，猶之也。　生必來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棄，猶去也，去亦死也。　偕，彊也，勸也，謂力行不倦也。

杕杜　唐一一九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蠉蠉）。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踽踽，曲躬貌。湑湑，鮮明貌。比，佽，皆相親愛之意。杕，孤特貌。杕杜，喻女之未嫁者，說文「牡曰棠，牝曰杜。」蠉，蟲行也，人行時曲脊之狀似之，故曰蠉蠉。菁菁猶湑湑也。

凱風 邶三二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閒）睆（關）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大風也。風喻男，棘喻女。棘心猶棘也，二字本皆訓刺。夭夭，傾屈貌。大風吹棘，夭夭欲折，喻父不能善待母而使之壹勞也。洳沮出泉之地曰浚，亦衛邑名。泉水喻男。寒泉承上棘薪言。寒泉浸薪，使之濕腐，亦喻父之虐待母。七，虛數，猶多也。閒關，鳴聲。

中谷有蓷 王六九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㬤）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嗟何及矣！

脩，脯，亦皆乾也。

野有死麕 召二三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 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

樸樕，小棗。 帨，佩巾，一名蔽膝。

溱洧 鄭九五

溱與洧方渙渙洹洹兮，士與女方秉蕑蘭兮。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徂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譁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徂，往也。 且猶再也。 伊，因也。 勺藥用根，媚藥之類。 謔，戲也。 渙渙，水波紋貌。 將，相將也，相將猶相並。 勺藥，媒妁之藥。

蝃蝀 鄘五一 刺奔女也（後漢書楊賜傳注引韓詩序。）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蜺)于西，崇(終)朝其雨。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 懷昏姻也！ 大無信也！ 不知命也！

蝃蝀，虹也，淫昏之象。 于猶在也。 終朝謂日夕。 昏姻謂男女之欲。 無信，不守媒妁之言。 命，父母之命。

候人 曹一五一 ，刺曹女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蜺)。 婉兮孌兮，季(稚)女斯飢。

候人，主候迎賓客者，其徒屬多至三百人。 服猶制也。 所候者終不來，故曰不遂其媾。

新臺 邶四三 新郎戀媳故事流傳歐亞。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珍)。

魚網之設，鴻(豐)則離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泚，鮮明貌。 瀰瀰，水盛貌。 籧篨，即鐻（虡），鐘鼓之柎，刻木象猛獸，其狀醜，此以喻貌醜之人。 洒洗同，鮮潔貌。 浼浼，猶瀰瀰也。 珍，美

也。 䵷即苦䵷一曰蝦蟇一曰蟾蜍。 戚施，一作𪓰䵷，即苦䵷，亦喻醜惡。

敝笱 齊一〇四 刺文姜也。 魯莊公二年，四年，五年，七年文姜屢會齊侯。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透透，行相順隨之貌。

載驅 齊一〇五 齊女歸于魯（無刺意。）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 魯道有蕩，湯 齊子發夕。繹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圖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滂滂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漂漂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薄薄，疾驅聲 發，繹 豈，圖 皆同行也，義與翱翔，游敖相近。 湯，水流貌（淌。） 此以車渡水，故濟濟瀰瀰字皆從水。 驪，馬黑色。 滂滂，漂漂，皆浮行水中貌。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 魯道，即汶水。

南山 齊一〇一 刺齊襄公也 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之妹也，桓公十八年與文姜如齊，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

生乘公；公薨於車中。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何曷又懷追止之！
葛屨五午兩，緉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用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橫從縱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鞫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殛止？

南山，齊南山也。狐，淫媚之獸，雄狐喻齊襄公。齊子，文姜也。歸，謂歸於魯，婦人謂嫁曰歸。追之，齊襄追文姜也。魯道，適魯之道。文姜既已歸魯，襄公曷又從而追之乎。緉，屨綦也，交午結之。屨緉冠緌，婚禮之象徵，謂文姜已歸嫁於魯也，用猶由也。從亦追也。由此道以歸於魯也。魯侯之娶文姜，既已告之於文姜之父母而許之矣，齊襄何又欲索還之哉？鞫，追索也。蓺，樹也。魯侯既已得文姜，齊襄何又追求之哉？殛，誅求也，

株林 陳一四四 刺陳靈公也。靈公淫於夏姬，國人作詩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匪彼適株林，從夏南兮！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從，追逐也。

鶉之奔奔 鄘四九 刺人君有穢行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鶉之奔奔，僨僨鵲之彊彊。僵僵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宗法嫡長傳位，故爲人君者即人兄。　僨僨，僨僨，乘匹之貌。

牆有茨　鄘四六　刺人不能防閑其妻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茨，蒺藜。　牆上有茨，所以防閑也，故不可掃除。　中冓之言，陰私之言。　襄，除也。　讀猶道也。

甘棠　召一六　思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宛丘　陳一三六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載馳 鄘五四 左閔二年。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寧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終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亟？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志。

弔失國曰唁。嘉，善也。不臧，不如也。爾大夫既不以我所謀慮者爲善，不如舍我而返也。視，比也。臧，善也。比之爾謀不善之謀，我所思慮者不亦深遠乎？思亦謀也。閟，愼也。終，旣也。尤，怨也。許人謂許大夫。控，赴告也。因，親也。亟，愛也。欲以失國之災難赴告於大國，誰爲親愛我者乎？言無可告訴者也。百，凡也。志亦思也。

泉水 邶三九

毖泌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沫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泌，疾流貌。　泉水，即下文之肥泉。　孌猶婉孌，好貌。　泉水，喻父母之邦，泉流於淇，喻己出適異國。　泲，一作濟。　女子嫁曰有行。

兔罝　周七　美獵士之英武也。

肅肅縮縮兔䖘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閈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縮縮，網密貌。　楚人呼虎曰䖘。　罝，網也。　椓，橛地中，張網其上，丁丁，椓聲。　閈，垣也。　好仇，皆匹也，古亦謂臣爲君之匹。　逵，道也。

騶虞　召二五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盧令　齊一〇三　美獵夫也。

盧獹令令鈴鈴，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拳！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田犬黑色。鈴鈴，頸下環聲。鬈，勇壯也。鋂，大環也。偲，有才智也。

還 齊九七

子之還嫙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豜兮，揖我謂我儇㛮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嫙，㛮，皆好貌。獸三歲曰豜。豜以年言，牡以性言，狼以類言，三章義互相足。從，逐也。峱，山名。山南曰陽。

淸人 鄭七九

高克者，鄭大夫也，文公惡而欲遠之。適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文公恐其渡河來侵，乃使高克將兵境上以禦之，狄退，高克久師河上，久不見召。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焉。

淸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淸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淸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淸，鄭邑名，淸人，淸邑之人，高克所帥衆也。彭，消，疑皆水名，一車建二矛，所以備折壞也。英，矛之英飾，染赤羽爲之。英飾非一，故曰重。駟介，四馬被甲也。翹，矛頭受刃處，懸羽爲飾，卽英也。抽，拔也，拔兵刃以習擊刺。身左旋以右手抽拔兵刃以習擊刺。三軍，上軍，中軍，下軍，中軍之將爲主帥。此中軍卽高克。作好，爲容好，但講習兵事而已，與上兩章翺翔，逍遙同意。

駟鐵　秦一二七　紀獵也。

駟四鐵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麌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柭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鑾鑣，載獫歇驕。

驖，馬赤黑色。阜，壯大貌。媚，愛也。媚子謂公車之御。麌，牝也。奉，獻，時，時祭。舍，放也。柭，矢末銜弦處，一曰括。柭與弦會，放矢則柭離弦，故曰舍柭。則，卽也。凡射獸必令矢自獸之左體貫入，乃爲中殺。虞人驅獸逆車而來，公令媚子旋車當獸之左，以便於射也。射中曰獲。輶車，輕車也。鑾，鈴也，設鑾於鑣，故曰鑾鑣。鑣，馬銜兩端之出於口外者，端繫一鑾，故一馬二鑾，四馬則八鑾。舊說獫與歇驕皆田犬名。閑，調也　遊，田遊也。北園，秦之苑囿，公所遊畋之地。

猗嗟　齊一〇六　美少年善射也。或曰齊人美魯莊公，莊公，齊之甥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卬若而揚兮，美目揚陽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睕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猶于嗟，歎美之詞。卬揚，舞也。臧，善也。昌，美也。而猶然也。陽，明也。頎，長貌。儀謂舞儀。展，誠也。侯，射侯，正，鵠的也。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選，齊，貫，中而貫革也。反，復也。禮射每發四矢，四矢反者，中的之矢，拔去而復射，如是者四次，皆得其故處也。此較不出正尤難。一曰四矢連翩而出。孌睕仍以目言。

無衣 秦一三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讎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襗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袍如今之斗蓬，行軍者日以當衣，夜以當被。 襗，短襦。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破斧 豳一五七 東征士卒喜生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惶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臧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鍬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惶，恐懼之也。 臧，嘉，休，皆善也。 吪，震驚之也。 錡，鑿屬。 遒，迫也。 銶，臿也。

羔裘 鄭八〇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偷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侯，美也。 舍，施也。 命，君命。 偷，苟也。 羔裘，大夫服。 如濡，有光澤貌。 以裘代衣裘之人。 直，正直。 司直，主正人過失之官。 孔，甚也。
豹飾，以豹皮爲袖緣。 晏，粲，皆鮮盛貌。 英，裘飾也，疑即上之豹飾，凡三列，故曰三英。 彥，憲古通，邦之彥猶邦之法則，邦之儀表也。

揚之水　唐一一六

揚之水，白石鑿鑿。 素衣朱襮，褾從子于沃。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皓皓 素衣朱繡，袖從子于鵠，皋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磷磷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皓，磷，皆磨治玉象諸器之名，言光滑也。 褾，袖，皆袖端飾。 沃，皋，本皆訓澤，即曲沃也。

權輿　秦一三五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 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 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屋，蓋食器，房俎之類，狀如屋，故名。 渠渠，高竦貌。 權輿，本草木萌芽之名，引申爲始初之義。

北門　邶四〇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謫我，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讙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終，既也。一，皆也。謫，讁，皆責也，王事責之於外，室人責之於內，言公私交迫也。敦，讙，皆迫也。

式微 邶三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河廣 衛六一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終南 秦一三〇

終南何有？有條柚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杞有堂。棠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君，美也。

狼跋 豳一六〇 美公孫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臚 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暇

腹前肥曰臚。　暇，已也，止也。

車鄰　秦一二六

有車鄰鄰，轔轔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侍人之令。命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轔轔，車聲。　顛，額也。　白顛，戴星馬。　侍人，內小臣。　並，皆也。　逝者猶明者，對今者言。　耋，老也。

蟋蟀　唐一一四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暮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泰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逾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倏倏

瞿瞿，猶顧貌言儆惕也。　職猶當也，今俗語曰得。　已，過也。　泰，安也。　除，去也。　蹶蹶，跳起貌，言敏疾也。　邁亦逝也。　倏倏，驚悚貌。

過也。　孟冬十月，役車當還。

山有樞　唐一一五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摟)。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苑)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樞，刺楡。 摟，牽也。 宛，萎也。 愉，樂也。 栲，今之臭椿。 庭謂庭院，內謂堂室。

九罭 豳一五九

這是燕飲時主人所賦留客的詩。魚本是象徵廋語，在情歌中男女用以稱其對方。這裏卻是泛用或借用，不合原義。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汝)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汝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九虛數，言其多。 罭，網目，目多則網密，九罭是捕小魚的密網。 鱒魴是大魚，用捕小魚的密網捕大魚，魚一定逃不脫。 袞衣，玄衣，一曰卽黻衣，黑與青謂之黻。 魚指之子。 渚小洲。 無所，無定處。 再宿曰信，此去不知所歸，故當相留再宿。 汝詩人自汝。 女猶此也。 復，返也。 有，藏之也。 下以字猶使也。

羔羊 召一八

大夫受享於諸侯，畢，以其所受賜之皮幣退而歸於家。公食大夫禮有乘皮束帛以侑賓；羔羊，卽乘皮；素絲，猶束帛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縫)素絲五總。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革猶皮也，縫亦皮也。

干旄　鄘五三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渭陽　秦一三四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七月　豳一五四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凜)烈(冽)，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三之日于(爲)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摧葦。 蠶月條修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掎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炫載黃，熿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穹熕窒熏鼠，塞向墐戶。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烹葵及菽。 八月剝撲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匄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種穋，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尙入執宮功。 晝爾于為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窨，四之日其蚤叉，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爽，十月滌場蕩。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火，大火，即心宿，秋昏向西而下謂之西流。 授衣，授女工使為之。 九月絲麻之事已畢，始為冬衣。 觱發，寒風撼物聲。 凜冽，氣寒也。 耜，

殺草也。趾，足也。舉趾，耕也。饁，餽祭。田畯，田神。同，會也。倉庚，黃鸝也。懿筐，深筐也。遵，循行也。微行，小徑。柔桑，穉桑也。陽，暖也。春日謂二月。遲遲，日長之意。采蘩所以供祭祀，女子教成之禮所用。祁祁，衆多貌。殆，將，及，與也。公子謂女子，與公子同歸，爲公子媵妾也。摧，折也。葦可以爲蠶箔。蠶月，三月。長枝去人遠揚起者，則伐之，初生之桑枝則偏引而束之。鵙，伯勞也。炫燿，采色炫燿貌。陽，明也。葽，今之遠志。結實曰秀。蜩，蟬也。蘀，落葉也。貉，禡祭，田者習兵之禮。纘，繼也。小曰豵，大曰豜。冬田大合衆曰同，同繼貉以習武功。斯螽，蝗類，舊說以股鳴。莎雞，今曰紡織娘，以羽鳴。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言其鳴聲自遠而近也。宇，簷也。燻，以火治之也。向，北向，向牖也。墐，以泥塗之也。庶人編柴竹爲戶，故當泥之使不通風。窒，塞也，一曰讀爲螲蟷，蟲名、一曰奚鼠，又曰雀鼠，故與鼠對舉。一說剝讀爲泡，穫讀爲鑊，烹也。菽，豆也。鬱實似李，正赤，薁，櫻薁，實大如龍眼，黑色。棗，稻皆以釀酒。冬釀而經春始成曰春酒。叔，拾，苴，麻子也。穜，穋，皆穀名。禾，穀之專名。同，聚也，納謂納之於倉囷。宮功，室內之事。糾繩曰索，綯，繩也，乘，覆蓋也　茅，綯所以備蓋屋之用，淩，冰，窨，地室也。沖沖，鑿也，叉，取也，謂取冰，九月之氣清高顥白，十月則萬物搖落無餘矣。朋酒，兩樽。公堂，豳公之朝堂。兩手并舉曰稱。

葛覃　周二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曷）澣害（曷）否？歸寧父母。

覃，延也。施，延及也。維猶其也。無斁，謂無已時也。莫莫，茂密貌。濩，煮也。葛布精曰絺，粗曰綌。治汙曰汙，猶澣也。師氏，保姆也。薄，勉詞。私與衣互文足義，總謂私衣，私衣，裏衣也。皆謙師氏之詞。

采蘩　召一三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以猶何也。

采蘋 召一五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稚女。

以猶何也。

兔爰 王七〇 苦於勞役而思死也。

有兔爰爰緩緩，雉離于羅。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 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尚寐無聰！

爲，繇，古同字，爲，造，庸，皆謂勞役之事。 吪，動也。 緩緩，寬縱意，猶今言自由也。 罹，憂也。 初，猶前也。 聰，聞也。

伐檀　魏一一二　刺不勞而獲者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岸兮，河水淸且漣猗。兮　不稼不穡，胡取冣禾三百廛纏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蔬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繶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淸且淪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纏，繶，稛，皆束也。　冣，聚也。　風行水成文如連鎖曰漣。　坎坎，伐木聲。　寘，置也。　輻與輪並蒙上章之檀而言，謂伐檀以爲制輻與輪之材也，　直，直波之紋也。　獸三歲曰特。　水邊曰漘。　淪，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飧，食也

下泉　曹一五三　美晉荀躒納敬王於成周也。　昭二十二年（五二〇）景王崩，太子壽先卒，王子猛立，子朝攻殺猛，晉人又攻子朝而立猛母弟丐，是爲敬王。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　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莠。　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　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冽，寒也。下泉，出自地下者。地下出泉，浸漬稂根，使之濕腐而易死。稂，莠，蓍，可爲馬飼。芃，叢生貌。郇，郇伯，晉大夫，名䣙。四方諸侯之所以有王者，以郇伯勤勞之之故也。

碩鼠 魏一一三 怨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宦女汝莫我肯顧。逝曷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職？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

宦，宦事也。三歲，言其久也。職，猶所也。之，猶其也，逝，將也，言既適樂郊，則無所用其號歎也。勞，慰勞也。

鴟鴞 豳一五五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殷斯勤斯，鬻幼子之是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尙捋荼，予口卒瘁瘏，予所尙蓄租。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燋燋，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尙漂搖。予維驚音嘵嘵。嗷嗷

鴇羽 唐一二一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栩，柔。　王事靡盬，盬，暇。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　王事靡盬，盬，暇。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肵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盬，暇。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肵，頸也。

黍離　王六五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爲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離，行列貌。　靡靡，行遲貌。　噎，氣逆不能息也。

樂府詩箋



目錄

日出入

郊祀歌十九章之第九，見漢書禮樂志。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禮，……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王先謙曰：「（史記）日者傳『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漢書）枚乘傳『朝夕之池，』謂海中朝夕往來，與此『四海之池』同義。」案海之言晦，（爾雅釋地舍人孫李等注及釋名釋水俱訓海爲晦，）遠極晦冥不可辨也。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注曰「四海遠於四荒，」周書太子晉篇曰「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又以四荒遠於四海，實則海荒一聲之轉，義本無別，海之言晦冥，荒之言荒忽，皆遠極之謂也。周語中注：「池，積水也，」四海之池猶言四荒之積水耳。泊如猶泊然。老子二十章「澹兮其若海，」澹泊義同，靜寂貌也。徧觀是邪謂何？「是」斥四海。「邪」語助，今字作呀。「謂何」猶「云何。」言若能徧觀此四海，君以爲如何乎？吾知所樂，獨乘六龍。知疑當爲私字之誤也。言吾私心所好者獨乘此六龍以徧觀四海也。易乾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應劭曰：「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所樂，獨乘六龍，然御六龍得其調，使我心若。」案審應之意，正文及注兩若字並當作苦。此言乘龍升天，六龍既調，將往而不返，思念故舊，行當永訣，又不覺爲之心苦也。

下文「訾黃其何不徠下，」訾黃卽六龍（詳下，）以乘龍御天爲苦，故呼之使下也。且古韻魚部入聲字多不與平上去相叶，此本以苦下爲韻，今作若，則失其韻矣。

訾黃其何不徠下！

應劭曰：「訾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案初學記二九引符瑞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可三千歲。」訾黃卽紫黃也。周禮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說文「馬八尺爲龍，」覲禮「天子乘龍，」月令「駕蒼龍，」大戴記五帝德篇「帝嚳春夏乘龍，」離騷「爲余駕飛龍兮，」皆謂馬也。天子駕六，故曰六龍。此云訾黃卽上之六龍。徠來同。旣以乘龍御天爲樂矣，及六龍已調，反以爲苦，而趣之使下，語近詼諧，而意存諷諫。舊解未瞭。

朱鷺

以下十八篇（實祇十七篇，說詳下，）並見宋書樂志，總稱鼓吹鐃歌十八曲。朱鷺者鼓飾也。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鼖，」大雅靈臺「賁鼓維鏞，」字作賁。案賁者飾也，鼓上加鳥羽以爲飾，卽周頌有瞽所謂「樹羽，」禮記明堂位所謂「璧（璧）翣。」鼓大則易爲飾，故大鼓謂之鼖鼓。其飾之尤繁者，或變鷺羽爲全鷺。羽旄之飾，本皆染朱，飾鼓之鷺，出於羽飾，故其色亦朱。張正見朱鷺篇曰「周詩振雅曲，漢鼓發奇聲，」以樂府朱鷺爲鼓飾是也。隋書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是古飾鷺之鼓歷漢至隋，其制猶存，張說蓋得之目驗。

朱鷺，魚以烏，

莊述祖讀烏爲歍，云說文「歍，心有所惡若吐也。」案莊說近是。以與已通。鼓飾蓋又有魚在鷺傍，故曰魚已歍。禽經「朱鷺不吞鯉」疑亦因鼓飾而造說。

路訾邪，

路訾疑卽鸕鷀，說文「鷀，鸕鷀也，」繫傳云盧鷀卽鸕鷀，案鷺鷀訾聲竝近。邪同呀。

鷺何食？食茄下。

茄荷古通，陳風澤陂「有蒲與荷，」爾雅釋草樊注引作茄，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漢書揚雄傳上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兮，」字作茄，注引古今字詁曰「茄亦荷字。」下疑當爲華，聲之誤也。鼓飾蓋作鷺銜荷華之象。裴憲伯朱鷺篇「睪飛向蕨下，」蘇子卿朱鷺篇「非食蕨下食，」以茄爲蕨，讀下如字，竝非。不

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誅一作諫。案作諫者是。管子桓公問篇「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淮南子氾論篇「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主術篇「堯置敢諫之鼓。」案周頌有瞽「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田當作輔，輔小鼓，」周禮大師禮記明堂位鄭注爾雅釋樂郭注宋書樂志竝引詩作輔。案字當依鄭，訓當從毛。說文作轉，从申柬聲，當係古讀。輔鼓即諫鼓也。廣雅釋詁三「問，遺也。」「將以問諫者，」謂若有諫者來擊鼓，當以此荷葉遺之其人以旌異之也。

思悲翁

何承天思悲公篇作公悲，一作裴。案公翁皆男子尊稱，作公亦通。悲作裴，字之誤。詩似謂夫為賊所執，廬舍被劫，妻子逃散。

思悲翁，悲如字。一說讀為彼，毛詩每以匪為彼，悲之通彼，猶匪之通彼也。唐思，莊述祖云：「唐思，徒思也。」案莊說是也。下文「但我思，」但亦徒也。唐但徒一聲之轉。奪我美人侵以遇。美人謂夫，即上之悲翁。以猶我也。爾雅釋詁「台，我也，」金文或作辝，或作以，[illegible]「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以辟即我君。遇讀為寓，寓寓本同字。說文寓為宇之籀文，大雅桑柔傳「宇，居也。」侵以遇即侵我室家。悲翁也但我思。上云「思悲翁，」我思翁也，此云「但我思，」翁思我也，我婦人自謂。蓬首狗，逐狡兔食交君。首一作蕞。文選西征賦「蕞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注：「蕞，聚貌，」小爾雅廣詁「最，叢也，」蕞最同，最聚叢俱從取聲，古字當同音同義。蓬蕞當讀如蓬叢，本雙聲連語，字一作鬔鬆，多毛之貌也。說文「尨，犬之多毛者，」穆天子傳四「天子之尨狗，」注：「尨尨茸也，謂猛狗，」蓬蕞狗即尨狗。交交君疑當為狡犴。說文「犴，獟犬也，一曰逐虎犬，」犬能逐虎，則食獸當無不可。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暮安宿！梟博基勝采之名，此曰「梟子五，梟母六，」用博弈術語以喻母子。枚乘梁王菟園賦「徐飛拉踏，」傅毅舞賦「拉揩鵠驚，」拉沓與拉揩拉踏同，飛貌也。暮讀為莫，戰城南篇「莫不夜歸，」樂府詩集作暮，是其比。兔屬已見侵害，因戒梟高飛以遠禍，婦人自儆勅之詞也。

艾如張

郭茂倩曰「艾與刈同，說文曰『芟艸也。』如讀爲而。」案管鼓吹曲征遼東下云「古艾而張行，」字仍作而。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夷於何」皆聲也，說文「咦，南陽謂大呼曰咦，」夷咦同。於何猶烏乎，於卽烏之緐變，何乎一聲之轉，本字卽呵呼義亦相近。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以已通。爲此倚欲，倚欲當爲掎腳。周禮翨氏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羅）中，鳥來下，則掎其腳。」掎之亦謂之腳，史記司馬相如傳「射麋腳麟」集解「腳，掎足也。」或二字連言之，說文「谻，相踦谻也，」踦谻卽掎腳。動詞名化，則掎腳之器亦謂之掎腳，此詩之「掎欲」是也。趙策三「人有所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捕鳥之器謂之掎腳，猶捕獸之器謂之係蹄矣。誰肯礞室。礞室未詳，舊說謂礞爲碌之譌，亦難定。室字不入韻，恐仍有譌奪。

上之回

案詩曰：「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是夏日將自回中北幸甘泉避暑也，張正見上之回篇曰：「林光稱避暑，回中乃吉行，」得之。

上之回所中，之，往也。所猶行在所也。獨斷上「天子所在曰行在所。」回所中謂回中宮，漢書匈奴傳上「孝文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武帝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益夏將至，益夏疑謂盛夏，廣雅釋詁一「溢，盛也，」益爲溢初文。或曰益卽盛之誤字，亦通。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小爾雅廣詁「承，次也，」疑承爲次第之次，亦爲次舍之次。此謂次舍也。寒暑德，德讀爲得，得其宜謂之得。聲轉爲適，呂氏春秋大樂篇「寒暑適。」游石關，漢書揚雄傳上「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

光，迎風宮外近，則洪涯，旁皋，儲胥，弩陸，遠則石闕，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瑋，」注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司馬相如傳上注引張揖曰：「〔石闕，封巒，鳷鵲，露寒〕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案上林賦「歷石闕，歷封巒，」甘泉賦「封巒石關，施靡虖延屬」蓋此二宮景物尤勝，故時人數稱之。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今從百官疾驅馳，從百官，扈從之百官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謂之扈從。」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

詩作擁離，何承天雍離篇作雍擁，翁擁音近通假，釋名釋姿容「擁，翁也，翁撫之也，」是其比。詩意似九歌湘夫人，蓋祀神之曲也。惜篇末脫爛，無由窺其全豹。

擁離趾中可築室，趾讀為沚，天問「黑水玄趾，」一作沚，是其比。爾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擁 之為言猶癰𤻲也。說文「癰，腫也，」「𤻲，癰也，」字或作癧，見廣韻，集韻，則與離音正同。集韻𤻲同瘻。擁離沚者，小沚磊然，如癰疽瘰癧之狀也。夫水之有洲渚，往往因泥沙淤積而成，而蓄亦謂血氣否結，則為癰𤻲，然則膚肉之病謂之癰𤻲，洲渚之狀謂之擁離，其義一而已矣。又漢書地理志下西河郡原注「治塞外翁龍埤是，」顏師古注曰：「翁龍，埤是，二障名也。」案俱疊韻連語，翁龍猶擁腫，障以形狀而得名也。翁龍擁離一語之轉，沚狀謂之擁離，亦猶障狀謂之翁龍也。

何用葺之蕙用蘭。下用字當為以，以用聲近，又涉上文而誤。以猶與也。九歌湘夫人「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此詩二句與彼酷似，疑亦祀神樂章。擁離趾中 此下當有脫文。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 豪讀爲號，字一作嚎：莊子齊物論篇「叫者，嚎者，」釋文「嚎音豪，」引司馬注云：「若嚎哭聲，」卽號哭也。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 方言十二「激，清也，」說文「冥，幽也。」 梟騎戰鬪死，駑馬徘徊鳴。 梟與驍通。漢書高帝紀上「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史記韓長孺傳集解引作驍。說文「驍，良馬也。」 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 梁上疑脫一字。□梁築室對文。吳闓生曰「何南何北卽河南河北。」 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 吳汝綸曰：「言工役不息，行當餓死，求為戰死之忠臣而不可得也。」 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臣疑當爲人，人臣聲類同，又涉上文忠臣而誤。良人者，孟子離婁下篇「其良人至，」趙注曰：「婦人稱夫曰良人。」秦風小戎爲婦人思念役夫而作，其詩曰「厭厭良人。」此詩義與彼同，「思子良人，良人誠可思」者，亦婦人思夫之辭，上言「思子良人，」下言「莫不夜歸，」思之而冀其勿死也。字或作暮，非是。

巫山高

南部新書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誤塘，從封氏聞見記詩話總龜改。）館，附近淮水。」案此與夔蜀之高唐館同名，以地名遷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館，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詩巫山淮水並稱，卽濠西之巫山也。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 難一作深，是。論語陽貨篇「日月逝矣，」皇疏曰：「逝，速也。」以猶且也，臨高臺篇「臨高臺，（高）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正以「以」與「且」爲互文。沈約豫章行「燕陵平而遠，易河清且駃，」句法亦近。（逝駃一聲之轉，廣雅釋詁一「駃，疾也。」） 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 自「害梁」以下，譌互不可屬讀。高曳疑當爲篙栧。玉篇「栧同楫，楫也，」吳都賦「篙工楫師。」 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後漢書禮儀志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案何承天上陵者篇曰：「野莽宿墳土乾，顧此纍纍中心酸，」言祭墓事，是謂鐃歌上陵之詞卽上陵食舉所歌，蓋始於何氏，後世多承其說，然有可疑者三。據謝承（後漢書）智匠（古今樂錄）明帝初行上原陵之禮，章帝時乃作上陵食舉之樂，是禮樂皆興於東京。鐃歌爲西京歌曲，（本篇言「甘露初二年」，其爲宣帝時作，尤爲著明，）其時何來上陵之事？（或疑西京舊有上陵，終無確據。）此其一。藉如何說，則樂因禮作，內容自當一致。今禮爲墓祭，而樂章但言神仙，與祭墓了不相涉，其故難詳。此其二。禮名上陵，上猶登也，謂登於原陵以致祭也。食舉樂名，義亦猶此。然詳審歌詞「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與巫山高篇「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深以逝，」臨高臺篇「臨高臺，高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句法略近，上陵下津似皆地名。前者上爲動詞，後者上爲形容詞，是歌詞之上陵與東京禮樂之名字雖同而義異，烏得混爲一談？此其三。竊意陵林聲近，古書每每譌互。左傳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穀梁傳作林，莊子齊物論篇「山林之畏佳，」奚侗云當作山陵，（畏佳卽嵔崔，山貌也。）楚辭大招「山林險隘，」林一作陵，六韜絕糧篇「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通典五七引作山陵，並其比。本篇上陵或本作上林，後人習聞上陵食舉之名，因誤林爲陵耳。宣帝元康四年神爵集上林苑，（詳下）本篇「白鴈隨山林」云云，蓋卽其類。姑獻此疑，以俟博識。

上林何美美，下津風以寒。美疑讀爲枚，魯頌閟宮「實實枚枚，」釋文引韓詩曰「枚枚，閑暇無人之貌，」一作微微，文選南都賦「清廟肅以微微，」李注「微微，幽靜貌。」問客從何來，陳本禮曰：「客卽仙也。」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九歌湘君「沛吾乘兮桂舟。」青絲爲君

筰，釋名釋船「引舟者曰筰，」玉篇「筰，竹索也，引舟竹筊也，」笮筰同。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九歌湘君「桂櫂兮蘭枻。」說文「錯，金涂也，」謂塗金以爲文飾。小雅采芑傳「錯衡，文衡也，」書中候考河命「赤文綠錯。」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雀猶鳥也，文選高唐賦「衆雀嗷嗷，」李注曰：「雀，鳥之通稱。」漢書武帝紀「〔太始〕三年詔，……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禮樂志郊祀歌十八，「赤雁集，六紛員，」赤翅鴻謂此。白雁，史闕載。陳本禮曰：「山不一山，林不一林，山忽開而林忽合，惟覩禽鳥之飛舞翔集，以爲開合也。至於日月蔽明，益見禽鳥之多。」案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六月詔曰：「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神爵二年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四年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於旁，」此皆甘露二年前事，詩所言蓋卽此類。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醴泉詳下，魯靈光殿賦「蔽翠紫蔚，」杜甫詩「上有蔚藍天。」字一作鬱，後漢書光武帝紀「氣佳哉鬱鬱葱葱。」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迺者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年千萬歲。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稽瑞引瑞應圖記「王者理訟得所，則醴泉出於京師，有仙人以『爵』（從開元占經一〇〇，御覽八七三引補）酌之。」

將進酒

此紀讌飲賦詩之事，楚辭招魂曰：「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足與此相發。

將進酒，乘大白。漢書敍傳上「皆引滿舉白，」注：「白者罰爵之名也，」文選吳都賦「飛觴舉白，」劉注：「白，罰爵名也。」說苑善說篇「飲不釂者，浮以大白，」乘讀爲承，說文「承，奉也，」易艮六二馬注：「承，舉也。」辨加哉，詩審博，辨讀爲辯，辯者以言辭相角鬬，故辯有鬬義。加者，說文「加，

語相增加也，」「誣，加言也。」案匡謬正俗一曰「劉昌宗周禮等音加爲架，」今俗語口角謂之吵架即以惡言交相陵加之謂。此義與辯最近故詩以辯加連文。或倒之曰加辯，楚辭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駕辯即加辯。（莊子庚桑楚篇「譬猶飲藥以加病也，」崔本加作駕。）詩猶辭也，毛詩指說引梁簡文帝曰：「詩者辭也，在辭爲詩。」說文「審，悉也，」「悉，詳盡也。」審博義近，中庸「博學之，審問之，」亦二字並用而爲對文。「詩審博」猶言其辭詳盡而繁博也。讌飲賦詩，奇思黠語，轉相陵加，以爲戲斥，不勝者科以罰爵，世所傳宋玉大小言，登徒子好色及諷賦，司馬相如美人賦，並孝武時柏梁詩賦，皆其類也。所作之辭，或有即席播爲聲樂者，故大招之駕辯，王注以爲樂曲名。放故歌，心所作，放棄也，故舊也。言存傳之歌，悉棄而弗用，皆各抽密思，自鑄新詞也。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禹當爲爾字之誤也。古隸爾作爾，禹或作禹若禹，爾缺損，與禹禹相似，故爾誤爲禹。觀當爲歌，聲之誤也。歌觀歌元對轉，崔適謂僞古文五子之歌即五觀之誤，是其比。苦疑當爲若，與白博作索韻。同即同律之同。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故書同作銅，鄭衆注曰：「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同爲陰聲，故曰「同陰氣」也。爾雅釋言「僁，聲也，」釋文曰：「僁，草動聲也，」玉篇「僁，小聲也，」廣韻「僁僁，呻吟也。」案悉索雙聲連語，猶僁僁也。聲轉爲悉蟀，以爲蟲名，則作蟋蟀，蟋蟀者以其鳴聲微細而得名也。若，順也。此言歌律協六同之陰氣，其音靡妙幽細，使歌者引聲赴節，曲折浮沈，能盡其巧也。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漢書高帝紀上「呂公曰，臣少好相人，」注引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易之有騩蔡有赭，易，燕之故邑，漢涿郡易縣。蔡，故國，漢上蔡縣，平侯徙新蔡，漢新蔡縣，均屬汝南郡，後二世徙下蔡，漢沛郡下蔡縣。說文「騩，馬淺黑色。」爾雅釋畜「彤白雜毛騢，」詩駉疏引舍人注：「赤白雜毛，今赭白馬，名騢。」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

入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 疑當讀「亂如於風」四字截句，如讀爲挐，挐亦亂也，淮南子覽冥篇「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高注曰：「挐首，亂頭也。」七發曰：「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挐亂於風」，猶「亂於五風。」盧照鄰芳樹篇「風歸花歷亂，」本此。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 史記秦始皇本紀「逢盜蘭池，」正義引括地志「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漢書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 匡疑當爲尫字之誤也。說文尫古文藏字。小雅隰桑「中心藏之。」目不可顧，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孫讀爲蓀。字一作荃，九歌少司命「蓀獨宜兮爲民正，」九章抽思「數惟蓀之多怒兮，」又「蓀佯聾而不聞，」又「願蓀美之可完，」蓀並一作荃。莊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魚，」釋文引崔注曰：「荃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如蓀如魚」者，謂彼妬人之子如香餌，王則如魚，將受其欺也。行臨蘭池，即目生感，語拙而哀音動人。作者其陳皇后班倢伃之流歟？

有所思

莊述祖謂此與上邪爲男女問答之辭，當合爲一篇。案莊說允爲妙悟，然細玩兩篇，不見問答之意，反之以爲皆女子之辭，彌覺曲折反覆，聲情頑豔。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 用，以也。廣雅釋詁三「問，遺也，」漢書婁敬傳「數問遺，」酷吏郅都傳「問遺無所受。」雙珠瑇瑁簪，用玉紹繚之。 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夸楚，爲 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後漢書輿服志「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下有白珠。」說文

「紹，一曰緊糾也，」「繚，纏也。」紹繚疊韻連語。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呂氏春秋忠廉篇「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史記龜策列傳「祝曰『……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莊子則陽篇「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易林隨之既濟「當年早寡，孤與（字）獨居，雞鳴犬吠，無敢問者。」妃呼豨。徐禎卿曰：「樂府中有『妃呼豨』『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陳本禮曰：「妃呼豨皆作聲詞讀，細玩其上下語氣，有此一轉便通身靈豁，豈可漫然作聲詞讀耶？」案二說未知孰是。余又疑係樂工所記表情動作之旁注，妃讀爲悲，呼豨讀爲歔欷。（呼歔音近通用，北海相景君碑「歍歔哀哉」即嗚呼哀哉，歔豨並從希聲。）文選閒居賦注引蒼頡篇「歔欷，泣餘聲也，」廣雅釋詁三「欷，悲也。」「悲歔欷」者，歌者至此當作悲泣之狀也。秋風肅肅晨風颸，肅肅即飂飂，風聲也。莊述祖謂晨風即秦風「鴥彼晨風」之晨風，至確。惟毛傳謂晨風即鸇，非是，當從齊說以爲雉名。說文「翰，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翰若翬（案當作皋）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鷐風即晨風。易林豫之革曰：「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雌雄相和，不憂危殆，」是齊說以詩晨風爲雉類之文翰，與毛異說。考詩每以雉鳴喻求偶，晨風亦怪人之詩，故以此鳥起興，齊說爲長。以詩義求之，本篇之「晨風」亦謂雉也。颸當爲思，涉上文風字而誤加風旁。晉語注寞思字寞，寞與慕通，方言十「凡言相憐哀，江濱謂之思，」莊子德充符篇「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大荒東經「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皆謂戀慕也。文選勵志詩「吉士思秋，」注曰：「思，悲也，」悲與戀慕義相因。「晨風思」者，晨風之鳥慕類悲鳴也。 東方須臾高知之。高讀爲皜。文選江賦注「皜，白也。」案皜之訓白，本謂日出之白，爾雅釋天「皓，日出也，」皜皓同。東方皜猶言東方白。知之者，知我之惑於雉鳴而思君也。必於東方白時知之者，雉鳴皆在朝旦。邶風匏有苦葉二章曰「雉鳴求其牡，」三章曰「旭日始旦，」小雅小弁曰「雉之朝雊，尙求其雌，」琴操雉朝飛操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兮於山阿，」皆雉朝鳴求偶之證。此言須臾而東方發白，秋風颸颸，羣雉悲鳴，將使我聞之而益思君不置，孰謂我之眞欲與君相絕哉？邶風雄雉曰「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古今詩人蓋有同感焉。

上邪

上邪！莊述祖曰：「指天日以自明也。」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莊述祖曰：「命，令也，」案古字通。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雉子班

十八曲中，此及聖人出，石留等三篇，「言字訛謬，聲辭雜書」（宋書樂志引景祐廣記語）最爲難讀。此類皆不可强解，今惟略詮一二，闕所不知。

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高蜚之以重，重一作千里，案重即千里二字之誤合，子止里字爲韻。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引正作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晉語八「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韋注曰：「不自養視。」趣一雉雉子車大駕馬。一無馬字。滕被王，送行所中，滕疑讀爲朕，朕（艓）迭古當同字，猶遣古文作造也。此滕送迭出，疑有一衍。行所猶行在所，上之篇「上之回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堯羊讀爲翺翔。堯皋聲近，淮南子主術篇注「橈，刺船棹也，」堯通作翺，猶橈一曰棹也。翔從羊聲，古音蓋讀如羊。月令「羣鳥養羞，」淮南子時則篇作「羣鳥翔，」是其比。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騑讀爲飛，離何疊韻連語，文選西京賦「墱道邐倚以正東，」注曰：「邐倚，一高一下，」

屈一直也，」離何與邇倚聲近義同。網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明當爲萌，古與民通。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文選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蜀都賦劉注引蜀王本紀「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後漢書文苑杜篤傳「不可久虛以示姦萌，」潛夫論班祿篇「侵漁不止，爲萌巨害，」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皆謂民也。「君之臣萌，」亦卽君之臣民。不字蓋誤，未詳所當作。美人哉，宜天子。宜讀爲儀，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亦以宜爲儀，爾雅釋詁「儀，匹也。」免甘星筮樂甫始，「免甘」不知與金文習見之「[illegible]」爲一事否，其義未詳。美人子，含四海。子疑當爲哉聲之誤，不則哉省爲才，與子形近而誤。含與函通，「函四海」猶言奄有四海也。

臨高臺

陳沆曰「風俗通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中郎將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萬壽，年臣爲二千石，』與此曲同旨。」

臨高臺以軒，以上疑奪高字。魏文帝臨高臺篇曰「臨臺（此下原衍行字）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前半全襲此篇。以上正有高字。軒，高擧也。文選射雉賦「鬱軒翥以餘怒，」注「軒，起貌也，」海賦「翔霧連軒，」注「連軒，擧也。」高以軒，高且軒也。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目疑當爲苣，苣缺損爲臣，與目形近因誤爲目。以猶與也。九歌湘夫人「沅有苣兮澧有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離翻對轉連語，飛貌也。莊子天下篇「而連犿無傷也，」李注「連犿，宛轉也，」文選文賦「浮藻聯翩，」注「聯翩將墜貌，」離翻，連犿，聯翩，竝聲轉義近。關弓射鵠，左傳昭二十一年「豹則關矣，」杜注「關，引弓，」釋文「關本作彎，」孟子告子下篇「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吳都賦劉注引作彎。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吾一作吉。劉履曰「篇末『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何』之類。」

遠如期

遠如期，益如壽。二如字並讀爲汝。莊子天道篇「長於上古而不爲壽，」郭注曰：「壽者期之遠耳。」案期與祺通，廣雅釋詁一「祺，年也，」遠期即遠年，晉語八「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處天左側，古稱天左旋，「處天左側」蓋謂與天並行轉運不息，故下文云「與天無極。」大樂萬歲，與天無極，晉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長享利貞，與天無極，」千秋萬歲鏡「與天無亟而（如）日月明，」亟極同。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佳疑讀爲快，圭夬聲近通用，莊子達生篇「倍阿鮭蠪躍之，」釋文「鮭本一作蛙，」史記龜策列傳「蚗蠪制之，」字作蚗，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揚雄反離騷作鷤鴂，並其比。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鄉嚮同。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郭注「堂下至門徑也。」小雅何人斯「胡逝我陳，」傳「陳，堂塗也，」儀禮鄉飲酒禮注：「當陳揖，當碑揖，」一曰下陳，晏子春秋諫下篇「辟拂三千謝於下陳，」史記李斯傳「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石留

何承天石流篇作流。

石留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䌷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薤露

古今注音樂篇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搜神記六曰：「挽歌者，執紼者相偶和之者。」案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曰：「其爲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薤露之名，首見於此。（對楚王問蓋漢初人所作，所記諸樂曲名，多見於先秦載籍，疑皆先秦所傳舊曲。）（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譙周法訓曰：「或……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崔豹因謂薤露蒿里出田橫門人，至漢武帝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案挽歌自古有之，世說新語注辯之已審，疑薤露蒿里本東齊土風，傳世已久，齊人思田橫，因以橫事牽合之。然則譙崔諸說，雖非實，要亦不爲無因。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落謂零降。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

漢書武五子廣陵厲王胥傳「蒿里召兮郭門閱（穴），」注曰：「蒿，死人里。」案字鏡七引切韻曰：「薨里，死（從玉篇補）人里也。」內則注：「薨，乾也，」廣雅釋詁：「殦，乾也，」蒿，槁，薨，殦，字異義同。人死則枯槁，故死人里曰蒿里。一曰下里。漢書韓延壽傳「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注引張晏曰：「下里，（僞）（物），地下蒿里僞物也，」酷吏田延年傳「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注引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案對楚王問又曰：「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下里當即蒿里之曲。又漢書武帝紀「禪高里」注引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陸機泰山吟曰：「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梁甫亦泰山下山名，陸以梁甫蒿里對舉，是高里即蒿里也。蓋蒿里本死人里之公名，泰山下小山亦死人里，故亦因以爲名。薤露蒿里本齊謳，說已詳上。蒿里山在魯，齊魯接壤，齊人挽歌言蒿里，亦猶齊人郊歌稱梁甫吟也。（詳下）顏師古必謂高里與蒿里異字，而以陸說爲非，（詳漢書武帝紀注）其失也迂。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設邪一〇〇引魂魄作精魂。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梁甫吟

郭茂倩曰「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甫吟，與此頗同。」案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曰「泰山吟言人死精魄歸於泰山，亦薤露蒿里之類也。」據此，則泰山梁甫本一篇而分爲二，與薤露蒿里同例。陸機有泰山吟，引已見上。樂府詩集引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史記封禪書「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正義引括地志曰「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南八十里。」梁甫即梁父。此篇舊題諸葛亮作，不足辯。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水經淄水注曰「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烈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

里中有三墓，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晏子春秋諫下篇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力能排南山，詩南山「南山

崔崔，」傳曰：「南山，齊南山也。」陳奐曰：「齊南山，卽孟子（告子上篇）之牛山。晏子諫上篇云：『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齋）而後登之。』又云：『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皆其義證。」文能絕地紀，素問天元紀大論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文，下畢地紀，可謂悉矣，」絕畢皆盡也，是絕地紀猶畢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平陵東

古今注音樂篇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樂府古題要解曰：「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悲之也。」案義事具見漢書翟方進傳，然玩詩意，全不類詩但言盜劫人爲質，令其家輸財物以贖，如今「綁票」者所爲，疑崔吳說妄也。馬縞中華古今注題作悲歌。

平陵東，漢書昭帝紀「葬平陵」，注引薛瓚曰：「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松柏桐，仲長統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墳；」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曰「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案唐王建羽林行曰「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陵寢所在，林菁密翳，自古爲奸盜所藏，今亦然也。不知何人劫義公？義疑本作我，我以聲近誤爲義，說者遂以爲翟義事也。劫義公，在高堂下，漢書趙廣漢傳曰「富人蘇回爲郞，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衞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將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注曰：「劫取其身爲質，全家將財物贖之。」交錢百萬兩走馬。意林一引尸子曰：「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漢書武五子燕刺王旦傳曰「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注曰：「走馬，馬之善走者。」案古曰走，今曰跑。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說文漉重文作淥，方言十三曰：「盝，涸也，」廣雅釋詁一曰：「盝，盡也，」淥盝同。歸告我家賣黃犢。走馬不可致，則歸賣黃犢以輸之也。

猛虎行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與家對。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白頭吟曰「兩燕相推（雅）與，無親爲誰驕？」案自重自愛曰驕。

樂府詩集不正載其辭，疑非全章。此蓋離家遠行者，能爲其所親潔身自愛。「飢不從猛虎食，」不蹈非法以求飽也，「暮不從野雀棲，」不涉非禮以肆情也，而意尤着重在下句。「遊子爲誰驕，」「誰」斥其妻室，言遊子之所爲自愛者，非彼閨中之人而誰邪？魏文帝詞曰「與君媾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於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鳳翼，雲下散洪池，」……言夫婦之情，尚不失古意。明帝詞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或亦同類。陸機以下諸作，則去古意寖遠矣。

雞鳴

雞鳴桑樹巔，狗吠深宮中。宮謂牆垣。周禮小胥「王宮縣，」鄭衆注曰：「宮縣，四面縣……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周書大匡篇「樂不牆合，」孔注曰：「牆合即所謂宮縣是也。」禮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鄭注曰：「宮，牆垣也。」蕩子何所之？蕩子猶游子。烏生「秦氏有遊遨蕩子，」東光「諸軍遊蕩子。」字一作唐，（文選七發「浩唐之心，」五臣唐作盪，盪蕩同。）莊子徐無鬼篇「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謂遊蕩忘歸之子。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爾雅釋詁曰：「柔，安也，」「協，服也。」柔協謂安撫其順服者。周禮大司馬「賊殺其親則正之，」鄭注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正，殺。」正亂名，謂有亂名忤法者則執而治其罪，即上文「刑法非有貸」之謂也。黃金爲君門，碧玉爲軒闌堂，碧本作璧，此從一本。碧以色言，黃金碧玉對文。相逢行「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可資參證。說文曰：「璧，瑞玉環也，」作璧，於義難通。本篇皆五字句，獨此六字，疑爲字涉上文及相逢行而衍。「碧玉軒闌堂，」堂上闌干以碧玉爲之也。上有

雙樽酒，作使邯鄲倡。作使猶役使也。史記貨殖列傳曰：「民……名弄物爲倡優也，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劉玉碧青甓，玉本作王，從宋書樂志改。劉讀爲珋，字一作璢。珋玉卽璧珋，說文曰：「珋，石之有光者，璧珋也，出西胡中。」一曰璧流離，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出……璧流離，」孟康注曰：「璧流離，青色如玉。」梵書曰吠璢璃，璧吠聲之轉，流離與璢璃音同，今世但曰璢璃，省稱也。其物有自然人爲二種。自然者今名青金石。人爲者又分三種，質純而潔白明瑩者曰玻璃，雜彩釉爲之者曰珐瑯，俗亦稱玻璃，製法略異而質尤溫潤者曰瓷。玻璃珐瑯皆璧珋聲之轉。古之珐瑯，色青者多，以其始本欲象自然璢璃，（青金石）故色獨尙青也。（說詳章鴻釗石雅）此曰「珋玉碧青甓，」當謂珐瑯，珋玉言其質，碧青言其色，今之琉璃甎瓦是也。後出郭門王。郭門，外城門也。郭門王未詳。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雌雄雙棲，故曰雙鴛鴦。鴛鴦七十二，西京雜記曰：「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初學記二四引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古謂屋之高嚴者曰殿，非必王者所居。孤兒行「行取殿下堂，」義同。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史記萬石君傳「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集解引文穎曰：「郎五日一下。」一時猶同時，謂兄弟五人同時歸來也。王冏長安有狹斜行：「三子俱休沐。」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爾雅釋詁曰：「頻，光也。」頻頻，煌煌，皆光耀貌。何，感歎詞，與今語啊同。焦仲卿妻：「隱隱何甸甸。」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孟子滕文公下篇曰：「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是古多於井上植桃李之屬。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如何兩少年」本作「不知何年少，」此從玉臺新詠。長安有狹斜行曰：「適逢兩少年，挾轂問君家，」梁簡文帝詞曰：「道逢雙總丱，扶輪問我居，」元帝詞曰：「忽遇二少童，扶轡問我宅，」庾肩吾詞曰：「路逢雙綺襦，問君居近

遠，」徐防詞曰「塗逢二綺衣，夾路詢君室，」又簡文帝春情雜句曰「兩童夾車問不已，」並可參證。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左右並有回環之義。詩蒹葭「道阻且右，」箋曰「右者言其迂回。」案左亦有迂回之義，葛屨「宛然左辟，」猶回避也。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傳曰「周，曲也，」釋文引韓詩說曰「周，右也，」是右與曲義得相通，因之上章「生于道左，」亦猶道曲耳。漢書宣元六王淮陽憲王欽傳「子高遁幸左顧存恤，」注曰「左顧猶言枉顧也，」枉亦曲也。曲回義近，本篇「入門時左顧，」隴西行「左顧敕中廚，」並當訓回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鶴疑當爲和，聲之誤也。爾雅釋訓曰「噰噰，音和也。」此文上云噰噰，下云和鳴，義正相應。黃節字遂作和，不知所據何本。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西京雜記上羊勝屏風賦「飾以文綿，映以流黃，」注曰「流黃，間色素也。」流或作留，廣雅釋器曰「留黃，綵也。」案說文曰「莀，艸也，可以染流黃，」莀即紫莀，留莀一聲之轉，留黃即莀黃，色之黃中發紫者也。馬有名紫騮者，（見李白詩）即紫莀色之馬，又名紫黃，（見初學記二九引符瑞圖）即騮黃也。禮記玉藻正義引論語皇疏曰「騮黃之色黃黑，」騮與騮同，紫黑色近。素名流（留）黃，猶馬名騮黃，蓋亦紫黑間色也。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論衡氣壽篇曰「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弦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調絲未遽央！本作方未央，一本作未遽央，玉臺新詠及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並同，今據改。案未遽央，古之成語，遽或作渠作詎，疑本當爲距。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某氏傳曰「距，至也，」廣雅釋詁一曰「央，盡也。」未距央猶言未至盡時。或但曰未央，詩庭燎「夜未央，」箋曰「未央猶言未渠央也，」是矣。漢書張禹傳曰「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又曰「禹將（戴）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紀漢世豪貴生活，可與此詩相發。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此與相逢行本一篇，而詞較簡略，彼曰「相逢狹路間，」此曰「長安有狹斜，」是狹斜卽狹路。疑斜讀爲除，廣雅釋宮曰「除，道也。」字一作邪，沈約有所思曰「因書寄狹邪，」廣雅釋宮又曰：「邪，道也。」梁元帝長安有狹斜行曰「洛陽有曲陌，曲曲不通驛，」昭明太子相逢狹路間曰：「京華有曲巷，曲曲不容輿，」陌巷亦皆道也。（唐長安有宮人斜，卽宮人所居之巷。）狹路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夾本作狹，非是，依相逢行改。張正見相逢行曰「相逢夾繡轂，借問是誰家，」李白詞曰：「夾轂相借問，」字並作夾。文選羽獵賦注引春秋感精符曰「黃池之會，重吳子，瞭薛夾轂，」潛夫論浮侈篇曰：「富貴嫁娶，車駢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一作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人本作夫，依相逢行改。調絃未詎央！本作詎未央，誤倒。王融三婦豔卽此詩末六句，其「調絃詎未央」一作未渠央，最是。詎渠遒並讀爲遽。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漢世女子習用之名，漢書武五子昌邑王髆傳「執金吾嚴延年……女羅紨，」注曰：「紨音敷。」至焦仲卿妻「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則似襲用此詩「自名」之語，樂府屢見，焦仲卿妻「自名秦羅敷，」又「自名爲鸞鸞，」自名蓋猶言本名。說文皀下自訓始，始亦本也。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說文曰：「逶，逶迤衺去之貌，」倭墮與逶迤同。蕭子顯日出東南行「逶迤梁家髻，」正作逶迤。倭墮髻蓋卽墮馬髻。後漢書梁統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

愁，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注引風俗通曰：「墮馬髻者，側在一邊，……始自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放效之。」古今注雜注篇曰：「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案墮馬倭墮，蓋名變而實未變，故蕭子顯詩曰：「透迤梁氏髻，」高允羅敷行曰：「頭作墮馬髻，」並以爲倭墮卽墮馬。耳中明月珠，珠在耳中，似爲穿耳，高允羅敷行曰：「耳穿明月珠，」是也。釋名釋首飾曰：「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也，……今中國人傚之耳；」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此風蓋至東漢而始盛。緗綺爲下帬，說文曰：「緗，帛淺黃色也，」後漢書輿服志「賈人緗縹而已，」劉注曰：「緗色，……赤黃之色也。」據此則卽杏黃色，緗乃杏聲之譌耳。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帩頭卽綃頭。釋名釋首飾曰：「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或曰㡊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後漢書獨行向栩傳曰：「好被髮著絳綃頭，」逸民周黨傳曰：「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沈德潛曰：「坐，緣也，歸家怨怒，緣觀羅敷之故也。」案各與己妻相怨怒。使君從南來，後漢書郭伋傳曰：「伋前在并州，……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案吳兆宜謂太守稱使君，始見於此，因據以定此詩爲東漢之作，其說殆確。五馬立踟躕。宋書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後世太守，當古之諸侯，故用五馬。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此吏人代使君問訊於羅敷之辭也。漢書周勃子亞夫傳：「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李廣孫陵傳「（任）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注曰「謝，以辭相問也。」趙廣漢傳「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凡此言謝，並猶今人言問候也。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楚辭九歎遠逝曰：「訴五帝以置辭，」漢書周勃傳曰：「勃恐，不能置辭，」

又蕭望之傳曰「免冠置對，」置辭猶置對矣。「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詩簡兮箋曰：「『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何用識夫壻？用，以也。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漢書雋不疑傳「帶櫑具劍，」晉灼注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漢書翟方進傳曰「方進年十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剖符專城，」謂爲太守也。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玉篇曰「髻鬑，鬢髮疏薄貌，」鬑鬑猶髻鬑也。盈盈公府步，說文曰：「盈，緩貌，」盈盈通。漢書游俠陳遵傳曰「與張竦……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冉冉府中趨。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王注曰：「冉冉，行貌，」案行遲貌也。漢人稱郡寺爲府，見唐公房碑，上谷府卿墳壇刻石，及項伯度鐘刻文。太守官舍曰府，故稱太守曰府君。後漢書儒林周澤傳曰：「〔孫堪〕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案古禮尊貴者行遲，卑賤者行速，孫堪以縣令謁府而趨步遲緩，有近越禮，故遭譴斥。太守位尊，自當舉趾舒豫，節度遲緩，此所謂公府步，府中趨者，猶今人言官步矣。坐中數千人，樂府歌辭本多係歌舞劇，此曰「坐中數千人，」斥觀衆而言也。皆言夫壻殊！」傅玄豔歌行歷九秋篇曰「男兒墮地稱姝，」說文曰「姝，好也，」殊與姝通。廣雅釋詁四曰「殊，絕也，」絕亦好也。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詩東門之枌傳曰：「枌，白榆也。」御覽九五六引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榆。」桂樹夾道生，類聚八九引春秋運斗樞「椒桂生合剛陽，」注曰：「椒桂，陽星之精所生也。」道謂黃道，漢書天文志曰「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青龍對道隅。開元占經二三引春秋緯曰「春精靈威仰，神爲歲星，本東方青龍之宿。」楚辭九歎逢紛「豺狼鬬兮我之隅，」王注曰：「隅，旁也。」鳳凰鳴啾啾，御覽九一五引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凰，」鶡冠子度萬篇曰：「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埤雅八引禽經曰「赤鳳

謂之鷄。」一母將九雛，西京雜記下中山勝文木賦曰「鳳將九子。」史記天官書「尾爲九子，」索隱引宋均曰「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尾本東宮宿，當爲龍尾，此云鳳將九雛蓋與南宮朱鳥相亂。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敷愉卽敷蕍。爾雅釋草「蕍，芛，葟，華，榮，」郭注曰「蕍猶敷蕍，亦華之貌。」一作蓲蘛，文選吳都賦「異荂蓲蘛，」劉注曰「蓲蘛，華開貌，」李注曰「蓲蘛與敷蕍同。」又作蓲蕍，玉篇廣韻並曰「蓲蕍，花貌。」聲轉爲芙蓉，則爲花之類名。此曰顏色敷愉，猶言顏色鮮麗如花也。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書鈔三三引聲類曰「氍毹，織毛爲席也。」御覽引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毹，細者謂之毾㲪，」是粗者謂之氍毹矣。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疏疑讀爲梳，（急就篇「鏡斂疏比各異工，」疏比卽梳篦，）華梳蓋梳之有華飾者，女子正梳猶男子正冠，將飲正梳，蓋以示敬歟？姑獻此疑，以俟博識。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卻略少退也。世說新語方正篇曰「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略下階。」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飰同飯。愼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廢禮未詳。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詩衡門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豔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李子德曰「起二句爲六義之興，以見久旅忘歸，不及梁燕之知時也。」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玉篇曰「當，任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紩緣，」顏注曰「修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後漢書崔寔傳曰「期於補綻決壞。」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覽讀爲攬，攬亦取也。說文曰「組，補縫也，」組卽綻字。夫壻從門來，斜柯西北眄。柯本一作倚。斜柯卽斜倚斜欹，倚欹並從可得聲，故與柯聲近。尋曬情人玉清歌「善踏斜柯能獨立，」段成式聯句「斜柯欲近人，」語並本此。說文曰「眄，目偏合也，一曰衺

衹也。」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沈德潛曰：「水清石見，心跡固明矣，然豈如歸去爲得計乎？」

羽林郎　　辛延年

辛延年後漢人，而詩言霍家姝馮子都，蓋記往事以諷今也。朱秬堂疑爲竇景而作，則未見其必然。

昔有霍家姝，宋刻玉臺新詠作姝，樂府詩集作「奴」。玉雲浮館本玉臺及古樂府並作奴。丁福保云作姝者是，古時士之美者亦曰姝。案丁說是也。傅玄豔歌行歷九秋篇曰：「男兒墮地稱姝。」漢書霍光傳曰：「光愛幸監奴馮子都，」蓋彌子瑕之流，故曰霍家姝也。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漢書霍光傳曰：「後元二年，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盡賣車騎，置酒舍，酒令文君當盧，」注曰：「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曰盧。」盧與壚通，當，守值也。長裾連理帶，爾雅釋器曰：「衱謂之裾，」方言「衱謂之褗，」注曰「即衣領也。」戴震疏證云衱袷古通，禮記玉藻注曰「袷，曲領也。」深衣注曰「袷，交領也。」廣袖合歡襦，說文曰：「襦，短衣也。」怨歌行曰：「裁爲合歡扇，」古詩曰：「裁爲合歡被。」頭上藍田玉，文選西京賦注引計然萬物錄曰「玉英出藍田。」耳後大秦珠，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土多金銀奇貨，有夜光璧，明月珠，」珠在耳後，則是簪兩端之垂珠，非耳璫也。後漢書輿服志曰：「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下有白珠。」兩鬟何窈窕，玉篇曰：「鬟，髻鬟。」方言二曰：「窕，美也，——美狀爲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此極言鬟上首飾之珍貴，即上文之藍田玉，大秦珠也。何意金吾子。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程大昌演繁露曰：「揚子雲執金吾箴曰：『吾臣司金，敢告執璣，』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也。』案今三衙大將立殿陛下所執杖子者，銀釦兩末，而軍職之呼員僚者，每朝不笏而杖，其制略與之同。軍伍間呼其杖爲封杖，豈古金吾遺制耶？」案「金吾」本「禁御」聲之譌轉，後以爲中尉所執棒名，因稱中尉爲執金吾，馮子都霍氏之家奴，不得官執金吾。此云金吾子者，蓋當時通稱豪貴之美名。光武云「仕宦

當至執金吾，」亦以其有權勢爲人所欣慕也。娉婷過我廬，集韻曰：「姘婷，一曰女態舒徐也，」娉婷，與姘婷聲義近。銀鞍何煜爚，廣韻曰：「爚，煜爚光明。」翠蓋空踟蹰，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廣雅釋訓曰：「拳拳，區區，款款，愛也，」拳區款皆一聲之轉。文選古詩曰：「一心抱區區。」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楚辭悲回風「藐緜緜之不可行，」王注曰：「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文選洛神賦「思緜緜而增慕，」李注曰：「緜緜，密意也。」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昔夕通。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滄海桑田，高下異處，喻夫婦遠離不能會合。枯桑喻夫，（越榜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海水自喻，（元稹離思詩「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天風天寒，喻孤棲獨宿，危苦淒涼之意。見葉落而知木受風吹，見冰結而知水感天寒。枯桑無葉可落，海水經冬不冰，一似不知風寒者，非真不知之：人不見其知之迹象耳。以喻夫婦久別，口雖不言而心自知苦。入門各自媚，詩思齊傳曰：「媚，愛也，」說文曰：「媚，說也。」誰肯相爲言！廣雅釋詁二曰，「言，問也，」問謂問訊。說文曰：「訊，問也，」爾雅釋言「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也。」言己與良人遠隔千里，每當日夕，輒各入門自愛，誰肯以片言相問訊哉？誰，暗斥其夫，意若怨其久疏音問也。二句反跌，爲下烹魚得書張本。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雙鯉魚，藏書之函也，其物以兩木板爲之，一底一蓋，刻線三道，鑿方孔一，線所以通繩，孔所以受封泥。（詳傳振倫簡策說，載考古第六期。）此或刻爲魚形，一孔以當魚目，一底一蓋，分之則爲二魚，故曰雙鯉魚也。函一名楲，說文曰：「楲，檢柙也，」王國維謂一書用兩檢夾之（簡牘檢署考）是也。說文又曰：「柙，棚也，」淮南謂之楲。今梨園所用柙或作魚形，蓋猶古制。其物之用在挾持而禁制之以爲固，與藏書之函略同。用同者體亦常同，故二者皆

或作魚形，用同體同者名亦當同，故又並得稱椷也。又古門鑰以二木中貫牡以爲固，其用於函亦近，而古稱魚鑰疑亦因其形制而得名。此亦古函刻爲魚形之旁證。呼兒烹鯉魚，解繩開函也。中有尺素書。帛曰素，木曰牘，皆長不過尺，故曰尺素，曰尺牘。長跪讀素書，古人席地而坐，兩膝着地，以尻著膝，者稍安者曰坐，伸腰及股，兩膝搘地而聳體者曰跪。其體益聳，以益致其恭者則曰長跪。書中竟如何？上言加飧飯，下言長相憶。

烏生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杜甫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黃鸝並坐交愁濕，」姚合遊終南山「白鶴坐松梢，」薛逢春晚東園曉思「燕竊巢穩坐彫梁，」用坐字並本此詩。唶我！說文曰：「諎，大聲，」重文作唶。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聲類曰「諎，大呼也。」我，語尾助詞，詩伐木「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晏子春秋諫下篇五載晏子歌「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諸我字用與此同，舊讀我字屬下，大謬。秦氏家有遨遊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說文曰：「彊，弓有力也。」梁簡文帝雝歌行「彈雀往睢陽，」似未達此詩之義。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班固與弟超書「竇侍中令載月氏馬，蘇合香。」蘇合彈，以蘇合香和泥爲彈丸也。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南山，終南山也。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窈窕，幽邃也。文選西都賦「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窈窕與杳窱同。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尙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復得烹煮之。楚辭招魂「酸鵠臇鳧，煎鴻鶬些，」大招「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黃節曰：「洛陽伽藍記云『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詩用鯉魚洛水，蓋京諺相傳久矣。」釣鉤尙得鯉魚口。唶我！人民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易林隨之明夷曰「鮨鰕去海，藏於枯里，街巷褊隘，不得自在，南北極遠，渴餒成疚，」（无妄之小畜略同）亦假魚以喻人。漢人常有此奇想。

豫章行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中，唐書地理志「麗水縣有銅，出豫章孝義二山，」于存九域志龍泉縣有豫章山，云舊志在縣南二十里。案在今浙江龍泉縣南，漢豫章山不知是此否。上葉摩靑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此下本又有皎字，疑衍。梯落□□□，梯落疑讀爲剃刹，廣雅釋詁一「刹，剃，剔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通俗文「去節曰刹，」淮南子齊俗篇「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說文「鬀，鬄髮也。」「鉻，鬄也，」剃刹與鬀鉻同。剔去毛髮謂之剃刹。剔去樹木枝葉亦謂之剃刹，此指樹木言也。根株已斷絕，顚倒嚴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白□捐，捐上本無空格今以意補。□□□□，會爲舟船燔。燔字疑誤，未詳所當作。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自□□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易林乾之旣濟曰「楩生荊山，命制輸班，袍衣剝脫，夏熱冬寒，飢餓枯槁，衆人莫憐。」（大有之未濟，賁之師略同）假象奇絕，與此同工。

豔歌行

南山石嵬嵬，嵬嵬猶崔嵬也。松柏何離離，離離，林立貌。上枝拂靑雲，中心十數圍。詩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秦策三引逸詩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尸子明堂篇「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又揚榷篇「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呂氏春秋精通篇「若樹之有根心也，」漢書蕭望之傳「附枝大者賊本心，」注曰：「木心，樹之本株也，」曹植升天行「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洛陽發中梁，發讀爲乏。莊子天地篇「無乏吾事，」釋文「乏，廢也，」國策「不敢以乏國事，」卽廢國事。發之通乏，猶乏之通廢。中梁猶棟梁也。儀禮鄉射記「序則物當棟，」注曰「正中曰棟，」釋名釋宮室曰：「棟，中也，居室之中也。」松柏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特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公輸班，魯人，故或稱魯班，此以爲二人，流俗之誤也。漢書敍傳，曹植七啓，列子湯問篇並稱「班輸，」按其詞義，亦均以爲二人，誤與此同。被之用丹漆，被，加也。薫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松，今爲宮殿梁。

咄唶歌

棗下何攢攢，攢攢，聚貌。潘岳笙賦「歌棗下之纂纂，」作纂，同。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方言三曰「物空盡者鍉，鍉，賜也，鍉賜，撲澌皆盡也。」史記李斯傳「吾願賜志廣欲，」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並訓盡。誰當仰視之！

董逃行

古今注音樂篇曰：「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烱戒。」吳景旭曰：「樂府原題謂董逃行作於漢武帝之時。蓋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後漢遊童競歌之，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此則謠讖之言，因其所尚之歌，故有是事，實非起於後漢也。」按吳說是也。宋書樂志作董桃行，梁簡文帝行幸甘泉宮歌亦有「董桃律金紫」之句，疑古辭本作桃，後

人傳合東京童謠號曰「董逃歌」者，乃改桃爲逃耳。實則董逃行爲樂府古辭，董逃歌爲後漢童謠，（原辭載後漢書五行志）截然二事，崔氏混而一之，最爲紕繆。古辭雖不必作於武帝時，如樂府原題所說，其在後漢靈帝以前，則無可疑。

吾欲上謁從高山，

從高山疑即崇高山，亦即嵩高山也。中嶽山名字本作崇，後漢靈帝時中郎將堂谿典始請改崇高山爲嵩高山。（後漢書靈帝紀注引東觀漢記）從崇聲同字通，（左傳成十八年注「崇，猶長也，」小爾雅廣言「從，長也，」檀弓「爾毋從從爾」注「從從，謂大高。」）此故假從爲崇。

山頭危嶮大難，

難下本有言字，從宋書樂志删。管子形勢篇「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善哉行古辭曰「來日大難，」曹植取爲樂府題名曰「當來日大難，」是「大難」爲古之成語。成皋令任君碑「崚峭危難，」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危難阻峻，」危難猶危嶮大難也。吳競樂府古題要解曰「古詞云『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嶮大難言』，言五岳之上」云云。疑吳書先涉下文衍言字，郭氏又據之以增樂府正文。

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

列子湯問篇曰「渤海之東，……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史記封禪書曰「自（齊威宣燕趙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疑五嶽初謂海上五山。此詩「黃金爲闕」之語，與列子「臺觀皆金玉」，史記「黃金銀爲宮闕」正合。王子喬古辭曰「東遊四海五嶽山」，四海不當言東遊，疑四爲大之誤，（詳彼篇）謂大海中之五山也。若然則五嶽本謂海中五山，尤有明證。班璘，文彩貌。景福殿賦「文彩璘班，」班璘璘班，語有倒順耳。

但見芝草葉落紛紛，

芝草即靈芝，本菌類，似不當有葉。凡神山草木亦無槁落之理，疑「葉落」二字衍。善哉行曰「經歷名山，芝草飄飄，」語與此相仿，而不云葉落，可爲旁證。

百鳥集來如煙。

淮南子主術篇「飛鳥之歸若煙雲。」

山獸紛綸，

漢書司馬相如傳下「紛綸威蕤」注引張揖曰「紛綸，亂貌。」

麒麟辟邪角端，

麟上本缺麒字，角本作其，並以意補正。急就篇「射魃辟邪，」考工記鳧氏鄭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龍氏鏡「距虛辟邪除羣凶，」王氏鏡「白虎在左，辟邪居右，」後漢書靈帝

祀注「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則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其獸則麒麟角端，」劉賓稽瑞引瑞應圖記「角端獸也日行八千里能言語曉四夷之音明君聖主在位明達外方德被幽遠則奉書而至也。」鵾雞聲鳴。爾雅釋畜「雞三尺為鵾，」釋文曰：「鵾音昆字或作鶤，」漢書司馬相如傳「鶤雞，」注引張揖曰：「鶤雞似鶴黃白色，」淮南子覽冥篇「軼鶤雞於姑餘，」注曰：「鶤雞，鳳皇之別名，」聲鳴不成文義。九辯「鵾雞啁哳而悲鳴，」七發「鵾雞哀鳴翔乎其下，」疑聲為哀或悲之譌。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小復前行小少古字通。玉堂未□未下有缺字。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世說新語文學篇「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紕漏篇「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門外人何所求？」所求本倒作求所，今正。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一猶道也。遠遊「羨韓衆之得一。」教敕凡吏受言，漢書王尊傳「又出教敕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江充傳「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注曰：「言素不教敕左右。」按教敕猶古語也。凡吏對仙吏言。後世仙凡對舉，據此則漢時已然。「採取神藥若木端，大荒北經「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灰本作洞，從水經若水注，類聚八九引改。）案若木在西方。疑若木端謂月中。古傳嫦娥竊不死藥奔於月中也。下言白兎擣藥蝦蟆丸，傳說亦謂月中有此二物。白兎長跪擣藥蝦蟆丸，初學記一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本作而，誤）設蟾蠩與兎，」張衡靈憲曰：「月者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兎蛤焉。」按蝦蟆，蟾蠩，蛤，三名一物。韓愈初南食貽元十八詩曰「蛤即是蝦蟆，同實而異名。」傅咸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兎擣藥。」長跪詳飲馬長城窟行。奉上陛下一玉柈，柈盤同。服此藥可得神仙。服爾神藥，莫不喜歡。喜歡本作歡喜，非是。自稽首至此一韻，末四句一韻。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晉語六「敢三肅之，」注曰：「肅，拜下手至地，」左傳成十六年「敢肅使者，」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撎。」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保守！

焦仲卿妻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而爲此辭也。

（漢廬江郡初治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漢末徙治今安徽潛山縣。府小吏，太守府中小吏也。）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艷歌何嘗行曰：「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又曰：「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魏文帝臨高臺曰：「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羽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僞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襄陽樂曰：「黃鵠參天飛，中道鬱徘徊。」以上大旨皆言夫婦離別之苦，本篇「母題」與之同類，故亦借以起興，惟易鵠爲孔雀耳。「十三能織素，急就篇顏注曰：「素謂絹之精白者。」自此以下劉氏之詞。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唐蔣貽恭詠傀儡背子詩曰：「若敎倚向閑牕下，恰似箜篌不著弦。」據此，則箜篌形制與西樂之 harp 一類。日本所稱箜篌者，一曰百濟琴，其直竪者，或即出此。十六識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爲別離時多也。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俗本此下有「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宋刻玉臺新詠，藝文類聚，樂府詩集，古樂府俱無之。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大人謂母。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曰：「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懈），』」顏師古注曰：「大人，博自稱其母也。」後漢書范滂傳曰：「滂白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禮記禮器篇正義曰：「施，用也。」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遺歸。」玉篇曰：「白，告語也。」漢書賈誼傳「抱哺其子，與公併倨，」注曰：「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一切經音義一三引字書曰：「嫗，母也，今以女老者爲姥也。」府吏得聞之，上堂啓阿母。上堂各本作堂上，誤倒，下文「上堂謝阿母，」「上堂拜阿母」可證。啓猶白也。釋名釋書契曰：「笏，忽也，君有敎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忘忽也。」世說新語假譎篇曰：「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論衡命義篇曰：「人有命，有祿……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潛夫論相列篇曰：「骨法爲祿相表。」太平廣記一四一引續異記曰：「汝極無祿相，汝家尋當破敗，當奈何！」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太平廣記三二二引述異記曰：「義乃上牀謂婦曰：『與卿共事雖淺，然情相

重。」」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意，料也，厚猶愛也。致不厚，致母之不愛也。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區區猶愨愨，愚也。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體猶貌體也。論衡骨相篇曰「貌體佼好，」漢武故事「體常壯悅，」即貌體壯悅。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牀詳下。「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會猶必也。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舉言猶稱道。俗謂婦曰新婦。世說新語規箴篇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賢媛篇曰「新婦神色卑下。」「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禮記少儀篇「毋報往，」鄭注曰：「報讀為赴疾之赴。」案此報字亦讀為赴，下文「吾今且赴府，」正作赴。明茅氏刊本玉臺新詠此亦作赴，則疑以意改。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下心意猶今言安心。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閒人俠曰：「言不必復為迎取之說也。」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初陽歲疑謂春日。豳風七月篇曰「春日載陽。」自古多以春日為嫁娶正候，白虎通嫁娶篇曰「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說文曰「謝，辭也。」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奉，行也。循，順也。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息，生息也。作息謂操作生息之事。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曰「伶俜猶聯翩也。」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閒人俠曰：「言供養公姥，而得終受其恩也。」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釋名釋衣服曰「要襦形如襦，其要上翹，下齊要也。」要，腰古今字。楚辭九諫王注曰：「葳蕤，盛貌。」相逢行曰「道上自生光，」長安有狹斜行曰「室中自生光。」自生縈聚引作金縷，疑非是。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複疑當為覆，字之誤也。釋名釋牀帳曰「小帳曰斗，形如覆斗也。」元和郡縣志「海康縣多牛，項上有骨，大如覆斗。」楚辭離騷王注曰：「幃謂之幐，幐，香囊也。」繁欽定情詩曰「香囊繫肘後，」徐陵雜曲曰「流蘇錦帳掛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簾讀為奩，字一作匳，又作樣。說文曰「奩，鏡奩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曰「凡庋物小器皆謂之匳，」一切經音義一四引小學篇奩亦作樣，新撰字鏡八同。繩所以束箱奩以為固者。莊子胠篋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之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成疏曰：「縢，繩也。」御覽簏部引二句作「交文象牙簏，宛轉靑絲繩。」江淹麗色賦曰：「象奩瓊盤，」法苑珠林曰：「宋潯陽張頎元開廚獲牙奩，」象牙簏蓋卽象奩牙奩之類。類聚簏作篋，靑作素，疑非。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廣雅釋詁三曰：「施，予也。」類聚前二句作「鄙賤雖可薄，猶中間故人，」故疑後文所謂遺施於新人也。於今會無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後漢書淸河王慶傳曰：「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待明，」方術韓說傳曰：「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史記匈奴傳曰：「服繡袷綺衣，」裌袷同，通猶遍也。李子德曰：「婦人衣飾將畢，然後著裙，則妝成將出矣。「事事四五通，」乃要其終言之，見自初妝以至妝成，每加一衣一飾，皆著後復脫，脫後復著，必四五更之數數遷延，以作晷刻也。蓋著畢卽去矣。」案祇一裙而言「事事四五通，」義不可通，以上必有脫句，李氏以爲要終言之，終近牽強。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鐃歌有所思篇曰：「雙珠玳瑁簪。」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說文曰：「紈，素也。」神女賦曰：「腰如束素，」洛神賦曰：「腰如約素，」陳胤倩曰：「紈素亦服飾耳，而腰若流素，輕軀洋洋，衣與嬲嬝也。」陌上桑曰：「耳中明月珠，」釋名釋首飾曰：「穿耳施珠曰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說文曰：「削，一曰析也。」一說削讀爲掔，考工記輪人「掔爾而纖，」鄭注曰：「掔，纖殺小貌也。」根讀爲墾。穆天子傳三曰：「天子賜之……朱丹三百裹，」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有珊瑚，琉璃，琅玕，朱丹，靑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謝阿母，母聽去不止。謝，辭也。聽去不止，聽其自去，不留止也。「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錢帛謂聘禮。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四句似後人所添，宋刻玉臺新詠，樂府詩集但刪去二三兩句，仍嫌語意突兀。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荊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是夕家人婦女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符應。」瑯嬛記曰：「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人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

于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有忘寢達曙者。」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
口。廣雅釋訓曰：「隱隱，聲也。」隱轔同。玉篇曰：「輪，車聲也。」甸輷同。一說輷爲軥之譌，軥卽轟之別體。易林漸之謙「𨍭𨍭軥軥，」宋本軥作輷。文選
魏都賦注引倉頡篇曰：「軥軥，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輷字，音田，」此並輷輷相亂之證。隱本讀如很，隱輷雙聲連語，長言之曰隱隱輷輷。何，語助，今字作
啊。雞鳴「頰頰何煌煌，」句法與此同。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
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禮記檀弓下篇曰：「愛之斯錄之矣，」集韻曰：「錄，記也。」君當
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淮南子氾論篇曰：「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紉讀爲韌，說文曰：「韌，柔而固也。」我
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莊子寓言篇曰：「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呂氏春秋安死篇曰：「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
患，」上留田行曰：「似類親父子。」親父兄謂同父之兄，猶今言胞兄。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臨別慰勉
曰勞勞，李白勞勞亭詩曰：「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拊掌而歎，譏之也。十三
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誓本作瞽，紀容舒曰：「瞽違二字義不可通，疑是誓違之
訛。誓古愆字。」案紀說是也，今據正。汝今無罪過，不迎而自歸？」今猶若也。論衡感虛篇曰：「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
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今不以過致旱，卽若不以過致旱。詩乘等不識今字之義，改無爲何，謬甚。「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
大悲摧。廣雅釋詁一曰：「慛，憂也。」慛摧通。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論
語鄉黨篇「便便言，」集解引鄭注曰：「便便，言辯貌。」令，美也。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銜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
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古音奇佳相近，奇事猶佳事也。說文曰：「倚，奇也，」莊子大宗師篇「偉哉夫造物者，」注
曰：「偉，美也，」是奇猶美，美亦佳也。古書言奇遇，奇計，奇樹，義皆卽佳耳。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信，使也。楊彪妻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曰：

「輒付往信」杜甫贈毋丘飯詩曰「信來給一丸」，陸機擬古曰「驚飆褰反信」，釋寶月估客樂曰「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世說新語任誕篇曰：「初遣一信，猶未許，」御覽七五三引述異記曰「郎讀書畢，失信所在。」陳胤倩曰：「斷來信，是謝絕媒人。」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適，嫁也。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紀容舒曰：「請還二字未詳。」聞人倓曰：「縣令因事遣丞請於太守也」，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世說新語推量篇曰「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紀容舒曰：「序云劉氏，此云蘭家，或字之誤也，此二句文義不屬，『說有』『云有』亦複，疑此句下脫失二句，不特字句有訛也。」聞人倓曰：「丞還而述太守之說如此。蘭字或是劉字譌。」案如紀聞二人說．文意仍未明。余友許駿齋先生（維遹）疑「說有蘭家女」二句當在下文「阿母謝媒人」下，似較二說爲勝，說詳下文。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旣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主簿以太守之言傳之於丞云云，媒人今又轉述主簿之語如此。阿母謝媒人：駿齋疑「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二句當在此，本阿母謝媒人語也。言有蘭家女者，承籍有宦官，可以配太守子，若己之女則出身微賤，不足以當此榮寵。下文「女子先有誓」又進一層，意謂況與府吏已結誓在前，永不別離乎？案此說於詞理較順，然疑「承籍有宦官」下當再有二句，文意乃足。蓋傳寫脫之。「女子先有誓，老婦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否謂先嫁，泰謂後嫁，其相去之遠不啻天地也。榮身謂後嫁。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郎本一作朗，往一作住，並非是。陳胤倩曰：「義郎反形府吏不義。」體義未詳。聞人倓曰：「其往猶言過此以往。」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家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適猶順也。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要，約也。登卽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張蔭嘉曰：「登卽猶當卽也，」案魏志管輅傳注曰「水火之難，登時之驗，」登時卽當時，和，應也。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諾諾，爾爾，應聲也。還部白府君：府君卽太守。「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南齊書禮志曰：「五

行說十二辰爲六合，月建與日辰合也。「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駱驛如浮雲。張踏箋曰：「交語謂太守遣人交相傳語，急速裝束行聘諸事也。」駱驛一作絡繹，同。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穆天子傳五：「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於大沼。」郭注曰：「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製也。」方言九注曰：「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梁元帝船名詩曰：「池邊白鵠舞，林深青雀歸。」南史臧質傳曰：「質封始興郡公之鎭，六平乘並施龍子幡。」襄陽樂曰：「上水郍擔篙，下水搖雙櫓，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文選東京賦「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李注曰「蒲梢，汗血之馬。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爲馬飾而垂之，」石頭百姓歌曰：「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交廣市鮭珍。吳志黃武五年分交州置廣州，又士燮傳曰「黃武五年燮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交趾以南爲交州。」北山經郭注曰：「今名鯸鮐爲鮭魚，」文選吳都賦劉注曰：「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紋。性有毒，蒸煮餤之肥美，豫章人珍之。」案卽今河豚。河豚味美，一名鮭魚，故以鮭爲美饌之稱。後漢書明帝紀注曰：「珍謂肴羞之屬。」一說世說新語曰「庾杲之清貧，每食三韭。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每食鮭菜常有二十七種。』」集韻曰「鮭，吳人謂魚菜總稱。」從人四五百，鬱鬱發郡門。發本作登。紀容舒曰：「登字疑當作發。」案紀說是也，今據正。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琉璃詳雞鳴篇。釋名釋牀帳曰：「人所坐臥曰牀……長狹而卑曰榻……小者曰獨坐……亦曰枰，」初學記二五引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案牀榻枰三名亦可通稱。廣雅釋器曰：「榻，枰也，」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蒼曰：「枰，榻也，謂獨坐板牀也。」水經湘水注曰：「賈誼宅有一腳石牀，纔容一人坐，云誼宿所坐牀，」此亦枰而稱牀者。上文「槌牀便大怒，」「媒人下牀去」之牀，並此文之榻，實皆獨坐之枰。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文選嘯賦「悲傷摧藏，」李注曰「摧藏，自抑挫之貌。」案疑卽悽愴之轉。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

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量，料也。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親父母謂生父生母。親父見前。淮南子齊俗訓曰「親母爲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也。」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汝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素問逆調論王注曰「勝者盛也，」是勝貴猶言貴盛。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爾，如是也。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日冥冥，日暮也。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命，壽命也，小雅天保篇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康，强也。此自訣時祝母康健之詞。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後漢書仲長統傳「事歸臺閣，」注曰「臺閣謂尚書也。」通典曰「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總謂之尚書臺。」按此指仲卿之先世。愼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黃節曰：「貴謂大家子，宜臺閣也，賤謂婦也。貴賤相懸，遺婦不爲薄情。何薄，謂何薄之有也。」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豔城郭，謂豔於全城全郭之人。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屋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黃節曰：「乃爾，作計已決之貌。立謂起立，欲行自經之計。轉頭向戶，不遂行也。」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聞人倓曰：「牛馬嘶如詩所云『牛羊下來』也。」世說新語假譎篇曰「魏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偸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刀劫婦，與紹還。」酉陽雜俎曰「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按一名百子帳。演繁露曰「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捲柳爲圈，以相連鎖，可張可闔。……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菴菴黃昏後，寂寂人定初。菴讀爲晻。後漢書來歙傳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左傳昭五年杜注曰「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我，新婦也。攬裙脫絲履，舉身赴青池。赴讀爲仆。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中，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

合葬華山傍，華山者盧山郡小山名，今不可考。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仲長統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墳也。」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此蓋謂鴛鴦為二人精魂所化，太平廣記三八九引述異記曰：「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後妻死，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雙梓。」案此事流傳之地域與時間，並與本篇略同，故毋題亦有相似處。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此篇於二十九年十月動筆）



易林瓊校

風推（困之否，中孚之蠱，作吹。）雲卻。（小畜之中孚，困之否，中孚之蠱。）

春城夏國。（大畜之坤，泰之師。）

隨時春草，舊枝葉起，扶疎條挑，長大美盛，華沃鑠舒。（夬之剝。）

臨溪蟠枝，雖恐不危。（臨之離。）

雹梅零蔕，心積憒憒，亂我靈氣。（未濟之震。）

蟠（未濟之困誤播。）梅（訟之謙作枚，大有之坤誤枝。）折枝，（大有之坤作失岐，誤。）與母別（旅之大過作分。）離，九皋難扣，（從訟之謙補。）絕不相知。（大有之坤，漸之謙，旅之大過，未濟之困，訟之謙。）

刖（大有之大過作枯。）樹無枝，與子分離，飢寒莫養，（師之比作乏。）獨立（師之比作泣。）哀悲。（師之比，大有之過。）

冬生不華，老女無家，霜冷蓬室，更爲枯株。（蒙之兌，）

刖根枯株，不生肌膚，病在於心，日以燋枯。（震之需。）

冬葉（萃之觀作蔽。）枯槁，（萃之觀作腐。）當（萃之觀誤常。）風於道，蒙被塵埃，左右勞苦。（觀之家人，萃之觀，）

千歲槐根，身 節之萃誤利。多斧瘢，節之萃作盤。傷癰檮理，節之萃作樹維枯屈。枝葉不出。家人之乾，節之萃。

梗生荊山，命制輸班，袍衣剝脫，夏熱冬寒。飢 大有之未濟，賁之師作立。餓枯槁，莫人憂憐。大有之未濟，賁之師，作衆人莫憐。乾之既濟，大有之未濟，賁之師。

蜩螗歡喜，中孚之隨作魍。草木嘉茂，百果蕃熾，中孚之隨作生。日益多有。謙之解，中孚之隨。

白烏銜餌，鳴呼其子，施翼 晉之震作施技，升之解作挾施，小畜之小畜作幹枝。張翅，來從其母。伯仲叔季，尤 疑大 賀舉手。晉之震，升之解，渙之咸，無末二句。小畜之小畜，晉之震，渙之咸，升之解。

烏鳴哺鷇，長欲飛去，循枝上下，適與風遇，顛隕樹根，命不可救。噬嗑之明夷。

烏鳴巢 需之節作廄，復之井作葭。端，一 兌之渙作壹。呼三顛；搖動東西，危魂 需之節作慄，復之井作而。不安。兌之渙，需之節，復之井。

桃雀 旅之晉作鷦鷯。竊脂，巢於小枝，搖動 損之渙作動搖。不安；爲風所吹。寒心 中孚之噬嗑作心寒，損之渙作寒恐。慄慄，損之渙作悚慄，旅之晉，中孚之噬嗑作漂搖。常憂殆危。旅之晉作危殆，噬嗑之渙作不殆 謙之遯，噬嗑之渙，旅之晉。

堅冰黃鳥，終日悲號，乾之噬嗑作啼哀悲愁，艮之遯啼誤帝，益之大過作常，歸妹之歸妹誤裳，又倒在鳥上。不見白 乾之噬嗑作甘。粒，但觀 乾之噬嗑，解之夬作觀。蔾 解之夬作蓬。。蒿數驚鷙鳥，孰 益之大過誤飄。爲我憂。乾之噬嗑，艮之遯，歸妹之歸妹，作爲我心憂。乾之噬嗑，解之夬，益之 過，艮之遯，歸妹之歸妹。

鶻鳩徙巢，西至平州，遭逢雷雹，晉之觀作破。我輩廬。室家飢寒，思吾故初。謙之革，晉之觀。

雌單獨居，歸其本巢，毛羽憔悴，志如死灰。需之否。

鳧得水沒，喜笑自啄，毛羽悅懌，利以攻玉。訟之師。

鳧雁啞啞，以水爲家，大有之歸妹，大畜之鼎，作宅。雌雄相和，心志師之萃作至。娛樂。得其所師之萃作歡。欲，絕其患惡。師之萃，大有之歸妹，無末句。師之萃，大有之歸妹，大畜之鼎。

雞方啄粟，爲狐所逐，走不得食，惶懼喘息。歸妹之无妄。

鹿食美草，逍遙求飽，日暮後門，還期乃還，肥澤且厭。夬之大有。

鹿在澤陂，豺傷其麑，泣血獨哀。益之旅。

炙魚銅歸妹之師作枯。斗，張伺夜鼠，不忍香味，歸妹之師作舌不忍味。機發爲祟，井之坎此下有祟在頭頸一句。笮不得去。井之坎，歸妹之師。

蜘蛛作網，以伺行旅，青蠅嚵聚，以求膏腴，觸我羅絆，爲網所得。未濟之蠱。

蜘蛛南北，巡行罔罭，杜季利兵，傷我心腹。井之遯。

鰌鰕去海，藏无妄之小畜作游。於枯里，街巷褊隘，无妄之小畜作迫狹。不得自在。南北極遠，无妄之小畜作四極。渴餒成疾。賁之明夷，无妄之小畜。

山林麓藪，蹇之无妄作林麓山藪。非人所處。鳥獸無禮，使我心苦。蒙之未濟，明夷之離，蹇之无妄。

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樂 觀之否作露，夬之師作稔。時節，民人安寧。訟之小過，觀之否，夬之師。

銅人鐵距，兌之未濟誤柱。暴 觀之歸妹作雨。露勞苦，終日卒歲，無有休息。兌之未濟作止。觀之歸妹，兌之未濟。

耕石山顛，費種家貧，無聊處作，苗髮不生。比之解。

白雲如帶，往往旗處，飛風送迎，大雹將下，擊我禾稼，僵死不起。坎之漸。

下田黍稷，兌之履作隧。方 兌之履作萬。華生齒，大雨集降，兌之履作霖集。紛滂滿甕。兌之履作波病潰腐。小畜之鼎，兌之履。

逐利三年，利走如神，輾轉東西，如鳥避丸。歸妹之豫。

舉杯飲酒，無益溫寒，指直失取，亡利不歡。蒙之大有。

齎貝贖貍，不聽我辭，繫於虎鬚，否之革作鬚。牽不得來。需之睽，否之革，同人之否，隨之師，剝之蒙，賁之咸，巽之需，萃之蹇。

載金販狗，利棄我走，藏匿淵底，隨之革作渠。悔折爲咎。訟之旅，隨之革，震之復。

跛踦相隨，日暮牛罷，陵遲後旅，失利亡雌。乾之渙，泰之復，同人之歸妹，蹇之坎，解之艮。

山險難登，澗 大畜之明夷作渭。中多石，車馳轉 大畜之明夷作轆。擊，載重傷軸。擔 乾之謙作儋。負 大畜之明夷作載擔。善躓，

跌踒右足。乾之謙，履之坎，大畜之明夷，姤之渙。

負牛上山，力劣難行，烈風雨雪，遮遏我前。訟之剝，同人之无妄，豐之既濟，旅之睽。

多載重負，捐棄於野，予母誰損之復作無稚。子，但自勞苦。屯之恆，師之姤，泰之同人，損之復。

瀺瀺浞浞，塗泥至轂，馬濘不進，虎齧我足。大過之隨。

龍馬上山，絕無水泉，喉燋脣乾，舌豫之乾，剝之否作口，震之姤作渴，不能言。乾之訟，豫之乾，剝之否，震之姤。

望驥不來，駒蹇爲憂，雨驚我心，風撼我飢。泰之比。

流浮出食，載券入屋，釋鞍繫馬，西南廡下。小過之鼎。

體重飛難，未能越蒙之歸妹作踰。關，不離室震之鼎作畜留。垣。上下虛塞，心不遑安。旅之无妄無三四五三句。蒙之歸妹無四五二句。震之鼎，旅之无妄，蒙之歸妹。

千里望城，不見山青，老兔蝦蟆，遠絕無家。萃之大壯。

家在海隅，橈短歸妹之大畜作繞旋。深流，觀之明夷作流深。豈敢憚行，萃之師作伯氏歸行。觀之明夷作企立望宋。無木萃之師作目。以趨。觀之明夷，歸妹之大畜，萃之師。

懸懸南海，去家萬里，飛兔騕褭，歸妹之漸作䮃駮。一日見母，除我憂悔。晉之坎，歸妹之漸。

乘風雨橋：明夷之鼎作乘風雨會，漸之既濟作乘風而舉，同人之泰作乘風帶雨。與飛鳥俱，一同人之泰，明夷之鼎作動。舉千里，見我慈大壯之剝，漸之既濟作愛。母。同人之泰，大壯之剝，明夷之鼎，漸之既濟。

西鄰少女，未有所許；志如委衣，不出房戶，心無所處。大過之小畜。

日入望東，不見子家，長女無夫，左手搔頭。訟之師。

望叔山北，陵隔我目，不見所得，使我憂惑。臨之艮。

十里望煙，散渙四分，形容夬之小過作體。滅亡，夬之小過此下有可入深淵一句。終不見君。豫之覯，夬之小過。

延頸遠望，眯為目疾，升之謙作病。不見叔姬，使伯心憂。升之謙作憂心。坤之无妄，升之謙。

夾河為婚，期至無船，淫屯之小畜，兌之屯作搖，臨之小過作遙。心失望，不見所歡。臨之小過作歡君。屯之小畜，臨之小過，兌之屯。

鄰不我顧，而望隨之豐，損之中孚作求。玉女，身多損之中孚作疾。癩疾，隨之豐作禿癩，損之中孚作瘡癩。誰肯婚者？隨之豐，損之中孚，師之小過。

鵠明夷之艮作鶴。鶂娶嫁婦，深目窈身，折腰不媚，與伯相背。復之蒙，明夷之艮。

南山大玃，盜我媚妾，怯不敢丞，退然獨宿。坤之剝。

雄處弱水，雌在海邊，別離將食，哀悲於心。兌之復。

式微式微，小畜之謙作拭牧拭牧，臨之歸妹作域域牧牧。憂禍相絆，小畜之謙，臨之歸妹作半。隔以巖山，室家分散。歸妹之困，小畜之

謙，臨之歸妹。

伯 比之復作季。 去我東，髮擾 比之復作髮櫛，節之謙作首髮。 如蓬，寤寐長歎，比之復無此句，節之謙作長夜不寐。 展轉空牀。節之謙無此句。 內懷悵恨，比之復作內懷憂傷，節之謙作憂繫心胸。 摧我肝腸。比之復，節之謙，無此句， 姤之遯，比之復，節之謙。

蟻封戶穴，大雨將集，鸛起數鳴，牝雞歎室，相夢 原誤作夔。 雄父，未到在道。震之蹇。

東山辭家，原倒。 處婦思夫，伊威盈室，長股羸羅戶。歎我君子，役日未已。家人之頤。

班馬還 夬之否作旋。 師，以息勞罷；役夫忻 夬之否作嬉。 喜，入戶見妻。剝之噬嗑，夬之否，兌之兌。

當年早 大過之泰作少。 寡，獨立 大過之泰作與。 孤居，大過之泰作處。 雞鳴犬 大過之泰作狗。 吠，無敢問諸。大過之泰作誰者。 我

生不遇，大過之泰作辰。 獨離 大過之泰作嬰。 寒苦。隨之既濟，大過之泰。

佩玉蘂兮，無所繫之，旨酒一盛，莫與笑語。孤寡獨特，常愁憂苦。需之蠱。

紨績獨居，寡處無夫，陰陽失忘，為人僕使。需之小畜。

盲瞽獨宿，莫與共食，老窮於人，病在心腹。升之損。

孤翁 歸妹之履作公。 寡婦，獨宿悲苦，目張耳明，無 歸妹之履作莫。 與笑語。訟之歸妹，歸妹之履。

晝臥里門，悚惕不安，目不得闔，鬼搔我足。觀之咸。

履虵躡虺，臨之困作履危不止。與鬼相視，驚恐坎之觀作哭。失氣，如騎虎尾。臨之困，坎之觀。

坐席未溫，憂來扣門，踰牆北走，兵交我後，脫於虎口。大過之遯。

言笑未畢，明夷之過作卒。憂來暴卒（猝），身墨（纆）丹索，檻囚裝束。既濟之大過作身加搖檻，囚繫縛束。明夷之過，既濟之大過。

目不可合，憂來搖萃之睽，兌之解作搖。足怵萃之睽作悚。惕危萃之睽作恐，謙之大畜作爲。懼，去其謙之大畜作我。邦域。謙之大畜，萃之睽，兌之解。

耳如驚鹿，不能定足，室家分散，各走匿竄。益之噬嗑。

別離分散，長子從軍，稚叔就賊，寡老獨居，莫爲種瓜。漸之漸。

持刀操肉，對酒不食，夫行復之剝作亡。從軍，少坤之既濟作小，无妄之比作長。子入獄，抱膝獨宿。坤之既濟，復之剝，无妄之比。

長子入獄，婦饋母哭，霜降愈甚，鄉晦伏法。復之升。

飲酒醉酗，益之蒙作酣，升之復作飽。跳起比之鼎，升之復作躍。爭鬭，益之蒙此下有手足紛拏一句。伯傷升之復作喪。叔益之蒙作仲。儷，東家治喪。比之鼎，益之蒙，升之復，既濟之萃。

東家凶婦，怒其公姑，毀杵破盆，棄其飯飧，使吾困貧。頤之訟。

翁狂傴盲，相牽北行，欲歸高邑，迷惑不得。夬之歸妹。

南向一室，風雨並入，塵埃積遷，主母盲痹，偏枯心疾，亂我家貲。睽之中孚。

東行破車，步入危家，衡門垂倒，無以爲主，賣袍續食，糟糠不飽。夬之訟。

齟齟齬齬，豐之晉作嚙，未濟之頤作齺。貧鬼相責，無有懽怡，一日九結。震之既濟，豐之晉，未濟之頤。

機關不便，不能出言，精誠不通，未濟之咸作精成通道。爲人所冤。小畜之蒙，臨之屯，未濟之咸。

耋老鮐背，齒牙動搖，近地遠天，下入黃泉。震之比。

山陵丘墓，魂魄室屋，精光竭盡，長臥無覺。家人之旅。

明滅光息，不能復食，精魄盡喪，以夜爲室。噬嗑之頤。

華燈百枝，消闇艮之蹇作稍暗。衰微，隨之大有作消衰暗微。精光訖艮之蹇作欲。盡，奄如隨之大有，睽之遯作有。灰糜。睽之遯作糜，隨之大有，艮之蹇作麻，均誤今正。隨之大有，睽之遯，艮之蹇。

舉被覆目，不見日月，衣衾簞簟，大壯之革作殺機，泰之臨作衣裘簞牀。長就夜室。坤之隨，泰之臨，大壯之革。

霜降閉戶，蟄蟲坤之需，小畜之解作虫。隱處，不見日月，與死爲伍。坤之需，小畜之解，大壯之頤。

鬼守我門，呼伯入山，去其室家，舍其兆墓。賁之坤。

獨宿憎夜，嫫母畏晝。渙之蠱。

蝙蝠，觀之无妄遯之剝作蝎蠍。生子，深目墨醜。需之恆，觀之无妄，遯之剝。

被髮獸心，難與比小過之同人作爲。鄰，來如飄風，小過之同人作風寒。去如絕紘，爲狼所殘。困之井，小過之同人。

八面九口，長舌爲斧，斲艮之頤作劈。破瑚璉，殷商絕後。臨之坎，艮之頤。

一指食肉，口無所得，染其鼎鼐，損之鼎無此句，舌饞於腹。需之解，頤之離，損之鼎。

黿羹芬馡染指弗嘗，口飢於手，公子恨饞。蒙之革。

倚鋒據戟，傷我胸臆，拜折不息。坎之蒙。

鉛刀攻玉，堅不可得，盡我筋力，胝繭爲疾。坤之豫，比之大過，損之晉。

秋冬探巢，不得鵲雛，銜指北去，媿師之革作慚。我少姬。師之革作夫。訟之睽，師之革，觀之屯，革之復。

迷行未濟之損作厥淊。昬夜，道多湛露，濺我袴襦，未濟之損作濺衣濡袴。重不可步。革之豫誤涉，未濟之損作重難以步。革之豫，未濟之損。

朝露白日，四馬過隙，歲短期促，時難再得。鼎之大壯。

獨坐西垣，莫與笑言；二字原倒。秋風多哀，使我心悲。艮之否。

憒憒中孚之大過作歎息。不悅，憂從中出。訟之升，中孚之大過。下句又見訟之大畜。

四目相望，稍近同光，並坐鼓簧。既濟之睽。

兩火爭明，雖鬭不傷。比之賁。

縮緒亂絲，手與爲哭。遯之豫。

築室水上，危於一齒。大壯之離。

泉同人之豫作魚。爲白蜜，同人之豫作雲。一邑鼎之節誤色，同人之豫作國。獲願。鼎之節，同人之豫。

啞啞笑言，與善飲食。訟之大過。

與福爲市。坤之小過，訟之坎，蠱之小畜。

福爲我母。訟之咸；同人之旅。

駕入喜門，與福爲婚。頤之小過。下句又見小畜之无妄，恆之鼎。

賫福上堂，與我同牀。同人之兌。

抱福歸房。解之屯。

福過我里，入門笑喜，與吾利市。觀之離。

上福喜堂，見我懽兄。益之蠱。

喜來如雲。睽之噬，震之剝。

東行飲酒，與喜相抱。坎之震。下句又見恆之大有，歸妹之遯。

被服文衣，遊觀酒池，上堂見觴，喜爲吾兄，使我憂亡。睽之乾，蹇之同人。

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遯之未濟作善。入門，與君相索，使我有得。坎之兌作德。坎之兌，遯之未濟。

鵲笑鳩舞，來遺我酒，大喜在後，授吾龜紐。龍喜張口，起拜福祉。噬嗑之離。

二十八年十二月。

唐詩大系

目錄

王績（五八五——六四四） 上虞羅氏重刊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二卷。

石竹詠

上天布甘雨，萬物咸均平。自顧微且賤，亦得蒙滋榮。以全唐詩補遺三補前四句 萋萋結綠枝，曄曄垂朱英。常恐霜露降，不得全其生。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

贈程處士 本集答程君書有處士程詠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上，時取醉消愁。劉希夷故園置酒「……風前燈易滅，川上月難留。卒卒周姬旦，栖栖魯孔丘。平生能幾日，不及且遨遊。」

野望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王勃山中「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上官儀（六〇八？——六六四）

八詠應制 錄一

啓重帷，重帷照文杏。翡翠藻輕花，流蘇媚浮影。瑤笙燕始歸，金堂露初晞。風隨少女至，虹共美人歸。羅薦已擘鴛鴦被，綺衣復有蒲萄帶。殘紅豔粉映簾中，戲蝶流鶯聚窗外。洛濱春雪迴，巫峽暮雲來。雪光飄玉輦，雲光上璧臺。共待新妝出，清歌送落梅。

入朝洛堤步月 隋唐嘉話，大唐新語。

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曙，嘉話作曉。蟬噪野風秋。此非全章。張說和尹懋秋夜遊㴩湖「雁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

盧照鄰（六三七——六八九？）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眞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

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新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寞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駱賓王（六四〇？——六四八）

樂大夫挽詞

一旦先朝菌，千秋掩夜臺。青烏新兆去，白馬故人來。草露當春泣，松風向暮哀。寧知荒壠外，弔鶴自裴徊。

萬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杜審言（六四八？——七〇八）

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終南山應制 紀事六

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峯繞瑞煙。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夏日過鄭七山齋 丙秀集

共有樽中好，言尋谷口來。薜蘿山徑入，荷芰水亭開。日氣含殘雨，度石門山「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雲陰送晚雷。洛陽鐘鼓至，車馬繫遲回。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一作韋應物詩，非是。能改齋漫錄十一引顧陶唐詩選載此作韋詩，云韋集無之。一本丞下衍相字，唐宰相有陸元方，與審言同時，然詩中語氣殊不類，且唐時宰相亦不稱丞相。晉陵陸丞者，晉陵縣丞也。唐江南道常州有晉陵縣，今本韋集未衍。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

登襄陽城

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露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羣。

春日京中有懷

今年遊寓獨遊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上林苑裏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馬尉有

梁大將軍西第頌。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李嶠（六四五——七一四？）

送李安邑 一作送李邕

落日荒郊外，風景正淒淒。離人席上起，征馬路旁嘶。別酒傾壺贈，行書掩淚題。殷勤御溝水，從此各東西。

薛稷（六四七——七一二）

早春魚亭山

春氣動百草，紛榮時斷續。白雲自高妙，裴回空山曲。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伊余息人事，蕭寂無營欲。客行雖云遠，翫之聊自足。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紀事一〇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傅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節回換，人生知幾何。

蘇味道（六四八——七〇五）

正月十五夜　搜玉小集作觀燈，全唐詩作上元。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藝文類聚四禁作惜，紀事六同。玉漏莫相催。樂府遺調

王　勃（六四九——六七六）　蔣清翊王子安集注二十卷，羅振玉王子安集佚文一卷，附錄一卷，校記一卷，永豐鄉人雜著續編。

詠風　初學記一，文苑英華一五六，唐詩紀事七。

肅肅涼景生，加我林壑清。驅煙尋磵戶，卷霧出山楹。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為君起松聲。

滕王閣　英華三四三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聖泉宴　并序　英華二一四。各本俱無序，從日本卷子本王子安集佚文，及項家達本補。全唐文以序入駱賓王卷。案序云得泉字，與詩合，則是王作無疑。

玄武山趾有聖泉焉，浸淫滴瀝，數百千年矣。乘巖泌涌，接磴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跡也。茲乃青蘋綠芰，紫苔蒼

藓，遂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拔，石壁前縈，丹崿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晚，竹露薰空，瀟瀟乎人間難遇也。方欲以林壑爲天屬，琴樽爲日用。嗟乎，古今代謝，方深川上之悲，少長同遊，且盡山陰之樂。盍題芳什，共寫高情，詩得泉字。

披襟乘石磴，列籍俯春泉。籍諸本作籍，誤。華英作席。　蘭氣薰山酌，松聲韻野絃。影飄垂葉外，香度落花前。興洽林塘晚，重巖起夕煙。

秋日別薛昇華　英華二八六。各本作別薛華，誤，此從英華。案薛曜字昇華，見唐書宰相世系表。本集有秋夜於綿州羣官席別薛昇華序，疑即因此詩而作。又仲氏宅宴序云「蓋同序者高人薛曜等耳」，又重別薛華詩，據英華亦當作薛昇華。　春思賦「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三，（傳作二，從蔣清翊改）旅寓巴蜀」，以上二詩，皆蜀中作，則纔年二十餘耳。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英華二六六。各本無送字，從英華補。

城闕輔三秦，輔集作俯，此從英華。　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爲在歧路，兒女共霑巾。

春日還郊　英華三一八

閒情兼默語，攜杖赴巖泉。草綠縈新帶，榆青綴古錢。魚牀侵岸水，鳥路入山煙。還題平子賦，花樹滿春田。結拗

銅雀妓　樂府詩集三一

金鳳鄰銅雀，漳河望鄴城。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舞席紛可就，歌梁儼未傾。西陵松檟冷，誰見綺羅情。

楊炯（六五〇——六九五？）

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賦體

紫騮馬

俠客重周遊，金鞭控紫騮。蛇弓白羽箭，鶴轡赤茸鞦。發跡來南海，長鳴向北州。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

韋承慶（六五一？——七〇六）

淩朝浮江旅思 一作馬周，詩紀事四同，九作韋承慶。

太清上初日，太清一作天晴。鶡冠子「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文選海賦「擧洪波指太清。」楚辭九歎遠遊「載赤霄而淩太清。」注「上淩太清，遊天庭也。」春水送孤舟。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岸花開且落，江鳥沒還浮。羈望傷千里，長歌遣四愁。

劉希夷（六五一——？）

魚鱗可憐紫，鴨頭自然碧。（秋日題汝陽潭壁）

采桑 樂府詩集二八

楊柳送行人，靑靑西入秦。誰家采桑女，樓上不勝春。盈盈灞水曲，步步春芳綠。紅臉耀明珠，絳脣含白玉。回首渭橋東，遙憐春色同。靑絲嬌落日，緗綺弄春風。攜籠長歎息，逶遲戀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樹疑無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頭。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靑樓。

代白頭吟，吟舊作翁，此從搜玉小集。案鮑照樂府皆曰代，代猶擬也。白頭吟樂府舊題，此擬之耳。樂府詩集四一作白頭吟，韻語陽秋六同。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王無競（六五二——七〇五）

巫山 一作宋之問詩。樂府詩集一七作沈佺期。紀事八。

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

崔融

崔融五古高妙近宋之問。崔宋近王薛陳杜沈近盧駱劉張。

關山月

月生西海上，氣逐邊風壯。萬里度關山，蒼茫非一狀。漢兵開郡國，胡馬窺亭障。夜夜聞悲笳，征人起南望。

吳中好風景

洛渚問吳潮，吳門想洛橋。夕煙楊柳岸，春水木蘭橈。城邑高樓近，星辰北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飈。

宋之問（六五六？——七一二）

崔宋近，俱工古體，杜沈近，俱工七律。

夜飲東亭　文粹十五上

春泉鳴大壑，皓月吐層岑。岑壑景色佳，慰我遠遊心。暗芳足幽氣，驚棲多衆音。高興南山曲，長謠橫素琴。

雨從箕山來

雨從箕山來，倏與飄風度。晴明西峯日，綠縟南溪樹。此時客精廬，幸蒙眞僧顧。深入清淨理，妙斷往來趣。意得兩契如，言盡共忘喻。觀花寂不動，聞鳥懸可悟。向夕聞天香，淹留不能去。

初至崖口

崖口衆山斷，嶔崟聳天壁。氣衝落日紅，影入春潭碧。錦績織苔蘚，丹青畫松石。水禽泛容與，巖花飛的皪。微路從此深，

我來限于役。惆悵情未已，羣峯暗將夕。

夏日仙萼亭應制

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睿藻光巖穴，宸襟洽薜蘿。悠然小天下，歸路擁笙歌。擁全唐詩作滿

應制詩與杜審言同工。

扈從登封途中作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迴。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從良可賦，終乏掞天才。

陸渾山莊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學王績

漢江讌別 渡漢江

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僊。秋虹映晚日，江鶴弄晴煙。積水浮冠蓋，遙風逐管弦。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

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愁類聚四作途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崔融吳中好風景「吳門想洛橋，」橋原作陽改從一本。劉禹錫送河南馮尹之任「洛水橋長晝起雷，」類聚四字亦作橋，紀事八同。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似王勃而細密過之

度大庾嶺　搜玉小集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恨一作怨

沈佺期（六五六？——七一四）　亦宮體，近劉張。

雜詩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偏照全唐詩作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游少林寺

長歌游寶地，徙倚對珠林。雁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煙霞晚，山蟬處處吟。

宿七盤嶺　各本宿上有夜字，從國秀集刪。

獨游千里外，高臥七盤西。曉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文選上林賦「華楓枰櫨」，郭璞注「枰，平仲木也。」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古意贈補闕喬知之　搜玉小集，樂府詩集七五，紀事六。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

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巫山高 樂府詩集作張循之詩。樂府詩集一七同。紀事一二「此詩范攄以為佺期之作，而顧陶以為張循。」案紀事從范。

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為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

郭元振（六五六——七一三）

塞上 樂府詩集九二

塞上虜塵飛，頻年出武威。死生隨玉劍，辛苦向金微。久戍人將老，長征馬不肥。仍聞酒泉郡，已合數重圍。

寄劉校書 五六不似初盛間語，疑非元振詩

俗吏三年何足論，每將榮辱在朝昏。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御苑殘鶯啼落日，黃山細雨溼歸軒。迴首漢家丞相府，昨來誰得掃重門。

張若虛（六六〇——七二〇？）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

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樂府詩集四七作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殷文圭八月十五夜「滿衣冰彩拂不落，遍地水光凝欲流。」盧照鄰明月引「洞庭波兮鴻雁翔，風瑟瑟兮埜蒼蒼。浮雲卷靄明月流光。荊南兮趙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於萬里，照離思於千行。橫桂枝於西第，繞菱花於北堂。高樓思婦，飛蓋君王。文姬絕域，侍子他鄉。見胡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騁目，莫不變而回腸。」

陳子昂（六六一——七〇二）

感遇 文粹十八，紀事八。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臥觀無始。衆芳委時晦，鶗鴂鳴悲耳。紀事作悲鳴 鴻荒古已頹，誰識巢居子。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鬪，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臥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微霜知歲晏，斧柯始靑靑。況乃今天夕，浩露霑翠英。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雲海方蕩潏，孤鱗安得寧。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遞來過。盲飈忽號怒，萬物相紛劘。溟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酬暉上人秋夜山亭有贈 贊寧高僧傳五中有大雲寺圓暉傳

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靜。禪居感物變，獨坐開軒屛。風泉夜聲雜，月露宵光冷。多謝忘機人，塵憂未能整。

酬暉上人夏日林泉見贈 見贈二字從文粹十六下補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萬丈流，樹石千年古。林臥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事勞，從君襲蘭杜。

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

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死生。翕忽玄黃裏，驅馳風雨情。是非紛妄作，寵辱坐相驚。至人獨幽鑒，窈窕隨昏明。咫尺山河道，軒窗日月庭。別離焉足問，悲樂固能幷。我輩何爲爾，棲皇猶未平。金臺可攀陟，寶界絕將迎。戶牖觀天地，階基上杳冥。自超三界樂，安知萬里征。中國要荒內，人寰宇宙榮。弦望如朝夕，寧嗟蜀道行。

秋園臥病呈暉上人 文粹十五下

幽寂曠日遙，林園轉清密。疲痾澹無豫，獨坐泛瑤瑟。懷挾萬古情，（尋原作情，從文粹改。）憂虞百年疾。綿綿多滯念，忽忽每如失。緬想赤松遊，高尋白雲逸。榮吝始都喪，幽人遂貞吉。圖書紛滿牀，山水藹盈室。（水原作木，從文粹改。）宿昔心所尚，平生自茲畢。願言誰見知，梵筵有同術。八月高秋晚，涼風正蕭瑟。

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度荊門望楚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

月夜有懷

美人挾趙瑟，微月在西軒。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指繁。清光委衾枕，遙思屬湘沅。空簾隔星漢，猶夢感精魂。

春夜別友人

銀燭吐青煙，金樽對綺筵。離堂思琴瑟，別路遶山川。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悠悠洛陽道，此會在何年。

晚次樂鄉縣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時恨，噭噭夜猿鳴。

張說（六六七——七三〇）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舊館分江口，悽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同賀八送兗公赴荊州

疇昔同聲久，騫飛出鳳池。風雲一蕩薄，日月屢參差。此別黃葉下，前期安可知。誰憐楚南樹，不爲歲寒移。

相州前池別許鄭二判官景先神力

數步圓塘水，雙鴻戢羽儀。一飛喬木上，一返故林垂。澹泊含秋景，虛明抱夜規。無因留絕翰，雲海意差池。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舞劍，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

江上春來早可觀，巧將春物妒餘寒。水苔共繞留鳥石，花鳥爭開鬭鴨欄。佩勝芳辰日漸暖，然燈美夜月初圓。意隨北雁雲飛去，直待南州蕙草殘。

灉湖山寺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虛一作靈 禪室從來塵外賞，一作由來雲外賞 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

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知此意，知一作同不將蘿薜易簪纓。

蜀道後期 文粹十五下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到洛陽城。

張　旭（六七五——七五〇？）

桃花谿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青谿何處邊。

山行留客

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庾信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山深雲溼衣。」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殘卷「惡人相遠離，善者近相知，縱使天無雨，陰雲自潤衣。」王維山中「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

賀知章（六七七——七四四） 賀祕監遺書馮貞羣張壽鏞同編。（四明叢書）

送人之軍中 原無中字，從國秀集補，英華。

常經絕脈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羞。

蘇頲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回輦處，飛花故落奉觴前。宸游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弦。紀事一〇作弄聲入管絃。

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仙蹕御層氛，高高積翠分。巖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小橫汾。

張九齡（六七八——七四〇）

雜詩

孤桐亦胡為，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高岡地復迴，弱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感遇 文粹十八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此本作似，從文粹改。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我有異鄉憶，宛在雲溶溶。憑此目不覩，要之心所鍾。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至精無感遇，悲惋塡心胸。歸來扣寂寞，人願天豈從。

晨坐齋中偶而成詠

寒露潔秋空，遙山紛在矚。孤頂乍修聳，微雲復相續。人茲賞地偏，鳥亦愛林旭。結念憑幽遠，撫躬曷羈束。仰霄謝逸翰，臨路嗟疲足。徂歲方暌攜，歸心亟躑躅。休閑儻有素，豈負南山曲。

歲初巡屬縣登高安南樓言懷

山城本孤峻，憑高結層軒。江氣偏宜早，林英粲已繁。餘滋含宿霽，衆妍在朝暾。拂衣釋簿領，伏檻遺紛喧。深俯東溪澳，遠延南山樊。歸雲納前嶺，去鳥投遙村。目盡有餘意，心惻不可諼。揭來彭蠡澤，載經敷淺原。春及但生思，時哉無與言。不才叨過舉，唯力酬明恩。美化猶寂蔑，迅節徒飛奔。雖無成立效，庶以去思論。行復徇孤跡，亦云吾道存。

湖口望廬山瀑布泉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飛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郡齋閒思

郡閣晝長掩，庭蕪日復滋。檐風落鳥毳，窗葉掛蟲絲。拙病宦情少，羈閒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為郡但經時。郡一作政惟有江湖意，沈冥空在茲。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常　理　樂府詩集七二常理古別離，次王渙後，姚係前。

古別離　玉臺後集，樂府詩集七二

君御狐白裘，妾居緗綺幬。粟鈿金夾膝，花錯玉搔頭。宮室志鄭德琳條「七寶屏風黃金屈膝。」張祜病宮人「四體強扶藤夾膝，雙環慵插玉搔頭。」陸龜蒙以竹夾膝寄贈襲美。（二三四六）離別生庭草，征衣斷戍樓。蠨蛸網清曙，菡萏落紅秋。小膽空房怯，長眉滿鏡愁。為傳兒女意，不用遠封侯。王涯秋夜曲「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蔣　冽

古　意 國秀集中

冉冉紅羅帳，開君玉樓上。畫作同心鳥，銜花兩相向。春風正可憐，吹映綠窗前。妾意空相感，君心何處邊。

薛奇童

擬　古 國秀集中

沙塞朝蔽日，失道還相遇。寒影波上雲，秋聲月前樹。川氣生曉夕，野陰乍煙霧。沈沈滮池水，人馬不敢渡。吮癰世所薄，挾纊恩難顧。不見古時人，中宵淚橫注。

包　融（六八五——？）

登翅頭山題儼公石壁

晨登翅頭山，山曛黃霧起。卻瞻迷向背，直下失城市。暾日銜東郊，朝光生邑里。掃除諸煙氛，照出衆樓雉。青為洞庭山，白是太湖水。蒼茫遠郊樹，倏忽不相似。萬象以區別，森然共盈几。坐令開心胸，漸覺落塵滓。北巖千餘仞，結廬誰家子。願陪中峯遊，朝暮白雲裏。

阮公嘯臺

荒臺森荊杞，蒙籠無上路。傳是古人跡，阮公長嘯處。至今清風來，時時動林樹。逝者共已遠，升攀想遺趣。靜然荒榛門，久之若有悟。靈光未歇滅，千載知仰慕。

送國子張主簿

湖岸纜初解，鶯啼別離處。遙見舟中人，時時一迴顧。坐悲芳歲晚，花落青軒樹。春夢隨我心，悠悠逐君去。

賀朝

南山 又十六引朱朴季陽雲林石譜上「袁州……有石帆，……高數丈，段段有邊幅，有如舡檣，如駕飽疾風狀。」說郛六引名山志「石門山……破石溪南二百里又有石帆。」

湖北雨初晴，湖南山盡見。巖巖石帆影，如得海風便。仙穴茅山峯，彩雲時一見。邀君共探此，異籙殘幾卷。

王翰（六八七——七二六）

涼州詞 國秀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崔國輔（六八七——七五五）

雜詩

逢著平樂兒，論交鞍馬前。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後余在關內，作事多迍邅。何處肯相救，徒聞寶劍篇。

宿法華寺 國秀集

松雨時復滴，寺門淸且涼。此心竟誰證，囘憩支公牀。壁畫感靈跡，龕經傳異香。獨遊寄象外，忽忽歸南昌。

石頭灘作 河嶽英靈集中

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因高見超遠，盡此數州內。羽山數點靑，海岸雜光碎。離離樹木少，漭漭湖波大。日暮千里帆，南飛落天外。須臾遂入夜，楚色有微靄。尋遠跡已窮，遺榮事多昧。一身猶未理，理一本作了 安能濟時代。且泛朝夕潮，荷衣蕙爲帶。

怨詞 河嶽英靈集中，才調集一，文粹十二，樂府詩集四二。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魏宮詞 河嶽英靈集中，才調集一，文粹十二。

朝日點紅妝，點原作照，一本同河嶽，才調俱作點。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

長信草 河嶽英靈集中，文粹十二，樂府詩集四三，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中流曲 才調集一，樂府詩集九一

歸時日尚早，更欲向芳洲。渡口水流急，迴船不自由。

采蓮曲 樂府詩集五〇

玉漵花爭發，金塘水亂流。相逢畏相失，並著采蓮舟。

小長干曲 樂府詩集七二

月暗送潮風，樂府詩集潮作湖。相尋路不通。菱歌唱不徹，同上徹作輟。知在此塘中。

今別離 樂府詩集七二

送別未能旋，相望連水口。船行欲映洲，幾度急搖手。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由疵淫而淨化——思想與文字的淨化，再進一步乃注意社會而有正義感。孟亦有宮體，然 Platonic，射洪文字不免疵類，孟則通體明淨。

秋登蘭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逐飛鳥滅。全唐詩作心飛逐鳥滅 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行渡

頭欹。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中鸚鵡洲。洲勢逶迤繞碧流，鴛鴦鸂鶒滿灘頭。灘頭日落沙磧長，金沙熠熠動颸光。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宿業師山房期丁大不至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瞑。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耶溪泛舟

落景餘清輝，輕橈弄溪渚。澄明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妝浣紗女。相看似相識，脈脈不得語。

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

所思在建業，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煙波愁我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夜吟。

峴潭作

石潭傍隈隩，沙岸曉夤緣。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美人聘金錯，纖手膾紅鮮。因謝陸內史，蓴羹何足傳。

萬山潭作 以古變律

垂釣坐盤石，水清心亦閒。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櫂歌還。

聽鄭五愔彈琴 與龍標比較

阮籍推名飲，清風滿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脣琴。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予意在山水，聞之諧夙心。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游。還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

早寒江上有懷 國秀中

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上，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廣陵別薛八

士有不得志，棲棲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字在，讀罷淚沾襟。

尋天台山

吾友太乙子，餐霞臥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谿名。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裏，遙見石梁橫。

遊精思觀回王白雲在後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待夫君。

題大禹寺義公禪房　贊寧高僧傳二九有唐越州大禹寺神迥傳

義公習禪處，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堦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春中喜王九相尋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酒伴來相命，開尊共解酲。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舟中曉望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去，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是赤城標。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鮫室，人煙接島夷。鄉園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揚子津望京口

北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李頎（六九〇——七五一？） 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漁父歌）蘿篠慰春汲，巖潭恣討論。（無盡上人東林禪居）柳色偏濃九華殿，鶯聲醉殺五陵兒。（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雜興）大道本無我，青春常與君。（送暨道士還玉清觀）

塞下曲（國秀集）

黃雲雁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蒲萄，平生寸心是。

題神力師院

大師神傑貌，五嶽森禪房。堅持日月珠，豁見滄江長。隨病拔諸苦，致身如法王。階庭藥草徧，飯食天花香。樹色向高閣，晝陰橫半牆。每聞第一義，心淨琉璃光。

宋少府東谿泛舟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溼雲帶殘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留別王盧二拾遺

此別不可道，此心當報誰。春風灞水上，飲馬桃花時。誤作好文士，只令遊宦遲。留書下朝客，我有故山期。

古從軍行　樂府詩集三三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萄入漢家。

古　意　河嶽英靈集上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送陳章甫　河嶽英靈集上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葉長。青山朝別暮還見，嘶馬出門思故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鬚虎眉仍大顙。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沽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鄭國遊人未及家，洛陽行子空歎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

送劉昱

八月寒葦花，秋江浪頭白。北風吹五兩，誰是潯陽客。鸕鷀山頭微雨晴，揚州郭裏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試聽沙邊有雁聲。

望秦川　國秀集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峯。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寄鏡湖朱處士

澄霽晚流闊，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峯見，淡淡平湖春。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時可爲樂，夢裏東山人。

送魏萬之京

朝聞游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樹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題璿公山池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窺色相，（雲全唐詩作峯）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相尋。

徐延壽

南州行

搖艇至南國，國門連大江。中洲兩邊岸，數步一垂楊。金釧越溪女，羅衣胡粉香。織縑春卷幔，采蕨暝提筐。弄瑟嬌垂幌，迎人笑下堂。河頭浣衣處，無數紫鴛鴦。

張均（六九一——七六〇？）

岳陽晚景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雁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溼地，九月未成衣。

綦毋潛（六九二——七四九？）

春泛若耶溪 河嶽英靈集中，文粹十六上。

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際夜轉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瀰漫，願爲持竿叟。

題鶴林寺 河嶽英靈集中，文粹十七上作薛據詩，非是。

道林隱形勝，向背臨層霄。松覆山殿冷，花藏谿路遙。珊珊寶幡挂，焰焰明燈燒。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潮。少憑水木興，暫令身心調。願謝擕手客，茲山禪誦饒。

題棲霞寺

南山勢迴合，靈境依此住。殿轉雲崖陰，一作空巖陰 僧探石泉度。龍蛇爭翕習，神鬼皆密護。萬壑奔道場，羣峯向雙樹。天花飛不著，水月白成路。今日觀我身，歸心復何處。

題靈隱寺山頂禪院 河嶽英靈集中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若耶溪逢孔九 河嶽英靈集中

相逢此溪曲，勝託在煙霞。潭影竹間動，巖陰簷外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借問淹留日，春風滿若耶。

宿龍興寺 衆妙集

香剎夜忘歸，松清本作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月本作日傳心靜，青蓮喩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韋述（六九三？——七五七）

春日山莊

初歲開留月，田家喜載陽。晚晴搖水態，遲景蕩山光。浦淨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自然成野趣，都使俗情忘。

王灣（六九三——七五一？）

北固山下 國秀集、河嶽英靈集下、衆妙集、國秀、衆妙題上有次字。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鄭谷偶題「一

卷，疎無一百篇名成未敢便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

郎　爲（六九四——七八九？）

題農父廬舍　國秀集

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湖上春色早，敦煌唐寫本詩選殘卷，色作旣，國秀同，全唐詩作已。田家日不閑。溝塍流水處，耒耜平蕪間。唐寫本平作青。薄暮飯牛罷，歸來還閉關。

泛若耶溪

結廬若耶裏，左右若耶水。無日不釣魚，有時向城市。溪中水流急，渡口水流寬。每得樵風便，往來殊不難。一川草長綠，四時那得辨。短褐衣妻兒，餘糧及雞犬。日暮鳥雀稀，稚子呼牛歸。住處無鄰里，柴門獨掩扉。

登潤州城　一作江爲，誤。

天末江城晚，登臨客望迷。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蜺。鳥與孤帆遠，煙和獨樹低。鄉山何處是，目斷廣陵西。

王之渙（六九五——？）

登鸛雀樓　國秀集作朱斌。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送別

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爲別離多。

涼州詞 國秀集，樂府詩集二二。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風全唐詩作光

宴詞 國秀集

長隄春水綠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棹，桃花淺處不勝舟。

李嶷（六九五——？）

少年行三首 河嶽英靈集下。樂府詩集六六。國秀集錄第三首，題作游俠。

十八羽林郎，戎衣侍漢王。臂鷹金殿側，挾彈玉輿旁。馳道春風起，陪游出建章。

侍獵長楊下，承恩更射飛。塵生馬影滅，箭落雁行稀。薄暮隨天仗，聯翩入瑣闈。

玉劍膝邊橫，金杯馬上傾。朝游茂陵道，夜宿鳳凰城。豪吏更多忌，全唐詩作猜忌 無勞問姓名。

淮南秋夜呈周侶 河嶽英靈集下、文粹十五上。

天淨河漢高，夜閑砧杵發。清秋忽如此，離恨應難歇。風亂池上螢，露光竹間月。與君共游處，勿作他鄉別。

林園秋夜作 河嶽英靈集下

林臥避殘暑，白雲長在天。賞心既如此，對酒非徒然。月色徧秋露，竹聲兼夜泉。涼風懷袖裏，茲意與誰傳。

孫逖（六九六——七六一）

宿雲門寺閣

香閣東山下，煙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雁，紗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尋龍湍

仙穴尋遺跡，輕舟愛水鄉。溪流一曲盡，山路九峯長。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房。遙憐葛仙宅，眞氣共微茫。

王昌齡（六九八——七六五？）

塞下曲 河嶽英靈集中錄第二首。國秀集，樂府詩集九二。如杜甫前後出塞。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莫學遊俠兒，矜誇紫騮好。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從軍行 樂府詩集三三

向夕臨大荒，朔風軫歸慮。平沙萬里餘，飛鳥宿何處。虜騎獵長原，翩翩傍河去。邊聲搖白草，海氣生黃霧。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悲哉行

勿聽白頭吟，人間易憂怨。若非滄浪子，安得從所願。北上太行山，臨風閱吹萬。長雲數千里，倏忽還膚寸。觀其微滅時，精意莫能論。百年不容息，是處生意蔓。始悟海上人，辭君永飛遯。

聽彈風入松闋贈楊補闕 文粹十七上

商風入我弦，夜竹深有露。弦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颼飀青松樹。松風吹草白，溪水寒日暮。聲意去復還，九變待一顧。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齋　心 河嶽英靈集中，文粹十七下。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濛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夜臥松下風。雲英化為水，光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宇空。

過華陰 文粹十六上

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峯始含景，了了見松雪。羇人感幽棲，窅映轉奇絕。欣然忘所疲，永望吟不輟。信宿百餘里，

出關玩新月。何意昨來心，遇物遂遷別。人生屢如此，何以肆愉悅。

東谿玩月　文粹十六下　一作王維詩，實非。文粹作昌齡。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分空霽，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巖深青靄殘。澄清入幽夢，破影抱空巒。恍惚琴窗裏，松谿曉思難。

城傍曲　河嶽英靈集中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皁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卻月佩弓弰。吳均從軍行「陣頭橫卻月，馬腹帶連錢。」

出塞　樂府詩集二一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春宮曲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長信秋詞　河嶽英靈集中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樂府詩集四三且作暫，暫作共。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青樓曲 文粹十三，樂府詩集九一。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聽流人水調子 河嶽英靈集中流人二字互乙。

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與客心。嶺色千重萬重雨，斷弦收與淚痕深。

芙蓉樓送辛漸 丁仙芝江南曲「始下芙蓉樓，言發琅琊岸」（四七九）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祖詠（六九九——七四六？）

歸汝墳山莊留別盧象

淹留歲將晏，久廢南山期。舊業不見棄，還山從此辭。漚麻入南澗，刈麥向東菑。對酒雞黍熟，閉門風雪時。非君一延首，誰慰遙相思。

夕次圃田店 極玄

前路入鄭郊，尙經百餘里。馬煩時欲歇，客歸程未已。落日桑柘陰，遙村煙火起。西還不遑宿，中夜渡涇水。

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 極玄

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渡，商山驛路深。故情君且足，謫宦我難任。直道皆如此，誰能淚滿襟。

蘇氏別業 國秀，河嶽，極玄，衆妙。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

過鄭曲

路向滎川谷，晴來望盡通。細煙生水上，圓月在舟中。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旅懷勞自慰，淅淅有涼風。

泊揚子津

纔入維揚郡，鄉關此路遙。林藏初過雨，風退欲歸潮。江火明沙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薄，寒氣近來饒。

望薊門 國秀集

燕臺一望客心驚，簫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終南望餘雪 河嶽英靈集下，文粹十六上。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蔣渙

途次維揚望京口寄白下諸公

北望情何限，南行路轉深。晚帆低荻葉，寒日下楓林。雲白蘭陵渚，煙青建業岑。江天秋向盡，無處不傷心。

于逖（七〇〇——？）

野外行

老病無樂事，歲秋悲更長。窮郊日蕭索，生意已蒼黃。小弟鬢亦白，兩男俱不强。有才且未達，況我非賢良。幸以朽鈍姿，野外老風霜。寒鴉噪晚景，喬木思故鄉。魏人宅蓬池，結網佇鱣魴。水清魚不來，歲暮空彷徨。

盧象（七〇〇——七六〇？）

家叔徵君東溪草堂 河嶽英靈集下，文粹十六下。

關本作開，从文粹改。山十餘里，靑壁森相倚。欲識堯時天，東溪白雲是。雷聲轉幽壑，雲氣杳本作香，改同上。流水。澗影生龍蛇，

巖端翳榿梓。大道終不易，君恩曷能已。鶴羨無老時，龜言攝生理。浮年笑六甲，元化潛一指。未暇掃雲梯，空慚阮氏子。

永城使風　裴耀卿有酬張九齡使風見示詩，原注，時爲宜州刺史。

長風起秋色，細雨含落暉。夕鳥向林去，晚帆相逐飛。蟲聲出亂草，水氣薄行衣。一別故鄉道，悠悠今始歸。

送祖詠　河嶽英靈集下

田家宜伏臘，歲晏子言歸。石路雪初下，荒村雞共飛。東原多煙火，北澗隱寒暉。滿酌野人酒，倦聞鄰女機。胡爲困樵采，幾日罷朝衣。

寒山子（七〇〇——七八〇？）　景宋本寒山子詩，建德周氏刊。李山甫山中寄梁判官「康樂公應頻結社，寒山子亦患多才。」

詩三首

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逾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　賈至君山「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

寒山有躶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住不安釜竈，行不將衣裓。　李群玉湘中「別成威闍黎，天香滿衣裓。」一作裓。王安石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露坐引衣裓，風行欹帽簷。」常持智慧劍，擬破煩惱賊。

沈千運（七〇〇——七五九？）

感懷弟妹 篋中集

今日春氣暖，東風杏花坼。筋力久不如，卻羨澗中石。神仙杳難準，中壽稀滿百。近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杖藜竹樹間，宛宛行舊跡。豈知林園主，卻是林園客。兄弟可存半，空為亡者惜。冥冥無再期，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幾人，年大自疏隔。性情誰免此，與我不相易。唯念得爾輩，時看慰朝夕。平生茲已矣，此外無非適。

山中作 篋中集

棲隱別無事，所願離風塵。不辭城邑遊，禮樂拘束人。邇來歸山林，庶事皆吾身。何者為形骸，誰是智與仁。寂寞了閑事，而後知天真。咳唾矜榮華，全唐詩作崇華 迂俯相屈伸。如何巢與由，天子不得臣。

古歌

北邙不種田，但種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留待市朝客。

陶翰（七〇一——七五四？）

古塞下曲 河嶽英靈集上，才調集七，文粹十二作王季友，一作陶翰。樂府詩集九二，敦煌唐寫本詩選殘卷作陶翰，唐溪詩話同，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騂馬黃金勒，琱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燕歌行　河嶽英靈集上，樂府詩集三二。

請君留楚調，聽我吟燕歌。家在遼水頭，邊風意氣多。出身爲漢將，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大小百餘戰，封侯竟蹉跎。歸來灞陵下，故舊無相過。雄劍委塵匣，空門垂雀羅。玉簪還趙女，寶瑟付齊娥。昔日不爲樂，時哉今奈何。

宿天竺寺　河嶽英靈集上

松柏亂巖口，山西微徑通。天開一峯見，宮闕生虛空。正殿倚霞壁，千樓標石叢。夜來猨鳥靜，鐘梵響雲中。岑翠映湖月，泉聲亂溪風。心超諸境外，了與懸解同。明發唯改視，朝日長崖東。湖色濃蕩漾，海光漸曈曨。葛仙迹尚在，許氏道猶崇。獨往古來事，幽懷期二公。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

古風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淸眞。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尙采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囘。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淸淺流。靑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擬古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眞。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

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安足珍。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望鸚鵡洲悲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昌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絕巘。

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淩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長干行 樂府詩集七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行迹，一一生綠苔。苔深不可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本集江上贈竇長史「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

獨漉篇 樂府詩集五五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鴈亦北度。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苦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摶鵬九天。

蜀道難 河嶽英靈集上，樂府詩集四〇。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不得過，猨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嶮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夢遊天姥吟留別　河嶽英靈集上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巓。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

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日出入行 樂府詩集二八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尙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淸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飮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淸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峯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求

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

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把酒問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蚤，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塞下曲　樂府詩集九二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

駿馬似風飆，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紫騮馬　樂府詩集二四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金　陵

地擁金陵勢，城迴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離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州。

六代興亡國，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陽多。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滄波。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贈崔秋浦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山鳥下廳事，檐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

贈錢徵君少陽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惟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檐飛宛谿水，窗落敬亭雲。猿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閒隨白鷗去，沙上自為羣。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聽蜀僧濬彈琴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關山月　樂府詩集二三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閒。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

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玉階怨 樂府詩集四三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淥水曲 樂府詩集五九

淥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家鄉。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淸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長門怨　樂府詩集四二

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王　維（七〇一——七六一）　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溪。（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和光魚鳥際，澹爾蒹葭叢。（送綦毋祕書棄官還江東）

贈李頎

聞君餌丹砂，甚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翼。王母翳華芝，望爾崑崙側。文螭從赤豹，萬里方一息。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

贈劉藍田　河嶽英靈集上。一本作盧象。

籬間犬迎吠，出屋候柴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問是非。

送　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閒。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荊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尙爾，歎息此頹顏。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王績「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春日田園作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覘泉脈。歸燕識故巢，舊人看新曆。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

過李楫宅

閒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尙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終南別業 河嶽英靈集，上國秀集。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共自知。共一作空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隴頭吟 河嶽英靈集，樂府詩集二一。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

桃源行　樂府詩集九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樂府詩集去作古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同上作忽值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同上作更問神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洛陽女兒行　樂府詩集九七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遙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窗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瑣。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輞川閒居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映全唐詩作拔 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登裴秀才迪小臺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閒閒。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山下，歸來且閉關。

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秋夜獨坐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韓翃華亭夜宴庾侍御宅「千峯孤燭外，片雨一更中。」白髮終難變，黃金不

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終南山　衆妙集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峯變，王勃尋道觀「芝廛光分野，蓬闕盛規模。」分讀去聲，與此同。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寒食城東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蹴踘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裏。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送梓州李使君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送楊長史赴果州

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

觀獵　極玄集上，衆妙集。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囘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送平澹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氏頭。

出塞作 樂府詩集二一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山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送方尊師歸嵩山

仙官欲往九龍潭，毛節朱幡倚石龕。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借問迎來雙白鶴，已曾衡岳送蘇耽。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四面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息夫人 河嶽英靈集，上國秀集作息嬀怨。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能全唐詩作難。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臨高臺送劉拾遺 全唐詩作黎拾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無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相思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山中

荆谿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

輞川集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時一作忽夕嵐無處所。

文杏館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卽。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欹湖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卷一作多

白石灘

清淺白石灘，綠蒲尙堪把。尙全唐詩作向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漆園

漆園 全唐詩作古人 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

皇甫嶽雲溪雜題 王昌齡有至南陵答皇甫岳及別皇甫五詩。

鳥鳴磵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萍池

春池深且廣，會待輕舟迴。靡靡綠萍合，垂楊埽復開。

送元二赴安西 樂府詩集八〇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楊柳新。樂府詩集作柳色春 勸君更進 同上作盡 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伊州歌

淸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

高　適（七〇二？——七六五）　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上陳左相）散帙至棲烏，明燈留故人。（題陸少府書齋）

寄孟五少府

秋風落窮巷，離憂兼暮蟬。後時已如此，高興亦徒然。知君念淹泊，憶我屢周旋。征路見來雁，歸人悲遠天。平生感千里，相望在貞堅。

贈別沈四逸人　文粹十五上

沈侯未可測，其況信浮沈。十載常獨坐，幾人知此心。乘舟蹈滄海，買劍投黃金。世務不足煩，有田西山岑。我來遇知己，遂得開清襟。何意闔閭間，沛然江海深。疾風掃秋樹，濮上多鳴砧。耿耿尊酒前，聯雁飛愁音。平生重離別，感激對孤琴。

同諸公登慈恩寺浮圖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宮闕皆戶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慚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斯焉可遊放。

同羣公宿開善寺贈陳十六所居

駕車出人境，避暑投僧家。徘徊龍象側，始見香林花。讀書不及經，飲酒不勝茶。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談空忘外物，

持誠破諸邪。則是無心地，相看唯月華。

邯鄲少年行　河嶽英靈集上，文粹十三，樂府詩集六六。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常如雲。樂府詩集作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燕歌行　并序　河嶽英靈集上，文粹十二，樂府詩集三二。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恆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

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以相周旋。

送鄭侍御謫閩中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

送李侍御赴安西

行子對飛蓬，金鞭指鐵驄。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桮中。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

自薊北歸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迴。誰憐不得意，長劍獨歸來。

東平別前衛縣李寀少府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卻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淒其。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桮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帆遠，白帝城邊古木疏。聖代卽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薛據（七〇二——？）

出青門往南山下別業　河嶽英靈集中，文粹十六上。

舊居在南山，夙駕自城闕。榛莽相蔽虧，去衕漸超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懷抱曠莫伸，相知阻胡越。弱年好棲隱，鍊藥在巖窟。及此離垢氛，興來亦因物。末路期赤松，斯言庶不伐。

劉眘虛（七〇四——七四五？）

寄閻防　防時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　河嶽英靈集上，文粹十七上。

青冥南山色，君與緇錫鄰。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修往業，亦惟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眞。莫歎文明日，彌年徒隱淪。

闕題　河嶽英靈集上

道由白雲盡，春與青谿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閒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

崔顥（七〇四？——七五四）　明正德田氏刊本崔顥詩集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河嶽英靈集中，國秀集，文粹十三，樂府詩集六七。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行且獵，弓矢速如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隨建威。

贈王威古

三十羽林將，出身常事邊。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飲馬投荒泉。馬上共傾酒，野中聊割鮮。相看未及飲，雜虜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塵高際天。長驅救東北，戰解城亦全。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

孟門行 文粹十二，樂府詩集九一。

黃雀銜黃花，一作蘋花 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讒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古意 搜玉小集全唐詩亦作王家少婦。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年最少，復倚婿爲郞。舞愛前谿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鬭百草，度日不成妝。

贈梁州張都督 國秀集衆妙集。

聞君爲漢將，虜騎罷南侵。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爲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

黃鶴樓 河嶽英靈集中國秀集文粹十六上。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行經華陰

岧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樹西連漢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長干曲 河嶽英靈集中有第一首題曰江南曲，樂府詩集七二。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生全唐詩作自

江南曲 沈德潛曰「此首本江南曲，從萬首絕句本誤入」今從之。

下渚多風浪，蓮舟漸覺稀。舟一作船 那能不相待，獨自逆潮歸。

崔曙（七〇四？——七三九）

山下晚晴

寥寥遠天淨，谿路何空濛。斜光照疎雨，秋氣生白虹。雲盡山色暝，蕭條西北風。故林歸宿處，一葉一梧桐。

潁陽東谿懷古 河嶽英靈集下，文粹十五上。

靈谿氛霧歇，皎鏡淸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世人久疏曠，萬物皆自閑。白鷺寒更浴，孤雲晴未還。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岑壑間。

途中曉發 河嶽英靈集下

曉霽長風裏，勞歌赴遠期。雲輕歸海疾，月滿下山遲。旅望因高盡，鄉心遇物悲。故林遙不見，況在落花時。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容 國秀集呈上有仍字。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閻防（七〇五——？）

百丈谿新理茅茨讀書 河嶽英靈集下，文粹十六下。

浪迹棄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巢由蹤，吾其獲心曲。荒庭何所有，芥隱筆記引河嶽英靈集作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秋蜩鳴北林，暮鳥穿我屋。棲遲樂遵渚，恬曠寡所欲。開卦推盈虛，散帙攻節目。養閑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東國儒，國本作周，一作國，河嶽作國。俟時勞伐輻。

丁仙芝（七〇五——？）仙一作先

渡揚子江

桂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揚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風葉下，淅瀝度秋聲。

江南曲

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
發向橫塘口，船開値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攏船頭。
昨暝逗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信汝。
始下芙蓉樓，言發瑯琊岸。急爲打船開，惡許傍人見。

吳象之

陽春歌

簾低曉露溼，簾捲鶯聲急。欲起抱箜篌，如凝綵弦澀。孤眠愁不轉，點淚聲相及。淨掃階上花，風來更吹入。

鄭德玄

晚至鄉亭

長亭日已暮，駐馬暫盤桓。山川杳不極，徒侶默相看。雲夕荆臺暗，秋風郢露寒。客心一如此，誰復采芳蘭。

儲光義（七〇七——七五九？）

釣魚灣

垂釣綠灣春，春深杏花亂。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

泛茅山東溪

淸晨登仙峯，峯遠行未極。江海霽初景，草木含新色。而我任天和，此時聊動息。望鄉白雲裏，發棹淸溪側。松柏生深山，無心自貞直。

終南幽居獻蘇侍郎時拜太祝未上

中歲尙微道，始知將谷神。抗策還南山，水木自相親。深林開一道，靑嶂成四鄰。平明去採薇，日入行刈薪。雲歸萬壑暗，雪罷千崖春。始看玄鳥來，已見瑤華新。寄言搴芳者，無乃後時人。

田家卽事 河嶽英靈集中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燋。田家惜工力，把鋤來東皋。顧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嫂共相譊。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劬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漁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使我不能還。

空山暮雨來，衆鳥覓棲息。斯須照夕陽，雙雙復撫翼。我念天時好，東田有稼穡。浮雲蔽川原，新流集溝洫。徘徊顧衡宇，僮僕邀我食。臥覽牀頭書，睡看機中織。想見明膏煎，中夜起唧唧。

田家雜興

田家趨壠畝，當晝掩虛關。鄰里無煙火，兒童共幽閑。桔槔懸空圃，雞犬滿桑間。時來農事隙，採藥遊名山。但言所採多，不念路險艱。人生如蜉蝣，一往不可攀。君看西王母，千載美容顏。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同田復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媿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梧桐蔭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自種，牛羊還自牧。日旰爛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霽後貽馬十二巽

高天風雨散，清氣在園林。況我夜初靜，當軒鳴綠琴。雲開北堂月，庭滿南山陰。不見長裾者，空歌遊子吟。

題陸山人樓

暮聲雜初雁，夜色涵早秋。獨見海中月，照君池上樓。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不惜朝光滿，其如千里遊。遊亦作愁。

洛陽道獻呂四郎中

洛水春冰開，洛城春水綠。朝看大道上，落花亂馬足。

春風二月時，道傍柳堪把。上枝覆官閣，下枝拂車馬。

江南曲四首

綠江深見底，高浪直翻空。慣是湖邊住，舟輕不畏風。

逐流牽荇葉，緣岸摘蘆苗。爲惜鴛鴦鳥，輕輕動畫橈。

日暮長江裏，相邀歸渡頭。落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

隔江看樹色，沿月聽歌聲。不是長干住，那從此路行。

常建（七〇八——七六五？）影印宋臨安本常建詩集二卷（天祿琳瑯叢書）澹然意無限，身與波上月。（白龍窟汎舟寄天臺學道者）溪中日已沒，歸鳥多爲雙。（白湖寺後溪宿雲門）

閒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作　河嶽英靈集上

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主人門外綠，主人門外又作山人山門。小隱湖中花。時物堪獨往，春帆宜別家。辭君嚮滄海，爛漫從天涯。漫誤熳，改從宋本。

夢太白西峯　文粹十七下

夢寐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簷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羣。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

弔王將軍墓　河嶽英靈集上，文粹十五下。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

宿王昌齡隱居　河嶽英靈集上，文粹十六下。

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題破山寺後禪院　河嶽英靈集上，文粹十七上。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餘鐘磬音。

秦系（七〇九——七九三） 明刊本秦隱君詩集（毛扆依宋本手校）

山中贈張正則評事 時系授右衛佐，以疾不就。衆妙集。

終年常避喧，自注五千言。自注本作師事，一作白注，毛校作自註。流水閒過院，春風與閉門。山容邀過客，容本作茶，集作容，過客本作上客。于鵠題柏臺山僧「禪定對山容。」桂實落前軒。郎士元送奚賈歸吳「水容清過客，楓葉落行舟。」何事教余起，何事本作莫强，一作何事，毛校宋本作何事。微官不足論。

題茅山李尊師山居 一作嚴維詩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山中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高峯。籬間五月留殘雪，座右千年蔭老松。此去人寰知遠近，回看雲壑一重重。

秋日送僧志幽歸山寺 一作馬戴詩

禪室繩牀在翠微，松間荷笠一僧歸。磬聲寂歷宜秋夜，手冷燈前自衲衣。

題僧明惠房

簷前朝暮雨添花，八十眞僧飯一麻。入定幾時將出定，不知巢燕汚袈裟。

殷遙（七〇九——七四八？）

春晚山行

寂歷春山晚，山行趣不稀。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暗草薰苔徑，晴楊拂石磯。俗人猶語此，語一作領 余亦轉忘歸。

張潮

長干行 一作李白詩，一作李益詩，遺詞轉韻與江風行如出一手，疑仍是張作。艇齋詩話引顧陶唐詩選作張潮，云「顧得其實」，注云，玉臺新詠（後集）亦作張潮。樂府詩集七二

憶昔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樂府詩集作風度 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起，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同上行人在何處下多「北客真王公，朱衣滿江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四句。 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江風行 樂府詩集七二

壻貧如珠玉，壻富如埃塵。貧時不忘舊，富日多寵新。妾本富家女，與君為偶匹。惠好一何深，中門不曾出。妾有繡衣裳，葳蕤金縷光。念君貧且賤，易此從遠方。遠方三千里，發竟悔不已。亦作思君心未已 日暮情更來，空望去時水。孟夏麥始

秀。江上多南風。商賈歸欲盡，君今尙巴東。巴東有巫山，窈窕神女顏。常恐遊此方，果然不知還。

江南行

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不見還。全唐詩作猶未還妾夢不離江水上，人傳郞在鳳凰山。

采蓮詞

朝出沙頭日正紅，晚來雲起半江中。賴逢鄰女曾相識，並著蓮舟不畏風。

楊諫

長孫十一東山春夜見贈　國秀集下

故人謝城闕揮手碧雲期。谿月照隱處，松風生興時。舊林日云暮，芳草歲空滋。甘與子成夢，請君同所思。

金昌緒　劉長卿有送金昌宗歸錢塘或其兄弟行云「新家浙江上」則錢塘非其本貫。

伊州歌　全唐詩話一題作春怨云顧陶引此詩爲唐類詩。

打起黃鶯兒，莫敎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顏眞卿（七〇九——七八四）

登平望橋下作

登橋試長望，望極與天平。際海蒹葭色，終朝鳧雁聲。近山猶髣髴，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題柱名。

張　巡（七〇九——七五七）

聞　笛

岧嶢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

劉長卿（七〇九——七八五？）

登揚州棲靈寺塔

北塔凌空虛，雄觀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隔。遙對黃金臺，浮輝亂相射。盤梯接元氣，半壁棲夜魄。稍登諸劫盡，若騁排霄翮。向是滄洲人，已爲靑雲客。雨飛千栱霽，日在萬家夕。鳥處高卻低，天涯遠如迫。江流入空翠，海嶠現微碧。向暮期下來，誰堪復行役。

浮石瀨

秋月照瀟湘，月明聞盪槳。石橫晚瀨急，水落寒沙廣。衆嶺猿嘯重，空江人語響。清暉朝復暮，如待扁舟賞。

碧澗別墅喜皇甫十六侍御相

荒村帶返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新年作

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煙。已似長沙傅，從今又幾年。

逢郴州使因寄鄭協律

相思楚天外，夢寐楚猿吟。更落淮南葉，難爲江上心。衡陽問人遠，湘水向君深。欲逐孤帆去，茫茫何處尋。

送李中丞之襄陽 （一作送李中丞歸漢陽）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餘干旅舍

搖落暮天迥，青松霜葉稀。（青松貢父詩話引作丹楓。）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寒衣。（同上寒作征）

北歸次秋浦界清谿館

萬嶺啼猿斷，孤村客暫依。雁過彭蠡暮，人向宛陵稀。舊路青山在，餘生白首歸。漸知行近北，不見鷓鴣飛。

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 寺即陳將吳明徹戰場。

古臺搖落後，秋入望鄉心。野寺人來少，雲峯水隔深。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送張屋司直歸越中

時危身赴敵，事往任浮沈。萬里三江客，孤城百戰心。春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明日滄洲路，歸雲不可尋。

長沙過賈誼宅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寞江山搖落處，寂寞全唐詩作寂寂憐君何事到天涯。

登餘干古縣城

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荒涼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沒，沒全唐詩作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迷人遠，同上沙作江，迷作來。落日亭亭向客低。飛鳥不知陵谷變，同上飛作沙朝來暮去弋陽谿。同上來作飛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寺即梁朝蕭內史創。

竹房遙閉上方幽，苔徑蒼蒼訪昔遊。內史舊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天香月色同僧室，葉落猿啼傍客舟。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

別嚴士元

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對牀夜語

三引三四兩聯作劉詩。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送方外上人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處。

七里灘重送嚴維

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楊悲老大，故人零落已無多。

劉方平（七一〇——？）

烏棲曲 樂府詩集四八

畫舸雙艚錦爲纜，芙蓉花發蓮葉暗。門前月色映橫塘，感郎中夜渡瀟湘。

秋夜思

旅夢何時盡，征途望每賒。晚秋淮上水，新月楚人家。猿嘯空山近，鴻飛極浦斜。明朝南岸去，言折桂枝花。

秋夜泛舟

林塘夜發舟，蟲響荻颼颼。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歲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

夜月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

春怨

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張彪

雜詩

富貴多勝事，貧賤無良圖。上德兼濟心，中才不如愚。商者多巧智，農者爭膏腴。儒生未遇時，衣食不自如。久與故交別，他榮我窮居。到門懶入門，何況千里餘。君子有褊性，矧乃尋常徒。行行任天地，無爲强親疎。

神仙

神仙可學無，百歲名大約。天地何茫茫，人間半哀樂。浮生亮多惑，善事翻爲惡。爭先等馳驅，中路苦瘦弱。長老思養壽，後生笑寂寞。五穀非長年，四氣乃靈藥。列子何必待，吾心滿寥廓。
老一作者

杜甫（七一二—七七〇）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
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亦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擄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行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
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
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
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燿輿臺軀。主將位益崇，
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

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一作幸得脫窮老無兒孫。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嶱。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玉華宮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靑，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靑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鴞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日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

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一作出門看出門首。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

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葉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

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兎。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靑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遣興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晏息敢輕侮。靑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爲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溼黃精，一食生毛羽。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强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槭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淸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窈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高壁抵嶔崟，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疏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寫懷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然契眞如，得匪金仙術。全唐詩作得匪合仙術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

餘，淸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曲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樂遊園歌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緜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眞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淸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雲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秋隼。星躔寶校金盤陀，夜馳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玄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哀王孫 樂府詩集九一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愼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愼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哀江頭　樂府詩集九一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淸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淸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尙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靑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御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

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偶逢佳士亦寫眞。卽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秋風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搗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休徘徊。西得

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花卻倒吹。吹花困懶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溼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勞。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攫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秦州雜詩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强。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眞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鬭，迥立向蒼蒼。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長往，衰颯正摧顏。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養片雲。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屏跡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山一本作江，逶迤白霧昏。霧一本作露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秋野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仄，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微香。屐全唐詩作展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日暮

牛羊下來夕，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滿秋原。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返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天問「康回馮怒，墜何以東南傾？」淮南子天子篇「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原道篇「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尊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强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天廚禁臠上風作春。暫時相賞莫相違。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眞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徒全唐詩作悲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廣德元年春梓州作亂後八年，五十二歲。（仇一一，九〇。） 寶應元年冬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進克東京，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恆趙等州降。十一月官軍破賊於洛陽，進收京都，河南平。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次年春正月，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本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余田園在東京。 仇云還鄉承妻子。顧注愁何在，不復愁矣。似均以爲妻子在東都，誤甚。是時妻子在成都，居草堂。劍外見地，青春見時。此時書猶是卷子，故曰漫卷。顧注拋書而起，謬甚。六用地名，與李白峨眉山月歌比。

登　樓（仇一三，二一）

廣德二年（？）春初歸成都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一作春水流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玉壘山在灌縣西，錦水出焉。貞觀間，設關於其下，乃吐蕃往來之衝（在成都西北）。盧思道蜀國弦「雲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北極朝廷終不改，去年冬，吐蕃陷京師，郭子儀收復京師，乘輿反正，故曰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西山近維。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弈棊，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囘青瑣點朝班。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囘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夜

露下天高秋氣淸，空山獨夜旅魂驚。疏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簷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淸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曾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水益霑巾。

漫成一絕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

夔州歌

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南江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蕊，相趁鳧雛入蔣牙。

絕句漫興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嚴　維（七一三——？）

酬劉員外見寄

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窗吟絕妙詞。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明朝訪檝師。

荊溪館呈丘義興

失路荊溪上，依人忽暝投。長橋今夜月，陽羨古時州。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先生能館我，無事五湖遊。

王季友（七一四——七九〇？）

寄韋子春

出山秋雲曙，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山中誰余密，白髮惟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依依北舍松，不厭吾南鄰。有情盡棄捐，土石爲同身。夫子質千尋，天澤枝葉新。余以不材壽，非智免斧斤。末四句據全唐詩補

酬李十六岐

煉丹文武火未成，賣藥賣履俱逃名。出谷迷行洛陽道，乘流醉臥滑臺城。城下故人又離怨，一歡適我兩家願。朝飲杖懸沽酒錢，暮餐囊有松花飯。如何車馬日憧憧，李膺門館爭登龍。千賓揖對若流水，五經發難如叩鐘。下筆新詩行滿壁，立談古人坐在席。問我草堂有臥雲，知我山儲無儋石。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丘中草木年。

畢　耀（七一五——？）

贈獨孤常州

洪爐無久停，日月速若飛。忽然衝人身，飲酒不須疑。

岑　參（七一五——七七〇）

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

王生今才子，時輩咸所仰。何當見顏色，終日勞夢想。驅車到關下，欲往阻河廣。滿目徒春華，思君罷心賞。開門見太華，朝日映高掌。忽覺蓮花峯，別來更如長。無心顧微祿，有意在獨往。不負林中期，終當出塵網。

宿東溪王屋李隱者

山店不鑿井，百家同一泉。晚來南村黑，雨色和人煙。霜畦吐寒菜，沙雁噪河田。隱者不可見，天壇飛鳥邊。

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

因假歸白閣西草堂

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勝概紛滿目，衡門趣彌濃。幸有數畝田，得延二仲蹤。早聞達士語，偶與心相通。誤徇一微官，還山愧塵容。釣竿不復把，野碓無人舂。惆悵飛鳥盡，南溪聞夜鐘。

暮秋山行

疲馬臥長坡，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蒼旻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籟悲蕭晨。鶗鴂昨夜鳴，蕙草色已陳。況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忽然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溼羅幕，狐裘不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黲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喜韓樽相過

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耐醉倒。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只充沽酒資。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桃花點地紅斑斑，有酒留君且莫還。與君兄弟日攜手，世上虛名好是閑。

太白胡僧歌 并序

太白中峯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恒持楞伽經。雲壁迥絕，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鬭虎，弱者將死，僧杖而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爲患，僧器而貯之。商山趙叟前年采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訪我而說，予恒有獨往之

意，聞而悅之，乃爲歌曰：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鐘。牕邊錫杖解兩虎，牀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鍼復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幾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

寄左省杜拾遺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南樓送衞憑

近縣多過客，似君誠亦稀。南樓取涼好，便送故人歸。鳥向望中滅，雨侵晴處飛。應須乘月去，且爲解征衣。

還高冠潭口留別舍弟

昨日山有信，祇今耕種時。遙傳杜陵叟，怪我還山遲。獨向潭上酌，無人林下棊。東谿憶汝處，閑臥對鸕鶿。

送楊瑗尉南海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清貧。

陜州月城樓送辛判官入奏

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樽前遇風雨，牕裏動波濤。謁帝向金殿，隨身唯寶刀。相思灞陵月，祇有夢偏勞。

高冠谷口招鄭鄠

谷口來相訪，空齋不見君。澗花然暮雨，潭樹煖春雲。門徑稀人跡，簷峯下鹿羣。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氛氲。

題永樂韋少府廳壁

大河南郭外，終日氣昏昏。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故人是邑尉，過客駐征軒。不憚煙波闊，思君一笑言。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柳嚲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谿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李華（七一五?——七六六）

詠史

昂藏獬豸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爲禍愆。嘗聞斷馬劍，每壯朱雲賢。身死名不滅，寒風吹暮田。精靈如有在，幽憤滿松煙。

裴　迪（七一六——？）

輞川集

華子岡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

鹿　柴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麏麚跡。

宮槐陌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

蕭穎士（七一七——七八〇）

越江秋曙

扁舟東路遠，曉月下江濆。瀲灩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寒動葉，水氣曙連雲。暾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安道惜離羣。延首剡谿近，詠言懷數君。

包何（七一七—？）

和程員外春日東郊卽事

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年。幾處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履，泉迸侵堦浸綠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煙。

賈至（七一八—七七二）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李嘉祐（七一九—七八一？）

至七里灘作

遷客投於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峯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暮潮歸。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省直對雨簡諸知己

久雨南宮夜，仙郞寓直時。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螢影侵堦亂，鴻聲出苑遲。蕭條人吏散，小謝有新詩。

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

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體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

野寺江城近，雙旌五馬過。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松竹閑僧老，雲煙晚日和。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

春日淇上作

淇水春來漲，鶯鶯逐浪飛。清明桑葉小，穀雨杏花稀。穀雨本作度雨，一作雨度，此從優古堂詩話引。姚合山中述懷「雨過杏花稀。」衛女紅妝薄，王孫白馬肥。相將踏青去，不解惜羅衣。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紓

南浦菰將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張謂（一七二？—一七八〇？）

讀後漢逸人傳

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人，千秋如比肩。嘗聞漢皇帝，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

樂此佳山川，夜臥松下月，朝看江上煙。釣時如有待，釣能應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經暮年。於今七里灘，遺跡尙依然。
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湖上對酒行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百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卽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滿頭歸路賒，（滿全唐詩作灣）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送裴侍御歸上都

楚地勞行役，秦城罷鼓鼙。舟移洞庭岸，路出武陵谿。（出一作入）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離魂將別夢，先已到關西。

過從弟制疑官舍竹齋

羨爾方爲吏，衡門獨宴如。野猿偷紙筆，山鳥汚圖書。竹裏藏公事，花間隱使車。不妨垂釣坐，時膾小江魚。

同王徵君湘中有懷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日復同遊。

錢　起（七二二——七八〇？）

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

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唯覺花源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

登勝果寺南樓雨中望嚴協律

微雨侵晚陽，連山半藏碧。林端陟香榭，雲外遲來客。孤村凝片煙，去水生遠白。但佳川原趣，不覺城池夕。更喜眼中人，清光漸咫尺。

雨中望海上懷鬱林觀中道侶

山觀海頭雨，懸沫動煙樹。只疑蒼茫裏，鬱島欲飛去。大塊怒天吳，驚潮蕩雲路。羣眞儼盈想，一葦不可渡。惆悵赤城期，願假輕鴻馭。

杪秋南山西峯題準上人蘭若

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返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上詣遠公廬，孤峯懸一逕。雲裏隔窗火，松下聞山磬。客到兩忘言，猨心與禪定。

遊輞川至南山寄谷口王十六

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趣深。蹟幽青蘿逕，思絕孤霞岑。獨鶴引過浦，鳴猨呼入林。褰裳百泉裏，一步一清心。王子在何處，隔雲雞犬音。折麻定延佇，乘月期招尋。

藍田溪與漁者宿

獨遊屢忘歸，況此隱淪處。濯髮清冷泉，月明不能去。更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鷺。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趣。蘆中夜火盡，浦口秋山曙。歎息分枝禽，何時更相遇。

谷口新居寄同省朋故

種黍傍煙溪，榛蕪兼沮洳。亦知生計薄，所貴隱身處。橡栗石上村，莓苔水中路。蕭然授衣日，得此還山趣。汲井愛秋泉，結茅因古樹。閑雲與幽鳥，對我不能去。寄謝鴛鷺羣，狎鷗拙所慕。

山齋獨坐喜玄上人夕至

舍下虎溪徑，煙霞入暝開。柴門兼竹靜，山月與僧來。心瑩紅蓮水，言忘綠茗杯。前峯曙更早，斜漢欲西迴。

早下江寧

暮天微雨散，涼吹片帆輕。雲物高秋節，山川孤客情。霜蘋留楚水，寒雁別吳城。宿浦有歸夢，愁猿莫夜鳴。

裴迪南門秋夜對月

夜來詩酒興，月滿謝公樓。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鵲驚隨葉散，螢遠入煙流。今夕遙天末，清光幾處愁。

送彈琴李長史往洪州

抱琴爲傲吏，孤棹復南行。幾度秋江水，皆添白雪聲。佳期來客夢，幽思緩王程。佐牧無勞問，心和政自平。

題玉山村叟屋壁

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陸沈。牛羊下山小，煙火隔雲深。一逕入溪色，數家連竹陰。藏虹辭晚雨，驚隼落殘禽。涉趣皆流目，將歸羨在林。卻思黄綬事，辜負紫芝心。

闕下贈裴舍人

二月黄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長懷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題崔逸人山亭

藥徑深紅蘚；山窗滿翠微。羨君花下酒，蝴蝶夢中飛。

藍田溪雜詠

登臺

望山登春臺，目盡趣難極。晚景下平阡，花際霞峯色。

藥圃

春畦生百藥，花葉香初霽。好客似光風，偏來入叢蕙。

竹嶼

幽鳥清漣上，興來看不足。新篁壓水低；昨夜鴛鴦宿。

田鶴

田鶴望碧霄，無風亦自舉。單飛後片雲，早晚及前侶。

元結（七二三——七七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爲酸悽。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爲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頭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橘井

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園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閑荒徑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

欸乃曲 幷序 錄二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首，令舟子唱之，蓋以取適於道路耳，詞曰：

湘江三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皇甫冉（七二三——七六七）

題裴二十一新園

東郭訪先生，西郊尋隱路。久爲江南客，自有雲陽樹。已得閑園心，不知公府步。開門白日晚，倚杖青山暮。果熟任霜封，籬疎從水度。窮年無牽綴，往事惜淪誤。唯見耦耕人，朝朝自來去。

西陵寄靈一上人朱放

西陵遇風處，自古是通津。終日空江上，雲山若待人。汀州寒事早，魚鳥興情新。迴望山陰路，心中有所親。

巫山高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歸渡洛水

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煙空翠合，灘月碎光流。澧浦饒芳草，滄浪有釣舟。誰知放歌客，此意正悠悠。

春思

鶯啼燕語報新年，馬邑龍堆路幾千。家住層城鄰漢苑，層全唐詩作秦 心隨明月到胡天。機中錦字論長恨，樓上花枝笑獨眠。爲問元戎竇車騎，何時反旆勒燕然。

包佶（七二三——七九二？）

秋日過徐氏園林

回塘分越水，古樹積吳煙。掃竹催鋪席，垂蘿待繫船。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屢入忘歸地，長嗟俗事牽。

張繼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獨孤及（七二五——七七七）

雜詩

百花結成子，春物捨我去。流年惜不得，獨坐空閨暮。心自有所待，甘爲物華誤。未必千黃金，買得一人顧。

山中春思

獺祭川水大，人家春日長。獨謠晝不暮，搔首慚年芳。靡草知節換，含葩向新陽。不嫌三逕深，爲我生池塘。亭午井竈閑，

雀聲響空倉。花落沒屐齒，風動羣木香。歸路雲水外，天涯杳茫茫。獨卷萬里心，深入山鳥行。芳景勿相迫，春愁未遽忘。

皇甫曾（七二二——七八五?）

烏程水樓留別

悠悠千里去，惜此一尊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山程隨遠水，楚思在青楓。共說前期易，滄波處處通。

于良史

冬日野望寄李贊府

地際朝陽滿，天邊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尙旅遊。登臨思不已，何處得銷憂。

閒居寄薛據

隱几讀黃老，閒居耳目清。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雨洗山林溼，鴉鳴池館晴。晚來因廢卷，行藥至西城。

江上送友人

看爾動行櫂，未收離別筵。千帆忽見及，亂却故人船。紛泊雁羣起，逶迤沙溆連。長亭十里外，應是少人煙。

嚴　武（七二六——七六五）

巴嶺答杜二見憶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

靈　一（七二七——七六二）

酬皇甫冉西陵見寄

西陵潮信滿，島嶼沒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溪行即事

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轉清。不知伏牛事，潭洞何縱橫。曲岸煙初合，平湖月未生。孤舟屢失道，但聽秋泉聲。

酬皇甫冉將赴無錫於雲門寺贈別

湖南通古寺，來往意無涯。欲識雲門路，千峯到若耶。春山子猷宅，古木謝敷家。自可長偕隱，那言相去賒。

顧　況（七二七——八一五？）

公子行

輕薄兒，面如玉，紫陌春風纏馬足。雙鐙懸金縷鶻飛，長衫刺雪生犀束。綠槐夾道陰初成，珊瑚幾節敵流星。紅肌拂拂酒光凝，當街背拉金吾行。朝遊鼕鼕鼓聲發，暮遊鼕鼕鼓聲絕。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階月。

范山人畫山水歌

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繞山川身不行。

洛陽早春

何地避春愁，終年憶舊遊。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客路偏逢雨，鄉山不入樓。故園桃李月，伊水向東流。

江上

江清白鳥斜，蕩槳罥蘋花。聽唱菱歌晚，迴塘月照沙。

溪上

採蓮溪上女，舟小怯搖風。驚起鴛鴦宿，水雲撩亂紅。

憶鄱陽舊遊

悠悠南國思，夜向江南泊。楚客斷腸時，月明楓子落。

郎士元（七二七—七八〇？）

塞下曲

寶刀塞下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未竟嫖姚知，白草山頭日初沒，黃沙戍下悲歌發。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送李將軍赴定州

雙旌漢飛將，萬里獨橫戈。春色臨邊盡，黃雲出塞多。鼓鼙悲絕漠，烽戍隔長河。莫斷陰山路，天驕已請和。

送張南史

雨餘深巷靜，獨釣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厭貧。蟲聲黏戶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送奚賈歸吳

東南富春渚，曾是謝公遊。今日奚生去，新安江正秋。水容清過客，楓葉落行舟。遙想赤亭下，聞猿應夜愁。

盩厔縣鄭礒宅送錢大

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

留盧秦卿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郎中徵「瀟水還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

聽鄰家吹笙

鳳吹聲如隔綵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疑有碧桃千樹花。

孟雲卿（七二九——？）

古別離

朝日上高臺，離人怨秋草。但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君行本迢遠，苦樂良難保。宿昔夢同衾，憂心常傾倒。含酸欲誰訴，展轉傷懷抱。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寒暄有時謝，憔悴難再好。人皆算年壽，死者何曾老。少壯會無期，水深風浩浩。

今別離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久，五變庭中草。渺渺大海途，悠悠吳江島。但恐不出門，出門無遠道。遠道行既難，家貧衣復單。嚴風吹積雪，晨起鼻何酸。人生各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願同歡。

悲哉行

孤兒去慈親，遠客喪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誰忍聞。可聞不可說，去去無期別。行人念前程，不待參辰沒。朝亦常苦飢，暮亦常苦飢。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

古挽歌

草草閭巷喧，塗車儼成位。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北邙路非遠，此別終天地。臨穴頻撫棺，至哀反無淚。爾形未衰老，爾息殺童稚。骨肉安可離，皇天若容易。房帷即靈帳，庭宇爲哀次。薤露歌若斯，人生盡如寄。

放歌行

吾觀天地圖，世界亦何小。落落大海中，飄浮數洲島。賢愚與蟻蝨，一種同草草。地脈日夜流，天衣有時掃。東山謁居士，了我生死道。日見難噬臍，心通可親腦。軒皇竟磨滅，周孔亦衰老。永謝當時人，吾將寶非寶。

傷時

徘徊宋郊上，不覩平生親。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津。大方載羣物，生死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豈伊逢世運，天道亮云云。

蘇渙（七三〇——七七五）

變律

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燭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爲晨光，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

毒蜂成一窠，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亦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右手持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

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

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

戴叔倫（七三二——七八九）司空圖引叔倫語曰：「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自狀其詩境。

除夜宿石頭驛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客中言懷

白髮照烏紗，逢人只自嗟。官閑如致仕，客久似無家。夜雨孤燈夢，春風幾度花。故園歸有日，詩酒老生涯。

送李明府之任

身爲百里長，家寵五諸侯。含笑聽猿狖，搖鞭望斗牛。梅花堪比雪，芳草不知秋。別後南風起，相思夢嶺頭。

越溪村居

年來橈客寄禪扉，多話貧居在翠微。黃鳥數聲催柳變，清溪一路踏花歸。空林野寺經過少，落日深山伴侶稀。負米到家春未盡，風蘿閑掃釣魚磯。

寄司空曙

細雨柴門生遠愁，向來詩句若爲酬。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北郭晚晴山更遠，南塘春盡水爭流。可能相別還相憶，莫遺楊花笑白頭。

蘭溪棹歌

涼月如眉挂柳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

蘇溪亭

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汀煙雨杏花寒。

竇參（七三三——七九二）

湖上閑居

避影將息陰，自然知音稀。向來深林中，偶亦有所窺。飛鳥口銜食，引雛上高枝。但各子其子，安知宜不宜。止止復何云，物情方可知。

遷謫江表久未歸

一自經放逐，徘徊無所從。便爲寒山雲，不得隨飛龍。名豈不欲保，歸豈不欲早。苟無三月資，難適千里道。離心與羇思，

終日常草草人生年幾齊憂苦卽先老誰能假羽翼使我暢懷抱。

登潛山觀

山勢欲相抱，一條微徑盤。攀蘿歇復行，始得凌仙壇。聞道葛夫子，此中煉還丹。丹成五色光，服之生羽翰。靈草空自綠，餘霞誰共餐。至今步虛處，猶有孤飛鸞。幽幽古殿門，下壓浮雲端。萬丈水聲落，四時松色寒。旣入無何鄉，轉嫌人事難。終當遠塵俗，高臥從所安。

耿　湋（七三四——？）

華州客舍奉和崔端公春城曉望

不語看芳徑，悲春嬾獨行。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貧病催年齒，風塵掩姓名。賴逢驄馬客，郢曲緩羇情。

春日卽事

數畝東皋宅，青春欲屏居。家貧僮僕慢，官能友朋疏。强飲沽來酒，羞看讀了書。閒花更滿地，惆悵復何如。

夜尋盧處士

月高雞犬靜，門掩向寒塘。夜竹深茅宇，秋庭冷石牀。住山年已遠，服藥壽偏長。虛棄如吾者，逢君益自傷。

邠州留別

終歲山川路，生涯竟若何。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暮角寒山色，秋風遠水波。無人見惆悵，垂鞚入煙蘿。

登沃州山

沃州初望海，攜手盡時髦。小暑開鵬翼，新蓂長鷺濤。月如芳草遠，身比夕陽高。羊祜傷風景，誰云異我曹。

入塞曲

將軍帶十圍，重錦製戎衣。猨臂銷弓力，虬髯長劍威。首登平樂宴，新破大宛歸。樓上諸姬笑，（諸全唐詩作詠）門前問客稀。

暮烽玄兔急，秋草紫騮肥。未奉君王詔，高槐晝掩扉。

秋日

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

秋夜

高秋夜分後，遠客雁來時。寂寞重門掩，無人問所思。

韋應物（七三六——七九○？）文含元氣柔，鼓動萬物輕。（孟郊贈蘇州韋郎中使君）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淮上卽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嶤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性亦忻然。還復茅簷下，對酒思數賢。東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當念中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寄恆璨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長安遇馮著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問客何爲來，采山因買斧。冥冥花正開，颺颺燕新乳。昨別今已春，鬢絲生幾縷。

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淮鎭，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沈夕。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

林園晚霽

雨歇見青山，落日照林園。山多煙鳥亂，林清風景翻。提攜唯子弟，蕭散在琴樽。同遊不同意，耿耿獨傷魂。寂寞鐘已盡，如何還入門。

再遊西郊渡

水曲一追遊，遊人重懷戀。嬋娟昨夜月，還向波中見。驚禽棲不定，流芳寒未徧。攜手更何時，佇看花似霰。

月溪與幼遐君貺同遊（時二子還城）元錫字君貺，見梁肅送元錫赴舉序。

岸篠覆迴溪，迴溪曲如月。沈沈水容綠，寂寂流鶯歇。淺石方凌亂，遊禽時出沒。半雨夕陽霏，緣源雜花發。明晨重來此，同心應已闕。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飢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遊溪

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翫舟清景晚，垂釣綠蒲中。落花飄旅衣，歸流澹清風。緣源不可極，遠樹但青蔥。

遊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神靜師院

青苔幽巷徧，新林露氣微。經聲在深竹，高齋獨掩扉。憩樹愛嵐嶺，聽禽悅朝暉。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遊南齋

池上鳴佳禽，僧齋日幽寂。高林晚露清，紅藥無人摘。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不應朝夕遊，良爲蹉跎客。

燕居卽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來北窗閱。

幽　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

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爲薄世榮。

對春雪

蕭屑杉松聲，寂寥寒夜慮。州貧人吏稀，雪滿山城曙。春塘看幽谷，栖禽愁未去。開閣正亂流，寧辨花枝處。

永定寺喜辟强夜至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酒，無言百事違。

奉送從兄宰晉陵

東郊春草歇，千里夏雲生。立馬愁將夕，看山獨送行。依微吳苑樹，迢遞晉陵城。慰此斷行別，邑人多頌聲。

送別覃孝廉

思親自當去，不第未蹉跎。家住青山下，門前芳草多。秭歸通遠徼，巫峽注驚波。州舉年年事，還期復幾何。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僚友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寄李儋元錫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聞道欲

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懷琅邪深標二釋子

白雲埋大壑，陰崖滴夜泉。應居西石室，月照山蒼然。

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

梁鍠

美人春臥

妾家巫峽陽，羅幌寢蘭堂。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罥鬢，微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張萬頃

東溪待蘇戶曹不至

洛陽城東伊水西，千花萬竹使人迷。臺上柳枝臨岸低，門前荷葉與橋齊。日暮待君君不見，長風吹雨過青溪。

李季蘭（七〇九——七八〇？）

寄校書七兄

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知。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望幾行書。

李康成

采蓮曲

采蓮去，月沒春江曙。翠鈿紅袖水中央，青荷蓮子雜衣香。雲起風生歸路長。歸路長，那得久。各迴船，兩搖手。

芮挺章（七一○——？）

江南弄

春江可憐事，最在美人家。鸚鵡能言鳥，芙蓉巧笑花。地銜金作埒，水抱玉爲沙。薄晚青絲騎，長鞭赴狹斜。

張彙（七一六——？）

遊棲霞寺

躋險入幽林，翠微含竹殿。泉聲無休歇，山色時隱見。潮來雜風雨，梅落成霜霰。一從方外遊，頗覺塵心變。

趙微明

挽歌詞

寒日蒿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去。原下荆棘叢，叢邊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曠野多蕭條，
青松白楊樹。

張南史

富陽南樓望浙江風起

南樓渚風起，樹杪見滄波。稍覺征帆上，蕭蕭暮雨多。沙洲殊未極，雲水更相和。欲問任公子，垂綸意若何。

陸勝宅秋暮雨中探韻同作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疆。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從沾九月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垂楊。

奚賈

尋許山人亭子

桃源若遠近，漁子櫂輕舟。川路行難盡，人家到漸幽。山禽拂席起，溪水入庭流。君是何年隱，如今成白頭。

元融

泉上雨後作

風雨蕩繁暑，雷息佳霽初。衆峯帶雲雨，清氣入我廬。颯颯涼飈來，臨窺愜所圖。綠蘿長新蔓，扅扅垂坐隅。流水復簷下，丹砂發清渠。養葛爲我衣，種芋爲我蔬。誰是畹與畦，瀰漫連野蕪。

陶峴

西塞山迴舟作

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皎然（七三〇——七九九）

尋陸鴻漸不遇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歸時每日斜。

秋宵書事寄吳憑處士

眞性在方丈，寂寥無四鄰。秋天月色正，清夜道心眞。大夢觀前事，浮名悟此身。不知庭樹意，榮落感何人。

鄭錫（七三四——？）

邯鄲少年行

霞鞍金口騮，豹袖紫貂裘。家住叢臺近，門前漳水流。喚人呈楚舞，借客試吳鉤。見說秦兵至，甘心赴國讎。

隴頭別

秋盡初移幙，霑裳一送君。據鞍窺古堠，開竈爇寒雲。登隴人迴首，臨關馬顧羣。從來斷腸處，皆向此中分。

度關山

象弭插文犀，魚腸瑩鸊鵜。水聲分隴咽，馬色度關迷。曉幕胡沙慘，危烽漢月低。仍聞數騎將，更欲出遼西。

送客之江西

乘舲奉紫泥，澤國渺天涯。九派春潮滿，孤帆暮雨低。草深鶯斷續，花落水東西。更有高唐處，知君路不迷。

竇叔向（七三七——八〇七？）

春日早朝應制

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烏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

柳中庸

秋怨

玉樹起凉煙，凝情一葉前。別離傷曉鏡，搖落思秋弦。漢壘關山月，胡笳塞北天。不知腸斷夢，空遶幾山川。

寒食戲贈

春暮越江邊，春陰寒食天。杏花香麥粥，柳絮伴鞦韆。酒是芳菲節，人當桃李年。不知何處恨，已解入箏弦。

聽箏

抽弦促柱聽秦箏，無限秦人悲怨聲。似逐春風知柳態，如隨啼鳥識花情。誰家獨夜愁燈影，何處空樓思月明。更入幾重離別恨，江南歧路洛陽城。

江行

繁陰乍隱洲，落葉初飛浦。蕭蕭楚客帆，暮入寒江雨。

韓翃

送太常元博士歸潤州

渡江秋色裏，詩興與歸心。客路緣楓岸，人家掃橘林。潮聲當晝起，山翠近南深。幾日華陽洞，寒花引獨尋。

送丹陽劉太眞

長干道上落花朝，羨爾當年賞事饒。下筯已憐鵝炙美，開籠不奈鴨媒嬌。春衣晚入青楊巷，細馬初過皂莢橋。相訪不

辭千里遠，西風好借木蘭橈。

題仙遊道

仙臺下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遙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疎松影落空壇靜，細雨香閑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

送冷朝陽還上元

青絲絆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別後依依寒夢裏，共君攜手在東田。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少年行

千點斕斒玉勒驄，樂府詩集六六作噴玉驄 青絲結尾繡纏騣。鳴鞭曉出章臺路，葉葉春衣楊柳風。

鄭常

寄邢逸人

羨君無外事，日與世情違。地僻人難到，谿深鳥自飛。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疇昔江湖意，而今憶共歸。

謫居漢陽白沙口阻雨因題驛亭

漢陽知遠近，見說過湓城。雲雨經春客，江山幾日程。終隨鷗鳥去，祇待海潮生。前路逢漁父，多慙問姓名。

司空曙（七四〇——七九〇？）

經廢寶慶寺　全唐詩作過慶寶寺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暝鶴飛迴。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同苗員外宿薦福常師房

浮生共多故，聚宿喜君同。人息時聞磬，燈搖乍有風。霜堦疑水際，夜木似山中。一願持如意，長來事遠公。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溼竹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喜外弟盧綸見宿

靜夜四無鄰，荒居舊業貧。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以我獨沈久，愧君相見頻。平生自有分，況是蔡家親。　白居易早春西湖閒遊偶成十八韻寄微之「平生分最親。」

獨遊寄衡長林

草綠春陽動，遲遲澤畔遊。戀花同野蝶，愛水劇江鷗。身外唯須醉，人間半是愁。那知鳴玉者，不羨賣瓜侯。

送曲山人之衡州

白石先生眉髮光，已分紺雪飲紅漿。衣巾半染煙霞氣，語笑兼和藥草香。茅洞玉聲流暗水，衡山碧色映朝陽。千年城郭如相問，華表峨峨有夜霜。

送張鍊師還峨嵋山

太一天壇天柱西，垂蘿為幌石為梯。前登靈境青霄絕，下視人間白日低。松籟萬聲和管磬，丹光五色雜虹蜺。春山一入尋無路，鳥響煙深水滿溪。

石井

苔色遍春石，桐陰入寒井。幽人獨汲時，先樂殘陽影。

寒塘

曉髮梳臨水，寒塘坐見秋。鄉心正無限，一雁度南樓。

雜興

月沒遼城暗出師，雙龍金角曉天悲。黃塵滿目隨風散，不認將軍燕尾旗。

戎昱（七四〇——七八七？）

長安秋夕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院生秋草。昨宵北窗夢，夢入荊南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漢上題韋氏莊

一作岑參，非是。正德安氏本，正德蜀本，及同文館唐四家詩本岑集均不載，李璧王荊公詩集注二四引五六二句，正作戎詩。

結茅同楚客，卜築漢江邊。日落數歸鳥，夜深聞扣舷。水痕侵岸柳，山翠借廚煙。調笑提筐婦，春來蠶幾眠。

桂州臘夜

坐到三更盡，歸仍萬里賒。雪聲偏傍竹，寒夢不離家。曉角分殘漏，孤燈落碎花。二年隨驃騎，辛苦向天涯。

張志和（七四一——七七五？）

漁父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谿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卻把漁竿尋小逕，閑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

韋八元（七四二——七九五？）

新安江行

江源南去永，野渡暫維梢。古戍懸魚網，空林露鳥巢。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自笑無媒者，逢人即解嘲。

李　端（七四三——七八二？）

古別離二首

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估，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淸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

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淸。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

蕪　城

昔人登此地，丘隴已前悲。今日又非昔，春風能幾時。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

九日贈司空文明

我有惆悵詞，待君醉時說。長來逢九日，難與菊花別。摘卻正開花，暫言花未發。

巫山高

巫山十二峯，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澗，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見楚宮。

茂陵山行陪韋工部　全唐詩作金部

宿雨朝來歇，空山天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古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茂陵雖有病，猶得伴君行。

茂陵村行贈何兆

春天黃鳥囀，野逕白雲閒。解帶依芳草，支頤想故山。人行九州路，樹老五陵間。誰道臨邛遠，相如自憶還。

宿雲際寺贈深上人

暫別靑藍寺，今來髮欲斑。獨眠孤燭下，風雨在前山。壞宅終須去，空門不易還。支公有方便，一願啟玄關。

拜新月

開簾見新月，便卽下堦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聽箏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

感興

香爐最高頂，中有高人住。日暮下山來，月明上山去。

暢當（七四三——七八七？）

天柱隱所重答韋江州

寂寞一悵望，秋風山景清。此中惟草色，翻意見人行。荒徑饒松子，深蘿絕鳥聲。陽崖全帶日，寬嶂偶通耕。拙昧難容世，貧閑別有情。煩君瓊玖贈，幽懶百無成。

山居酬韋蘇州見寄

孤茅泄煙處，此中山叟居。觀雲寧有事，耽酒詎知餘。水定鶴翻去，松欹峯儼如。猶煩使君問，更欲結環廬。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一作杜甫詩，非是。當又有題沈八齋詩，疑卽此沈八，艇齋詩話引此正作暢當，云出顧陶詩選。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莎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都已遣沈冥。

于鵠（七四五——八〇四？）

早上淩霄第六峯入紫谿禮白鶴觀祠

路轉第六峯，傳是十里程。放石試淺深，硯壁蚰鳥驚。欲下先襞衣，路底避枯莖。迴途歘嵌窟，整帶重冠纓。及到紫石溪，

海日已天明。漸近神仙居，桂花溼溟溟。陰苔無人蹤，時得白鶴翎。忽然見朱樓，象牌題玉京。沈沈五雲影，香風散縈縈。上有堂，窗戶懸水精。青童撞金磬，杵臼聲丁丁。膻腥遙問誰，稽首稱姓名。若容在溪口，願乞殘雲英。

入白芝溪尋黃尊師

觸焯入溪口，岸岸唯檉櫟。其中盡碧流，十里不通屐。出林山始轉，絕徑緣峭壁。把藤借行勢，側足憑石脈。巇牙斷行處，光滑猿猱跡。忽然風景異，乃到神仙宅。天晴茅屋頭，殘雲蒸氣白。隔窗梳髮聲，久立聞吹笛。抱琴出門來，不顧人間客。山院不灑掃，四時自虛寂。落葉埋長松，出地纔數尺。曾讀上清經，知注長生籍。願示不死方，何山有瓊液。

山中寄韋鉦

嬾成身病日，因醉臥多時。送客出谿少，讀書終卷遲。幽窗聞墜葉，晴景見遊絲。早晚來收藥，門前有紫芝。

南谿書齋

茅屋往來久，山深不置門。草生垂井口，花落擁籬根。入院將雛鳥，尋蘿抱子猿。曾逢異人說，風景似桃源。

題南峯褚道士

得道南山久，曾教四皓碁。閉門醫病鶴，倒篋養神龜。松際風長在，泉中草不衰。誰知茅屋裏，有路向峨嵋。

途中寄楊涉

蕭蕭蘆荻晚，一逕入荒陂。日色雲收處，蛙聲雨歇時。前村見來久，羸馬自行遲。聞作王門客，應閑白接䍦。

過張老園林

身老無修飾，頭巾用白紗。開門朝掃徑，輦水夜澆花。藥氣閑深巷，桐陰到數家。不愁還酒債，腰下有丹砂。

古詞三首

素絲帶金地，窗間擲飛塵。偷得鳳凰釵，門前乞行人。

新長青絲髮，啞啞言語黠。隨人敲銅鏡，街頭救明月。

東家新長兒，與妾同時生。並長兩心熟，到大相呼名。

江南曲

偶向江邊採白蘋，還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崔峒

登蔣山開善寺

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下界千門見，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葭菼暮依依。

題崇福寺禪院

僧家更無事，掃地與焚香。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身心塵外遠，歲月坐中長。長一作忘向晚禪堂閉，無人空夕陽。

劉言史（？——七八六？）

樂府雜詞

蟬鬢紅冠粉黛輕，雲和新教羽衣成。月光如雪金堦上，迸卻頗梨義甲聲。

劉　復

雜曲

寶劍飾文犀，當風似切泥。逢君感意氣，貰酒杜陵西。趙女顏雖少，宛駒齒正齊。嬌多不肯別，更待夜烏啼。

李宣遠

并州路　樂府詩集九三作塞下。一作楊達詩，見全唐詩二八六九。

秋日并州路，黃榆落故關。孤城吹角能，數騎射鵰還。帳幕遙臨水，牛羊自下山。征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盧　綸（七四八——八〇〇？）

同吉中孚夢桃源

春雨夜不散，夢中山亦陰。雲中碧潭水，路暗紅花林。花水自深淺，無人知古今。
夜靜春夢長，夢逐仙山客。園林滿芝朮，雞犬傍籬柵。淺處花下人，看予笑頭白。

臘日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山頭曈曈日將出，山下獵圍照初日。前林有獸未識名，將軍促騎無人聲。潛形踠伏草不動，雙鵰旋轉羣鴉鳴。陰方質子才三十，譯語受詞蕃語揖。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虎蹲獸人立。歘然扼顙批其頤，爪牙委地涎淋漓。既蘇復吼拗仍怒，果叶英謀生致之。拖自深叢目如電，萬夫失容千馬戰。傳呼賀拜聲相連，殺氣騰凌陰滿川。始知縛虎如縛鼠，敗虜降羌生眼前。祝爾嘉詞爾無苦，獻爾將隨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期爾攫搏開天顏。非熊之兆慶無極，願紀雄名傳百蠻。

送李端 一作嚴維詩

故關衰草遍，離別自堪悲。路出寒雲外，人歸暮雪時。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掩淚空相向，風塵何處期。

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回使

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共酒杯疏。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靑山，卻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歸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晚次鄂州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至德中途中書事卻寄李僩

亂離無處不傷情，況復看碑對古城。路遶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顏衰重喜歸鄉國，身賤多慚問姓名。今日主人還共醉，應憐世故一儒生。

酬暢當尋嵩岳麻道士見寄

聞逐樵夫閒看棋，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靑囊籙，願得相從一問師。

和張僕射塞下曲

鷲翎金僕姑，燕尾繡蝥弧。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贈李果毅

向日磨金鏃，當風著錦衣。上城邀賊語，走馬截鵰飛。

與暢當夜泛秋潭

螢火颺蓮叢，水涼多夜風。離人將落葉，俱在一船中。

李益（七四八——八二七）

喜見外弟又言別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

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階下苔。何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同崔邠登鸛雀樓

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爲長。風煙併起思歸望，遠目非春亦自傷。

鷓鴣詞

湘江斑竹枝，錦翅鷓鴣飛。處處湘雲合，郎從何處歸。

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聽曉角

邊霜昨夜墮關楡，吹角當城片月孤。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

度破訥沙

破訥沙頭雁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

汴河曲 優古堂詩話引作隋堤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春夜聞笛

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淚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雁，不待天明盡北飛。

邊思

腰懸錦帶佩吳鉤，走馬曾防玉塞秋。莫笑關西將家子，祇將詩思入涼州。

法振

陳九溪中草堂

溪草落濺濺，魚飛入稻田。早寒臨洞月，輕素卷簾煙。須幘題新句，簑衣象古賢。曙花閑秀色，三十六峯前。

月夜泛舟

西塞長雲盡，南湖片月斜。漾舟人不見，臥入武陵花。

暢諸

登鸛雀樓 全唐詩作暢當詩

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長孫佐輔

山居雨霽卽事 全唐詩作張碧詩

結茅蒼嶺下，自與喧卑隔。況値雷雨晴，郊原轉岑寂。出門看反照，繞屋殘溜滴。古路絕人行，荒陂響螻蟈。籬崩瓜豆蔓，圃壞牛羊跡。斷續古祠鴉，高低遠村笛。喜聞東皐潤，欲往未通屐。杖策試危橋，攀蘿瞰苔壁。鄰翁夜相訪，緩酌聊跂石。新月出汙尊，浮雲在巾鳥。常驃腐儒操，謬習經邦畫。有待時未知，非關慕沮溺。

山行經村徑

一徑有人跡，到來唯數家。依稀聽機杼，寂歷看桑麻。雨溼渡頭草，風吹墳上花。卻驅羸馬去，數點歸林鴉。

尋山家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孟郊（七五一——八一四）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塘下行

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頭樹，那棲來去鴉。

怨別

一別一迴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爲容，居貧難自好。沈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

灞上輕薄行

長安無緩步，況値天景莫。相逢灞滻間，親戚不相顧。自歎方拙身，忽隨輕薄倫。常恐失所避，化爲車轍塵。此中生白髮，疾走亦未歇。

贈鄭夫子魴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聖賢心，孰與造化該。勉矣鄭夫子，驪珠今始胎。

西上經靈寶觀

道士無白髮，語言靈泉清。青松多壽色，白石恆夜明。放步霽霞起，振衣華風生。眞文祕中頂，寶氣浮四楹。一片古關路，

萬里今人行。上仙不可見，驅策徒西征。

訪嵩陽道士不遇

先生五岳遊，文焰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落影。常言一粒藥，不墮生死境。何當列禦寇，去問仙人請。

送淡公 侯鯖錄七「傳載曰，僧淡然者，爲詩曰「到處自鑿井，不能飲常流」與孟郊退之爲洛下之遊，退之作嘲淡然鼾睡詩是也。」

短箋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菰蒲，鬭作豪横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

聽藍溪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

古樹少枝葉，眞僧亦相依。山木自曲直，道人無是非。手持維摩偈，心向居士歸。空景忽開霽，雪花猶在衣。洸然水溪晝，寒物生光輝。

秋懷

秋月顏色冰，老客志氣單。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疑懷無所憑，虛聽多無端。梧桐枯崢嶸，聲響如哀彈。

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牀，四壁風入衣。疎夢不復遠，弱心良易歸。商葩將去綠，繚繞爭餘輝。野步踏事少，病謀向物違。幽幽草根蟲，生意與我微。

竹風相戛語，幽閨暗中聞。鬼神滿衰聽，恍惚難自分。商葉墮乾雨，秋衣臥單雲。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攢如此枯，

壯落隨西曛。梟梟一線命，徒言繫絪緼。
歲暮景氣乾，秋風兵甲聲。織織勞無衣，喓喓徒自鳴。商聲聳中夜，蹇支廢前行。青髮如秋園，一翦不復生。少年如餓花，瞥見不復明。君子山嶽定，小人絲毫爭。多爭多無壽，天道戒其盈。
詈言不見血，殺人何紛紛。聲如窮家犬，吠竇何誾誾。詈痛幽鬼哭，詈侵黃金貧。言詞豈用多，憔悴在一聞。古詈舌不死，至今書云云。今人詠古書，善惡宜自分。秦火不爇舌，秦火空爇文。所以詈更生，至今橫絪緼。

老恨

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牀，枕席不解聽。鬬蟻甚微細，病聞亦淸泠。小大不自識，自然天性靈。

峽哀

三峽一線天，三峽萬繩泉。上仄碎日月，下掣狂漪漣。破魂一兩點，凝幽數百年。峽暉不停午，峽險多飢涎。樹根鎖枯棺，孤骨褭褭懸。樹枝哭霜棲，哀韻杳杳鮮。逐客零落腸，到此湯火煎。性命如紡績，道路隨索緣。奠淚弔波靈，波靈將閃然。
峽稜剸日月，日月多摧輝。物皆斜仄生，鳥亦斜仄飛。潛石齒相鎖，沈魂招莫歸。恍惚淸泉甲，斑爛碧石衣。餓嚥潺湲號，涎似泓浤肥。峽春不可遊，腥草生微微。

杏殤 并序

杏殤，花乳也，霜翦而落，因悲昔嬰，故作是詩。

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翦棄我子孫。垂枝有千落，芳命無一存。誰謂生人家，春色不入門。

弔盧殷

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肌。攣臥歲時長，漣漣但幽噫。幽噫虎豹聞，此外相訪稀。至親唯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

同人少相哭，異類多相號。始知禽獸癡，卻至天然高。非子病無淚，非父念莫勞。如何裁親疏，用禮如用刀。孤喪鮮匍匐，閉哀抱鬱陶。煩他手中葬，誠信焉能褒。嗟嗟無子翁，死棄如脫毛。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靜境無濁氛，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羣。欲躡楚章句，袖中蘭桂薰。

懷南岳隱士　野客叢書二四引「見說祝融峯」四句作孟郊詩，范晞文對牀夜話五作貫休詩，誤。

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古路無人跡，新霞吐石稜。終居將爾叟，一一共余登。

千峯映碧湘，眞叟此中藏。飯不煮石喫，眉應似髮長。楓桯檜酒甕，鶴蝨落琴牀。强效忘機者，斯人尚未忘。

尋言上人

萬里莓苔地，不見驅馳蹤。唯開文字窗，時寫日月容。竹韻漫蕭屑，草花徒纖茸。披霜入衆木，獨自識青松。

古別離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送柳淳

青山臨黃河，下有長安道。世上名利人，相逢不知老。

臨池曲

池中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裙蟬鬢倚迎風，雙雙伯勞飛向東。

・濟源寒食

一日踏春一百迴，朝朝沒腳走芳埃。飢童餓馬掃花餵，向晚飲溪三兩杯。
枋口花間掣手歸，嵩陽為我駐紅暉。可憐躑躅千萬尺，柱地柱天疑欲飛。

李約（七五一——八一〇？）

從軍行

候火起雕城，塵沙擁戰聲。遊軍藏漢幟，降騎說蕃情。霜落滮池淺，秋深太白明。嫖姚方虎視，不覺請添兵。

陳羽（七五三——？）

宿淮陰作

秋燈點點淮陰市，楚客聯檣宿淮水。夜深風起魚鼈腥，韓信祠堂明月裏。

長安早春言志

九衢日暖樹蒼蒼，萬里吳人憶水鄉。漢主未曾親羽獵，不知將底諫君王。

羊士諤（七五六——？）

郡中翫月寄江南李少尹虞部孟員外

月滿自高丘，江通無狹流。軒窗開到曉，風物坐含秋。鵲警銀河斷，蛩悲翠幕幽。清光望不極，耿耿下西樓。

西郊蘭若

雲天宜北戶，塔廟似西方。林下僧無事，江清日復長。石泉盈掬冷，山實滿枝香。寂寞傳心印，玄言亦已忘。

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滎陽鄭鋼目為折柳亭

別館青山郭，遊人折柳行。落花經上巳，細雨帶清明。鶗鴂流芳暗，鴛鴦曲水平。歸心何處醉，寶瑟有餘聲。

郡中言懷寄西川蕭員外

功名無力愧勤王，已近終南得草堂。身外盡歸天竺偈，腰間唯有會稽章。何時臘酒逢山客，不惜梅枝亞石牀。歲晚我

知仙客意，懸心應在白雲鄉。

翫花荷 一作郡中即事

紅衣落盡喑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

寄江陵韓少尹

別來玄鬢共成霜，雲起無心出帝鄉。蜀國魚箋數行字，憶君秋夢過南塘。

武元衡（七五八——八一五）

送唐次

都門去馬斷，灞水春流淺。青槐驛路長，白日離亭晚。望望煙景微，草色行人遠。

楊憑（七五九？——八一七）

長安春夜宿開元觀

霓裳下晚煙，留客杏花前。徧問人寰事，新從洞府天。長松皆掃月，老鶴不知年。爲說蓬瀛路，雲濤幾處連。

送別

江岸梅花雪不如，看君驛馭向南徐。相聞不必因來雁，雲裏飛耕落素書。

權德輿（七五九—八一八）

嚴陵釣臺下作

絕頂聳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棲顥氣，纓冕猶淄塵。不樂禁中臥，卻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醨。焉用佐天子，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眞。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民。矰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窮，山色凌秋旻。人世自今古，清暉照無垠。

舟行夜泊

蕭蕭落葉送殘秋，寂寞寒波急暝流。今夜不知何處泊，斷猿明月引孤舟。

楊凌（七六三？—八〇三）

留別

玉節隨東閣，金閨別舊僚。若爲花滿寺，躍馬上河橋。

詠　雨

壓浥多人路，泥歸足燕家。可憐線亂點，溼盡滿宮花。

送客歸常州

行到河邊從此辭，寒天日遠暮帆遲。可憐芳草成衰草，公子歸時過綠時。

送客入蜀

劍閣迢迢夢想間，行人歸路遶梁山。明朝騎馬搖鞭去，秋雨槐花子午關。

楊　凌（七六三——？）

潤州水樓

歸心不可留，雪桂一叢秋。葉雨空江月，螢飛白露洲。野蟬依獨樹，水郭帶孤樓。遙望山川路，相思萬里遊。

王　涯（七六五？——八三五）

春江曲

搖蕩越江春，相將采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隨人。

秋夜曲　樂府詩集七六誤作王維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宮詞

白人宜著紫衣裳，冠子梳頭雙眼長。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

鴉飛深在禁城牆，多繞重樓複殿傍。時向春簷瓦溝上，散開雙翅占朝光。

白雪猧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曾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曉金階吠晚螢。

迎風殿裏罷雲和，起聽新蟬步淺莎。爲愛九天和露滴，萬年枝上最聲多。

薛濤（七六八——八三一？）

牡丹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溼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安枕席，夜間閑共說相思。

王建（七六八——八三〇？）

飲馬長城窟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來此地無井泉，賴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不回，長城變作望鄉堆。蹄蹤未乾人去近，續後馬來泥汚盡。枕弓睡著待水生，不見陰山在前陣。馬蹄足脫裝馬頭，健兒戰死誰封侯。

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後淼淼。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衣寒衣溼披短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出。一間茆屋何所直，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促刺詞 樂府詩集九一

促刺復促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得歸，頭白猶著父母衣。田邊舊宅非所有，樂府詩集作四邊田宅 我身不及逐雞飛。出門若有歸死處，猛虎當途向前去。百年不遣踏君門，在家誰喚爲新婦。豈不見他鄰舍娘，嫁來常在舅姑傍。

寄遠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兩心相對尚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鏡聽詞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嘈

嚓下堂階，獨自簷前來跪拜。出門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牀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鏡囊磨鏡面。

北邙行

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坂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幰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柏樹。澗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南中

天南多鳥聲，州縣半無城。野市依蠻姓，山村逐水名。瘴煙沙上起，陰火雨中生。獨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

汴路即事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迴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

故行宮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宮詞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張籍（七六八——八三〇？）

短歌行

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前，再拜勸君千萬年。

泗水行

泗水流急石纂纂，鯉魚上下紅尾短。春冰銷散日華滿，行舟往來浮橋斷。城邊魚市人早行，水煙漠漠多棹聲。

白紵歌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山農詞 一作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犂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

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廢宅行

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黃雀銜草入燕窠，嘖嘖啾啾白日晚。去時禾黍埋地中，飢兵掘土翻重重。鴟梟養子庭樹上，曲牆空屋多旋風。亂定幾人還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薊北旅思

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失意還獨語，多愁祇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江南春

江南楊柳春，日暖地無塵。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晴沙眠乳燕，芳樹醉遊人。向晚青山下，誰家祭水神。

山中古祠

春草空祠墓荒，林唯鳥飛。記年碑石在，經亂祭人稀。野鼠緣珠帳，陰塵蓋畫衣。近門潭水黑，時見宿龍歸。

夜別漁家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遙見尋沙岸，春風動草衣。

宿臨江驛 貢父詩話作宿江上館。又云次劉長卿旅舍韻。

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泊今已遠，泊貢父詩話作宿，全唐詩同。此行猶未歸。猶貢父詩話作殊。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寒同上作砧

寄和州劉使君

別離已久猶爲郡，閒向春風倒酒餅。送客將過沙口堰，看花多上水心亭。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郭青。到此詩情應更遠，醉中高詠有誰聽。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

秋懷詩

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拂披，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尙能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史，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淸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慼慼抱虛警。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儒，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脩綆。名浮猶有恥，味薄眞自幸。庶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屛。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顚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堦一片下，琤若摧琅玕。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靑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椅楹久汍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爲君駐塵鞍。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同冠峽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羇旅感和鳴，囚拘念輕矯。潺湲淚久迸，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

送無本師歸范陽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蠭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榛，孤翮起連菼。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老嬾無鬬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頷。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獰飆攪空衢，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慰女別後覽。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熳，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麤，讙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桃源圖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羣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櫂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眞，至今傳者武陵人。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溼蟄熏腥臊。昨者州前搥大

鼓，嗣皇繼聖登夔皋。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荊蠻。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月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塡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劉生詩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棄家如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揚州。遂凌大江極東陬，洪濤舂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青鯨高磨波山浮，怪魅炫曜堆蛟虬。山獠讙譟猩猩遊，毒氣爍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炙肥牛，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爲青眸。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瞥然一餉成十秋。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芟蒿斬蓬利

鋤耰。天星迴環數纔周，文學穰穰囷倉稠，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送區弘南歸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洶洶洞庭莽翠微，九疑鑱天荒是非。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俙。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有不逮驅騑騑。或採於薄漁於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荊州來京畿，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騰蹋衆駿事鞍鞿，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晞，雖不敕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蜃沈海底氣昇霏，彩雉野伏朝扇翬。處子窈窕王所妃，苟有令德隱不腓。況今天子鋪德威，蔽能者誅薦受禨。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韋。業成志樹來頎頎，我當爲子言天扉。

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溼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歸來殞涕掩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删。詩翁憔悴斸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臥壯士，大弨挂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唶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我今官閑得婆娑，問言何處芙蓉多。撑舟昆明度雲錦，腳敲兩舷叫吳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崔嵬插花裏。玉山前卻不復來，曲江汀瀅水平杯。我時相思不覺一回首，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眞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送桂州嚴大夫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柑。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

答張十一功曹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閑開豔豔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張仲素（七六九？——八一九）

宮中樂

奇樹留寒翠，神池結夕波。黃山一夜雪，渭水雁聲多。

春閨思

嫋嫋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

秋閨思

碧窗斜日藹深暉，愁聽寒螿淚溼衣。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竇鞏（七六九——八三一）

襄陽寒食寄宇文籍

煙水初銷見萬家，東風吹柳萬條斜。大堤欲上誰相伴，馬踏春泥半是花。

宮人斜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楊巨源（七七〇—？）

長城聞笛

孤城笛滿林，斷續共霜砧。夜月降羌淚，秋風老將心。靜過寒壘遍，暗入故園深。惆悵梅花落，山川不可尋。

送人過衞州

憶昔征南府內遊，君家東閣最淹留。縱橫聯句長侵曉，次第看花直到秋。論舊舉杯先下淚，傷離臨水更登樓。相思前路頻回首，滿眼青山過衞州。

寄江州白司馬

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溢浦曾聞似衣帶，廬峯見說勝香爐。題詩歲晏離鴻斷，望闕天遙病鶴孤。莫漫勾牽雨花社，青雲依舊是前途。

寄薛侍御

世上無窮事，生涯莫廢詩。何曾好風月，不是憶君時。

宿藏公院聽齊孝若彈琴

禪思何妨在玉琴，眞僧不見聽時心。離聲怨調秋堂夕，一作秋堂境寂夜方半 雲向蒼梧湘水深。

山中主人

十里青山有一家，翠屏深處更添霞。若爲說得溪中事，錦石和煙四面花。

馬　逢（七七〇——？）

部落曲

蕃軍傍塞遊，代馬噴風秋。老將垂金甲，閼支著錦裘。琱戈蒙豹尾，紅旆插狼頭。日暮天山下，鳴笳漢使愁。

宮　詞 一作顧況詩，作風不類。

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人笑語和。月影殿開聞曉漏，水晶簾捲近秋河。

雍裕之

春晦送客 又見崔櫓集，題作三月晦日送客。

野酌亂無巡，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

雜　興

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又愛從禽樂，馳騁每相隨。錦鞲臂花隼，羅袂控金鞿。遂習宮中女，皆如馬上兒。色禽合爲荒，刑政兩已衰。雲夢春仍獵，章華夜不歸。東風二月天，春雁正離離。美人挾銀鏑，一發疊雙飛。飛鴻驚斷行，斂翅避蛾眉。君王顧之笑，弓箭生光輝。迴眸語君曰，昔聞莊王時，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遊樂、三載斷鮮肥。

夏日獨直寄蕭侍御

憲臺文法地，翰林清切司。鷹猜課野鶴，驥德責山麋。課責雖不同，同歸非所宜。是以方寸內，忽忽暗相思。夏日獨上直，日長何所爲。澹然無他念，虛靜是吾師、形委有事牽，心與無事期、中臆一以曠，外累都若遺。地貴身不覺，意閑境來隨。但對松與竹、如在山中時。情性聊自適，吟詠偶成詩。此意非夫子，餘人多不知。

遣懷

寓心身體中，寓性方寸內。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況有假飾者，華簪及高蓋。此又疎於身，復在外物外。操之多惴慄，失之又悲悔。乃知名與器，得喪俱爲害。頹然環堵客，蘿蕙爲巾帶。自得此道來，身窮心甚泰。

渭上偶釣

渭水如鏡色，中有鯉與魴。偶持一竿竹，懸釣在其傍。微風吹釣絲，嫋嫋十尺長。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況我垂釣意，人魚又兼忘。無機兩不得，但弄秋水光。興盡釣亦罷，歸來飲我觴。

睡起晏坐

後亭晝眠足，起坐春景暮。新覺眼猶昏，無思心正住。澹寂歸一性，虛閑遺萬慮。了然此時心，無物可譬喻。本是無有鄉，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坐忘，同歸無異路。

晏　起

鳥鳴庭樹上，日照屋檐時。老去慵轉極，寒來起尤遲。厚薄被適性，高低枕得宜。神安體穩暖，此味何人知。睡足仰頭坐，兀然無所思。如未鑿七竅，若都遺四肢。緬想長安客，早朝霜滿衣。彼此各自適，不知誰是非。

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吟詩小飲

野艇容三人，晚池流浼浼。悠然依櫂坐，水思如江海。宿雨洗沙塵，晴風蕩煙靄。殘陽上竹樹，枝葉生光彩。我本偶然來，景物如相待。白鷗驚不起，綠芡行堪采。齒髮雖已衰，性靈未云改。逢詩遇杯酒，尙有心情在。

三適贈道友

褐綾袍厚暖，臥蓋行坐披。紫氈履寬隱，蹇步頗相宜。足適已忘履，身適已忘衣。況我心又適，兼忘是與非。三適合爲一，怡怡復熙熙。禪那不動處，混沌未鑿時。此固不可說，爲君强言之。

風雪中作

歲暮風動地，夜寒雪連天。老夫何處宿，暖帳溫爐前。兩重褐綺衾，一領花茸氈。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穩眠。是時心與身，了無閑事牽。以此度風雪，閑居來六年。忽思遠遊客，復想早朝士。踏凍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爲身君父，身爲心臣子。

不得身自由，皆爲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語形骸，吾應不負爾。

自在

杲杲冬日光，明暖眞可愛。移榻向陽坐，擁裘仍解帶。小奴搥我足，小婢搔我背。自問我爲誰，胡然獨安泰。安泰良有以，與君論梗概。心了事未了，飢寒迫於外。事了心未了，念慮煎於內。我今實多幸，事與心和會。內外及中間，了然無一礙。所以日陽中，向君言自在。

縛戎人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身被金創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餐飢渴費杯盤，夜臥腥臊汚牀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貫本涼原，大曆年中沒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沒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勝，遂密定歸計也。） 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烏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冢寒草疎，偷渡黃河夜冰薄。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東南卑濕地，定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爲辛苦度殘年。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爲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

縛戎人，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寃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同詩客擕酒早看櫻桃花

曉報櫻桃發，春擕酒客過。綠餳黏盞杓，紅雪壓枝柯。天色晴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桮替花語，不醉擬如何。

偶　眠

放桮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靑氈。便是屛風様，何勞畫古賢。

秋雨夜眠

涼冷三秋夜，安閑一老翁。臥遲燈滅後，睡美雨聲中。灰宿溫瓶火，香添煖被籠。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

西還壽安路西歇馬

槐陰歇鞍馬，柳絮惹衣巾。日晚獨歸路，春深多思人。去家纔百里，爲客只三旬。已念紗窗下，應生寶瑟塵。

東亭閑望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寥身。綠樹爲佳客，樹全唐詩作桂 紅蕉當美人。笑言雖不接，情狀似相親。不作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江樓月

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雖同人別離。一宵光景潛相憶，兩地陰晴遠不知。誰料江邊懷我夜，正當池畔望君時。今朝共語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詩。

南浦別

南浦淒淒別，西風嫋嫋秋。一看腸一斷，好去莫回頭。

望驛臺 三月三十日

靖安宅裏當窗柳，望驛臺前撲地花。兩處春光同日盡，居人思客客思家。

後宮詞

淚濕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東城晚歸

一條邛杖懸龜榼，雙角吳童控馬銜。晚入東城誰識我，短靴低帽白蕉衫。

惜花

可憐夭艷正當時，剛被狂風一夜吹。今日流鶯來舊處，百般言語泥空枝。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敎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敎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

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琵琶行 幷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顦顇，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之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生平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缾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

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百花亭

朱檻在空虛，涼風八月初。山形如峴首，江色似桐廬。佛寺乘舟入，人家枕水居。高亭仍有月，今夜宿何如。

賦得邊城角

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手盡垂。嗚嗚三奏罷，城上展旌旗。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縹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

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煙波澹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

杭州春望

望海樓明照曙霞，城東樓名望海樓。護江堤白踏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蔕，杭州出柿蔕花者尤佳。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寄殷協律

五歲優游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琴詩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時最憶君。幾度聽雞歌白日，亦曾騎馬詠紅裙，予在杭州

日有歌云「聽唱黃雞與白日」，又有詩云「著紅騎馬是何人」。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江南吳二娘曲詞云，「暮雨蕭蕭郎不歸。」

酬李十二侍郎

笋老蘭長花漸稀，衰翁相對惜芳菲。殘鶯着雨慵休囀，落絮無風凝不飛。行掇木芽供野食，坐牽蘿蔓挂朝衣。十年分首今同醉，醉不如泥莫道歸。

對　酒　全唐詩作醉中對紅葉

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

團扇歌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蟲網遍。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練。

插田歌　并序

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爲俚歌，以俟采詩者。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紵裙，農父綠簑衣。齊唱田中歌，嚶儜如竹枝。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煙火生墟落。黃犬往復還，赤雞鳴且啄。路旁誰家郎，烏帽衫袖長。

自言上計吏，年幼離帝鄉。田夫語計吏，君家儂定記。一來長安道，眼大不相覷。計吏笑致辭，長安眞大處。省門高軻峨，儂入無度數。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送惟良上人

高齋灑寒水，是夕山僧至。玄牝無關鎖，瓊書捨文字。燈明香滿室，月午霜凝地。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睡。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卻立視雲背。白日照其上，風雷走於內。滉瀁雪海翻，槎牙玉山碎。蛟龍露鬐鬣，神鬼含變態。萬狀互生滅，百音以繁會。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山頂自晶明，人間已霶霈。豁然重昏斂，渙若春冰潰。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遙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卻見山下侶，已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

世業嵩陽隱，雲深無四鄰。藥爐燒姹女，酒甕貯賢人。曉日華陰霧，秋風函谷塵。送君從此去，鈴閣少談賓。

晝居池上亭獨吟

日午樹陰正，獨吟池上亭。靜看蜂教誨，閒想鶴儀形。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几杖復何銘。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

候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鵲噪晚禾地，蝶飛秋草畦。驛樓官樹近，疲馬再三嘶。

松滋渡望峽中

渡頭輕雨灑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十二碧峯何處所，永安宮外是荒臺。

西塞山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

城外園林初夏天，就中野趣在西偏。薔薇亂發多臨水，鸂鶒雙遊不避船。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自家唯有杯觴興，欲把頭盤打少年。

和僕射牛相公春日閒坐見懷

官曹崇重難頻入，第宅淸閒且獨行。階蟻相逢如偶語，園蜂速去恐違程。人於紅藥唯看色，鶯到垂楊不惜聲。東洛池臺怨抛擲，移文非久會應成。

視刀環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脈脈萬重心。

淮陰行

船頭大銅環，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一眼認。

楊柳枝詞

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城中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楊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輕盈裊娜占年華，舞榭妝樓處處遮。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再遊玄都觀 并引

余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兎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金陵五題 并序 錄三

余少爲江南客而未遊秣陵，嘗有遺恨。後爲歷陽守，跂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逌爾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耳。

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生公講堂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楊柳枝

揚子江頭煙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是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

呂　溫（七七二——八一一）

古　興

越歐百鍊時，楚卞三泣地。二寶無人識，千齡皆棄置。空巖起白虹，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開奧祕。劍任𠛬鐘看，玉從投火試。必能絕疑惑，然後論奇異。

送僧歸漳州

幾夏京城住，今朝獨遠歸。修行四分律，護淨七條衣。溪寺黃橙熟，沙田紫芋肥。九龍潭上路，同去客應稀。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了無取，忘跡無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窗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

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溪　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田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眞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爲報秋來雁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蒹葭淅瀝含秋雨，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景雲

老僧 一作鄭棨詩

日照西山雪，老僧門始開。凍瓶黏柱礎，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齊鐘知漸近，枝鳥下生臺。

谿叟

谿翁居處靜，谿鳥入門飛。早起釣魚去，夜深乘月歸。露香菰米熟，煙煖荇絲肥。瀟灑塵埃外，扁舟一草衣。

馬戴（七七五——？）

楚江懷古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丘。猨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雲中君不見，竟夕自悲秋。

送人遊蜀

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虹霓侵棧道，風雨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花是錦城。

宿翠微寺

處處松陰滿，樵開一徑通。鳥歸霜磬靜，僧語石樓空。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經行心不厭，憶在故山中。

寄終南眞空禪師

閒想白雲外，了然清淨僧。松門山半寺，夜雨佛前燈。此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一從林下別，瀑布幾成冰。

送僧歸金山寺

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迴寺橫洲島，歸僧渡水雲。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遙想禪林下，鑪香帶月焚。

宿無可上人房

稀逢息心侶，細話遠山期。雲漢秋生夜，杉梧露滴時。風傳林磬久，月掩草堂遲。坐臥禪心在，浮生皆不知。

題興善寺英律師院

虛室焚香久，禪心悟幾生。瀘泉侵月起，掃逕避蟲行。樹隔前朝在，苔滋廢渚平。我來風雨夜，像設一燈明。

將別寄友人

帝鄉歸未得，辛苦事羇遊。別館一尊酒，客程千里秋。霜風紅葉寺，夜雨白蘋洲。長恐此時淚，不禁和恨流。

鮑溶（七七五——？）

途中旅思

喔喔雞鳴曉，蕭蕭馬辭櫪。草草名利區，居人少於客。生期三萬日，童耄半虛擲。修短命半中，憂歡復相敵。朝提黃金爵，

鼎造青松宅。來往日相悲北邙田土窄。峨峨西天岳，錦繡明翠壁。中有不死鄉，千年無人跡。心期周太子，下馬拜虛碧。鶴駕如可從，他年執煙策。

秋　思

季秋天地閑，萬物生意足。我憂長於生，安得及草木。試從古人願，致酒歌秉燭。燕趙皆世人，詎能長似玉。俯憐老期近，仰視日車速。蕭颯御風君，魂夢願相逐。百年夜銷半，端爲垂纓束。

採蓮曲

弄舟揭來南塘水，荷葉映身摘蓮子。暑衣清淨鴛鴦喜，作浪舞花驚不起。殷勤護惜纖纖指，水菱初熟多新刺。

寄福州從事殷堯藩

越嶺寒輕物象殊，海城臺閣似蓬壺。幾迴入市鮫綃女，終歲啼花山鷓鴣。雷令劍龍知去未，虎夷雲鶴亦來無。就中靜事冥宵話，何惜雙輪訪病夫。

范傳眞侍御累有寄因奉酬

雲髻鳳文鈿，對君歌少年。萬金酬一顧，可惜十千錢。
相勸醉年華，莫醒春日斜。春風宛陵道，萬里晉陽花。
碧綠草縈堤，紅藍花滿溪。願君常踐蹋，莫使暗萋萋。

歲酒勸屠蘇，楚聲山鷓鴣。春風入君意，千日不須臾。

贈楊煉師

紫煙衣上繡春雲，清隱山書小篆文。明月在天將鳳管，夜深吹向玉晨君。

漢宮詞

月映東窗似玉輪，未央前殿絕聲塵。宮槐花落西風起，鸚鵡驚寒夜喚人。

姚　合（七七五——八五五？）

山中述懷

爲客久未歸，寒山獨掩扉。曉來山鳥散，雨過杏花稀。天遠雲空積，溪深水自微。此情對春色，盡醉欲忘機。

武功縣中作

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詩題。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

友人南遊不歸因寄

相思春樹綠，千里亦依依。鄠杜月頻滿，瀟湘人不歸。桂花風半落，煙草蝶雙飛。一別無消息，水南車跡稀。

閒居

不自識疎鄙，終年住在城。過門無馬跡，滿宅是蟬聲。帶病吟雖苦，休官夢已清。何當學禪觀，依止古先生。

書縣丞舊廳

樓閣半山上，人家向下居。古廳眠易魘，老吏語多虛。雨水澆荒竹，溪沙擁廢渠。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

周賀（七七七——？）

送耿山人歸湖南

南行隨越僧，別業一池菱。兩鬢已如雪，五湖歸挂罾。夜濤鳴柵鎖，寒葦露船燈。去此應無事，卻來知不能。

送僧還南嶽

辭僧下水柵，因夢嶽鐘聲。遠路獨歸寺，幾時重到城。風高寒葉落，雨絕夜堂清。自說深居後，鄰州亦不行。

長安送人

上國多離別，年年渭水濱。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雁度池塘月，山連井邑春。臨岐惜分手，日暮一霑巾。

晚秋江館書事寄姚郎中

病寄曲江居帶城，傍門高柳一蟬鳴。澄涉月上見魚擲，晚徑葉多聞犬行。越島夜無侵閣色，寺鐘涼有隔原聲。故園盡

賣休官去，潮水秋來空自平。

宿隱靜寺上人

一宿五峯杯度寺，虛廊中夜磬聲分。疎林未落上方月，深澗忽生平地雲。幽鳥背泉棲靜境，遠人當燭想遺文。暫來此地歇勞足，望斷故山滄海濆。

憶潯陽舊居兼寄長孫郎中

潯陽卻到是何日，此地今無舊使君。長憶窮冬宿廬嶽，瀑泉冰折共僧聞。

元稹（七七八——八三一）

田家行

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劚，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覆，農死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冬白紵

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燄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翩翩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嬾。舞腰嬾，王罷飲，蓋覆西施

鳳花錦。身作匡牀臂爲枕，朝珮摐摐王晏寢。寢醒閽報門無事，子胥死後言爲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將進酒

將進酒，將進酒，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傷主母。母爲妾地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陽爲僵踣主父前，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知妾爲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推椎主母牽下堂，扶妾遺升堂上牀。將進酒，酒中無毒令主壽，願主迴恩歸主母。遺妾如此由主父。妾爲此事人偶知，自慚不密方自悲。主今顚倒安置妾，貪天僭地誰不爲。

苦樂相倚曲

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君心半夜猜恨生，荆棘滿懷天未明。漢成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諭旁人，緝綴瑕疵遣潛說。一朝詔下辭金屋，班姬自痛何倉卒。呼天拊地將自明，不悟尋時暗銷骨。白首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輝解。苦樂相尋晝夜間，燈光那有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

以州宅誇於樂天

州城迴遶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看向檐前落，鼓角驚從地底迴。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越地亦名蓬萊。

牛僧孺（七七九——八四七）

贈劉汝州（全唐詩作席上贈劉夢得）

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沈事，且鬭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

賈島（七七九——八四三）

旅遊

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空巢霜葉落，疎牖水螢穿。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然。

題皇甫荀藍田廳

任官經一年，縣與玉峯連。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客歸秋雨後，印鎖暮鐘前。久別丹陽浦，時時夢釣船。

雨後宿劉司馬池上

藍溪秋漱玉，此地漲清澄。蘆葦聲兼雨，芰荷香遶燈。岸頭秦古道，亭面漢荒陵。靜想泉根本，幽崖落幾層。

送田卓入華山

幽深足暮蟬，驚覺石牀眠。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邊。壇松涓滴露，嶽月泬寥天。鶴過君須看，上頭應有仙。

題李凝幽居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送唐環歸敷水莊

毛女峯當戶，日高頭未梳。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松徑僧尋藥，沙泉鶴見魚。一川風景好，恨不有吾廬。

張郎中過原東居

年長惟添懶，經旬止掩關。高人餐藥後，下馬此林間。對坐天將暮，同來客亦閑。幾時能重至，水味似深山。

憶江上吳處士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全唐詩作圓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懷博陵故人

孤城易水頭，不忘舊交遊。雪壓圍碁石，風吹飲酒樓。路遙千萬里，人別十三秋。吟苦相思處，天寒水急流。

題長江廳

言心俱好靜，廨署落暉空。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長江頻雨後，明月衆星中。若任遷人去，西溪與剡通。

泥陽館

客愁何併起，暮送故人迴。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清苔。獨坐離容慘，孤燈照不開。

送友人遊蜀

萬岑深積翠，路向此中難。欲暮多羇思，因高莫遠看。卓家人寂寞，揚子業凋殘。唯有岷江水，悠悠帶月寒。

寄山友長孫栖嶠

此時氣蕭颯，琴院可應關。鶴似君無事，風吹雨遍山。松生青石上，泉落白雲間。有逕連高頂，心期相與還。

過楊道士居

先生修道處，茅屋遠囂氛。叩齒坐明月，搘頤望白雲。精神含藥色，衣服帶霞紋。每語瀛洲路，多年別少君。

贈僧

亂山秋木穴，裏有靈蛇藏。鐵錫挂臨海，石樓聞異香。出塵頭未白，入定衲凝霜。莫話五湖事，令人心欲狂。

淨業寺與前鄠縣李廓少府同宿

來從城上峯，京寺暮相逢。往往語復默，微微雨灑松。家貧初罷吏，年長畏聞蛩。前日猶拘束，披衣起曉鐘。

宿山寺

衆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羣。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暮過山村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蕭條桑柘外，煙火漸相親。

寄宋州田中丞

古郡近南徐，關河萬里餘。相思深夜後，未答去秋書。自別知音少，難忘識面初。舊山期已久，門掩數畦蔬。

夏夜上谷宿開元寺

詩成一夜月中題，便臥松風到曙雞。帶月時聞山鳥語，郡城知近武陵溪。

宿村家亭子

牀頭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未眠過夜半，獨聞山雨到來時。

劉皁　全唐詩作賈島

渡桑乾　全唐詩作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殷堯藩（七八〇——八五五？）

吳宮

吳王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令句踐霸，不信子胥賢。莫問長洲草，荒涼無限年。

奉送劉使君王屋山隱居

散髮風簷下，沈沈日漸曛。鷹拳擒野雀，蛛網獵飛蚊。羣動能歸計，吾生亦漫勤。塵緣難著眼，晚與寄青雲。

李舍人席上感遇

微雲斂雨天氣清，松聲出樹秋泠泠。窗戶長含碧蘿色，溪流時帶蛟龍腥。一官到手不可避，萬事役我徒勞形。飄然曳杖出門去，無數好山江上橫。

和趙相公登鸛雀樓 樓在河中府，前瞻中條，下瞰大河。

危樓高架泬寥天，上相閒登立綵旃。樹色到京三百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晴峯聳日當周道，秋穀垂花滿舜田。雲路何人見高志，最看西面赤闌前。

沈亞之（七八一——八三二？）

村居

有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斗肅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爲我哭秋思。

宿白馬津寄寇立

客思聽蛩嗟，秋懷似亂沙。劍頭懸日影，蠅鼻落鐙花。天外歸鴻斷，漳南別路賒。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色先驪岫，寒聲別雁羣。川光如戲劍，帆態似翔雲。爲報東園蝶，南枝日已曛。

李　廓（七八三——八五〇？）

雞鳴曲

星稀月沒入五更，膠膠角角雞初鳴。征人牽馬出門立，辭妾欲向安西行。再鳴引頸簷頭下，樓中角聲催上馬。纔分曙色第三鳴，旌旆紅塵已出城。婦人上城亂招手，夫壻不聞遙哭聲。長恨雞鳴別時苦，不遣雞棲近窗戶。

長安少年行

遨遊攜艷妓，裝束似男兒。杯酒逢花住，笙歌簇馬吹。鶯聲催曲急，春色送歸遲。不以聞街鼓，華筵待月移。

戟門連日閉，苦飲惜殘春。開鎖通新客，教姬屈醉人。請歌牽白馬，自舞踏紅茵。時輩皆相許，平生不負身。

小婦教鸚鵡，頭邊喚醉醒。犬嬌眠玉簟，鷹掣撼金鈴。碧地攢花障，紅泥待客亭。雖然長按曲，不飲不曾聽。

送振武將軍

菓菓歸邊騎，風頭萬里乾。金裝腰帶重，鐵縫耳衣寒。䕃酒燒蓬煖，霜鴻撚箭看。——黃河古戍道，秋雪白漫漫。

落第

牓前潛制淚，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

章孝標（七八五——？）

田家（全唐詩作長安秋夜）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歸海上舊居

鄉路繞蒹葭，縈紆出海涯。人衣披蜃氣，馬跡印鹽花。草沒題詩石，潮摧坐釣槎。還歸舊窗裏，凝思向餘霞。

李德裕（七八五——八四七）

謫嶺南道中作

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衝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無可

秋寄從兄賈島（天廚禁臠上作宿西林寺）

暗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亦是吾兄事，遲回直至今。

鄭巢

泊靈溪館

孤吟疎雨絕，荒館亂峯前。曉鷺棲危石，秋萍滿敗船。溜從華頂落，樹與赤城連。已有求閑意，相期在暮年。

送魏校書赴夏口從事

西風吹遠蟬，驛路在雲邊。獨夢諸峯外，（峯全唐詩作山）高談大旆前。夜燈分楚塞，秋日滿湘船。（日全唐詩作角）郡邑多嚴寄，何方便學仙。

送琇上人

古殿焚香外，清羸坐石稜。茶煙開瓦雪，鶴跡上潭冰。孤磬侵雲動，靈山隔水登。白雲歸意遠，舊寺在廬陵。

秋思

寒蛩鳴不定，郭外水雲幽。南浦雁來日，北窗人臥秋。病身多在遠，生計少於愁。薄暮西風急，清砧響未休。

李餘（七八九—？）

寒食

玉輪江上雨絲絲，公子遊春醉不知。翦渡歸來風正急，水濺鞍帕嫩鵝兒。張祜公子行「鐙金斜雁子，鞍帕嫩鵝兒。」

臨邛怨

藕花衫子柳花裙，多著沈香慢火薰。惆悵妝成君不見，空教綠綺伴文君。

李賀（七九〇—八一六）

長歌續短歌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渴飲壺中酒，飢拔隴頭粟。淒涼四月闌，千里一時綠。夜峯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照出高峯外。不得與之遊，歌成鬢先改。

銅駝悲

落魄三月罷，尋花去東家。誰作送春曲，洛岸悲銅駝。橋南多馬客，北山饒古人。客飲杯中酒，駝悲千萬春。生世莫徒勞，風吹盤上燭。厭見桃株笑，銅駝夜來哭。

摩多樓子

玉塞去金人，二萬四千里。風吹沙作雲，一時渡遼水。天白水如練，甲絲雙串斷。行行莫苦辛，城月猶殘半。曉氣朔煙上，趢趗胡馬蹄。行人臨水別，隴水長東西。

題趙生壁

大婦然竹根，中婦舂玉屑。冬暖拾松枝，日煙生蒙滅。木藓青桐老，石泉水聲發。曝背臥東亭，桃花滿肌骨。

詠懷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唯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夢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溼團光，鸞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

浩歌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煙。箏人勸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問誰。不須浪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衞娘髮薄不勝梳。羞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刺促。

貝宮夫人

丁丁海女弄金環，雀釵翹揭雙翅關。六宮不語一生閑，高懸銀牓照青山。長眉凝綠幾千年，淸涼堪老鏡中鸞。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魏明帝靑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淸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崑崙使者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虯龍鱗下紅肢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聲，劫灰飛盡古今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棖棖。洞庭雨腳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櫛櫛瑤殿明，宮外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獰，海綃紅文香淺淸，黃娥跌舞千年

觥。仙人燭樹蠟煙輕，清琴醉眼淚泓泓。

公莫舞歌 幷序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壯士，灼灼於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陋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晉志云：「公莫舞，今之巾舞。」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甖。華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筝。橫楣粗錦生紅緯，日炙錦嫣王未醉。腰下三看寶玦光，項莊掉劒欄前起。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雲瑞抱天迴，咸陽王氣清如水。鐵樞鐵楗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鐶。漢王今日須秦印，絕臏刳腸臣不論。

雁門太守行 樂府詩集三九作向月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

長平箭頭歌

漆灰骨末丹水砂，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竿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黑旗雲溼懸空夜。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蟲棲雁病蘆筍紅，陰火迴風吹送客。訪古汍瀾收斷鏃，折鋒赤璺曾封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簝竹。

李憑箜篌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溼寒兔。

春坊正字劍子歌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鵜淬花白鷴尾。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挼絲團金懸麗𣯍，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唐兒歌

頭玉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綠尾，銀鸞睒光踏半臂。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書空作唐字。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

後園鑿井歌

井上轆轤牀上轉，水聲繁，絃聲淺。情若何，荀奉倩。城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

江樓曲

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曉釵催鬢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功。鼉吟浦口飛梅雨，竿頭酒旗換青苧。蕭騷浪

白雲差池，黃粉油衫寄郎主。新槽酒聲苦無力，南湖一頃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思，小玉開屏見山色。

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漻漻蟲嘖嘖。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蟄螢低飛隴徑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谿晚涼

白狐向月號山風，秋寒掃雲留碧空。玉煙青溼白如幢，銀灣曉轉流天東。溪汀眠鷺夢征鴻，輕漣不語細游溶。層岫迴岑複疊龍，苦篁對客吟歌筒。

示　弟

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醁醽今夕酒，緗帙去時書。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抛擲任梟盧。

南　園

小樹開朝徑，長茸溼夜煙。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古剎疏鐘度，遙嵐破月懸。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

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

掃斷馬蹄痕，衙回自閉門。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閱角巾。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櫂滿溪雲。

昌谷北園新筍

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

施肩吾（七九一——？）

夜宴詞

蘭缸如晝曉不眠，玉堂夜起沈香煙。青娥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窗弄嬌梳洗晚，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琉璃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古曲

可憐江北女，慣唱江南曲。搖蕩木蘭舟，雙鳧不成浴。

春日錢塘雜興 全唐詩無此首

仙姥溪頭桑裊裊，錢塘郭外柳毿毿。路逢鄰婦遙相問，小小如今學養蠶。西鄰年少問東鄰，柳岸花隄幾處新。昨夜雨多春水闊，隔江桃葉喚何人。

江南怨

愁見橋邊荇葉新，蘭舟枕水楫生塵。從來不是無蓮采，十頃蓮塘賣與人。

仙翁詞

世間無遠可爲遊，六合朝行夕已周。壇上夜深風雨靜，小仙乘月繫蒼虬。

贈道士（全唐詩作贈莎地道士）

莎地陰森古蓮葉，游龜暗老青苔甲。池邊道士誇眼明，夜取蟭螟摘蚊睫。

許　渾（七九一——八五四？）

行次潼關題驛後軒

飛閣極層臺，終南此路回。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雁過秋風急，蟬鳴宿霧開。平生無限意，驅馬任塵埃。

題韋隱居西齋

劚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到稀。不聞砧杵動，應解製荷衣。

將歸塗口宿鬱林寺道玄上人院

春詩采藥翁，歸路宿禪宮。雲起客眠處，月殘僧定中。藤花深洞水，槲葉滿山風。清境不能住，朝朝慙遠公。

韶州送寶司直北歸

江曲山如畫，貪程亦駐舟。果隨巖狖落，槎帶水禽流。客散他鄉夜，人歸故國秋。樽前挂帆去，風雨下西樓。

金陵懷古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凌歊臺

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

咸陽城東樓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谿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凌歊臺送韋秀才

雲起高臺日未沈，數村殘照半巖陰。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故山迢遞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謝亭送別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鷺鷥

西風澹澹水悠悠，雪點絲飄帶雨愁。何限歸心倚前閣，綠蒲紅蓼練塘秋。

學仙

心期仙訣意無窮，采畫雲車起壽宮。聞有三山未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

紫藤

綠蔓穠陰紫袖低，客來留坐小堂西。醉中掩瑟無人會，家住江南罨畫溪。

張祜（七九二——八五二？）

車遙遙

東方曨曨車軋軋，地色不分新去轍。閨門半掩窗半空，斑斑枕花殘淚紅。君心若車千萬轉，妾身如轍遺漸遠。碧川迢迢山宛宛，馬蹄在耳輪在眼。桑間女兒情不淺，莫道野蠶能作繭。

雁門太守行

城頭月沒霜如水，趚趚踏沙人似鬼。燈前拭淚試香裘，長引一聲殘漏子。駝囊瀉酒酒一杯，前頭滴血心不回。閨中年少妻莫哀。魚金虎竹天上來，雁門山邊骨成灰。

途中逢李道實遊蔡州

征馬漢江頭，逢君上蔡遊。蚜橋經亥市，山路過申州。僻地人行澀，荒林虎跡稠。殷勤話新守，生物賴諸侯。

江西道中作

西江江上月，遠遠照征衣。夜色草中網，秋聲林外機。渚田牛路熟，石岸客船稀。無復是鄉井，鷓鴣聊自飛。

入潼關

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昔龍顏。何處梟雄輩，干戈自不閑。

白鼻騧

爲底胡姬酒，長來白鼻騧。摘蓮抛水上，郎意在浮花。

宮詞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贈內人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唯看宿鷺窠。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

集靈臺

日光斜照集靈臺，紅樹花迎曉露開。昨夜上皇新授籙，太眞含笑入簾來。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雨霖鈴

雨霖鈴夜卻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題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州。

劉叉

自問

自問彭城子，何人授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如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弦。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

盧仝（七九五？——八三五）

自詠

鷹子蹦躘也，賢愚總莫驚。蚊蝱當家口，草石是親情。萬卷堆胸朽，三光撮眼明。翻悲廣成子，閒氣說長生。

物外無知己，人間一癖王。生涯身是夢，耽樂酒爲鄉。日月黏髭鬢，雲山鎖肺腸。愚公只公是，不用謾驚張。

韓琮（七九五—？）

春愁

金烏長飛玉兎走，青鬢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弦，未解貪花惜楊柳。吳魚嶺雁無消息，水誓蘭情別來久。勸君年少莫遊春，煖風遲日濃於酒。

晚春江晴寄友人 全唐詩作晚春別

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春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

暮春滻水送別

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駱谷晚望

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家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

韋楚老（七九五—？） 全唐詩作常楚老

祖龍行

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冤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

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下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顧非熊（七九六——八五四？）

秋日陝州道中作

孤客秋風裏，驅車出陝西。關山午時路，村落一聲雞。樹勢標秦遠，天形到嶽低。誰知我名姓，來往自棲棲。

朱慶餘（七九七——？）

泛溪

曲渚迴花舫，生衣臥向風。鳥飛溪色裏，人語棹聲中。餘卉纔分影，新蒲自作叢。前灣更幽絕，誰識去猶通。誰識全唐詩作雖淺

湖中閒夜遣興

釣艇同琴酒，良宵背水濱。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身。浦迴湘煙卷，林香嶽氣春。誰知此中興，寧羨五湖人。

送陳標

滿酌勸僮僕，好隨郎馬蹄。春風慎行李，莫上白銅鞮。

宮詞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近試上張水部閨意　全唐詩作閨意獻張水部，又作近試上張籍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

劉得人（七九九——？）全唐詩無此人

題邵公禪院

無事門多掩，陰堦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樹向寒山得，人從瀑布來。終朝天目老，擎錫逐雲回。

寄春坊顧校書

寧因不得志，寂寞本相宜。冥目冥心坐，花開花落時。數畦蔬甲出，半夢鳥聲移。只恐龍樓曉，歸山又見違。

劉滄（八〇〇——八六五？）

長洲懷古

野燒原空盡荻灰，吳王此地有樓臺。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猨聲入楚雲哀。停車日

晚蔫蘋藻，風靜寒塘花正開。

經煬帝行宮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意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煙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棹歌。

李遠（八〇二——八七〇？）

送人入蜀

蜀客本多愁，君今是勝遊。碧藏雲外樹，紅露驛邊樓。杜魄呼名語，巴江學字流。不知煙雨夜，何處夢刀州。

陳陶

步虛引　樂府詩集七八

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爲衣雙耳白。靑編爲我忽降書，暮雨虹蜺一千尺。赤城門開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

送沈次魯南遊

高臺贈君別，滿握軒轅風。落日一揮手，金鵝雲雨空。鰲洲石梁外，劍浦羅浮東。茲輿不可接，翛翛煙際鴻。

閑居寄太學盧景博士

無路青冥奪錦袍，恥隨黃雀住蓬蒿。碧雲夢後山風起，珠樹詩成海月高。久滯鼎書求羽翼，未忘龍闕致波濤。閑來長得留侯癖，羅列楂梨校六韜。

竹

嘯入新篁一里行，萬竿如翿瑣龍泓。驚巢翡翠無尋處，閑倚雲根刻姓名。

隴西行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喻鳧

得子姪書

遠書來阮巷，闕下見江東。不得經史力，枉拋耕稼功。雁天霞腳雨，漁夜葦條風。無復琴杯興，開懷向爾同。

段成式（？——八六三）

題谷隱蘭若

風帶巢熊拗樹聲，老僧相引入雲行。半坡新路畬纔了，一谷寒煙燒不成。

崔櫓

春日長安即事

一百五日又欲來，梨花梅花參差開。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眞可哀。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將變舊爐灰。畫橋春煖清歌夜，肯信愁腸日九迴。

過蠻溪渡

綠楊如髮雨如煙，立馬危橋獨喚船。山口斷雲迷舊路，渡頭芳草憶前年。身隨遠道徒悲梗，詩寫明時不值錢。歸去楚臺還有計，釣船春雨日高眠。

清華宮三首

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

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

門橫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溼雲如夢雨如塵。

殘蓮花 全唐詩無此首

不耐高風怕冷煙，瘦紅欹委倒靑蓮。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杜牧（八〇三——八五二）

揚州

煬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駿馬宜閑出，千金好舊游。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鬬雞臺。金絡擎鵰去，鸞環拾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沈堆。處處皆華表，淮王奈卻回。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靑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赴舉 全唐詩「將」下有「欲」字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楊枝。苒苒跡始去，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悵桂花時。

春懷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靑春。明月誰爲主，江山暗換人。鶯花潛運老，榮樂漸成塵。遙憶朱門柳，別離應更頻。

早行

垂鞭信馬行，數里未雞鳴。林下帶殘夢，葉飛時忽驚。霜凝孤鶴迥，月曉遠山横。僮僕休辭險，時平路復平。

長安雜題長句

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峯疊海濤。南苑草芳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旄。少年羈絡青紋玉，遊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空高。

街西長句

碧池新漲浴嬌鴉，分鑠長安富貴家。遊騎偶同人鬬酒，名園相倚杏交花。銀鞦騕褭嘶宛馬，繡鞅璁瓏走鈿車。一曲將軍何處笛，連雲芳草日初斜。

潤州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裏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自宣城赴官上京

瀟灑江湖十過秋，酒杯無日不淹留。謝公城畔溪驚夢，蘇小門前柳拂頭。千里雲山何處好，幾人襟韻一生休。塵冠掛卻知閑事，終擬蹉跎訪舊遊。

九日齊安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歎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霑衣。

早雁

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商山麻澗

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餘家。雉飛鹿過芳草遠，牛巷雞塒春日斜。秀眉老父將樽酒，蒨袖女兒簪野花。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細沙。

寄浙東韓八評事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經秋。鬢衰酒減欲誰泥，跡辱魂慚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蛺蝶，文章應解伴牢愁。無窮塵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不休。

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羣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江　樓

獨酌芳春酒，登樓已半醺。誰驚一行雁，衝斷過江雲。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題齊安城樓

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赤　壁　一作李商隱詩，實非。

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一渠東注芳華苑，苑鏁池塘百歲空。水殿半傾蟾口澀，爲誰流下蓼花中。

贈別二首

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罇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悵詩

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秋夕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是墜樓人。

雍　陶（八〇五——？）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

閉門無事後，此地即山中。但覺鳥聲異，不知人境同。晚花開爲雨，殘果落因風。獨坐還吟酌，詩成酒已空。

塞上宿野寺

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煙平似水，高樹暗如山。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閒。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寒食夜池上對月懷友

人間多別離，處處是相思。海內無煙夜，天涯有月時。跳魚翻荇葉，驚鵲出花枝。親友皆千里，三更獨遶池。

和孫明府懷舊山

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爲客落人間。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城西訪友人別墅

灃水橋西小路斜，日高猶未到君家。村園門巷都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天津橋望春

津橋春水浸紅霞，煙柳風絲拂岸斜。翠輦不來金殿閉，宮鶯銜出上陽花。

任　翻（八〇五——？）

洛陽道

憧憧洛陽道塵下生春草。行者豈無家，無人在家老。雞鳴前結束，爭去恐不早。百年路傍盡，白日車中曉。求富江海狹，取貴山嶽小。二端立在途，奔走無由了。

春　晴

楚國多春雨，柴門喜晚晴。幽人臨水坐，好鳥隔花鳴。野色臨空闊，江流接海平。門前到溪路，今夜月分明。

宿巾子山寺　全唐詩「寺」上有「禪」字

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濺衣裳。前峯月映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薛　逢（八〇六——八七六？）

漢武宮詞

漢武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童女移香案，雲際金人捧露盤。絳節幾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驂鸞。茂林煙雨埋冠劍，石馬無聲蔓草寒。

宮詞

十二樓中盡曉妝，望仙樓上望君王。鎖銜金獸連環冷，水滴銅龍晝漏長。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遙窺正殿簾開處，袍袴宮人掃御牀。

方干（八〇九——八七三？）

寄李頻

衆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思苦文星動，鄉遙釣渚閑。明年見名姓，唯我獨何顏。

冬夜泊僧舍

江東寒近臘，野寺水天昏。無酒可消夜，隨僧早閉門。照牆燈燄細，著瓦雪聲繁。飄泊仍千里，清吟欲斷魂。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亭林　全唐詩「亭林」一作「林亭」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涼月照窗欹枕倦，澄泉遶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南身旅羈。

于武陵（八一〇—？）

褒中即事 全唐詩無此首

風吹殘雨歇，雲去有煙霞。南浦足遊女，綠蘋應發花。遠鐘當半夜，明月入千家。不作故鄉夢，始知京洛賒。

秋夕聞雁 全唐詩無此首

星漢欲沈盡，誰家砧未休。忽聞涼雁至，如報杜陵秋。千樹又黃葉，幾人新白頭。洞庭今夜客，一半卻登舟。

贈王隱者山居

石室掃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事，先生應不聞。寒山滿西日，空照雁成羣。

劉威

冬夜旅懷

寒窗危竹枕，月過半牆陰。嫩葉不歸夢，晴蟲成苦吟。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寂寞誰相似，殘燈與素琴。

冬日送友人西歸

北風吹別思，杳杳度雲山。滿望是歸處，一生猶未閑。知音方見賞，浮宦久相關。空有心如月，同君千里還。

孟遲（八二一—？）

懷鄭泊

風蘭舞幽香，雨葉墮寒滴。美人來不來，前山看向夕。

蓮塘

脈脈低回殷袖遮，臉横秋水髻盤鴉。蓮莖有刺不曾折，盡日岸傍空看花。

李商隱（八一二—八五八）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宮中曲

雲母濾宮月，夜夜白如水。賺得羊車來，低扇遮黃子。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蠶縷茜香濃，正朝纏左臂。巴牋兩三幅，滿寫承恩字。欲得識青天，昨夜蒼龍是。

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淸。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河淸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

勝槩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靑嶂雨，鳥沒夕陽天。客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眞得地，漂蕩釣魚船。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無題二首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無題 第二首全唐詩題作錦瑟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追成憶，全唐詩作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聲。

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九成宮

十二層城閬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駿蹄。吳岳曉光連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荔枝盧橘沾恩幸，鸞鵲天書溼紫泥。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樂遊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爲溼最高花。

無題

紫府仙人號寶燈，雲漿未飲結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遙臺十二層。

嫦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柳

曾逐東風拂舞筵，樂遊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淸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

宮辭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尊前奏花落，涼風只在殿西頭。

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牕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憶住一師

無事經年別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峯。爐煙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

李羣玉（八一三——八六〇？）

火爐前坐

孤燈照不寐，風雨滿西林。多少關心事，書灰到夜深。

大庾山嶺別友人

貧窗無子鷓雛飢，毛羽凋摧不得歸。誰念火雲千嶂裏，低身猶傍鷓鴣飛。

黃陵廟

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蒨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

湘妃廟

少將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相約杏花壇上去，畫欄紅紫鬬樗蒲。

姚鵠（八一四——？）

寄雍陶先輩

知音杳何處，書札寄無由。獨宿月中寺，相思天半樓。露凝衰草白，雲渡遠煙秋。悵望難歸枕，吟勞生夜愁。

項斯（八一五——？）

夜泊淮陰

夜入楚家煙，煙中人未眠。望來淮岸盡，坐到酒樓前。燈影半臨水，箏聲多在船。乘流向東去，別此易經年。

趙　嘏（八一五——？）

汾上宴別

雲物如故鄉，山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色暮。一尊花下酒，殘日水西樹。不待管弦終，搖鞭背花去。

東歸道中

未明喚童僕，江上憶殘春。風雨落花夜，山川驅馬人。星星一鏡髮，草草百年身。此日念前事，滄州情更親。

長安晚秋

雲物凄清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憶山陽

家在枚皋舊宅邊，竹軒晴與楚坡連。芰荷香繞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礙十洲煙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曹鄴（八一六——八七五？）

吳宮宴

吳宮城闕高，龍鳳遙相倚。四面鏗鼓鐘，中央列羅綺。春風時一來，蘭麝聞數里。三度明月落，青娥醉不起。江頭鐵劍鳴，玉座成荒壘。適來歌舞處，不知身是鬼。

東武吟

心如山上虎，身若倉中鼠。惆悵倚市門，無人與之語。夜宴李將軍，欲望心相許。何曾聽我言，貪謔邯鄲女。獨上黃金臺，淒涼淚如雨。

古詞

高闕礙飛鳥，人言是君家。經年不歸去，愛妾面上花。妾面雖如花，妾心非女蘿。郎妻自不重，於妾欲如何。

老圃堂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

薛能（八一七？——八八〇）

秋夜山中敍事

初宵門未掩，獨坐對霜空。極目故鄉月，滿溪寒草風。樵聲當嶺上，僧語在雲中。正恨歸期晚，蕭蕭聞塞鴻。

李頻（八一八？——八七六）

湘口送友人

中流欲暮見湘煙，葦岸無窮接楚天。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依山轉，星漢通霄向水連。零落梅花過殘臘，故園歸醉及新年。

溫庭筠（八一八——八七二？）

黃曇子歌

參差綠蒲短，搖豔雲塘滿。紅潋蕩融融，鶯翁鸂鶒暖。萋芊小城路，馬上修蛾嬾。羅衫裊回風，點粉金鸝卵。

俠客行

欲出鴻都門，陰雲蔽城闕。寶劍黯如水，微紅溼餘血。白馬夜頻驚，三更霸陵雪。

曉僊謠　樂府詩集一〇〇

玉妃喚月歸海宮，月色澹白涵春空。銀河欲轉星靨靨，碧浪疊山埋早紅。碧樂府詩集作雪宮花有露如新淚，小苑叢叢

入寒翠。綺閣空傳唱漏聲，網軒未辨淩雲字。遙遙珠帳連湘煙，鶴扇如霜金骨僊。碧簫曲盡彩霞動，下視九州皆悄然。秦王女騎紅尾鳳，乘空回首晨雞弄。（乘樂府詩集作牛）霧蓋狂塵億兆家，世人猶作牽情夢。

東峯歌

錦磎潺湲玉溪水，曉來微雨藤花紫。冉冉山雞紅尾長，一聲樵斧驚飛起。松刺梳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參蕊。陽崖一夢作雲根，仙菌靈芝夢魂裏。

吳苑行

錦雉雙飛梅結子，平春遠綠窗中起。吳江澹畫水連空，三尺屏風隔千里。小苑有門紅扇開，天絲舞蝶共徘徊。綺戶雕楹長若此，韶光歲歲如歸來。

漢皇迎春詞

春草芊芊晴掃煙，宮城大錦紅殷鮮。海日初融照仙掌，淮王小隊纓鈴響。獵獵東風焰赤旗，畫神金甲葱龍網。鉅公步輦迎句芒，複道掃塵燕彘長。豹尾竿前趙飛燕，柳風吹盡眉間黃。碧草含情杏花喜，上林鶯囀遊絲起。寶馬搖環萬騎歸，恩光暗入簾櫳裏。

謝公墅歌

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颻紫庭客。文楸方罫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

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頤。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江南王氣繫疎襟，未許苻堅過淮水。

張靜婉採蓮歌　并序

靜婉，羊侃妓也，其容絕世，侃自爲採蓮二曲，今樂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採詩者，事具載梁史。

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城西楊柳向嬌晚，門前溝水波粼粼。麒麟公子朝天客，珂馬璫璫度春陌。掌中無力舞衣輕，剪斷鮫綃破春碧。抱月飄煙一尺腰，麝臍龍髓憐嬌饒。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銷。鸂鶒膠膠塘水滿，綠萍如粟蓮莖短。一夜西風吹雨來，粉痕零落愁紅淺。船頭折藕絲暗牽，藕根蓮子相留連。郎心似月月未缺，十五十六清光圓。

蘭塘詞

塘水汪汪鳧唼喋，憶上江南木蘭檝。繡頸金鬟蕩倒光，團團皺綠雞頭葉。露凝荷卷珠淨圓，紫菱刺短浮根纏。小姑歸晚紅妝淺，鏡裏芙蓉照水鮮。東溝潏潏勞迴首，欲寄一杯瓊液酒。知道無郎卻有情，長教月照相思柳。

春日野行

騎馬踏煙莎，青春奈怨何。蝶翎朝粉盡，鴉背夕陽多。柳豔欺芳帶，山愁縈翠娥。別情無處說，方寸是星河。

題盧處士山居

西溪向樵客，遙識主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峯隨雨暗，一徑入雲斜。日暮鳥飛散，滿山蕎麥花。

淸旦題採藥翁草堂

幽人尋藥逕，來自曉雲邊。衣溼朮花雨，語成松嶺煙。解藤開澗戶，踏石過溪泉。林外晨光動，山昏鳥滿天。

商山早行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暗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

送人東遊

荒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櫂還。何當重相見，尊酒慰離顏。

利州南渡

澹然空水帶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波上馬嘶看櫂去，柳邊人歇待船歸。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春日偶作

西園一曲豔陽歌，擾擾車塵負薜蘿。自欲放懷猶未得，不知經世竟如何。夜聞猛雨判花盡，寒戀重衾覺夢多。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爲起微波。

過陳琳墓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此墳。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莫怪臨

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

瑤瑟怨

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楊柳

金縷毿毿碧瓦溝，六宮眉黛惹春愁。晚來更帶龍池雨，半拂闌干半入樓。

皇甫松

採蓮子

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溼，更脫紅裙裹鴨兒。

船動湖光灩灩秋，貪看年少信船流。無端隔水拋蓮子，遙被人知半日羞。

浪淘沙

灘頭細草接疏林，浪惡罾船半欲沈。宿鷺眠洲非舊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蠻歌豆蔻北人愁，松雨蒲風野艇秋。浪起鵁鶄眠不得，寒沙細細入江流。

劉綺莊

揚州懷古（全唐詩作揚州送人）

桂楫木蘭舟，飄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

李山甫（八二〇——？）

隋堤柳

曾傍龍舟拂翠華，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李家。背日古陰從北朽，逐波疏影向南斜。年年祇有晴風便，遙爲雷塘送雪花。

趙牧

對酒

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花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飢魂弔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雲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娛，勸君朝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桀非堯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勝我，醉裏白龍多上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

唐溫如

題龍陽縣青草湖

西風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髮多。醉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

陸龜蒙

襲美見題郊居十首因次韻酬之以伸榮謝錄一首

萹地能容䨴，玄關詎有扉。靜思瓊版字，閑洗鐵笻衣。鳥破涼煙下，人銜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綠微微。

別墅懷歸

水國初冬和暖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何人授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

木蘭堂

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白蓮

素鷁多蒙別豔欺，此花眞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淸欲墮時。

白鷺

霏然飛下立蒼苔，應伴江鷗拒我來。見欲扁舟搖蕩去，倩君先作水雲媒。

村中晚望

拖杖柴門立，江村日易斜。雁寒猶憶侶，人病更離家。短鬢看成雪，雙眸舊有花。何須萬里外，即此是天涯。

又酬襲美早春病中書事次韻

從來多遠思，尤向靜中生。所以令心苦，還應是骨淸。酒香偏入夢，花落又關情。積此風流事，爭無後世名。

次和襲美病後春思

氣和靈府漸氤氳，酒有賢人藥有君。七字篇章看月得，百勞言語傍花聞。閑尋古寺消晴日，最憶深溪枕夜雲。早晚共搖孤艇去，紫屏風外碧波文。

奉和襲美題達上人藥圃

淨名無語示淸羸，藥草搜來喻更微。一雨一風皆遂性，花開花落盡忘機。教疏兔鏤金弦亂，兔鏤，兔絲別名。自擁龍芻紫汞肥。莫怪獨親幽圃坐，病容銷盡欲依歸。

奉和襲美夏景沖澹偶作次韻

蟬雀參差在扇紗，竹襟輕利籜冠斜。壚中有酒文園會，琴上無弦靖節家。芝畹煙霞全覆穗，橘州風浪半浮花。閑思兩地忘名者，不信人間髮解華。

病中秋懷寄襲美

病容愁思苦相兼，清鏡無形未我嫌。貧廣異蔬行徑窄，故求偏藥出錢添。同人散後休賒酒，雙燕辭來始下簾。更有是非齊未得，重憑詹尹拂龜占。

和襲美新秋即事次韻

帆檣衣裳盡釣徒，往來蹤跡遍三吳。閑中展卷興亡小，醉後題詩點畫麤。松島伴談多道氣，竹窗孤夢豈良圖。還須待致昇平了，即任扁舟放五湖。

秋夕文宴 得成字

筆陣初臨夜正清，擊銅遙認小金鉦。飛觥壯若遊燕市，覓句難於下趙城。隔嶺故人因會憶，傍簷棲鳥帶吟驚。梁王座上多詞客，五韻甘心第七成。梁昭明書文宴，賦詩各五韻，劉孝威第七方成。

高駢（八二一——八八七）

步虛詞

青谿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贈歌者

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風沙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許　棠（八二二——？）

題慈恩寺元遂上人院

竹檻匝迴廊，城中似外方。月雲開作片，枝鳥立成行。徑接河源潤，庭容塔影涼。天台頻去說，誰占最高房。

劉　駕（八二二——？）

早　行

馬上續殘夢，馬嘶始復驚。心孤多所虞，僮僕近我行。棲禽未飛散，落月照孤城。莫羨居者閑，谿邊人已耕。

秋　夕

促織燈下吟，燈光冷於水。鄉魂坐中去，倚壁身如死。求名爲骨肉，骨肉萬餘里。富貴在何時，離別今如此。出門長嘆息，月白西風起。

李昌符（八二四——？）

傷　春　全唐詩作旅遊傷春

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思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倦西東。

羅　鄴（八二五——？）

聞杜鵑

花時一宿碧山前，明月東風叫杜鵑。孤館覺來聽夜半，羸僮相對亦無眠。汝身哀怨猶如此，我淚縱橫豈偶然。爭得蒼蒼知有恨，汝身成鶴我成仙。

僕射陂晚望

離人到此倍堪傷，陂水蘆花似故鄉。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田園牢落東歸晚，道路辛勤北去長。卻羨無愁是沙鳥，雙雙相趁下斜陽。

唐　求（八二五——？）

山東蘭若遇靜公夜歸

松門一徑微，苔滑往來稀。半夜聞鐘後，渾身帶雪歸。問寒僧接杖，辨語犬銜衣。又是安禪去，呼童閉竹扉。

夜上隱居寺

尋師擬學空，空住虎谿東。千里照山月，一枝驚鶴風。年如流去水，山似轉來蓬。盡日都無事，安禪石窟中。

曹唐

仙子洞中有懷劉阮

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鶴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沙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燈零落盡，此生無處訪劉郎。

贈南嶽馮處士二首

白石溪邊自結廬，風泉滿院稱幽居。鳥啼深樹斸靈藥，花落閑窗看道書。煙嵐晚過鹿裘溼，水月夜明山舍虛。支頤冷笑緣名出，終日王門强曳裾。

寂寥深木閉煙霞，洞裏相知有幾家。笑看潭魚吹水沫，醉嗔溪鹿喫蕉花。穿廚歷歷泉聲細，繞屋悠悠樹影斜。夜靜著灰封釜竈，自添文武養丹砂。

送康祭酒赴輪臺

灞水橋邊酒一杯，送君千里赴輪臺。霜黏海眼旗聲凍，風射犀文甲縫開。斷磧簇煙山似米，野營軒地鼓如雷。分明會得將軍意，不斬樓蘭不擬回。

南遊

盡興南遊卒未回，水工舟子不須催。政思碧樹關心句，難放紅螺蘸甲杯。漲海潮生陰火滅，蒼梧風暖瘴雲開。蘆花寂寂月如練，何處笛聲江上來。

小遊仙詩

南斗闌珊北斗稀，茅君夜著紫霞衣。朝騎白鹿趁朝去，風押笙歌逐後飛。

冰屋朱扉曉未開，誰將金策扣瓊臺。碧花紅尾小僊犬，閑吠五雲嗔客來。

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鎮東方。不知今夕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

九天天路入雲長，燕使何由到上方。玉女暗來花下立，手挼裙帶問昭王。

玉皇賜妾紫衣裳，敎向桃源嫁阮郎。爛煑瓊花勸君喫，恐君毛鬢暗成霜。

鶴叫風悲竹葉疎，誰來五嶺拜雲車。人間肉馬無輕步，踏破先生一卷書。

夜降西壇宴已終，花殘月榭霧朦朧。誰遊八海門前過，空洞一聲風雨中。

共愛初平住九霞，焚香不出閉金華。白羊成隊難收拾，喫盡溪頭巨勝花。

太一元君昨夜過，碧雲高髻綰婆娑。手擡玉策紅如火，敲斷金鸞使唱歌。
侍女親擎玉酒巵，滿巵傾酒勸安期。等閑相別三千歲，長憶水邊分棗時。
去住樓臺一任風，十三天洞暗相通。行廚侍女炊何物，滿竈無煙玉炭紅。
王母相留不放回，偶然沈醉臥瑤臺。憑君與向蕭郎道，教著青龍取妾來。
水滿桑田白日沈，凍雲乾霰溼重陰。遼東歸客閑相過，因話堯年雪更深。
瓊樹扶疏壓瑞煙，玉皇朝客滿花前。東風小飲人皆醉，短尾青龍枕水眠。
彤閣鐘鳴碧鷺飛，皇君催熨紫霞衣。丹房玉女心慵甚，貪看投壺不肯歸。
沙野先生閉玉虛，焚香夜寫紫微書。供承童子閑無事，教刬瓊花餵白驢。
北斗西風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壺。花前玉女來相問，賭得青龍許贖無。

張喬

送友人歸宜春

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野橋喧磑水，山郭入樓雲。故里南陔曲，秋期更送君。

武瓘（八二九—？）

勸酒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虞獻（八三〇—？）

題聖果寺

路自中峯上，盤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接笙歌。

儲嗣宗（八三〇—？）

南陂遠望

閒門横古塘，紅樹已驚霜。獨立望秋草，野人耕夕陽。孤煙起蝸舍，飛鷺下魚梁。惟有田家事，依依似故鄉。

小樓

松杉風外亂山青，曲几焚香對石屏。記得去年春雨後，燕泥時汚太玄經。

司馬扎

道中早發

野店雞一聲，蕭蕭客車動。西峯帶曉月，十里猶相送。繁弦滿長道，羸馬四蹄重。遙羨靑樓人，錦衾方遠夢。功名不我與，孤劍何所用。行役難自休，家山憶秋洞。

貫休（八三二——九一二）

寄令狐郎中

雨打繁暑盡，放懷步微涼。綠苔狂似人，入我白玉堂。蟲鳥眠堪畫，硟櫨夜益香。唯應蘂宮子，時到虎溪旁。

江邊道士

獨住大江濱，不知何代人。藥爐生紫氣，肌肉似紅銀。酒釅竹屋爛，一本作爛符收山鬼仁。何妨將我去，一看武陵春。

夢遊仙

車渠地無塵，行至瑤池濱。森森椿樹下，白龍來嗅人。

于濆（八三二——？）

古宴曲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寒食

二月野中芳，凡花亦能香。素娥哭新塚，樵柯鳴柔桑。田父引黃犬，尋狐上高岡。墳前呼犬歸，不知頭似霜。

早發

綠野含曙光，東北雲如茜。棲鴉林際起，落月水中見。此身何自苦，日日凌霜霰。流蘇帳裏人，猶在陽臺畔。

李郢（八三二——？）

江上逢王將軍

虬鬚顑頷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唯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宿杭州虛白堂

秋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曉不得寐，二十五聲秋點長。

崔道融（？—九〇〇？）

銅雀妓

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後，後全唐詩作暗不見六龍歸。

春閨

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寄遼西。

江村

日暮片帆落，江村如有情。獨對沙上月，滿船人睡聲。

寄人二首 第二首一作韋承慶，非。

花上斷續雨，江頭來去風。相思春欲盡，未遣酒尊空。

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

羅隱（八三三—九〇九）

巫山高

下壓重泉上千仞，香雲結夢西風緊。縱有精靈得往來，猊軛鵾軒亦顛隕。嵐光㠑㠑雷隱隱，愁爲衣裳恨爲鬢。暮灑朝行何所之，江邊日月情無盡。珠零冷露丹墮楓，細腰長臉愁滿宮。人生對面猶異同，況在千巖萬壑中。

江南行

江煙溼雨鮫綃軟，漠漠小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情，夜槽壓酒銀船滿。細絲搖柳凝曉空，樂府詩集二六細絲搖柳作綳絲探怨 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鸂鷘喚不起，平鋪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邊月悄悄，油碧輕車蘇小小。同上油碧作油壁

金陵夜泊

冷煙輕靄傍衰叢，此夕秦淮駐斷蓬。棲雁遠驚沽酒火，亂鴉高避落帆風。地銷王氣波聲急，山帶秋陰樹影空。六代精靈人不見，思量應在月明中。

廣陵開元寺閣上作

滿檻山川漾落暉，檻前前事去如飛。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江蹙海門帆散去，地吞淮口樹相依。紅樓翠幕知多少，長向東風有是非。

杏花

暖觸衣襟漠漠香，閒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豔拂文君酒，半里紅欹宋玉牆。盡日無人疑悵望，有時經雨乍淒涼。舊山山下還如此，迴首東風一斷腸。

緜谷迴寄蔡氏昆仲

一年兩度錦江遊，前値東風後値秋。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將別恨和心斷，水帶離聲入夢流。今日因君試回首，澹煙喬木隔緜州。

皮日休（八三三——？）

釣侶

嚴陵灘勢雲似崩，釣具歸來放石層。煙浪濺篷寒不睡，更將枯蚌點漁燈。

酒病偶作

鬱林步障晝遮明，一炷濃香養病酲。何事晚來還欲飲，隔牆聞賣蛤蜊聲。

鹿門夏日

滿院松桂陰，日午卻不知。山人睡一覺，庭鵲立未移。出簷趁雲去，忘戴白接䍦。書眼若薄霧，酒腸如漏巵。身外所勞者，飲食須自持。何如便絕粒，直使身無爲。

偶書

女媧掉繩索，縆泥成下人。至今頑愚者，生如土偶身。雲物養吾道，天爵高我貧。大笑猗氏輩，爲富皆不仁。

讀書

家貧是何物，積帙列梁梠。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儔侶。

臨頓里名爲吳中偏勝之地陸魯望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墅余每相訪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題屋壁

錄一

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任傳漁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

虎丘寺殿前有古杉一本形狀醜怪圖之不盡況百卉競媚若妒若娼唯此杉死抱奇節僥然闕然不知雨露之可生也風霜之可瘁也乃造化者方外之材乎遂賦三百言以見志

種日傳逢晉，枯來必自隋。鍔狂將立處，螭鬭未開時。卓犖擲槍榦，叉牙束戟枝。初驚蟉篆活，復訝獮狂癡。勁質如堯瘦，貞容學舜黴。勢能擒土伯，醜可駭山祇。虎爪拏巖穩，虬身脫浪欹。槎頭禿似刷，枿觜利於錐。突兀方相脛，鱗皴夏氏胝。根應藏鬼血，柯欲漏龍漦。拗似神荼怒，呀如猰貐飢。朽癰難可吮，枯瘇不堪治。一炷玄雲拔，三尋黑稍奇。狼頭勃窣豎，蠆尾掘彎垂。目燥那逢爐，心開豈中鈹。任苔爲疥癬，從蠹作瘡痍。品格齊遼鶴，年齡等寶龜。將懷縮地力，欲負拔山姿。未倒防風骨，初僵負貳屍。漆書明古本，鐵室抗全師。磈磊還無極，伶俜又莫持。堅應敵駿骨，文定寫鼂皮。蟠屈愁凌刹，騰驤恐攫池。搶煙寒嶰嶭，披蔦靜䰐髿。或仰誠難識，句芒恐不知。好燒胡律看，堪共達多期。辜色諸芳笑，無聲衆籟疑。終添八柱位，未要一繩維。盡日來唯我，當春甑更誰。他年如入用，直構太平基。

奉和魯望獨夜有懷吳體見寄

病鶴帶霧傍獨屋，破巢含雪傾孤梧。濯足將加漢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鬚。隱几清吟誰敢敵，枕琴高臥眞堪圖。此時枉欠高散物，楠瘤作樽石作爐。

醉中偶作呈魯望

谿雲澗鳥本吾儕，剛爲浮名事事乖。十里尋山爲思役，五更看月是情差。分將吟詠華雙鬢，力以壺觴固百骸。爭得草堂歸臥去，共君同作太常齋。

周朴（？——八七八）

董嶺水

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沙中曳杖藜。

李咸用

春日

浩蕩東風裏，徘徊無所親。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衰世難修道，花時不稱貧。滔滔天下者，何處問通津。

李洞

送雲卿上人遊安南

春往海南邊，秋聞半路蟬。鯨吞洗鉢水，犀觸點燈船。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安卻歸日，松偃舊房前。

鄭補闕山居

高節諫垣客，白雲居靜坊。馬飢餐落葉，鶴病曬殘陽。野霧昏朝燭，溪牋惹御香。相招倚蒲壁，論句夜何長。

題維摩暢上人房

諸方幾遊臘，五夏五峯銷。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鵰。冷筇和雪倚，朽櫟帶雲燒。從此西林老，暫然三萬朝。

贈曹郎中崇賢所居

閑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蜀繒。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煑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華嶽樓開萬仞冰。詩句變風官漸緊，夜濤舂斷海邊藤。

贈青龍印禪師

雨溼秋刀剃雪時，菴前曾禮草堂師。居人昨日相過說，鶴已生孫竹滿池。

司空圖（八三七——九〇八）

塞下 一作殷遙下作上案五六見圖與李生論詩書則非殷詩明甚。

萬里隋城在，三邊虜氣衰。沙塡孤障角，燒斷故關碑。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將軍正閑暇，留客換歌辭。

寄永嘉崔道融

旅寓雖難定，乘閑是勝遊。碧雲蕭寺霽，紅樹謝村秋。戍鼓如潮暗，船燈照島幽。詩家多滯此，風景似相留。

下方

昏旦松軒下，怡然對一瓢。雨微吟詩足，花落夢無聊。細事當棊遣，衰容喜鏡饒。溪僧有深趣，書至又相邀。

上柏梯寺懷舊僧 全唐詩作陌梯寺

雲根禪客居，皆說舊無廬。松日明金像，山風響木魚。依棲應不阻，名利本來疏。縱有人相問，林間嬾折書。

江行

地闊分吳塞，楓高映楚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行紀添新夢，羈愁甚往年。何時京洛路，馬上見人煙。

庚子臘月五日

複道朝延火，嚴城夜漲塵。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禁漏虛傳點，妖星不振辰。何當迴萬乘，重覩玉京春。

丁未歲歸王官谷

家山牢落戰塵西，匹馬偷歸路已迷。塚上卷旗人簇立，花邊移寨鳥驚啼。本來薄俗輕文字，卻致中原動鼓鼙。將取一壺閑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

退棲

宦遊蕭索爲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自此致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雜題

溪漲漁家近，煙收鳥道高。松花飄可惜，睡裏灑離騷。

修史亭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

歌者

五柳先生自識微，無弦共笑手空揮。胸中免被風波撓，肯爲螳螂動殺機。

聶夷中（八三七——？）

雜興

兩葉能蔽目，雙豆能塞聰。理身不知道，將爲天地聾。擾擾造化內，茫茫天地中。苟或有所願，毛髮亦不容。

秋夕

日往無復見，秋堂暮仍學。玄髮不知白，曉入寒銅覺。爲材未辭樹，有玉猶在璞。誰把碧桐枝，刻作雲門樂。

公子家

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

章碣（八三七——？）

旅舍早起

跡暗心多感，神疲夢不遊。驚舟同魘夜，獨樹對悲秋。晚角和人戰，殘星入漢流。門前早行子，敲鐙唱離憂。

周繇（八三八——？）

登甘露寺

盤江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摏砌檻，山雨灑窗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

唐彥謙（八三九——？）

曲江春望

杏豔桃嬌奪晚霞，樂遊無廟有年華。漢朝冠蓋皆陵墓，十里宜春漢苑花。

仲山 高祖兄仲隱居之所

千載遺蹤寄薜蘿，沛中鄉里舊山河。長陵亦是閑丘隴，異日誰知與仲多。

鄭谷（八四二——九一〇？）

別同志

所立共寒苦，平生同與遊。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天澹滄浪晚，風悲蘭杜秋。前程吟此景，爲子上高樓。

寄司勳張員外學士

平昔偏知我，司勳張外郎。昨來聞俶擾，憂甚欲顛狂。煙暝搔愁鬢，春陰賴酒鄉。江樓倚不得，橫笛數聲長。

張谷田舍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

鷓鴣

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游子乍聞征袖溼，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韓偓（八四四——？）

雨中

青桐承雨聲，聲聲何重疊。疎滴下高枝，次打般低葉。鳥溼更梳翎，人愁方拄頰。獨自上西樓，風襟寒帖帖。

暴雨

電尾燒黑雲，雨脚飛銀線。急點濺池心，微煙昏水面。氣涼氛祲消，暑退松篁健。叢蓼亞赬茸，擎荷翻綠扇。風期誰與同，逸趣余探徧。欲去更遲留，胸中久交戰。

殘春旅舍

旅舍殘春宿雨晴，恍然心地憶咸京。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淨域，酒衝愁陣出奇兵。兩梁免被塵埃汙，拂拭朝簪待眼明。

半醉

水向東流竟不迴，紅顏白髮遞相催。壯心暗逐高歌盡，往事空乘半醉來。雲護雁霜籠澹月，雨連鶯曉落殘梅。西樓悵

望芳菲節，處處斜陽草似苔。

春盡

惜春連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人閑易得芳時恨，地迥難招自古魂。慙愧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爲到西園。

效崔國輔體

雨後碧苔院，霜來紅葉樓。閒階上斜日，鸚鵡伴人愁。

羅幕生春寒，繡牕愁未眠。南湖一夜雨，應溼采蓮船。

幷州

戍旗青草接榆關，雨裏幷州四月寒。誰會憑欄潛忍淚，不勝天際似江干。

已涼

碧欄干外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

寒食夜

惻惻輕寒翦翦風，杏花飄雪小桃紅。夜深斜搭鞦韆索，樓閣朦朧細雨中。

忍笑

宮樣衣裳淺畫眉，晚來梳洗更相宜。水精鸚鵡釵頭顫，舉袂佯羞忍笑時。

半睡

眉山暗澹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稜。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損研繚綾。

寄恨

秦釵枉斷長條玉，蜀紙空留小字紅。死恨物情難會處，蓮花不肯嫁東風。

杜荀鶴（八四六——九〇四）

春宮怨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霽後登唐興寺水閣

一雨三秋色，蕭條古寺閒。無端登水閣，有處似家山。白日生新事，何人得暫閒。將知老僧意，未必戀松關。

秋宿臨江驛

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漁舟火影寒歸浦，驛路鈴聲夜過山。身事未成歸未得，聽猿鞭馬入長安。

曹松（八四八——九〇一）

長安春日

浩浩看花晨，六街揚遠塵。塵中一丈日，誰是晏眠人。御柳舞著水，野鶯啼破春。徒云多失意，猶自惜離秦。

贈南陵李主簿

外邑官同隱，寧勞短吏趨。看雲情自足，愛酒逸應無。簟席遺棊子，衣裳惹印朱。仍聞陂水近，亦擬掉菰蒲。

寄崇聖寺僧

不醉長安酒，冥心只似師。望山吟過日，伴鶴立多時。溝遠流聲細，林寒綠色遲。菴西蘿月夕，重約語空期。

送進士喻坦之遊太原

北鄙征難盡，詩愁滿去程。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鋤聲。逗野河流濁，離雲磧日明。并州戎壘地，角動引風生。

再到洪州望西山

洪州向西顧，不忍暫忘君。記得瀑泉落，省同幽鳥聞。一迴經雨雹，長有剩風雲。未定卻棲息，前頭江海分。

贈衡山廖明府

爲縣瀟湘水，門前樹配苔。晚吟公籍少，春醉積林開。滌硯松香起，擎茶嶽影來。任官當此境，更莫夢天台。

南遊

直到南箕下，方諳漲海頭。君恩過銅柱，戎節限交州。犀占花陰臥，波銜瘴色流。遠夷居不樂，自是北人愁。

南海旅次

憶歸休上越王臺，歸思臨高不易裁。爲客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城頭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月迴。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發被春催。

吳融（八五〇——？）

途中

柳弱風長在，雲輕雨易休。不勞芳草色，更惹夕陽愁。萬里獨歸去，五陵無與遊。春心漸傷盡，何處有高樓。

金橋感事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春郊尚朔風。飮馬早聞臨渭北，射鵰今欲過山東。百年徒有伊川歎，五利寧無魏絳功。日暮長亭正愁絕，哀笳一曲戍煙中。

春歸次金陵

春陰漠漠覆江城，南國歸橈趁晚程。水上驛流初過雨，樹籠堤去不離鶯。迹疎冠蓋兼無夢，地近鄉關別有情。便被東

風動愁思，楊花千里雪中行。

題湖城縣西道中槐樹

零落欹斜此路中，盛時曾識太平風。曉迷天仗歸春苑，暮送鸞旗指洛宮。一自煙塵生薊北，更無消息幸關東。而今只有孤根在，鳥啄蟲穿沒亂蓬。

山居即事

小亭前面接青崖，白石交加襯綠苔。日暮松聲滿階砌，不關風雨鶴歸來。

釣竿

曾拋釣渚入秦關，今卻持竿傍碧灘。認得舊溪兼舊意，恰如羊祜識金環。

韋莊（八五一——九一〇）

章臺夜思

清瑟怨遙夜，遶弦風雨哀。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鄉書不可寄，秋雁又南迴。

延興門外作

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犢車。綠奔穿內水，紅落過牆花。馬足倦遊客，鳥聲歡酒家。王孫歸去晚，宮樹欲棲鴉。

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遊，子夜歌清月滿樓。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下不知秋。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惟見水東流。

過揚州

當年人未識兵戈，處處清樓夜夜歌。花發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風多。淮王去後無雞犬，煬帝歸來葬綺羅。二十四橋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

綏州作

雕陰無樹水南流，雉堞連雲古帝州。帶雨晚駝鳴遠戍，望鄉孤客倚高樓。明妃去日花應笑，蔡琰歸時鬢已秋。一曲單于暮烽起，扶蘇城上月如鉤。

與東吳生相遇

十年身事各如萍，白首相逢淚滿纓。老去不知花有態，亂來惟覺酒多情。貧疑陋巷春偏少，貴想豪家月最明。且對一尊開笑口，未衰應見泰階平。

金陵曲 全唐詩作臺城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崔塗（八五四——？）

夕次洛陽道中

秋風吹故城，城下獨吟行。高樹鳥已息，古原人尚耕。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不復歎岐路，馬前塵夜生。

秋宿天彭僧舍

身世兩相惜，秋雲每獨興。難將塵界事，話向雪山僧。力善知誰許，歸耕又未能。此懷平不得，挑盡草堂燈。

孤雁

幾行歸去盡，念爾獨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獨下遲。渚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未必逢矰繳，孤飛自可疑。

秋日犍爲道中

久客厭岐路，出門吟且悲。平生未到處，落日獨行時。芳草不長綠，故人難重期。那堪更南渡，鄉國已天涯。

巴山道中除夜書懷

迢遞三巴路，羇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

春夕旅懷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唯滿鏡生。自是不

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王　駕（八五一——？）

古　意

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齊　己（八六一——九四〇？）

劍　客

拔劍繞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勇死尋常事，輕讎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

登祝融峯

猿鳥共不到，我來身欲浮。四邊空碧落，絕頂正清秋。宇宙知何極，華夷見細流。壇西獨立久，白日轉神州。

王貞白（八六一——？）

商　山

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四皓臥雲處，千秋疊蘚生。晝燒籠澗黑，殘雪隔林明。我待酬恩了，來聽水石聲。

題嚴陵釣臺

山色四時碧，溪聲七里淸。嚴陵愛此景，下視漢公卿。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憐渭濱叟，匡國祗論兵。

過商山

一宿白雲根，時經採麝村。數峯雖似蜀，當晝不聞猿。馬立溪沙淺，人爭閣道喧。明朝棄繻能，步步入金門。

沈彬（八六一——九四五？）

塞下

塞葉聲悲秋欲霜，寒山數點下牛羊。映霞旅雁隨疎雨，向磧行人帶夕陽。邊騎不來沙路失，國恩深後海城荒。胡兒向化新成長，猶自千迴問漢王。

張蠙（八六一——？）

過蕭關

出得蕭關北，儒衣不稱身。隴狐來試客，沙鶻下欺人。曉戍殘烽火，晴原起獵塵。邊戎莫相忌，非是霍家親。

送友人歸武陵

聞近桃源住，無村不是花。戍旗招海客，廟鼓集江鴉。別島垂橙實，閒田長荻芽。遊秦未得意，看即更離家。

錢塘夜宴留別郡守

四方騷動一州安，夜列罇罍伴客懽。觱栗調高山閣迥，蝦蟆更促海聲寒。屏間佩響藏歌妓，幕外刀光立從官。沈醉不愁歸棹遠，晚風吹上子陵灘。

翁承贊（八六二——？）

柳

煬帝東遊意緒多，宮娃眉翠兩相和。一聲水調春風暮，千里交陰鎖汴河。

徐夤（八六五——？）

夢斷

夢斷紗窗半夜雷，別君花落又花開。漁陽路遠書難寄，衡嶽山高月不來。玄燕有情穿繡戶，靈龜無應祝金杯。人生若得長相對，螢火生煙草化灰。

綠鬢

綠鬢先生自出林，孟光同樂野雲深。躬耕爲食古人操，非織不衣賢者心。眼衆豈能分瑞璧，舌多須信爍良金。君看黃閣南遷客，一過瀧州絕好音。

斐說（八七二——？）

鹿門寺

鹿門山上寺，突兀盡無塵。到此修行者，應非取次人。鳥過驚石磬，日出礙金身。何計生煩惱，虛空是四鄰。

題岳州僧舍

喜到重湖地，地全唐詩作北孤舟橫晚煙。鷺銜魚入寺，鴉接飯隨船。松檜君山迥，菰蒲夢澤連。與師吟論處，秋水浸遙天。

翁宏

春殘

又是春殘也，如何出翠幃。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寓目魂將斷，經年夢亦非。那堪愁向夕，蕭颯暮蟬輝。

譚用之

月夜懷寄友人

劍氣徒勞望斗牛，故人別後阻仙舟。殘春謾道深傾酒，好月那堪獨上樓。何處是非隨馬足，由來得喪白人頭。淸風未許重攜手，幾度高吟寄水流。

渭城春晚

秦樹朦朧春色微，香風煙煖樹依依。邊城夜靜月初上，芳草路長人未歸。折柳且堪吟晚檻，弄花何處醉殘暉。釣鄉千里斷消息，滿目碧雲空自飛。

徐　鉉（九一六——九九一）

愛敬寺有老僧嘗游長安言秦雍間事歷歷可聽因贈此詩兼示同行客

白首棲禪者，嘗談灞滻游。能令過江客，偏起失鄉愁。室倚桃花塢，門臨杜若洲。城中無此景，將子剩淹留。

李　中（九二四——九七五？）

春日野望懷故人

野外登臨望，蒼蒼煙景昏。暖風醫病草，甘雨洗荒村。雲散天邊影，潮迴島上痕。故人不可見，倚杖役吟魂。

張泌（九三〇——？）

春晚謠

雨微微，煙霏霏，小庭半坼紅薔薇。鈿箏斜倚畫屏曲，零落幾行金雁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晚窗時有流鶯語。

洞庭阻風

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谿煙。情多莫舉傷春目，愁極兼無買酒錢。猶有漁人數家住，不成村落夕陽邊。

晚次湘源縣

煙郭遙聞向晚雞，水平舟靜浪聲齊。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二女廟荒汀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

潘佑（九三七——九七二）

送人往宣城

江畔送行人，千山生暮氛。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

現代詩鈔

目錄

郭沫若

天狗

我是一條天狗!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線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總量!

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嚙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脊髓上飛跑，
我在我腦經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

筆立山頭展望

筆立山在日本門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陸船廛，瞭如指掌。

大都會的脈搏喲！
生的鼓動喲！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噴着在，飛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煙幕朦朧了！
我的心臟呀快要跳出口來了！
哦哦，山岳的波濤，瓦屋的波濤，
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呀！
萬籟共鳴的 symphony，
自然與人生的婚禮呀！
彎彎的海岸好像 Cupid 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沈沈的海灣，停泊着的輪船，進行着的輪船，數不盡的輪船，
一枝枝的煙筒都開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一九二〇年六月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

無數的白雲正在空中怒湧，
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情景喲！
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
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
啊啊！力喲！力喲！
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rhythm喲！

一九一九年九十月間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遠望去，只見得白茫茫一片幽光，
聽不出絲毫的波聲濤語。
哦，太空！怎麼那樣地高超，自由，雄渾，清寥！
無數的明星正圓睜着他們的眼兒，
在眺望這美麗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無數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們的手兒沈默着在讚美天宇。
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慄，
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慄。

燈臺

那時明時滅的，
那是何處的燈臺？
陸地已近在眼前了嗎？
轉令我中心不快。

啊，我怕見那黑沈沈的山影，
那好像童話中的巨人！
那是不可抵抗的，
陸地已近在眼前了！

新芽

新芽！嫩松的新芽！
比我拇指還大的新芽！
一尺以上的新芽！

你是今年春天的紀念碑呀！
生的躍進喲！春的沈醉喲！
哦，我！我是個無機體嗎？

冰心女士

繁星

七

醒着的，
　只有孤憤的人罷！
聽聲聲算命的鑼兒，
敲破世人的命運。

四八

弱小的草呵！

驕傲些罷，
只有你普遍的裝點了世界。

六〇

輕雲淡月的影裏，
風吹樹梢——
你要在那時創造你的人格。

七五

父親呵！
出來坐在月明裏，
我要聽你說你的海。

一三一

大海呵，
哪一顆星沒有光？
哪一朵花沒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淸響？

一四七

將來
明媚的湖光裏，
可有個矗立的碑？
怎敢這般沈默着——想。

春水

四一

小松樹，
容我伴你能，
山上白雲深了！

四八

螢兒自由的飛走了，
　無力的殘荷呵！

二四

黃昏了——
　湖波歡睡了——
走不盡的長廊呵！

袁水拍

小詩四首

一　贈友

小小的牛犢在山坡上，
尖尖的耳朵擺了又擺。
斜着的眼睛像榆葉的形狀，
膽小地朝我望望。
背脊骨是彎下的，
腹部的肋骨一條一條，
稀稀的頸毛沒有一點光澤。
一匹沒有母親也沒有親人的
小小的牛犢在山坡上。

二　折斷的松樹

一棵小松樹齊腰折斷了，
半個身體倒在地上。
松針還是綠的，
但是，我曉得牠，
明天就要焦黃。

折斷的樹桿，

像折斷的骨骼。
就這樣斷在那兒，
就這樣斷在地上。

我俯下身去看看，
看看那折斷的傷口，
是不是溼潤的，
還是已經枯乾，
但是，這有什麼兩樣！

三　城市

城市在前面等着你，
牠有酒館的氣味，
牠有汽車的氣味，
牠有車輪捲起的塵埃，
牠有說謊的商業和標語。

牠將招待你，用吵鬧的市街，
用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欺騙，
用痲痹了的心腸，
像一匹野獸似地蹲着，
城市在前面等着你。

四　理髮匠

理髮匠熟悉地運用着他的剪子，
把剪子嚓嚓嚓地在空中敲響。
夾着梳子的手搬弄你的頭，
像整理一塊荒蕪已久的草場，
他整理你這鄉下來的人。

洗掉你鬢髮裏的稻草屑，
塞沒你皮膚上的毛孔，不能呼吸，
剃掉你臉頰上的太陽光，
用膏，用油，再用粉，塗着，抹着，
他整理着你這鄉下來的人。

——現代中國詩選

任銘竹

紀德與蝶

熱情的細網，重又絡住他徬徨的心。——紀德

向非洲發掘新的食糧去，驀地像
春天往他身上撲來，於是開始了蝶的狩獵。
他說：這是一種青年時的計劃，在老年時
纔實現。嚮往着這簇新的世界，已往
二十年，或許三十年了，彷彿一支隱祕的夢。
非洲誠然是塊迷人的土地，有綠色大蛇，
有羚羊，有龐大的紙草田，灰色蜥蜴與大白鷺，
古代白蟻居室，如座圓頂的短山丘。
木棉樹，旅人樹，棕櫚樹，像銀耳般大的
巨大的羊齒類寄生鱷魚身上；是多好的
美的斑紋，野火燒過的荒地上，有獅子來往。
魔鬼一般的孩子們，頭頂上插着一翎大羽毛，
美的上肢之女人，骼骨上裝起金燦燦的銅環，

並以棕櫚纖維編成短短的裙，此外，還有文面的土
凌壓在這一切奇異之上的，非洲更是蝶之王國；
大的燕尾蝶，蔚藍色，珍珠色，硫磺色嵌着
黑的斑點，有的翼背上更閃灼金光……

但不久紀德的壞時辰到來了，他的熱心
照射了非洲的空間，他闖入後臺，扯開了
眩目的布景，在那裏他目擊了醜陋與可恥。

孩子們赤裸着上身，沒一片布，生疥瘡，生癬，
生瘌痢，象皮症，瞌睡病，像播種落在
每個人身上，死亡牽起手拜訪着家家。

全像沒有牧者的愁慘的人畜呀，女人在
雨淋下漏夜給修着汽車路，割樹膠者
已是被榨乾的橘，剩下了空的皮殼。

太重的徭役，土人全都逃往荊棘中去了，
如一隻隻被獵逐的野獸，部落抛下了，鄉村
抛下了，自然更顧不了家庭與耕種。

一舉眼，荒蕪的田成了一片柴草，蟄伏在
向無人居的洞穴中，以草根果腹。在荊棘中，眞理有
何等昂貴之代價呀！一個土人頭目如是說。

於是從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紀德深深詛咒
自己着了魔，眼光失卻了新奇的感覺，忘了蝶，

忘了長柄的捕蝶網，終於他衝出謊言的黑屋。

三十年三月一日

法蘭西與紅睡衣

巴黎，世界的花牀，
剩下一堆灰燼，沒一星火。

千夫所指，十目所視，
紅睡衣是壓着法蘭西的魘魔。

黑蜘蛛拚命放出死前迴光，
又紡織了一面毒網。

自柏林鐵甲車紛至沓來，

飽吞下法蘭西煤炭。

播音員不斷喊着待訪的男和女；
夜沙龍中，豎琴小鼓失了聲。

一扇扇鐵欄門，風癱
在地上，碎玻璃，五彩繽紛。

千千萬萬的人，啞了，
喉頭裏則異樣的怪癢。

集中營擁擠着人衆，
人衆日夜作聖貞德之幻想。

三十年十一月六日

夏蕾

山

舟行七日，
我從海的波濤上
投入了山的波濤。

是第一次
當我的雙足踏上
這北國底鬆軟的黃土，
雖曾有像哥倫布的夥伴似的，
俯伏在證實了的新大陸上，
將嘴唇去吻接大地的心情，
我也不能絕無眷戀於海。

我曾是一個多夢的孩子：
從我睡着的眠牀上
垂下薄薄的紗帳，
那是染了
海的顏色，
海的喜悅的笑影的，
在帳裏，
我夢見過海上的初陽。

我曾有一段沈醉的日子：
像嗜飲者沈浸在
深夜的酒店的燈光裏，
我沈浸在
薄暮的小湖之濱；

在暮靄下閃着微光的湖水，
我想像它是海上的黎明。

我說過「我是愛水的人，」
但今天卻浮沈在山國裏。
雖也有延水潺潺，
召喚着遙遠的憶念，
然而山，
卻以頑强的不移的姿態，
把握着我：
猶如水啓示了我的夢幻，
它啓示了我的勞作。

雖說是荒瘠的禿頂的山
像守財奴的撲滿，
不輕易給人以一草一木，
當我們有鋤頭在手，
它也大量地
獻出了黃金一樣的小米的顆粒。

雖說是低矮的醜陋的山
靠幾千年前的洪水
沖積了瘦磷磷的石骨，
當我們有長鎗在握，
它也英勇地
擔負了保衛子民的屏障。

如果說我是熱愛着

這北國的山的波濤，
那是因爲我投入了人的波濤！

二月

二月
融雪的日子，
雪融化在
它原先占領了的
山上，
路上，
茅屋頂上，
枯草的根上，
禿樹的枝椏上，
怕冷的人們底心上。

山依然是山
將那些滿覆着的
白的團塊，
白的斑點，
白的微粒，
吞沒在
筋脈縱橫的肌膚裏，
像一雙從戰鬪中
抽出的手，
毛孔裏騰着熱氣。

而太陽，
那火熱的紅球，
在淡藍而閃光的太空，

驅逐着灰色的雲塊，
而且像在呼嚷着什麽，
像致一篇歡迎詞，
二月，
解凍的日子。

那結凍的啞瘖的小河，
今天
卻在嘶着龜裂的冰塊，
嗞喳嗞喳
嗞喳嗞喳地響，
然後，
又訪問到別一條溪流去了；
它們談得怎樣地歡暢呵！

那掛在磷峋的石崖上的
錐形的冰柱，
我們的山的白髯，
今天哪裏去了？
代替它的是微溫的水滴，
是歡喜的淚珠，
流在古老的
山的多皺的臉上，
低聲的訴説
又一代的年青。
而風，
挾着醉人的呼吸，
吹着復甦的大地，

吹過教堂的塔尖，
在無聲的鐘樓下，
在被綴上了紅星的
聖母龕前，
就爆發了歌聲：
是迎接世紀的春天的
中國的戰歌，
是迎接世界的春天的
沒產者的進行曲。

一九四〇年二月

杜谷

江，車隊，巷

江

喑啞的江
瘦弱的江
來自荒遠的山中的
古老的江
你是病了嗎？

在冬天的灰沈的天幕下
你沈默地流過城市的邊沿
當更深的夜
你江上沈落着潮溼的霧
我彷彿聽到你無聲的
悲哀的啜泣
是嗎？你

你是不是回憶起
綠色的六月
羞慚你失去了洪水時節的
强壯的力?
不,你不要悲哀
你不是還
爲祖國
從星散在你身旁的僻小的村莊
運來了城市的食糧?
你不是還
爲祖國
載運了大隊的兵馬
向東方去
征伐他們的仇敵嗎?
喑啞的江
瘦弱的江呀
你不要再
悲哀吧!因爲
春天
又要來了

車隊

廣大的
遼闊的
祖國的原野!
我每天大早一爬起牀
就跑到窗口

向你問安好

今天我看見
遼闊的江的對岸呀
有來自南方的
載重汽車隊

它們披一身塵沙
從遙遠的山中
那覆蓋着霧的輕紗的
紅色的草坡上
出現
穿過疏林
唱着歌迅急地奔來
唱着愉快的歌
唱着發散着藍色的海水氣息的歌

到了渡口
向聳立在山岡上的，祖國的
發光的大城
揚起手

它們排列着爬上渡船
過江來了
眼裏射出親切的光輝
伸開手臂
啊！母親
它們的眼裏流下

欣悅的眼淚
它們載一車南國的溫暖
開進了祖國的懷抱

巷

破碎的巷
坍倒的巷呀!

我看到了
災難的風暴
舐過我們城市的廢墟
你破碎的窗櫺
你坍倒的樓
你無遮的庭園
你無頂的房舍
你燒斷的牆
你橫七豎八的木柱
……
都掩着憔悴的污髒的臉
只把焦黑的疤痕
悲哀的裸露着
扶着那
年老人的牙齒似的一段危牆
在破瓦堆上
一拐，一拐
艱困地走着的
老母親
你臉苦痛地皺結着

喃喃地訊咒些什麼？
是的，我知道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祖國的子民
心裏都種着仇恨

四〇年冬末

泥土的夢

泥土的夢是黑膩的
當春天悄悄爬行到北溫帶的日子
泥土有最美麗的夢
泥土有綠鬱的夢
灌木林的夢
繁花的夢
發散着果實的酒香的夢
金色的穀粒的夢
它在夢中聽見了孩子們的刈草鐮
和風車，水磨轉動的聲音
它在夢中聽見了
潺潺的河水
和牝牛低沈的鳴叫
和布穀鳥催耕的歌
和在溫暖的池沼
划着橘色的槳的白鵝的長曲

我們從南方回來的漂亮的旅客，
太陽卻正用金色的修長的睫毛
搔癢着牠
春風又吹着牠隆起的乳房
牠美麗的長髮
牠紅潤的裸足
又吹捲着
牠的寬大的印花布衫的衣角

一天夜裏
曠野降下了滂沱的大雨
雨以牠密密的柔和的小蹄
不停的吻着泥土
激動的搖拍着泥土
熱情的撫摸着泥土

泥土從深沈的夢裏醒來
慢慢睜開牠美麗的大眼
牠眼裏充滿了喜悅的淚，
看，我們的泥土是懷孕了

四〇年春三月，四一年四月改。

生活

艾漠

我們的生活：
太陽和汗液。

太陽從我們頭上昇起，
太陽曬着我們，
像小麥
我們生長
在五月的田野。

我們是小麥，
我們是太陽的孩子。

我們流汗，
發着太陽味，
工作
在小麥色的愉快裏。
歌唱
歌唱
在每個早晨和晚上。

生活，
甜蜜而飽滿的穗子。
我們兄弟般的
結緊在穗子上，
我們——熟透的麥粒呀。

趙令儀

馬上吟

——去國草之二

停馬於祖國的邊疆上，

我們守衛着祖國的門。

曾如條長壽的巨龍，
我們爬過了橫斷山脈。
馬蹄踏過
雲嶺山上輭輭的雪
也踏過高黎貢山的草。
山茶逗着春天
我們的馬也笑了。
（我們的馬是多情的哩。
他會悄悄停下
吻一下山地的花，
吻一下帶翠的新芽。）

一如飛地，我們的馬
奔馳在草原上。
草原悄悄綠了，
綠透了遼闊的邊疆。
馬蹄輕輕起落，
起落在春天的胸脯上。
（而我們聽見土地
輕快地舒息着，
土地成長了春天，
春天戀着我們
多情的馬蹄。）

我們越過瀾滄江，
江水如一面鏡
照着我們
紅得發光的臉
紅得發光的旌旗。
怒江的水陪我們笑，
陪伴我們的寂寞。
（我們有一片
淡淡的鄉愁哩。
如一粒沙子，昨天
我們把牠丟在山上，
丟在怒江的水底。）

我們寶愛着馬，
更寶愛生長我們的土地。
揚揚鞭，把戰鬬的種子
撒在馬蹄穴裏，
讓戰爭强健我們的土地。
如今停馬於祖國的邊疆上，
我們守衛着祖國的門。

伍棠棣

芋田上

南方雨後的黃昏
短得像羊兒的尾巴。
暮靄杖着松林，

從遙遠的山脊
走回郊原上的家。
郊原上，我牧看着牛羣。
收穫的季節，
是耕牛享福的日子，
望着自己耕過的田地，
長滿穀粒，埋着紫芋，
搖搖尾，舐舐舌尖：
「假若我不吃草
又怎能養活田地呢？」
耕牛笑了，又低頭啃着青草。
透熟的穀粒，
必須再喝許多水。
我叫稻田掀開嘴巴，
愉快地，親切地，
將水輕吐給芋田，
讓新生的紫芋長得着，
長得甜，長得肥大。
芋田，
多遼闊啊！
這綠色的長堤，
這短矮的綠堤啊！
綠堤抱着禾穗的金浪，
金浪也抱着綠堤：
糾纏的，蓬勃的，
以無邊無極的
健康的綠條

搖一抹無垠的希望，
飄向多霧的遠方。

綠色的堤，
愛護着我們艱苦的命，
欶喝血的饑荒
揚着黑色的翅膀
永離我們的田莊。
而我們
用艱苦生命的血汗
築起綠色的長堤
永遠的衞護着大地。
「白飯好吃田難種，
紫芋好吃地難耕；
嬌娥生在人家裏，
風流好耍路難行。」

「一塊大田長又長，
九個橫牛耕一行，
三百大船溯江上，
還嫌船少不開倉！」
歌聲
像一檣白帆
從東山盪到西山，
盪着愛慕，
也盪着夢想……

芋田上，
用鋤頭挖掘紫芋，
我應和着盪漾的歌。
黃昏老了，
用芋田的綠掌
捧着隻隻芋，
我跨在牛背上
隨一串熟悉蹄聲
信步回家……

陳邇冬

貓

一九四一年就要完了
時間在你雙瞳上
像雨水落在屋脊
分兩邊流，流去……

你翠綠的虹彩
把時間，像魔術家
玩弄着，變幻着
如賽馬者的鞭撻
如眞空，讓一片羽毛
比野馬塵埃還落得快
落得沈重，沒半點兒憐惜
像對殖民地的蹂躪
和賸餘價值的剝削

在今夜，只要你那瞳孔
縮成一條線啊，在今夜
只要古銅鏤花的舊鐘
時針，分針與秒針
也疊成一條線，齊指着
——羅馬字「XII」：
今夜便完了
度過了一年

趁今夜——你瞧
今夜多熱鬧：
有猛虎在咆哮，狼子磨牙
沐猴衣冠從市街到市街
大肚皮的肥猪把背皮
擠着木柵只管擦擦，
哪一匹狗兒不叫，狐狸不發騷
哪一匹耗子不往洞裏逃……

你太冷情了
你在灰竈上
印一朵梅花！
又一朵梅花！

一九四一年已快完了
原諒我，我不曾為你寫過
十四行或者八行的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夜未央時

空街

空街是一無所有，像一條
四百米突長的跑道，
除了土地，連青草
也不見半片兒飄搖。

白日哪，白日的空街，
空街要趁着白日
來表演它的能耐：
不要半間房屋或一張廣告，
空街自有它的繁華，
如水的流蕩，火的喧嘩。

是人的流蕩與人的喧嘩，
空街又沒有馳驅或停留的車馬，
沒有招牌也沒有插草標，
空街竟招徠了遠近的
農人，工人，文化人，
學生，公務員，有閑者，
娼妓與流氓也穿插在
貴婦與紳士的行列。
讓空街給赤足草鞋
長釘馬靴和高跟鞋
盡情的摩擦，盡情的敲打！

斜掮着扁擔的過去了，
斜着眼斜着頭的過去了，

嘴角斜掛着半枝煙捲的
過去了，過去又過來了，
鬈髮細腰肢的背影
是那樣的婀娜，你瞧，
又飄過了紅的領巾，黑的領巾，
彩色的領巾與彩色的人羣。
就在這些彩色的人羣的脚邊，
空街陳列着褪色的貨物：
銅邊爐，錫鍋，白鐵鋏子，
金絲眼鏡，琺瑯的彩瓶，
各式的掛鐘，座鐘，掛錶和手錶，
各式的自來水筆，
各式的鏡屏，
各式的「響器」候你來吹敲……

皮統子，皮靴，皮手套，
皮大衣和皮短褂
全是尖子貨——最好銷！
今天你不買，看明天
明天又漲上了，它們隨着
油鹽柴米，隨着洋紗，
物價像黃河的河牀，
別說一年，就一天
一天也比一天高！

在那些華達呢，馬口呢，
嗶嘰絨的體面服飾旁邊，
也擺着像失了生命的
粗布的草綠色的脚綁，

販賣者當然不知道
它是羞怯還是驕傲,
反正尋不出一點血痕,
一點汗漬或一點瘡疤。

這空街,
連紅豆也是商品,
佩劍一柄一柄地閃着光輝。
一毛錢買一顆愛情,
兩毛錢買一對相思!
要不然,就花三塊五塊
來打扮成一個摩登的騎士!

空街是平坦的,像一條
四百米突長的跑道。
只瞎子纔那樣的躊躇
用手杖探索着空街,
而我們,光明的人羣,
那一個不是大踏步,
從不曾意識到空街不平坦。

白日哪,我也趁着白日
在空街,帶回一件東西!
我花三毛錢買了一枚
銅綠了的「宣和通寶」,
它不會告訴我它的遭遇
和它那個時代的故事……

麗砂

昆蟲篇

蚯蚓

你鑿破了完美的地殼
給大地加添着創洞，
然後是疲倦了睡在粉碎的泥土下
而咒恨着粗暴的草根戳傷了你的夢。

蝶

你是春天的燈，
在綠野上照明了
一條走向花林的路徑。

魯藜

野花

野花生長在荊棘裏
好像理想活躍在監獄裏

在河邊，我們走
崖上野花向我們點頭

望着野花
我們不再怕艱難的道路

——錄自常任俠抗戰四年來的詩創作（一九四一）

原有第四節删去

力揚

短歌

一手執着可蘭經
一手執着寶劍
穆罕默德
向理想的默伽
戰鬪而前

我把自己的生命
磨成匕首
把人民的聲音
當作最寶貴的經典
向明天歌唱而前

侯唯動

血債

春天，
一樣地沒有溫暖，
像討債人底臉，
冷冰冰，
又難看。
透出殘雪層的
——迎春花
開了！
那黃金的
生在血跡裏，
象徵着鬪爭就有勝利。

「血債
　必須用同物償還，
　拖欠得愈久，
　　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
世紀的記錄裏，
滿印上我們底血滴。
今天——
便是翻轉的起頁！
把慘痛的過去
算一算吧，
另開下一篇帳冊。
起來
被壓迫的人們，

我們
　把握着
　全世界血的債權，
　聯合起來，
　債主底陣綫，
　拿好啊
　血寫的清單。
　要收帳，
　拿起槍桿，
　叫他們
　——我們的敵人
　照碼十足地還，
　本和利
　要一期交完！

遺囑

白樺
赤松
仍舊黏着雪片，
枯枝交織着
森林底銀色綫。

林深處的蒼鷹
聲聲地叫喚，
那尖厲的歌唱
怪淒涼，
呻吟着
在山坡上：

孩子
我就落下鬬爭了一生的
最後一口氣，
現在要特別吩咐你，
並不是沒有遺產，
只爲了
全被敵人占據。

可是
也在你呢！
只要肯爭氣，
哪兒
不是肥大的土地？
現在

只有卸給你
沒完成的負擔，
忘記我，
扛着上前！

孩子，
拿起我們的槍，
這殺過
多少敵人的武器，
這是我
丟給你的
頂現成的東西。

沒走完的路呵，
踏向前，
有一點氣
就幹！……

去吧，
看大隊走得太遠；
死了沒有悔恨，
我永遠閉上眼……

一九三七年底完成，我是初來的

王獨清

我從 CAFÉ 中出來

我從 café 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哪一處去，纔是我的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 café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月光

Pes Amica Silentia Lunae

——Vergilius

月兒，你像向着海面展笑，
在海面上畫出了銀色的裝飾一條。
這裝飾畫得眞是奇巧，
簡直是造下了，造下了一條長橋，
風是這樣的輕輕，輕輕，
把海面吻起了顫抖的歎聲。

月兒，你底長橋便像是有了彈性，
忽高忽低地只在閃個不停。

哦，月兒，我願踏在你這條橋上，
就讓海底歎息把我圍在中央，
我好一步一步地踏着光明前往，
好走向，走向那遼遠的人不知道的地方……

沈從文

我歡喜你

你的聰明像一隻鹿，
你的別的許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我願意來同羊溫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虛驚
故在你面前只得學成如此沈默，
（幾乎近於抑鬱了的沈默！）
你怎麼能知道？
我貧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麗的毛羽，
並那用言語來裝飾他熱情的本能也無！
臉上不會像別人能掛上點殷勤，
嘴角也不會怎樣來常深着微笑，
眼睛又是那樣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別人對我無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戰，身就沁汗！
並不當着別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裏，
我纔敢低低喊你的名字。

廢名

燈

深夜讀書，
釋手一本老子道德經之後，
若拋卻吉凶悔吝
相晤一室。
太疏遠莫若拈花一笑了，
有魚之與水，
貓不捕魚，
又記起去年冬夜裏地席上看見一隻小耗子走路，
夜販的叫賣聲又做了宇宙的言語，
又想起一個年青人的詩句
魚乃水之花。
燈光好像寫了一首詩，
他寂寞我不讀他。
我笑曰，我敬重你的光明。
我的燈又叫我聽街上敲梆人。

理髮店

理髮匠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干
又好似魚相忘於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類的理解

劃得許多痕迹。
牆上下等的無線電開了，
是靈魂之吐沫。

戴望舒

款步

這裏是愛我們的蒼翠的松樹，
牠曾經遮過你的羞澀和我的膽怯，
我們的這個同謀者是有一個好記心的，
現在，牠還向我們說着舊話，但並不揶揄。

還有那多嘴的深草間的小溪，
我不知道牠今天爲什麼緘默；
我不看見牠，或許牠已換一條路走了，
饒舌着，施施然繞着小村而去了。

這邊是來做夏天的客人的閑花野草，
牠們是穿着新裝，像在婚筵裏，
而且在微風裏對我們作有禮貌的敬禮，
好像我們就是新婚夫婦。

我的小戀人，今天我不對你說草木的戀愛，
卻讓我們的眼睛靜靜的說我們自己底，
而且我要用我的舌頭封住你的小嘴唇了，
如果你再說：我已聞到你的願望的氣味。

款步

答應我繞過這些木柵，
去坐在江邊的遊椅上。
嚙着沙岸的永遠的波浪，
總會從你投出着的素足
撼動你抿緊的嘴唇的。
而這裏，鮮紅並寂靜得
與你底嘴唇一樣的楓林間，
雖然殘秋的風還未來到，
但我已經從你的緘默裏，
覺出了牠的寒冷。

夜行者

這裏他來了，夜行者！
冷清清的街上有沈着的跫音，
從黑茫茫的霧，
到黑茫茫的霧。

夜的最熟稔的朋友，
他知道牠的一切瑣碎；
那麽熟稔，在牠的薰陶中
他染了牠一切最古怪的脾氣。

夜行者是最古怪的人。
你看他走在黑夜裏：
戴着黑色的氈帽，
邁着夜一樣靜的步子。

玲君

鈴之記憶

悠長地，連綿地，
是那遼夐的鈴聲吧？
如銀色之吹管，
冷氣透過做琥珀色神祕之林屋
海上浮來了薄暮的景色。

而又驟然變成蒼老氣息的，
翻開輝煌的古代舊事，
饒舌在迷茫的夜裏。

我聽見了閃動在吉普賽人的野火旁
那奇異的車鈴的聲音；

我聽見了，在往昔莫斯科的夕暮
那哥薩克騎隊的馬鈴聲音。

你交結了浮動的
青的天，水，樹，夢於一色，
又魔法地搖去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做爲時時思憶的依據。

可是，你終於斷續地消沒了，
只零落如過時的薔薇花瓣，
傳出單純的，遼遠的，幽寂的聲音。

山居

午間聽騎驢的鈴聲由遠方來，

夜裏看山的眼睛巡邏似探海燈；
我的寥寂，你的冷靜，
與山的憂鬱是
三位一體的。

牛羣，羊羣，風羣，
及穿過泉水之羣的，
那是山嶽的四重奏呵，
我們的皮膚只隨我們的青春
做黑色的洗禮。

我的心遂爲大心所桎梏了，
我又成一個有信心的香客，
渴望着在深山中能見聖蹟的顯靈呵，
但我實不希望目睹
那斷層岩石猙獰的面龐。

讓綠色在這裏做我們孤寂的標識吧，
讓我們永獲異教文學的禁慾感，
讓我們永遠的戀着
有憂鬱味發散的山，我，及你——
我日夜朝拜的山中女神呵。

噴水池

面向着你，散開
白銀緞的裙裾的女神呵，
人說你吮吸大地母親的乳汁而生長，
你卻隱晦地遮蔽你的身世。

你象徵一株樹，佇立
在蒸騰的人間，你噴射
晶潔清冽的花蕊——
你的顏色，你的言語。
你不會看到風，雨，雲，雪的奔馳，
這些衝出柵欄的驕傲詭異的走獸？
你不要模倣他們的表情與衣飾，
從掩映着你的四季的屏風後？

但我從未顯示過
「我應當屬於動物的綱目，
我本不是陸地上的產物」
的言語。你沈默。

你只是不住地憂鬱地旋舞，
好像吐出對於河海的戀思；
雖然你韻律地揚起水沫的拍節，
對於你移植的地域，你沈默。

整個梗幹應當是花蕊的噴射——
增强她的言語，他的顏色；
整個植物應當是葉叢的墮落，
把這個大城市的邊際完全埋沒。

侯汝華

水手

桅檣上旋轉着

七色的明燈，
蔚藍的海面上
白色的帆遠了，
許多人的夢
迷失於汪洋的波濤中，
但沒有一個人
知道你心中的大海。

地中海畔的去年的葡萄藤
挨過了嚴厲的秋天
可還是一樣的凝綠？
而你的眼睛卻凋謝了。
當薄暮的黃光
被天外的風吹動時，

你可曾感到那一年
在南中國嗅過的橙花香？

待到夜色垂落了
繁星跟燈塔的秋波
參雜着一個肺病女
歌唱城頭的古調，
而你的多年的劫運
又在記憶裏浮上了黑影，
爲的是海已幽暗，
你卻離家鄉的果樹園更遠了。

燈與影

我不會曉得

燈與你怎樣，
自從我的靈魂
迷亡在你的髮間，
我的影子
便觳觫無地了。

被囚在寂寞裏
我不敢揚起眼皮，
我知道你走了
走避在夢的彼岸，
但我又時常看見你
在恐嚇我的影子。

林庚

秋之色

像海樣的生出珊瑚樹的枝
像橄欖的明淨吐出青的果
秋天的熟人是門外的歲月
當凝靜的原上有靈星的火
清藍的風色裏早上的凍葉
高高的窗子前人忘了日夜
你這時若打着口哨子去了
無邊的顏料裏將化爲蝴蝶

史衛斯

獨遊

我的代步也有了故國之悲?
拉長的臉如欲哭無淚。
我的目光倦停在白雲上,
一擂鞭,一動我的鄉思。

•

南屏山如今也變得這樣多鬱,
鐘聲壓住旅行人的帽子。
我問你:可像個行脚的少僧?
四蹄雙足一般沈重。

錢君匋

路上

一乘雙飛掠過柏油的路面,
只揚起一些青煙的輕塵。
舉着千臂的冬樹
在路上揖着,迅速地退去。

幽歌着的電訊木,
三角與立方組成的住宅
襯着青的遠天。
一切平靜,我獨自步行着。

李白鳳

夢

五百小夢的悲歡離合
一個大夢又團圓了

乃有理想的小號兵
吹不響一串高度的點名號——
暗室若有透明的珍珠
我將爲你用五百首好詩
穿起一年的眼淚……

小樓

山寺的長檐有好的磬聲
江南的小樓多是臨水的
水面的浮萍被晚風拂去
藍天從水底躍出

小笛如一陣輕風
家家臨水的樓窗開了
妻在點染着晚妝
眉間盡是春色

沈洛

夜行

隨黃葉俱至，
蕭風往來於林間。
晚行人走在荒山的破廟前，
欲想吐露一些氣候的嗟歎！
風翼掠肩而過。
嗚咽的哭聲止住行人的脚步，
互相換一片苦味的笑。
想一個千年的老狐，

張燈於秋日的山道中。
引取路人的問詢；
使一個不小的神奇，
使人止於荒草萬塚間；
不復以迢迢的道路爲重，
書一個荒唐夢於牀頭人的枕邊，
一覺醒來已是千古。

陳雨門

秋晚

我愛這蝙蝠飛
這耳語似的詩思
我的心跟着落葉流
聲音沙沙地
飛亂黃昏
剪破雲
吹遠記憶
忘掉秋天應該歎息的歎息

陳時

標本

牠們是在凝視着藍天嗎？
牠們還有繁多的幻想的夢嗎？
那些有優美的靈魂的，
爲人們殺死了，嵌着玻璃質的

假眼睛塗着彩色油漆在嘴上；
陳列着的鳥類的標本，獸類的標本。
牠們是生活在永恆的憂愁中吧，
有華麗的驕傲的扇尾的孔雀，
天空的帝王鷹，
替老漁人捉魚的鸕鷀，
懷戀着月夜的小白鹿啊，
虎，寂寞的駝鳥……
牠們都不再訴說着他們的不幸，
因為牠們已沒有美好的聲音了。
牠們的眼睛像是記憶的泉，
牠們是思想的顏色與寂寞諧合了。

蘇金傘

雪夜

未曾打過獵，
不知何故，
忽然起了夜獵銀狐的憧憬：

夜雪的靴聲是甘美醉人的；
雪片潛入眉心，
銜啄心中新奇的顫震，
像錦鴨投身湖泊擒取游魚。

林葉的乾舌，
默頌着雪的新辭藻，
不提防滑脫兩句，

落上弓刀便驚人一跳。
羊角燈抖着薄暈，
彷彿出嫁前少女的尋思，
羞澀——但又不肯輟止。

並不以狐的有無為得失，
重在獵獲雪夜的情趣；
就像我未曾打過獵，
卻作這首夜獵銀狐詩。

羅英辰

永夜

夢在無夢的夢中
知道跋涉的重量麼
悄悄地落在松林外的
流星而已
古代行腳僧人
一一閉目遠去
當我們懷歸的時候
我們是魚
夜在盲人眼裏
蓮華開遍大千世界

無法投遞

無法投遞
退回原處

沒有名號的街道
唉　正小病初愈

牆是獨白
窗是對語

下雨的晴天的漫遊
破皮鞋補了又補

一到夜深如海
細數鄰人的脚步

無法投遞
退回原處

蝶戀花

徐遲

春雲春樹下，
蝶亂飛，
花也亂飛，
悠思逐轆轤了：
　郎如薄倖，
　妾卽薄命；
但是，蝶貪歡，花也貪歡，
　蝶亂飛，花也亂飛，
金井燦爛處：

蝶戀花，花戀蝶，

驚到了。

啊——

櫓

你沒入霧裏去的時候，我把你比做了櫓；櫓這樣搖曳的遠去了，沒入深霧裏去了。在美麗的河牀上，須有更美麗的櫓的步伐的。水的花上，沾着霧，然而在這冬天的市街上，氣候凝固，你爲什麼不借着這冰凍的掩映的夕暮的街燈之光，投我一個側影的魚似的視線呢？櫓的胴體上，抹着黃色的桐油；櫓是人魚，櫓是游泳的女郎——你是愛側游的嗎？我目送你，側往左，側往右，度水度橋，在桅檣之影的林中隱沒入霧裏了。載着我的心的是你這美麗的船舶，而你這支美麗的櫓搖着了我的戀愛了。

上官橘

窗

在窗前有兩個人對話。

一個有青銅髮鬚藍寶石眼睛的男人，一個是有海水的青色卷髮的少女；她穿着一件白雲的衫子。

——黎明叫我送信給你們，在夏天她來的更要早了。

——我們要用智慧的歌聲迎接她，用感激的眼淚迎接她。

——她更美麗了，她已脫去了白雲的羊毛衫子，

而穿上金色的上衣和藍色的長裙了。

——我們要用靑色的草原和山峯迎接她，用夢的五彩的記憶迎接她。

——她將爲你們帶來禮品：靑白色的霧的大幔帳，和犇馳的淡金色的鹿車，上面載滿了充溢着夜的香氣的水藻和花朵。

——我們要用古老的魘術的圖案迎接她，用堅硬的化爲岩石的肉體迎接她。

陳江帆

欲曙

耿耿欲曙天，
窗牖飄起一片鼠灰色，
是有飛鼠在翻飛麼？
牠翻飛着，沿那窗際，
輕輕移過牆陰。
又輕輕落在地板上。
但俄頃消失去，
窗下不再是鼠灰色，
卻以翻飛着無數乳鴿之羽
使我辨識小書桌的脚。
林間第一隻鳥唱，
廚娘輕輕走下樓來。

兪銘傳

拍賣行

來自不同的門第的
一羣失寵的尤物。
以往的日子乃是潘彼得的夢。

曾經在香豔的嘴脣上親吻的；
曾經與女人的手指同謀的；
曾經隨着蜜蠟的胸脯而起伏的；
曾經以神祕的圓眼睛
　攝取歡樂的靈魂的；
曾經不分永晝與永夜地
　用象牙的吸盤吮血的；
曾經藉浩渺的風雲或蒼老的松石
　裝飾着華麗的客廳的；
曾經任勞任怨地越過
　千重山，萬重水的……
以往的日子乃是潘彼得的夢。

王昭君還在依戀漢宮嗎？
那邊卻是芝加哥的屠場：
弔在鐵絲的脖子上的
　皮革的縱隊，
　嗶嘰的縱隊，
　綢緞的縱隊，
還有使馬納的眼睛迷離的
　說不出名字來的縱隊；
還有羊毛與駝毛的 torsi：
　汽油，脂粉與香水以及梅毒的細菌
　釀造着都市的氛圍。

它們已經失去了處女的顏色。
它們果眞失寵了呢，還是戰爭消瘦了它們的恩人？
且聽門楣上的收音機。
吉卜賽的女人替它們算命了。

夜不寐

一千隻墨魚受驚了
哪兒是驪之齒呢？
徒然望斷秋水
也不見一朵鹹的花。
錦被上長滿大薊小薊
翻轉來吧，再翻過去……

鐘擺拖曳着沈重的時間，
可憐的 Atlas 的兄弟！

一九三七年

以呢帽當雨傘

以呢帽當雨傘
頭的感覺漸漸和心的感覺平衡了，
踏着路上的泥水，
踏着水中的燈光
阿拉伯人騎一匹駱駝
獨過月光下的千里沙漠。

一九三八年

夢去了

夢去了，
留下一列特別快車
深夜裏蜿蜒於山谷中
聽自己的心臟跳動。

夢有香蕉的味，
夢有文旦的味，
夢有貝多紋的交響樂的味，
　有明礬的味，
　有什景菜的味。
一個細胞有一個旅客的心緒：
旅行者或以希望爲餐，
或以憂慮爲飲。

一九三八年

隱居者

隱居者，常綠樹
用蔭影撫摩羊腸小徑。
竹林裏的絃絲居然斷了，
因爲我曾經聽過你的低語。

不禁想起你在青苔上
踏着雀躍的脚步，
我把身子變成一個圓規
吻着輕快的音符。

一九三九年

郊

十二月的夜
伸着 Mephistopheles 的手
（手背上長滿一叢一叢的黑毛，）
在樹枝上，在草葉上，在池塘上，
用冰霜製造着疲勞毒素。

就寢號在空曠裏巡邏了一遭。
遊魂們從泥土的縫裏鑽出來
伸一伸嬾腰，
作一次深呼吸，
手挽手地在林蔭道上舞蹈。

——耶穌的胸膛仰臥在十字路口，
他的頭上，他的脚上，
他的左右手上，
四連串的路燈
釘着四顆生銹的驚歎號。

壓路機

壓路機表現坦克的姿態，
計算着穩健的步履，
而且替自己解嘲，
「地呵，我的身分一萬斤，
鐵輪碾着石子，
石子壓着白骨，

剪去了鋒芒和稜角；
它們也許有翻身的日子
卻再也不能望見自己的老家：
　有陽光訪問的老家，
　有岩鷹守護的老家。」

千千萬萬的石子
在壓路機的威力下
組織了一條漫長的路，
從鄉村通到城市，
從精神通到物質。

一九四四年

王佐良

詩

六

看他那直立的身子
對着布告命令，或者
將軍們長長的演講，
對着歌聲和行列，對着
於我們是那樣可怕而又願
別人跌進的死。看他們直立。

那點愚笨卻有影子，有你我
脆弱的天秤所經不住的
重量。那愚笨是土地，
和永遠受城裏人欺侮的

無聲的村子。那點愚笨
是粗糙的兒女和災難。

我們是長身的瘦子，
我們永遠立在水邊，
用敏感的文字凝思
不朽的綠樹，不朽的蝴蝶，
我們容易傷風和妒忌，我們
煩膩，心薄得像嘴唇。

而嘴唇又薄又鬧，像一張
拍賣行長開的舊唱片。

但我們憑藉正義，穿起了短褲
要做所有球場的裁判員；
我們得體的憤激在那些
看鬬獸和強姦的人羣裏；
我們用手比畫，或寫了長長的
書，證明愚笨的優越。

於是你的兄弟和我的丈夫
愚笨而強壯的男人，昨天
還穿了藍布褂去叩頭，今天
給蟲蛀，人咬，給遺忘在長途，
背負着走不完的山和城鎮的咒罵，
給虱子和疥瘡，給你我吞滅。

然而他沒有生命，沒有享受，

也就沒有死。愚笨是強頑
而不倒的，固執地像你我的怪癖
長起來，生起來，大了粗了，
駝背的又挺起胸，我們發着脾氣，
因爲那些賤命的又直立。

記載了愚笨的歷史，
又被愚笨開了玩笑。

七

我們變老，
我們的眼睛迷失，
我們的日子同我們的
話，一樣屑碎，一樣充滿了惡意。
我們住在屋子裏而沒有遮蓋，

我們赴宴而沒有食慾，
我們受驚而又恐嚇人，
我們看着各自的眼睛而咒罵。
我們是風季裏的地。

你走在什麽人之間？旁邊是誰？
殘忍的春天？不眞實的春天？
你移動在河畔的霧裏，
你看見所有你朋友的臉，
你看見而無法捉摸，
你連自己也丟掉了影子，
但你走在城市的人羣裏。

理論上的事情難得說、

理論要四月開花，要你在
太陽當頂的時候，縮短
你地上水平的長度，
理論又使你哭泣，當你的
生長被阻擋，像你的手錶
忽然有暫時的停息。

什麼人揮着手，揮着綠色的光？
河水又一下流動，春天又一下
閃動，我們的眼睛又一下轉動，
生命，車輪，樹葉的靈魂，
孩子的啼哭，一點愚笨的慾望，
香氣，女人的綢巾，反叛的
企圖，你，我，都一下轉動。

但我們變老，我們變老，
大地蘇醒一百次，也死去一百次。

時間在綠色裏尾追河水，
時間在無聲的停止裏卻又
凝結，滯在我們的手上，成了
不朽的同謀者。我們都厚重
如小鎮上紳士的臉，
但我們卻又落難在敏感的
都市，眞實而又不眞實的
都市。

黃昏的霧卻是眞實的
你尋着自己，如尋着大地

而忘了自己在水盆裏的臉，
永遠是醜惡的臉，因爲
黃昏是曲線，而沒有死角。
黃昏讓你腐朽的窗木，
做了天體的鏡框，黑暗
又贈送了光。

我們忘了口角，
我們忘了埋在手裏的頭，
我們看見燈光，並在燈光之中，
但我們卻有心裏的一片黑暗，
穩住我們，安慰了我們，
使我們沈靜，使我們聽見
河水和時間的聲音。

穆旦

詩八首

一

你的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
你看不見我，雖然我爲你點燃；
唉，那燃燒着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們相隔如重山！

從這自然底蛻變底程序裏，
我卻愛了一個被併合的你。
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二

你的年齡裏的小小野獸，
它和春草一樣的呼吸，
它帶來你的顏色，芳香，豐滿，
它要你瘋狂在溫暖的黑暗裏。

我經過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
而爲他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觸是一片草場，
那裏有它底固執，我底驚喜。

三

水流山石間沈澱下你我，
而我們成長，在死的子宮裏。
在無數的可能裏一個變形的生命
永遠無法完成他自己。

我和你談話，相信你，愛你，
這時候就聽見我底主暗笑，
不斷底他添來另外的你我，
使我們豐富而且危險。

四

靜靜地，我們擁抱在
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裏，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們沈迷，

那窒息着我們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語，
它的幽靈籠罩使我們遊離，

遊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

五

夕陽西下，一陣微風吹拂着田野，
是多麼久的原因在這裏積絫。
那移動了景物的移動我的心
從最古老的開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樹木和屹立的岩石的
將使我此時的渴望永存；
一切在它底過程中流露的美
教我愛你的方法，教我變更。

六

相同和相同融爲怠倦，
在差別間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條多麼危險的狹路裏
我製造自己在那上旅行。

他存在，聽從我的指使，
他保護，而把我留在孤獨裏；
他底痛苦是不斷的尋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須背離。

七

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
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
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
讓我在你底懷裏得到安眠——

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底隨有隨無的美麗的形象，
那裏，我看見你孤獨的愛情
筆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長！

八

再不能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們間定型，
只有湯光透過繽紛的枝葉
分在兩片情願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飄落，
而賜生我們的巨樹永青。
它對我們的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裏化爲平靜。

一九四二年二月

出發

告訴我們和平又必須殺戮，
而那可厭的我們先得去歡喜；
知道了「人」不夠，我們再學習
蹂躪他的方法，排成機械的陣式，
智力體力蠕動着像一羣野獸，

告訴我們這是新的美。因爲
我們吻過的已經失去了自由；
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來：
給我們希望和失望，給我們死，
因爲那死底製造必需摧毁，

給我們善感的心靈又要它歌唱
粗糙的聲音。個人的哀喜
被大量製造又被蔑視，
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義；
在你的計劃裏有毒害的一環，

就把我們囚進現在，上帝！
在犬牙的甬道中讓我們反覆
行進，讓我們相信你句句的紊亂
是一個眞理。而我們是皈依的，
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底痛苦。

一九四二年二月

還原作用

汚泥裏的猪夢見生了翅膀，
從天降生的渴望着飛揚，
當他醒來時悲痛的呼喊。

胸裏燃燒了卻不能起牀，
跳蚤，耗子，在牠的身上黏着：
你愛我嗎？我愛你，他說。

八小時工作。挖成一顆空殼，
蕩在塵網裏，害怕把絲弄斷，
蜘蛛嗅過了，知道沒有用處。

他的安慰是求學時的朋友，
三月的花園怎麼樣盛開，

通信聯起了一大片荒原。

漸漸看出了變形的枉然，
開始學習着在地上走步，
一切是無邊的，無邊的遲緩。

幻想的乘客

由幻想底航線卸下的乘客
永遠走上了錯誤的一站
而他，這個鐵掌下的犧牲者
當他意外地投進別人的願望，
多麽迅速他底光輝的概念

已化成瑣碎的日子不忠而紆緩，
是巨輪底一環；他漸漸旋進了
一個奴隸制度附帶一個理想。

這裏的恩惠憎恨陌生，
而婉留他的是臨別的贈言，
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笑，
祕密地回轉，祕密地絕望。

親愛的讀者，你就會讚歎：
爬行在懦弱的，人和人底關係間，
化無數的惡意爲自己營養，
他已經開始學習做主人底尊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一棵老樹（文聚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羅寄一

詩

陽光又給我慈愛的提攜，
要是能用敏感多血的手掌，
撫摸皺摺的山巒，起伏與光暗
有如人類全部波濤的凝固；

要是能摹擬鵬鳥的輕盈
也將振翼而起，在無窮廣遠的
高空，凝視地球底整體，

它的歡笑與淚水的縱橫；

要是能實現一個龐大的距離，
我將更領悟血和肉底意義，
感官世界如一幅畫的煙雲，
和他面對，如我面對沈默的愛人，

怎麼能不流下透明的眼淚，
呼吸她深深的情熱與悲哀，
我像一朵凌空的歎息，
在靜寂裏緩緩地展開……

五月風

如果我，我和你併合，

海上去，掠過成熟的波濤，
無往不在的整體，磅礡的
五月風，飄散開而沈落。

如果我，夢如一隻小蜉蝣，
夜來晝去有龐大的寂寞，
幻象都如白雲的美麗豐滿，
吹啊，高速率占有與拋棄底電閃。

如果有匍伏的蛻化的軀殼，
偉大的祭壇正煙火繚繞，
五月風悲痛而輕盈，它漸漸
沒入天與水與無邊的寧靜。

月，火車

夜底露水冷，
夜底露水輕。

冰冷的雙軌如銀色絲帶的飄搖，
迴聲悠遠地來自世界的峯頂，
火車在戰慄，雖然他急馳像枝箭
廢墟，墳地，荒野，廢墟，墳地，荒野，
想追求什麼可更想逃避許多，
速度也白費，這跌碎在地面的概念，

空喚起可怕的消耗，一陣煙，一陣氣，
血肉的灰燼都升起而沒入天邊……
當月底淸紗拂過席終人散的地面，
點化每一寸空間都飽含憂戚的溫柔，
起來，起來，半寐的小草，
五月的花朵，起來，起來，
（夢的密語，天上枝葉的微顫）
生命徘徊在鐵皮車廂裏，它諦聽，渴望
瀰散，徐徐的，如一曲典麗的幻想。
廢墟，墳地，荒野，廢墟，墳地，荒野，
怎麽能解脫這激怒的衝動，沈重的
古代的煙火正瀰漫這靜謐的大謊，
槍彈刺刀在多重幻想外沸騰，
靜靜地沁入我不幸的運命，夜，
深沈，高大的實體從多度空間奔來，
我要求絕對，它們都要求絕對，
從這些對立中間，徒然去搜索
迷茫中起伏的雙軌底交點。

久旱，五月的溫暖田園龜裂
風正柔，一片不能凝結的
樂章，洞穿我全部感情。

廢墟，墳地，荒野，廢墟，墳地，荒野，
加速度馳騁，絕望的年青，

滑出去，翻倒，一顆黑甲蟲底腐爛，
在冷漠的記憶裏不留下一個斑點，

或者前面是海，透過風暴，底下有不滅的微明，
我將有顏色，有音樂的大諧和，無為的執着。

死，是寂靜的羽毛，從遠方來，向遠方飄，
廢墟，墳地，荒野的連綿，什麽也不多，不少。……

夜底露水冷，
夜底露水輕。

杜運燮

無題

一

親愛的，這樣我也快樂；
雖然這 cafe 不屬於我們，
燙過衣服，抹過脂粉的賓客

不對我們講援例的應景好話，
雖然這都是表面的，像他們
挽着手臂，在人行道上拖着糖果，
舉行婚禮般一寸一寸地走……
但我也快樂：你在笑，在望着我。

他們整齊地圍住白桌布，
和無葉的花和戴花的點心，
都有所計算，有所防備，
都還有笑聲，用眼角迷人，
都無心看我們，像鄰桌的牙籤；
但我也快樂：親愛的，有你的手
掩住打哈欠的嘴，有你的眼睛
瞪住我，不許講昨夜的表情。

這樣我也快樂；如同在臥室裏，
如同在海邊樹蔭的一方大石上面，
侍者的來去像窗外來的疏影，
四週響着單調的海水，浪花的
破碎，你皺起眉尖，喝下一大口
不放糖的咖啡，扭一扭腰說：
「似乎這裏的嘈雜，我最需要。」
但我也快樂：你在望着我，說屬於我，
在洶湧的渺茫中我有所攀泊。

二

讓我們暫時擺脫「意識」，親愛的，
靈魂要脫離所有唯物的引力，
飛行於時空以外，那裏

再不會有「二」不要再說「幸福」
已不容我們那麼狹窄而汚濁。

看着我的整體與最深處親愛的，
想着與我們相聯的一切親愛的，
連接永恆與刹那，讚美與惋惜，
空虛與太多，趁還沒有緊縛住自己，
珍惜有夢，有眞正純潔的執着，

像一樣高山上的植物，又深又廣地
植了根：親愛的，我有了一切；
（雖也許是一種力量的傀儡）
但眼前確要改變；閉起眼睛吧，
我們還要超臨一切，拋棄一切。

滇緬公路

不要說這只是簡單的現實；
試想沒有血脈的軀體，沒有油管的
機器；你們該起來歌頌：就是他們，
（營養不足，半裸體，掙扎在死亡的邊沿）
就是他們，冒着飢寒與瘧蚊的襲擊，
每天不讓太陽占先，從匆促搭蓋的
土穴草窠裏出來，揮動起原始的
鍬鏟，不惜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爲民族爭取平坦，爭取自由的呼吸。

歌唱呵，你們，就要自由的人民，
路給我們希望與幸福，而就是他們

（還帶着沈重的枷鎖而任人播弄）
給我們明朗的信念，光明閃爍在眼前。
我們都記得無知而勇敢的犧牲，
永在陰謀剝削而支持享受的一羣，
與一種新聲音在響，一個新世界在到來，
如同不曾忘記時代是怎樣無情，
一個浪頭，一個輪齒都是清楚的教訓。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們不朽的化身：
穿過高壽的森林，經過萬千年風霜
與期待的山嶺，蠻橫如野獸的激流，
以及神祕如地獄的瘴蚊大本營，……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與忍耐
踩過一切阻擋，走出來，走出來，
給戰鬪疲倦的中國送鮮美的海風，
送熱烈的鼓勵，送血，送一切，於是
這堅韌的民族更英勇，開始歡笑：
「我起來了，我起來了，我已經自由！」

路永遠使我們興奮，都來歌唱呵！
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頭。
看它，風一樣有力，航過綠色的田野，
蛇一樣輕靈，從茂密的草木間
盤上高山的背脊，飄行在雲流中，
儼然在飛機的坐艙裏，發現新的世界，
而又鷹一般敏捷，畫幾個優美的圓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傾聽村落裏
安息前歡愉的匆促，輕煙的朦朧中

溢着親密的呼喚，人性的溫暖，
於是更懶散，沿着水流緩緩走向城市。
而，就在粗糙的寒夜裏，荒冷
而空洞，也一樣負着全民族的
食糧，載重車的黃眼滿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沈重的橡皮輪不絕滾動着，
人民興奮的脈搏，每一塊石子
一樣覺得爲勝利盡忠而驕傲：
微笑了，在滿足而微笑着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華的凱旋日子的好夢裏。
征服了黑暗就是光明，它曉得；

你看，黎明紅色消息已寫在
每一片雲上，攢湧着多少興奮的頭顱，
七色的光在忙碌調整布景的效果，
星子在奔走，鳥兒在轉身睜眼，
遠處沿着山頂閃着新彈的棉花，
滇緬公路得萬物朝氣的鼓勵，
狂歡地引負遠方來的貨物，
上峯頂看霧，看山坡上的日出，
修路工人在草露上打欠伸，「好早啊！」
早啊！好早啊！路上的塵土還沒有
大群的起來追逐，辛勤的農夫
因爲太疲勞，肌肉還需要鬆弛，
牧羊的小孩正在純潔的忘卻中，

城裏人還在重複他們枯燥的舊夢，
而它，就引着成羣各種形狀的影子
在荒廢久年的森林草叢間飛奔：
一切在飛奔，不准許任何人停留，
遠方的星球被轉下地平線，
擁擠着房屋的城市已到面前，
可是它，不能停，還要走，還要走，
整個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負載。

民衆夜校

不不，「知識」不能再讓誰專利了，
有土地纔有花朵，有你們纔有文明，
而且，過了這些年代，這美麗的花朵
已被一些有毒寄生蟲寄得枯萎了。

翻個身呀，你們都是有力的，
知道創造的，過去，你們的血汗養肥多少人；
你做得很好的大小螺絲，他在城外
種得很胖很綠的青菜，她紡得
好紗，織得結實的布……方塊字
是像一面牆，可抵不了你們的手足，
翻過身呀，越過這面牆，那邊
就有更好的鋼，更肥的地，更輕便的織布機。

「這是臺灣，琉球，這是高麗，
那裏的人民做了一百年奴隸……
這是農奴的地獄，不久以前
剛點起火把將它粉碎的……」

看呀學呀，現在該明白了，
不久，就要走在我們的前面：
從來，你們都堅定而利落，看
清楚了，就像閃電劃割太空的平靜；
你們固執而堅決，一見到光明，
就像大蛾面着生命的犧牲也要奪取，
你們都健康而有力，懷着幾千年的仇恨，像
經過洪爐壓縮機的，不怕任何扭轉，敲擊。

何其芳

河

我散步時的侶伴，我的河，
你在歌唱着什麽？
我這是多麽無意識的話呵。
但是我知道沒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
你從我們居住的小市鎮流過。
我們在你的水裏洗衣服洗脚。
我們在沉默的羣山中間聽着你
像聽着大地的脈搏。
我愛人的歌，也愛自然的歌，
我知道沒有聲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夜歌和白天的歌

醉吧

諷刺詩一首
借波德萊爾散文小詩題目

醉吧。醉吧。

真正的醉者有福了，
因爲天國是他們的。
如其酒精和書籍
和滴蜜的嘴唇
都掩不住人間的苦辛，
如其由陶醉而蘇解
而終於全醒，

是否還斜戴帽子，
還半閉着眼皮，
扮演着一生的微醺？

震慴於寒風的蒼蠅
撲翅於紙窗間，
夢着死屍，
夢着盛夏的西瓜皮，
夢着無夢的空虛。

我在我的嘲笑的尾聲上
聽見了自己的羞恥：
「你也不過嗡嗡嗡
像一隻蒼蠅。」

如其我是蒼蠅，
我期待着鐵絲的手掌
擊到我頭上的聲音。

十二月十一日草成

新詩第四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艾青

青色的池沼

青色的池沼、
長滿了馬鬃草；
透明的水底，
映着流動的白雲……

平靜而清澈……
像因時序而默想的
藍衣少女
坐在早晨的原野上。

當心呵——
脚蹄撩動着薄霧，
一匹栗紅色的馬
在向你跳躍來了……

秋

霧的季節來了——
無厭止的雨又徘徊在
收割後的田野上……
那裏，翻耕過的田畝的泥黑
與遺落的穀粒所長出的新苗的綠色，
綴成了廣大陰暗，多變化的平面；
而深秋的訪問者——無厭止的雨
就徘徊在牠的上面……
人們都開始蟄伏到

那些濃黑的屋簷裏去了；
只有兩匹鬃毛已淋溼的褐色的馬，
慢慢地走向地平線
搜索着田野的最後的綠色……

太陽

從遠古的墓塋
從黑暗的年代
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
震驚沉睡的山脈
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
太陽向我滾來……
牠以難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樹繁枝向牠舞蹈
使河流帶着狂歌奔向牠去
當牠來時，我聽見
冬蟄的蟲蛹轉動於地下
羣衆在廣場上高聲說話
城市從遠方
用電力與鋼鐵召喚牠

於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開
陳腐的靈魂
擱棄在河畔
我乃有對於人類再生之確信

生命

有時
我伸出一隻赤裸的臂
平放在壁上
讓一片白堊的顏色
襯出那赭黃色的健康
青色的河流鼓動在土地裏

五個手指
是五支新鮮的紅色
裏面旋流着
土地耕植者的血液

我知道
這是生命
讓愛情的苦痛與生活的憂鬱
給牠去擠戴能
讓牠喘息在
世紀的辛酷的牽軛下
讓牠去歡騰，去煩惱，去笑，去哭能
牠將鼓舞自己
直到頹然地倒下！

這是應該的
依照我的願望
在期待着的日子
也將要用自己的悲慘的灰白

來襯映出
新生的躍動的鮮紅

煤的對話

你住在哪裏?
我住在萬年的深山裏
我住在萬年的岩石裏

你的年紀——
我的年紀比山的更大
比岩石的更大

你從什麼時候沉默的?
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時代
從地殼第一次震動的時代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裏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着——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淚

你也愛那白浪麼——
牠會齧啃岩石
更會殘忍地折斷船檣

撕碎布帆

沒有一刻靜止
牠自滿地談述着
從古以來的
航行者的悲慘的故事

或許是無理性的
但牠是美麗的

而我卻愛那白浪
——當牠的泡沫濺到我的身上時
我曾起了被愛者的感激

老人

在那條垂直線的右面
半件襤褸的黑制服
三顆銅紐扣沿着直線
晃着三盞淡黃的油燈
——油已快乾了
紫銅的面色有古舊的光
彎着的手的皺裂的手掌的
皮膚裏蜷伏着衰老的根鬚
他在緊握着痙攣的生活的尾巴
——滑進了泥污裏的鰍
他搖擺着古銅的前額
白沫裏濺出咒詛的花

飢餓的顏色
染上了他一切的言語

他死在第二次

一　异牀

等他醒來時
他已睡在异牀上
他知道自己還活着
兩個弟兄擡着他
他們都不說話

天氣凍結在寒風裏
雲低沈而移動
風靜默地擺動樹梢

他們急速地
擡着异牀
穿過冬日的林子

經過了燒灼激劇的痛楚
他的心現在已經安靜了
像剛經過了可怕的惡鬬的戰場
現在也已安靜了一樣

然而他的血
從他的臂上滲透了綳紗布
依然一滴一滴地
淋滴在祖國的冬季的路上

就在當天晚上
朝向和他的舁牀相反的方向
那比以前更大十倍的莊嚴的行列
以萬人的脚步
擦去了他的血滴所留下的紫紅的斑跡

二 醫院

我們的槍那兒去了呢
還有我們的塗滿血漬的衣服呢
另外的弟兄帶上我們的鋼盔
我們穿上了繡有紅十字的棉衣
我們躺着又躺着
看着無數的被金屬的溶液
和瓦斯的毒氣所嚙蝕過的肉體
每個都以疑懼的深黑的眼
和連續不止的呻吟
迎送着無數的日子
像迎送着黑色棺材的行列
在我們這裏
沒有誰的痛苦
會比誰少些
大家都以僅有的生命
爲了抵擋敵人的進攻
迎接了酷烈的射擊——
我們都曾把自己的血
流灑在我們所守衞的地方啊……
但今天，我們是躺着又躺着
人們說這是我們的光榮
我們卻不要這樣啊

我們躺着，心中懷念着戰場
比懷念自己生長的村莊更親切
我們依然歡喜在
烽火中奔馳前進啊
而我們，今天我們
竟像一隻被綑綁了的野獸
呻吟在鐵牀上
——我們痛苦着，期待着
要到何時呢

三　手

每天在一定的時候到來
那女護士穿着白衣，戴着白帽
無言地走出去又走進來
解開負傷者的傷口的綳紗布

輕輕地扯去藥水棉花，從傷口
洗去傷口的發臭的膿與血
纖細的手指是那麽輕巧
我們不會有這樣的妻子
我們的姊妹也不是這樣的
洗去了膿與血又把傷口包紮
那末輕巧都用她的十個手指
都用她那纖細潔白的手指
在那十個手指的某一個上閃着金光
那金光晃動在我們的傷口
也晃動在我們的心的某個角落……
她走了仍是無言地
她無言地走了後我看着自己的一隻手
這是曾經拿過鋤頭又舉過槍的手

爲勞作磨成笨拙而又粗糙的手
現在卻無力地擱在胸前
長在負了傷的臂上的手啊
看着自己的手也看着她的手
想着又苦惱着
苦惱着又想着
究竟是什麽緣分啊
這兩種手竟也被擱在一起?

四　愈合

時間在空虛裏過去
他走出了醫院
像一個囚犯走出了牢監
身上也脫去笨重的棉衣
換上單薄的灰布制服
前襟依然繡着一個紅色的十字
自由，陽光，世界已走到了春天
無數的人們在街上
使他感到陌生而又親切呵
太陽强烈地照在街上
從長期的沈睡中驚醒的
生命，在光輝裏躍動
人們匆忙地走過
只有他仍是如此困倦
誰都不曾看見他——
一個傷兵，今天他的創口
已愈合了，他歡喜
但他更嚴重地知道
這愈合所含有的更深的意義

只有此刻他纔覺得
自己是一個兵士
一個兵士必須在戰爭中受傷
傷好了必須再去參加戰爭
他想着又走着
步伐顯得多麼不自然啊
他的臉色很難看
人們走着，誰都不會
看見他臉上的一片痛苦啊
只有太陽，從電桿頂上
伸下閃光的手指
撫慰着他的慘黃的臉
那在痛苦裏微笑着的臉……

五 姿態

他披着有紅十字的灰布衣服
讓兩襟攤開着，讓兩袖懸掛着
他走在夜的城市的寬直的大街上
他走在使他感到陶醉的城市的大街上
四週喧騰的聲音，人羣的聲音
車輛的聲音，喇叭和警笛的聲音
在緊迫地擁擠着他，推動着他，刺激着他
在那些平坦的人行道上
在那些眩目的電光下
在那些滑溜的柏油路上
在那些新式汽車的行列的旁邊
在那些穿着豔服的女人面前
他顯得多麼襤褸啊
而他卻似乎突然想到把脚步放寬些

（因爲他今天穿有光榮的袍子）
他覺得他是應該
以這樣的姿態走在世界上的
也只有和他一樣的人纔應該
以這樣的姿態走在世界上的

然而，當他覺得這樣地走着
——昂着頭，披着灰布的制服，跨着大步
感到人們的眼都在看着他的脚步時
他的浴在電光裏的臉
卻又羞愧地紅起來了
爲的是怕那些人們
已猜到了他心中的祕密——
其實人家並不會注意到他啊

六　田野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
他向田野走去
像有什麼向他招呼似的

今天，他的脚踏在
田堤的溫軟的泥土上
使他感到莫名的歡喜
他脫下鞋子
把脚浸到淺水溝裏
又用手拍弄着流水
多久了——他生活在
由符號所支配的日子
而他的未來的日子

也將由符號去支配
但今天，他必須再在田野上
就算最後一次也罷
找尋那像在向他招呼的東西
那東西他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
他看見了水田
他看見一個農夫
他看見了耕牛
一切都一樣啊
到處都一樣啊
——人們說這是中國
樹是綠了，地上長滿了草
那些泥牆，更遠的地方
那些瓦屋，人們走着
——他想人們說這是中國
他走着，他走着
這是什麼日子呀
他竟這樣愚蠢而快樂
年節裏也沒有這樣快樂呀
一切都在閃着光輝
到處都在閃着光輝
他向那正在忙碌的農夫笑
他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笑
農夫也沒有看見他的笑

七　一瞥

沿着那伸展到城郊去的
林蔭路，他在濃藍的陰影裏走着
避開刺眼的陽光，在陰暗裏

他看見那些馬車，輕快地
滾過，裏面坐着一些
穿得那麽整齊的男女青年
從他們的嘴裏飄出笑聲
和使他不安的響亮的談話
他走着，像一個衰憊的老人
慢慢地，他走近一個公園
在公園的進口的地方
在那大理石的拱門的脚旁
他看見：一個殘廢了的兵士
他的心突然被一種感覺所驚醒
於是他想着：或許這殘廢的弟兄
比大家都更英勇，或許
他也曾願望自己葬身在戰場

但現在，他必須躺着呻吟着
呻吟着又躺着
過他生命的殘年
啊，誰能忍心看這樣子
誰看了心中也要燒起了仇恨
讓我們再去戰爭吧
讓我們在戰爭中愉快地死去
卻不要讓我們只剩了一條腿回來
哭泣在衆人的面前
伸着汚穢的飢餓的手
求乞同情的施捨啊！

八　遞換

他脫去了那繡有紅十字的灰色制服
又穿上了幾個月之前的草綠色的軍裝

那軍裝的血漬到哪兒去了呢
而那被子彈穿破的地方也已經縫補過了
他穿着它，心中起了一陣激動
這激動比初入伍時更深沈
他好像覺得這軍裝和那有紅十字的制服
有着一種永遠拉不開的聯繫似的
他們將永遠穿着它們，遞換着它們
是的，遞換着它們，這是應該的
一個兵士，在自己的
祖國解放的戰爭沒有結束之前
這兩種制服是他生命的旗幟
這樣的旗幟應該激劇地
飄動在被踐踏的祖國的土地上……

九　歡送

以接連不斷的爆竹聲作爲引導
以使整個街衢都激動的號角聲作爲引導
以擠集在長街兩旁的羣衆的呼聲作爲引導
讓我們走在衆人的願望所鋪成的道上吧
讓我們走在從今日的世界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
吧
讓我們走在那每個未來者都將以感激來追憶的
道上吧
我們的胸膛高挺
我們的步伐齊整——
我們在人羣所砌成的短牆中間走過
我們在自信與驕傲的中間走過
我們的心除了光榮不再想起什麼
我們除了追蹤光榮不再想起什麼

我們除了爲追蹤光榮而欣然赴死不再想起什
麼……

一〇　一念

你曾否知道
死是什麼東西?
——活着，死去
蟲與花草
也在生命的蛻變中蛻化着……
這裏面，你能想起的
是什麼呢?
當兵，不錯
把生命交給了戰爭
死在河畔!
死在曠野!
冷露凝凍了我們的胸膛
屍體腐爛在野草叢裏
多少年代了
人類用自己的生命
肥沃了土地
又用土地養育了
自己的生命
誰能逃避這自然的則律
——那末，我們爲這而死
又有什麼不應該呢?
背上了槍
搖搖擺擺地走在長長的行列中
你們的心不是也常常被那
比愛情更强烈的什麼東西所苦惱嗎?

當你們一天出發了，走向戰場
你們不是也常常
覺得自己曾是生活着
而現在卻應去死
——這死就爲了
那無數的未來者
能比自己生活得幸福麽？
一切的光榮
一切的歌讚
又有什麽用呢？
假如我們不曾想起
我們是死在自己聖潔的志願裏？
——而這，竟也是如此不可違反的
民族的偉大的意志呢？

二　挺進

挺進啊，勇敢啊
上起刺刀吧，弟兄們
把千萬顆心緊束在
同一的意志裏：
爲祖國的解放而鬬爭呀！
什麽東西值得我們害怕呢——
當我們已經知道爲戰鬬而死是光榮的？
挺進啊，勇敢啊
朝向砲火最濃密的地方
朝向噴射着子彈的塹壕
看，膽怯的敵人
已在我們馳奔直前的步伐聲裏顫抖了！
挺進啊！勇敢啊

屈辱與羞恥
是應該終結了——
我們要從敵人的手裏
奪回祖國的命運
只有這神聖的戰爭
能帶給我們自由與幸福……
挺進啊，勇敢啊
這光輝的日子
是我們所把握的！
我們的生命
必須在堅强不屈的鬪爭中
纔能衝擊奮發！
兄弟們，上起刺刀
勇敢啊，挺進啊

二 他倒下了

竟是那麼迅速
不容許有片刻的考慮
和像電光般一閃的那驚問的時間
在燃燒着的子彈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啊——
穿過他的身體的時候
他的生命
曾經算是在世界上生活過來的
終於像一株
被大斧所砍伐的樹似的倒下了
在他把從那裏可以看着世界的窗子
那此刻是蒙上喜悅的淚水的眼睛

永遠關閉了之前的一瞬間
他不能想起什麽
——母親死了
又沒有他曾親昵過的女人
一切都那麽簡單

一個兵士
不曉得更多的東西
他只曉得
他應該爲這解放的戰爭而死
當他倒下了
他只曉得
他所躺的是祖國的土地
——因爲人們
那些比他懂得更多的人們
曾經如此告訴過他

不久，他的弟兄們
又去尋覓他
——這該是生命之最後一次的訪謁
但這一次
他們所帶的不再是舁牀
而是一把短柄的鐵鏟
也不曾經過選擇
人們在他所守衛的
河岸不遠的地方
挖掘了一條淺坑……

在那夾着春草的泥土
覆蓋了他的屍體之後
他所遺留給世界的
是無數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憐的土堆中的一個
在那些土堆上
人們是從來不標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標出了
又有什麼用呢?

一九三九年春末

透明的夜

一

透明的夜。

……闊笑從田堤上煽起……
一羣酒徒望
沈睡的村,嘩然的走去……
村
狗的吠聲,叫顫了
滿天的疏星。
村,
沈睡的街
沈睡的廣場,衝進了
醒的酒坊。
酒,燈光,醉了的臉

放蕩的笑在一團……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二

酒徒們，走向村邊

進入了一道燈光躺開的門，

血的氣息，肉的堆，牛皮的

熱的腥羶……

人的囂喧，人的囂喧。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十幾個生活在草原上的

泥色的臉。

這裏是我們的娛樂場

那些是多諳熟的面相，

我們拿起

熱氣蒸騰的牛骨

大開着嘴，咬着咬着……

「酒，酒，酒

我們要喝。」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牛的血血染的屠夫的手臂，

濺有血點的

屠夫的頭額。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我們火一般的肌肉，以及
——那裏面的——
痛苦，憤怒和仇恨的力。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從各個角落來的——
夜的醒者
醉漢
浪客
過路的盜
偷牛的賊……

「酒，酒，酒
我們要喝。」

三

……
「趁着星光，發抖
我們走……」
闊笑從田堤上煽起……
一羣酒徒，離了
沈睡的村，向
沈睡的原野
嘩然的走去……

夜，透明的

夜！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

聆聽

馳蕩呀
馳蕩呀
法南水電廠的吼聲
徹叫着夜；
沈在監獄的房裏
震搖的
夾着難友的鼾聲呀
像大航輪般
在深藍的海洋上
以速力鑽開了水波
夜
牠前進着……

一九三二年上海

馬賽

如今，
無定的行旅已把我抛到這
陌生的海角的邊灘上了。
看城市的街道
擺蕩着
貨車也像醉漢一樣顛仆，
不平的路
使車輛如村婦般

連咒帶罵的滾過……
在路邊
無數商鋪的面前，
潛伏着
期待着
看不見的計謀，
和着不見的欺瞞……
市集的喧聲
像出自運動場上的千萬觀衆的喝采聲般
從街頭的那邊
衝擊的
播送而來……
接連不斷的行人
匆忙的
跟蹌的
在我這遲緩的脚步旁邊擁去……
他們的眼都一致的
觀望他們的前面
——如海洋上夜裏的船隻
朝向燈塔所指示的路，
像有着生活之幸福的火燄
在茫茫的遠處向他們招手
……
在你這陌生的城市裏，
我的快樂和悲哀，
都同樣的感到單調而又孤獨！
像唯一的駱駝，
在無限風飄的沙漠中，

寂寞的寂寞的跨過……
街頭羣衆的歡騰的呼嚷，
也像颶風所煽起的砂石，
向我這不安的心頭
不可抗的飛來……
午時的太陽，
是中了酒毒的眼，
放射着混沌的憤怒
和混沌的悲哀……
牠
嫖客般
凝視着
廠房之排列與排列之間所伸出的
高高的煙囪。

煙囪！
你這爲資本所姦淫了的女子！
頭頂上
憂鬱的流散着
棄婦之披髮般的黑色的煤煙……
多量的
裝貨的麻袋，
像肺結核病患者的灰色的痰似的
從廠旁的門口，
不停的吐出……看！
工人們搖搖擺擺的來了！
如這重病的工廠
是養育他們的母親——
保持着血統

他們也像她一樣的肌瘦枯乾！
他們前進時
濺出了沓雜的言語，
而且
一直把繁瑣的會話
帶到電車上去，
和着不止的狂笑
和着習慣的手勢
和着紅葡萄酒的
空了的瓶子。

海岸的碼頭上，
堆貨棧
和轉運公司
和大商場的廣告
强硬的屹立着，
像林間的盜
等待着及時而來的財物。
那大郵輪
就以熟識的眼對看着牠們
並且彼此相理解的喧談。
若說牠們之間的
震響的
冗長的語言
是以鋼鐵和礦石的詞句的，
那起重機和搬運車
就是牠們奇怪的嘴。
這大郵輪啊

世界上最堂皇的綁匪!
幾年前
我在牠的肚子裏
就當一條米蟲般帶到此地來時,
已看到了
牠的大肚子的可怕的容量。
牠的饕餮的鯨吞
能使東方的豐饒的土地
遭難得
比經了蝗蟲的打擊和旱災.
還要廣大深遂而不可救援
半個世紀以來
已使得幾個民族在牠們的史頁上
塗滿了污血和恥辱的淚……

而我——
這敗頹的少年啊,
就是那些民族當中
幾萬萬裏的一員。
今天
大郵輪將又把我
重新以無關心的手勢,
拋到牠的肚子裏,
像另外的
成百成千的旅行者們一樣。
——馬賽!
當我臨走時
我高呼着你的名字!
而且我

以深深了解你的罪惡和祕密的眼
依戀的
不忍捨去的看着你，
看着這海角的沙灘上
叫囂的
叫囂的
繁殖着那暴力的
無理性的
你的臉顏和你的
向海洋伸張着的巨臂，
因爲你啊
你是財富和貧窮的鎖孔，
你是掠奪和剝削的贓庫。

馬賽啊
你這盜匪的故鄉
可怕的城市！

在最前列

柳木下

馬格里是我的戀女
又是一個孩子的母親

我看見馬格里
舉起微赤的圓臉
在搖籃傍邊

我看見馬格里
抱起小惠克
放下反杜林論

我看見馬格里
推着搖籃唱着歌
聲音又細又悠長

一朝我從遠方歸來
五一節的歌聲震撼着這城市
我看見馬格里
　舉起右手
　在最前列

——若干人集

貧困

像顯赫的人佩着勳章
像選手把標幟繡在襟上
在人衆中
我帶着我的貧困

我昂然舉步
穿過市街
走向海濱
鷗鳥在海上飛鳴

——若干人集

嬰子

松林

月下的松林
頂着寂寥的銀色的夢
一陣可惡的風從天邊吹來
它便從夢裏叫罵起來了

這是座松林
是這座深幽的松林呀
我熟悉那些小徑
那些綠葉
甚至那些樹根下的野蕈
我熟悉着
我失去的我都熟悉着

我愛騎一匹白馬
奔馳於陽光的林下
迎着長風
捲過林綠
捲過曠野

然後
我興盡的停步在
林深處的
柴門前

我眷戀着
這些熟悉的

失去的日子呵

且待那要來的時候吧
我當騎馬來到那座林的
馬馱着我，我馱着勝利
以折斷的敵旗桿敲開柴門

——若干人集

營外

營門外的夜
藍色的夜
我枕着草原
仰着頭數滿天星

把深思停在雲片上
遠天的雲片吐食着初月

想到有好些地方
有人不能以一隻歌呼喚自由了
不能無事的高臥草原
閒看日月了
爲的是那裏有恥辱的足跡
血的記憶
兇暴的眼睛

請不要說我於百忙的營中
卻偷閒於營外寫了一首詩
正因爲我隨了營隨了戰爭

我總有步伐
奔忙在復仇的草原。

——若干人集

S. M.

哨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線帶回來的一身困倦，
從這深深的夜逾越過去
又是新紅太陽的戰鬪的明天，
戰士們需要香甜的休眠。
嘉嶺山上的塔對着蹀躞在廣場上的伙伴
他在他底哨位上！

深沈的夜底十二點到一點，
天上
Orion 橫着燦爛的劍，
北極星永恆的光
從太古以前
直到春風的將來
照着人間。

——無弦琴 一九三九，二，四。

老兵

老兵
騎在瘦馬背上
從清晨的薄霧裏
朦朧地走到樹林邊來，

又朦朧地深入薄霧裏去。

他一頂汚穢的軍帽低壓着多紋的額，
鬍子上凝着濃霧
鼻子裏噴出熱息
凹入的小眼合着
皺癟的兩頰下垂
手深縮在棉袖筒裏
馬轡絡在枯禿的馬頭上
背影困倦地駝着
讓波動不定的慢步把自己送到什麽地方，
一天又一天，
背了刀
有一點灰土
有一點鐵光
有一點銹蝕
有一點霜
有一點血影照着朝陽

——無弦琴

縴夫

一　嘉陵江

風，頑固地逆吹着，
江水，狂蕩地逆流着，
而那大木船
衰弱而又懶惰
沈湎而又笨重，
而那縴夫們
正面着逆吹的風

正面着逆流的江水
在三百尺遠的一條縴繩之前
又大大地——跨出了一寸的脚步……
　風，是一個絕望於街頭的老人
伸出枯癟成生鐵的老手隨便拉住行人（不讓
再走了）
要你聽完那永不會完的破落的獨白，
江水，是一枝生吃活人的卐字旗麾下的鋼甲軍
隊
集中攻擊一個據點
要給牠盡與的毀滅
而不讓牠有一步的移動！
但是縴夫們旣逆着那
逆吹的風
更逆着那逆流的江水。

二　大木船

過兩百歲了的樣子，夠了的樣子
汚黑而又猥瑣的，
灰黑的木頭處處蛀蝕着
木板圻裂成黑而又黑的巨縫（裏面像有陰謀
和臭蟲在做窠的）
用石炭，竹絲，桐油擣製的膏深深地塡嵌起來
（塡嵌不好的，）
在風和江水裏
像那生根在江岸的大黃桷樹，動也——眞懶得
動呢
自己不動，影子也不動（映這影子的水波也幾
乎不流動起來）

這個走天下的老江湖
　快要在這寬闊的江面上躺下來睡覺了（毫不
在乎呢，）
——中國的船啊！
古老而又破漏的船啊！
而船艙裏有
五百擔米和穀
五百擔糧食和種子
五百擔人底生活的資料
和大地底第二次的春底胚胎，酵母，
縴夫們底這長長的縴繩
和那更長更長的
道路
不過爲的這個！

三　一縴之微

緊張地曳引着
　作爲人和那五百擔糧食和種子之間的力的有
機聯繫
緊張地——曳引着
前進啊；
一縴之微
用正確而堅强的脚步
　給大木船以應有的方向（像走回家的路一樣
有一個確信而又滿意的方向：）
向那炊煙直立的人類聚居的繁殖之處，
是有那麼一個方向的
向那和天相接的迷茫一線的遠方
是有那麼一個方向的

向那
一輪赤赤地熾火飛爆的清晨的太陽！——
是有那麽一個方向的
傴僂着腰
匍匐着屁股
堅持而又强進！
四十五度傾斜的
銅赤的身體和鵝卵石灘所成的角度，
互相平行地向前的
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間的人底昂奮的
脊椎骨
　昂奮的方向
向歷史走的深遠的方向，

動力一定要勝利
而阻力一定要消滅！
這動力是
創造的勞動力
和那一團風暴的大意志力。

　脚步是艱辛的啊
有角的石子往往猛銳地楔入厚繭皮的脚底
多紋的沙灘是鬆陷的，走不到末梢的
　鵝卵石底堆積總是不穩固地滑動着（滑頭滑
腦地滑動着，）
　大大的岸岩權威地當路聳立（上面的小樹和
草是牠底一臉威嚴的大鬍子）
　——禁止通行！

走完一條路又是一條路
越過一個村落又是一個村落，
而到了水急灘險之處
譁噪的水浪强迫地奪住大木船
人半腰浸入洪怒的水沫飛漩的江水
去小山一樣扛擡着
去鯨魚一樣拖拉着
用了
那最大的力和那最後的力
動也不動——幾個縴夫徒然振奮地大張着兩臂（像斜插在地上的十字架了）
他們决不絕望而背退着向前硬走，
而風又是這樣逆向的
而江水又是這樣逆向的啊！

而縴夫們，他們自己
骨頭到處格格發響像會片片迸碎的他們自己
小腿脹重像木柱無法挪動
自己底辛勞和體重
和自己底偶然的一放手的鬆懈
　那無聊的從憤怒來的絕望和可恥的從畏懼來的冷淡
居然——也成爲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們——那人和羣
那人底意志力
那堅凝而渾然一體的羣
那羣底堅凝成鋼鐵的集中力
——於是大木船又行動於綠波如笑的江面了。

四　一條縴繩

整齊了脚步（像一隊向召集令集合去的老兵），
脚步是嚴肅的（嚴肅得有沙灘上的晨霜底那種調子）
脚步是堅定的（堅定得幾乎失去人性了的樣子）
脚步是沈默的（一個一個都沈默得像鐵鑄的男子）

一條縴繩維繫了一切
大木船和縴夫們
糧食和種子和縴夫們
力和方向和縴夫們
縴夫們自己——一個人和一個集團，
一條縴繩組織了脚步
組織了力
組織了幸
組織方向和道路，——
就是這一條細細的，長長的似乎很單薄的苧麻的縴繩。

前進——
强進！
同志們！
這前進的路
並不是一里一里的
也不是一步一步的
而祇是——一寸一寸那麽的，
一寸一寸的一百里
一寸一寸的一千里啊！

一隻烏龜底競走的一寸
一隻蝸牛底最高速度的一寸啊!
而且一寸有一寸的障礙的
或者一塊以不成形狀爲形狀的岩石
或者一塊小諷刺一樣的自己已經破碎的石子
或者一隻從三百年的古墓中偶然給兔子掘出
的鏽爛釘子……
但是一寸的强進終於是一寸的前進啊
一寸的前進是一寸的勝利啊,
以一寸的力
人底力和羣底力
直迫近了一寸
那一輪赤赤地熾火飛爆的清晨的太陽!

——無絃琴一九四一,一二,五。方林公寓。——

田間

自由,向我們來了

悲哀的
種族,
我們必須戰爭呵!
九月的窗外,
亞細亞的
田野上,
自由呵……
從血的那邊
從兄弟尸骸的那邊,
向我們來了,

像暴風雨，
像海燕。

五個在商議

在潼關——一所棉花廠裏（我們底宿營地，）晚上，
五個通訊股員，在開小組會。——燭光在廠內照
着，大風沙在外面颳着……

我們是五個。
我們五個，
屈着腿，
——坐在一張蘆席上，
五個底
呼吸，
接近
燭光，
攙和着，混流着，
在一氣……
——那樣，
我們拋下煙蒂，
手指，
握住
小組會底問題；
五個，
在商議！
我們是五個。

五個底
寬闊的
肩膀，
——也靠在一處，
很滿，
很密。

給飼養員

飼養員呵，
把馬餵得乇刮刮叫，
因爲你該明白，
乇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國！

多一些

「多一顆糧食，
就多一顆消滅敵人的槍彈！」
聽到嗎？
這是好話哩！
聽到嗎？
我們
要趕快鼓勵自己的心
到地裏去！

要地裏
長出麥子；
要地裏
長出小米；
拿這些東西
當做
持久戰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點糧食
就多點勝利。

冀察晉在向你笑着

——冀察晉——
還在活着，
（而且
在很好的
活着呵！）
無邊的
山溝，
我們的馬
在跑着；

那角蹄
響出
愉快的
大膽的
口號。

你看，
冀察晉
在向你笑！

——歡迎外國朋友街頭詩之一

人民底舞

——人民底舞，是不死的光芒！北平游擊隊於一九三八年元旦，在所謂慶祝敵軍閥的勝利的一天，他們藉秧歌舞的姿勢，跳躍在西直門外，跳躍在觀察的敵人身邊。結果，一百多名日兵被殲滅了；之後，他們完全平安地踏着敵人的血回來。我無法想像那神聖的場面，但我總等待着有一次會看見。

四月間，我們在西安一個劇社公演「打倒日本昇平舞」（秧歌舞改編）故事簡單。主要目的說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將敵人及漢奸打倒。人物爲工，農，兵，學，商，及日兵，漢奸。

——爲紀念北平游擊隊，爲記述我們底公演，茲就我得到的那一天舞臺上的印象而寫人民底舞。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西安，田間附記。

一個，
一個，
嚓嚓地

出場。
跳躍……
跳躍……
（——那樣子，
不是叛徒
在反變；
不是漢奸
在出賣祖國；
也不是
膽小的婦人
跪在地上
向上帝

祈禱……）
一個，
一個、
嚓嚓地
出場。
跳躍……
跳躍……
（——那聲音；
不是客商
在酒店底
談話；



這一大羣
——農民，
——工人，
……
在一塊。
在一塊，
興奮，
激越。
濃白的
面孔，
深黑的
眼瞳，

……
搬動，
在漢奸底
身邊；
搬動，
在敵兵底
身邊；
（因爲——
漢奸和敵兵，
無恥着，荒唐着，陰笑着，
走到他們面前……）
你看，——
他們底

仇恨的
力，
他們底
仇恨的
血，
他們底
仇恨的
歌，
握在
手裏。

握在
手裏，
要灑出來……

幾十個，
很響地
——在一塊；
幾十個，
噠噠地
——在一塊；

迴旋……
狂蹈……

聳起的
筋骨，
凸出的
皮肉，

挑負着
——種族的
瘋狂，
種族的
咆哮！……

大膽！
剛強！

（他們張開胳膀，
要打斷封鎖在這渴望着的種族底身上
那野蠻的鐐銬；
他們伸出手掌，
要把敵人與漢奸綁上絞架。……）

一氣
唱着：
一氣
喊着：

（——驅逐日本強盜，
滾蛋！……
…………）

一起
唱着：

一起
喊着：
（——我們要活！
要活在自己底廠裏，自己底樹陰下，
自己的店裏，自己底教室裏，
和自己底兵營裏，
在那些地方，
沒有人阻擋！
……不能這樣，我們，
我們就死亡，
要爲祖國而死，要爲鬪爭而死！……）

呵，
歌唱！
呵，
舞蹈！
呵，
棒子！
呵，
刀子！
呵，
鋤頭！
呵，
槍！
呵，
人民！

它們，
更響地
——在舞臺上；
在祖國的舞臺上
敲着
棒子，
磨着
刀子，
扳着
槍機，
舞着
鋤頭；
扭着
腰，

擦着
手，
舉着
拳頭。
老 Kue
指揮着
這一大羣，
——農民，
——工人，
……
聚攏，
散開。

散開，

聚攏。

——踏着敵兵和漢奸的血腥，

舞着，……

在擂，

在衝，

在前進，……

櫻紅的

棒子，

紫黑的

槍，

土黃的

鋤頭，

白亮的

刀子，……

……

——全升起來了，都響了，……

幾十個

跳蕩，

歡狂；

……

——他們的道路，

跟從着

一個
音響。

今天，
在舞臺上，
他們，
像來自——
人民自己底
街，
像來自——
人民自己底
巷；
他們，

又匯合——
向
人民自己底
街，
向
人民自己底
巷。

一小隊，
一小隊。

一小行，
一小行。

（——在一起呼喊，在一起歌唱！……）

幾十個，
咞咞，
嗙嗙。

幾十個、
浩浩，
蕩蕩。

呵，
人民！
呵，
槍！

呵，
鋤頭！
呵，
刀子！
呵，
棒子！
呵，
舞蹈！
呵，
歌唱！

（——在動亂時代，在爭自由的夜晚，
人民底腳步，人民底喉音，
正鍛鍊在人類鬪爭底舞臺上……）

粗壯的
節奏，
走向很遠，很長……
又走回來，
很響，
很亮。

黑色的
布幕，
拉下；

——但是，
也擋不住，

人民底
交響！

——呈在大風砂裏奔走的崗衛們

㈠ 秧歌舞中之領頭者

韓北屏

牧

——寫給舞蹈

我與你像游牧時代的人們一樣，
一心選擇那多草
多陽光的平地，
我們也是爲了放牧而來的，
不過被牧的不是牛羊，

而是我們愛自由愛闊大的心與眼。

在那平地上，
你底胸貼着地，
你底赤裸的雙足敲擊着地，
你底兩手戲弄着毫無禮貌的小草，
而你底眼睛，
智慧的眼睛啊，
凝視着那些爲蚯蚓所織的
　泥土的花朵。

我攙着你底手，
讓你初初踏着泥土的雙足，
踏過起伏的丘陵，

我們踏在隆起的小丘上，
好像踏在巨人的手臂上，
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甜美，
與天地無限的空曠寧靜。

一隻矯捷的蒼鷹底影子
掠過你眼前的草上，
你仰起分披栗色柔髮的頭，
注意着自由翺翔的巨禽，
在藍色的溶液中飛舞。

你扶着我底膝蓋站了起來，
伸出了你底小手，
對着飛舞的蒼鷹在招搖。

你天眞而驕傲地
發出了眞純的感情的對呼，
你神往於鷹的飛舞，
而我陶醉在你莊嚴的表情之中。

——若干人集

鐵的語言

一座破落的村莊，
像一個久病之後的老人，
猥瑣而且衰弱地
蹲坐在青灰的石山之旁。
村莊沒有言語，
村外的大樹低垂着頭，
淡淡的白雲穿鑿山巔，
淡淡的陽光蓋着村莊，
溪流乾涸了，
讓灰白的河牀
與灰白的村莊一同曝露。
但是，在肺結核患者底胸脯似的
骨瘦棱棱的破牆上
卻有錚錚的聲音：
「過往行人　聞聲答話
夜行明燈　槍火無情」：
這是森嚴的命令，
這是鐵的語言。
一面變得灰淡的藍色哨旗之下，
兩個襤褸的農民，
一枝土造槍，一柄縛紅纓的大刀，

他們正直莊嚴而且毫不靦覥，
肩擔苦難的闊肩膀，
肩擔着新的使命；
用古潭一樣深沈的眼睛
看着古潭一樣幽邃的遠方。
襤褸的人守衛着灰白的村莊，
他們沒有語言，
可是牆壁上有森嚴的命令，
土造槍與紅纓刀有鐵的語言。

——若干人集

關外關

和平的礎石

東方國境的最前線的交界碑！
太平山的嶺上樹立了最初歐羅巴的旗。

Sir France Henry May

從此以手支住了腮了。
香港總督的第一人，
思慮着什麼呢？
憂愁着什麼的樣子，
向着遠地方，
不允說出他的名字。

金屬了的他，
是否懷疑巍巍高聳在亞洲風雲下的
休戰紀念坊呢。

奠和平的礎石於此地嗎?
那樣想着而不瞑目的總督,
日夕踞坐在花崗石上永久的支着腮,
腮與指之間
生上了銅綠的苔蘚了——
在他的面前的港內,
下碇着大不列顛的鷹號母艦和潛艇母艦美德威號,
生了根的樹一樣的;
肺病的海空上
夜夜交錯着探照燈的X光;
縱橫着假想敵的飛行機,
銀的翅膀,
白金的翅膀。
手永遠支住了的總督,
何時可把手放下來呢?
那隻金屬了的手。

——若干人集

穆芷

城

他——古老的城牆啊
沈默的
堅毅的
站立着
在南國——綠色的原野

珠江的水
帶着輕盈的歌唱
投向他的懷抱
又悠悠的瀉向遠天
嵌襯於天脚的峯巒
那黛色的圍屏
爲他擋住了多少暴風急雨
在他胸膛的護衛裏
善良的人羣
絮語平常恬靜的歲月
災難把他們遺忘了

春天，秋天
慣常的一串歌聲
（吐自那壯健的少年農的嘴裏）
聯起高低的田疇
田疇裏
是嫩綠的新秧
是肥大的黃金的穀粒
芭蕉樹下
閃過多話的村姑的臉
一串銀鈴的笑聲
會拖住了多少年青人的眼睛

他——古老的城牆呵
他會看見——
這原野上
人們孩子的孩子……

長大了
又添上了滿頭霜髮
他曾看見——
罕有的饑饉
人們用顫抖無力的手
掘食山谷中剩餘的草，葉，樹根
他曾看見——
暴虐的劫掠者
要劫殺善良的人羣
是他牆圍的鐵臂的遮攔
叫劫掠者得不到一根針
　一粒米
人羣又英勇的把他們趕走……
他曾看見——

黃龍旗下的奴隸受不住壓榨
在他脚下
瘋狂的作叛亂的呼叫
金田村一聲怒吼
牽起多少不願做奴隸的聲音
叫頭上拖着紅纓尾巴的韃子
永遠失了安寧……
他曾看見——
這原野上多少次滄桑事故
風霜畫筆
在他身上
寫下無限蒼黑的記憶
如今，春又來了.

熟習而又生疏的
三月溫暖的風
帶來了遠方血腥的灰沙
梳理着他頭上的荒草
敵人——那來自海上的暴徒
從空中撒下災禍
毀滅了人們恬靜的日子
恐怖築下羅網
在每一顆急跳的心裏

啊——
如舊的歌唱的春水
如舊的碧綠的芭蕉
祗不見了
少年農愉悅的歌聲
村姑的誘惑的笑
和那長街上
安閒的行人

每日從曙色裏
震驚於遼闊傳來的每一聲音響
爲避免暴徒空中的襲擊
善良的人羣
背起殘舊的雜物
踏過長街上
被暴徒毒火毀滅的
房子的瓦礫，木片，
踏過那瓦礫，木片上

殘缺的屍肉，血跡
在每一脚步的舉落裏
投下記憶的哀愁
然後躑躅於幽谷荒郊
飢餓與疲倦啃嚙着他的心
在每一秒鐘的移動裏
直到黃昏

他——憂鬱的城牆啊
太息於人羣悲愴的命運
他明白自己古老的牆圍
攔不住二十世紀暴徒的空中虐殺
他將倒坍了
（像永遠安息於他底下的老人一樣）

然而，他還是掙扎的站立着
矚望着那
崇高的峯巒上
比他年輕的鋼鐵的堡壘
和那武裝了的人羣英勇的子孫
比前一代更强硬
他將看着他們英勇的戰鬪

他——古老的城牆啊
堅毅的
沈默的
站立着
在南國——綠色的原野

——若干人集

胡明樹

二百立方尺間

一　將被免本兼各職的寢房

寬闊的宇宙呵，現在
我僅能占有你
二百立方公尺的空間——
牠充當了我的寢室，
兼職了我的會客廳
　讀書間與廚房……
租金像細菌的繁殖之快
突增了一倍
我那心——我那祕書
擬好了一篇
待行的介
「該房另有任用
　着免本兼各職」
只待我說一個「行」字
那時呵
我又將成爲
一個浪子了呵……

二　生活的藝術之一

兼職了廚房的寢房裏
一個慶遠爐
占了 90 立方寸的空間
擱了筆，閉了房門
米在瓦罐子裏谷谷地滾

依着其拍律
我兢兢地唱着短歌
生怕又燒焦了飯

一位善於炊事的朋友
曾告訴我
一些做飯的道理——

「快三百元了的米價
做飯的技術
不能燒焦了一粒米呵
應把做飯的事
作爲生活的藝術之一來看！」

「對！」——我答

三　大提琴與耗子

我午夜醒來
聽見了 do re mi, do re mi 的樂聲
是耗子經由大提琴的弦線
爬到我的桌上
偷我的餘糧
我——牠心目中的
囤積居奇的米商

兼職了音樂家的耗子
每天晚上 do re mi, do re mi 地彈着
滿蒙着灰塵的
占了十立方尺空間的大提琴

牠自然不會知道
壁上的石膏掛像
是名叫貝多芬呵

四　安分於狹小

宇宙越大
我就越怕：
（假若房外是充斥着謊話與謠言的世界）

因此，我更安分
這二百立方尺的狹小
因此，對這二百立方尺間
沒有謊話，沒有謠言的事
我就更驕傲

我的短歌是謊話麼？
瓦罐裏的谷谷聲
大提琴的 do, re, mi, do re mi
是謠言麼？
不！

檢討的鏡子

對着一個 20 平方寸大小的鏡
我看見了一個病瘦了的我

忽然，鏡中現出了另一個
若干年前的我——
他僑居在異邦

以一支多彩的筆
繪出了一幅苦鬬着的「朝鮮婦」㊀
又沈思地錄下了一幅
健康的風俗畫「五月的龍舟」
後來終於經由了「難民船」
回到了祖國
於是又盡情地歌唱於
「綠的地平線上」……

今天，我又帶着我底歌
捲土地重來「旱海」
要以戀人的熱情
感動這「愛的吝嗇者」
但今天，我卻從鏡中

發現了一個病瘦了的我
檢查了我底心
又檢查了我底腦
如前地健康呵
但爲什麼又病了呢？
是憤世的肝火發作了麼？
是缺乏營養的貧血病麼？
是癟菌又侵進了血液裏了麼？

病呀，跟着藥瓶滾吧！
我無情於你
我有心於唱出人類的情歌……

㊀ 引號中的都是拙作的題名或拙作中的句子。

——若干人集

周爲

冬天

一 冬天的到來

不是爲了街上那些有錢人的過早的冬裝
不是爲了那些賣補品的特別廣告
是因爲那賣油條燒餅的特別響朗的聲音
告訴我，又一個冬天的到來

「油條燒餅
燒餅油條……」
當我的紙窗還未睜開眼睛
這響朗的聲音就把我叫醒

我便看到了一盆熊熊的炭火
一盤黃色而黏韌的土麵
數不盡的孩子啼冷的哭聲
纔把赤脚的父親送到街上……

我想祝福你呢
你第一個告訴我冬天來了的勞動者!

二 從鄉村走來

而這時候
在以城市作軸心
而幅射出去的許多大小的道路
正走着許多與太陽競賽早起的人

你昨夜整夜守着水春

現在挑着兩籮肥大白米的
你挑着兩籮肥大的白菜
頭上紮着藍布頭巾的
你穿着昨天編好的草鞋
挑着紅薯和雞蛋的……
你們脚踏着這些砂礫的道路
黏溼着露水的道路
向城市走來

於是第一個早市開了
第二個早市開了
你們把你們的所有坦露着
任每一個人選擇

冬天，城市有更大的食慾
城市天天盼望着你們呢
你們從鄉村走來的人——
城市的維他命

三　襤褸的馬路

太陽升起來
用溫情的眼睛看過了海
然後用發紅的眼睛看着馬路

這裏是一條襤褸的馬路
這邊，那邊，張起了
補綴而斑駁的布帳
布帳下面擺着可憐的衣物
如果我拿來嗅一下

我可以嗅出東南西北的氣息
一塊錢，兩塊錢，十塊錢……
以有限的價錢
出賣無限的溫暖
因爲人家的需要
出賣自己的需要

布帳在北風裏顚簸着
一高一低
南方人想起了溫暖的海浪
　狂暴的海浪
北方人想起了廣闊的平原
　遼夐的沙漠

想起了那悲哀的夢：
那雪地上的行進
帶着紅纓槍
帶着鑼鼓
帶着輕佻的猴子
帶着笨鈍的狗熊……

我在布帳前駐足
我聽到一個年老的父親
向一個年幼的兒子講述遠天的風雪
一句，一句
像撒播一粒粒仇恨的種子

四　我祝福

以前，每當風雪像一個暴虐的邏者

用槍桿擂着我的木門
它擊打着我的紙窗
使我不能說話的時候
我又想着一個在地球的極北的地方
在那裏，一尺，十尺，就是百尺的
風雪也蓋不住溫暖的微笑

大淸早，無數的煙突噴出了第一口氣
每一個城市又流動着勞動的血液
無數的手爲人類的春天造像
而且向我，向全世界痛苦的眼睛
驕傲的伸出

而現在，我從馬路上回來

我攤開了當天的報紙
我知道了在遙遠的白海
　　遙遠的波羅的海的邊緣
已降下了一九一四年的初雪
雪它正以嘶嘶的聲音
爲拿破崙的後裔唱着悲歌

那麽，在這個冬天
讓希特拉穿起在挪威訂購的雪屐
第一次的滑倒吧
而你們卻裂出那笑在最後的笑

我祝福

——若干人集

陳善

苦撐着拚

牙貼着心，
咬了一口！
齒痕嵌在心的深處；
頂不住，倒在血泊裏，堆着的骷髏。
無邊的黑暗，風帶來一陣刺耳的獰笑。
不行！還得從這屍場上苦撐着站起；
跟連串的苦難拚！
苦酒比醍醐更夠味兒，
呷着苦杯，捱着鞭，
在沒有斷氣之前。

——香港大公報文藝八八二期

任鈞

警報

一聲尖銳而悠長的汽笛
　在天空放射出來
　　彷彿聞得到血腥的信號
——空襲警報又發出來了
警報——
誠然帶來了恐怖和震驚，
但同時也好像在敵我中間
　劃下了一條紅線，
使得雙方的界限更加分明！
可不是嗎？

在那驚心動魄的長嘯聲中：
　用同樣的動作，
　　同樣的心情，
千萬人都同時站攏在一邊，
　　同時感到共通的運命！
　　　——後方小唱

孫鈿

雨

——要使人值得一活，就必須爲一種偉大的
　理想所貫注。

下過雨的第二天
從水潭裏
我照見
近來
我底影子又長得高了

有一個夜間
我夢見
胸口給日本鬼子戳了個窟窿
鮮血奔湧出來
好像扭開了水龍
驚醒了
我纔知道降着暴雨
雨水從破屋頂上漏進來
滴在我底胸上
我感到好笑
翻了個身

一隻手按住槍
去找尋第二個夢了

當着
雨拖着寂寞
來到了人間
在我們
從來沒有人說起雨
只有我
在心裏說我愛雨
他們只懂得
如果不把槍包好
準會上鏽的……

雨也會撩起我們歡喜
時常在雨中
穿過從山澗奔瀉下來的洪流
我們出擊去
卽使雨裏作了我們底呼吸
也沒有忘記瞄準敵人
　扳動槍的機扭

這暴雨，這時代
垂下了頭
母親一般
用血的乳漿哺養我們

苦暗的雨中長大的我

終於振撲着堅强的翅翼了
我叩響新的光明的門扉了
太陽在我生命上照着

昔日在雨天同我摺紙船的鄰兒
如今也揹上了槍出征了
輝煌的革命書籍
輝煌的戰鬭歷史
把我們底思想
鑿開了一條寬闊的河流
因此，我們不只是
拿了槍的戰鬭員

風暴帶來的雨
沖洗了這古老的大地
大地呀
負載着我們這一代的狂熱
而我們底改造
就要成熟了

不管雨是如何纏綿
或是如何陰鬱
我脫掉草鞋
在給雨搗爛了的泥地上
向一座破屋走去
那裏
「××日報」到了

——旌

失名

都會的悒鬱

蔬菜貴
茄子，馬鈴薯都貴

我的住宅
一座小木屋的樓上
一個面積有限的房間
全部木板
使我無限感慨
沒有一寸過剩的土地
播種在地板上嗎
俯視紙窗的下面

鄰家的竹籬內
卻廣植着鬱金香，夾竹桃與薔薇
抒情的植物呵

花匠每早起來
剪栽着枝葉，落肥和灌溉
主人咬着板煙咀
坐在院子裏讀早報
無憂無慮的把經濟版新聞翻過背後

我患眼充血的眼
滴着病眼藥水
　男人身上的虱子
那浮凸起的眼睛

那懷孕的肚

　　懷着不義之脂膏的肚

　　蓄着不道德的贓物的肚

穿着故作尖銳狀的K字牌的鞋的厚笨的足㈠

一尾金魚一樣的

你卻以一匹雌的虱子的女性的眼戀上了那樣的男子

念念不忘的想咬他一口

他們說話用「混血語」的

一種特殊的人種

宗主國與殖民地的變種的無名的「殖」物

而你卻是虱子，男人身上的虱子

專咬男性的虱子

那懷孕的肚

被咬了也不知痛苦的

展着戀愛的笑顏垂涎欲滴的向住了你

你男人身上的虱子張牙露齒的

　手執麥氏佛陀的 lip stick 繪着專咬男人的嘴唇㈡

㈠ K字牌的鞋，歐洲最名貴的鞋。

㈡ lip stick，唇脂。麥氏佛陀，美國一家化裝品製造廠，貨品暢銷於中國市場。

父的感想

——給女兒李朗的詩

第二帖

麗麗卡呀，㊀你安臥着吧（不能夠入眠嗎？）
母親的口笛吹着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礮火……」

在搖籃的上端，有黑的黯然的夜
交錯的魚尾的爆炸彈
Japanese Sardman! ㊁
日本兵工廠的安眠藥
刻着「昭和十三年製」的字樣
——遠，近，大，小的3枚
採取疾降的
魚樣的態勢
向你疾趨而下的轟響着
在意料中的吧

十月的雨季
降炸彈比降雨還多的這氣候環境
我們的生命，左閃右避在炸彈的雨的隙處
殘廢的國際正義盲目而啞
父的心
不勝危懼的呵
你，不設防的生命
窗外探照燈的監視哨的觸手
縱橫着
縱橫在國境的夜空，貓演習
我與母親怎樣也不能入眠了

守護着你
而且守候着
「日本的飛機來襲了!」
「日本的飛機來襲了!」
「日本的飛機來襲了!」
淒厲的呼號中國人民起來的電汽笛

㈠ 愛兒乳名麗麗卡。
㈡ Japan se Sandman 意即「日本人的睡覺,」指炸彈。

一九三七年

何達

我們開會

我們開會
我們的眼睛
像車輻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把我們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地
　擰成一根巨繩

面對着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開着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老鞋匠

為了別人的脚
兩手綳着青筋
一生
撫摸過多少雙鞋底
一針一用力
一錐一喘氣
要把磨過了多少碎石的
踹過了多少爛泥的破鞋修好

像醫生
治好損傷了皮骨的人們
卻改不了人們勞碌的命運
他——
老鞋匠
也不能使道路更平坦
於是桌底下
像停屍房
狼藉着
　無法補救的破皮
他老了
他失去了青春
就像那些破皮

失去了光采

他也是一雙快要解體的舊鞋
被拖曳在
漫長而破爛的
生活的道路上
這老鞋匠

過昭平

我們
在夜的奔流裏
趕到
灕江中流的小市鎮
探索着藏在黑暗裏的
陌生的路徑
任挾帶着外省泥土的布鞋
在不平的石板路上
濺踏着積水

沿路的門板緊緊地扣着
像一排閉了眼睛的
沒有知覺也沒有夢的
死板板的臉孔
沒有一隻眼睛輕輕睜開來看看我們
沒有一隻嘴角搐動一下
來對我們表示一丁點歡情
終於在冷氣未消的清晨

清楚地看到
你的身上
暴露着
巨大焦黑的傷口
也暴露着
折斷了的筋骨
和粉碎了的皮肉
你不可倖免地
烙上了時代的苦難的火印
你也變成
怕見太陽的膽怯的小市鎭了

我們
一步步地走過中國的

田野和山林

我們的熱情透過鞋泥
一步步地吻過中國的土地
你這冷淡悽慘的小市鎭呀
我們願流出我們的血
好灌輸給你一點溫暖
好使你快一點蘇生

望着青綠的榕樹
英雄地立在你的地上
向四外伸出
茂密的枝葉
蔭蔽着你
像一把巨傘

我們也願
像榕樹的根
張着粗大的多指的長爪
緊緊地
抓住你的泥土

風

我叫你給我一個名字
你說：風
我立刻就聽到
　風的呼嘯，
像是捲起了雪
又從頭上砍下來。

你是要我
用巨手
推送着千張白帆萬條浪
追趕你
像追趕着光嗎？

假使我名叫「風」，
請不要誤認
那輕輕鑽過了平靜的柳條的
　是我；

倘若我來找你，
我要帶着千里外的黃沙

向你傾瀉直率的狂歌

沈季平

山，滾動了！

山，拉着山
山，排着山
山，追着山
山，滾動了！
霜雪爲他們披上銀鎧
山羣，奔馳向戰場啊！
奔馳啊！
你強大的巨人行列
向鴨綠 黃河 揚子 怒江
奔流的方向；
和你們在苦鬭中的弟兄
長白 太行 大別 野人山
拉手啊！
當你們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勝利的狂濤
山啊！
我願化一道流星
爲你們飛傳捷報

徐志摩

月下雷峯影片

我送你一個雷峯塔影，
　滿天稠密的黑雲與白雲；
我送你一個雷峯塔頂，
　明月瀉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團團的月彩，纖纖的波鱗——
假如你我蕩一隻無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創一個完全的夢境！

五老峯

不可搖撼的神奇，
　不容注視的威嚴，
這聳峙，這橫蟠，

這不可攀援的峻險！
看！那巉巖缺處
　透露着天，窈遠的蒼天，
在無限廣博的懷抱間，
　這磅礴的偉象顯現！

是誰的意境？是誰的想像？
　是誰的工程與搏造的手痕？
在這亙古的空靈中
　陵慢着天風，天體與天氛！
有時朵朵明媚的彩雲，
　輕顫的妝綴着老人們的蒼鬢，
像一樹虬幹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豔色鮮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澗的清流中洗濯，呼歡，
認識老人們的嗔響，
迷霧海沫似的噴湧，鋪罩，
淹沒了谷內的青林，
隔絕了鄱陽的水色嬝淼，
陡壁前閃亮着火電，聽呀！
五老們在渺茫的霧海外狂笑！

朝霞照他們的前胸，
晚霧戲逗着他們赤禿的頭顱；
黃昏時，聽異鳥的歡呼，
在他們鳩盤的肩旁怯怯的透露

不昧的星光與月彩：
柔波裏緩泛着的小艇與輕舸。
聽呀！在海會靜穆的鐘聲裏，
有朝山人在落葉林中過路！

更無有人事的虛榮，
更無有塵世的倉促與噩夢，
靈魂！記取這從容與偉大，
在五老峯前飽啜自由的山風！
這不是山風，這是古聖人的祈禱，
凝聚成這「凍樂」似的建築神工，
給人間一個不朽的憑證——
一個「倔强的疑問」在無極的藍空！

殘詩

怨誰？怨誰？這不是青天裏打雷？
關着，鎖上；趕明兒瓷花磚上堆灰！
別瞧這白石臺階兒光滑，趕明兒，唉，
石縫裏長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霉！
那廊下的青玉缸裏養着魚，真鳳尾，
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餵？
要不了三五天，準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讓冰分兒壓一個扁！
頂可憐是那幾個紅嘴綠毛的鸚哥，
讓娘娘教得頂乖，會跟着洞簫唱歌，
眞嬌養慣，餵食一遲，就叫人名兒罵，
現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給您答話！……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

有如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裏，偃臥在長梗的，亂雜的叢草裏，聽初夏第一聲的鷓鴣，從天邊直響入雲中，從雲中又迴響到天邊；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裏，月光溫柔的手指，輕輕的撫摩着一顆顆熱傷了的沙礫，在鵝絨般軟滑的熱帶的空氣裏，聽一個駱駝的鈴聲，輕靈的，輕靈的，在遠處響着，近了，近了，又遠了……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裏，大膽的黃昏星，獨自臨照着陽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與野樹默默的祈禱着，聽一個瞎子，手扶着一個幼童，鐺的一響算命鑼，在這黑沈沈的世界裏囘響着；

有如在大海裏的一塊礁石上，浪濤像猛虎般的

狂撲着，天空緊緊的綳着黑雲的厚幕，聽大海向那威嚇着的風暴，低聲的，柔聲的，懺悔他一切的罪惡；

有如在喜馬拉雅的頂顛，聽天外的風，追趕着天外的雲的急步聲，在無數雪亮的山壑間迴響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臺的幕背，聽空虛的笑聲，失望與痛苦的呼籲聲，殘殺與淫暴的狂歡聲，厭世與自殺的高歌聲，在生命的舞臺上合奏着；

我聽見了天寧寺的禮懺聲！

這是哪裏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樂音在大殿裏，迂緩的，曼長的迴盪着，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合了，無數相反的色彩淨化了，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諧音盤礴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這是那裏來的大和諧——星海裏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籟，眞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裏，在耳鬢邊，在感官裏，在心靈裏，在夢裏……

在夢裏，這一瞥間的顯示，靑天，白水，綠草，慈母溫歡的胸懷，是故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翅羽，在無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裏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頌美呀，涅槃！

毒藥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邊涎着獰惡的微笑，不是我說笑的日子，我胸懷間插着發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惡毒的，因爲這世界是惡毒的，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因爲太陽已經滅絕了光彩，我的聲調是像墳堆裏的夜鴞，因爲人間已經殺盡了一切的和諧，我口音像是冤鬼責問他的仇人，因爲一切的恩已經讓路給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眞理是在我的話裏，雖則我的話像是毒藥，眞理是永遠不含糊的，雖則我的話裏彷彿有兩頭蛇的舌，蠍子的尾尖，蜈蚣的觸鬚；只因爲我的心裏充滿着比毒藥更强烈，比咒詛更狠毒，比火燄更猖狂，比死更深奧的不忍心與憐憫心與愛心，所以我說的話是毒性的，咒詛的，燎灼的，虛無的；

相信我，我們一切的準繩已經埋沒在三合土打緊的墓宮裏，最勁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這嚴封的地層：一切的準則是死了的；

我們一切的信心像是頂爛在樹枝上的風箏，我們手裏擎着這迸斷了的鷂線：一切的信心是爛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塊烏雲似的，已經籠蓋着人間一切的關係：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親娘，兄弟不再來攜着他姊妹的手，朋友變成了寇讎，看家的狗回頭來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沒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裏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姦汚的處女：池潭裏只見些爛破的鮮豔的荷花；

在人道惡濁的澗水裏流着，浮浮似的，五具殘缺的屍體，他們是仁義禮智信，向着時間無盡的海瀾裏流去，

這海是一個不安靖的海，波濤猖獗的翻着，在每個浪頭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寫着人欲與獸性；

到處是姦淫的現象，貪心摟抱着正義，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褻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戀愛，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踐踏着光明；

聽呀！這一片淫猥的聲響，聽呀！這一片殘暴的聲響；

虎狼在熱鬧的市場裏，强盜在你們妻子的牀上，罪惡在你們深奧的靈魂裏……

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盪，
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盪，
這天藍與海青與明潔的陽光
驅淨了梅雨時期無歡的蹤跡，
也放散了我心頭的網羅與紐結，
像一朵曼陀羅花英英的露爽，
在空靈與自由中忘卻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來自何處，

囚禁我心靈的自然的流露，
可怖的夢魘黑夜無邊的慘酷，
甦醒的盼切，只增劇靈魂的痲木！
曾經有多少的白晝黃昏清晨，
嘲諷我這蠶繭似的不生產的生存？
也不知有幾遭的明月，星羣，晴霞，
山嶺的高亢與流水的光華……
辜負！辜負自然界叫喚的殷勤，
驚不醒這沈醉的昏迷與頑冥！

如今，多謝這無名的博大的光輝，
在藍色的青波與綠島間縈洄，
更有那漁船與航影，亭亭的黏附
在天邊，喚起遼遠的夢景與夢趣：

我不由的驚悚，我不由的感媿；
（有時微笑的嫵媚是啟悟的棒槌！）
是何來倏忽的神明，爲我解脫
憂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籜，
透露內裏的青篁，又爲我洗淨
障眼的盲翳，重見宇宙間的歡欣。
這或許是我生命重新的機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納我的祈禱，
容許我的不躊躇的注視，容許
我的熱情的獻致，容許我保持
這顯示的神奇，這現在與此地，
這不可比擬的一切間隔的毀滅！
我更不問我的希望，我的惆悵，
未來與過去只是渺茫的幻想，

更不向人間訪問幸福的進門，
只求每時分給我不死的印痕，——
變一顆埃塵，一顆無形的埃塵，
追隨着造化的車輪，進行，進行……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裏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沈澱着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爲我沈默，
　沈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哈代

哈代，厭世的，不愛活的，
　這回再不用怨言，
一個黑影扇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露臉。

八十七年不容易過，
　老頭活該他的受，
抗着一肩思想的重負，
　早晚都不得放手。

爲什麼放着甜的不嘗，
　暖和的座兒不坐，
偏挑那陰淒的歌兒唱，
　辣味兒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頭殭，
　一對眼拖着看人，
他看着了誰誰就遭殃，
　你不用跟他講情。

他就愛把世界剖着瞧，
　是玫瑰也給拆壞；
他沒有那畫眉的纖巧，
　他有夜鴞的古怪！

古怪，他爭的就只這一點——
　一點靈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誰翻臉，
　真就得認個透。

他可不是沒有他的愛——
　他愛真誠，愛慈悲：
人生就說是一場夢幻，
　也不能沒有安慰。

這日子你怪得他惆悵，
　怪得他話裏有刺？
他說樂觀是「死屍臉上
　抹着粉，搽着胭脂！」

這不是完全放棄希冀，
　宇宙還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還有生機，
　思想先不能隨便。
爲維護這思想的尊嚴，
　詩人他不敢怠惰，
高擎着理想，睜大着眼。
　抉剔人生的錯誤。
現在他去了，再不説話，
（你聽這四野的靜，）
你愛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弔明哲的凋零！）

雲遊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際雲遊，
自在，輕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無攔阻的逍遙。
你更不經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澗水，雖則你的明豔
在過路時點染了他的空靈，
使他驚醒，將你的倩影抱緊。
他抱緊的只是綿密的憂愁，
因爲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
他要，你已飛度萬重的山頭，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爲你消瘦，那一流澗水，
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囘！

火車噙住軌

火車噙住軌，在黑夜裏奔：
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

過橋，聽鋼骨牛喘似的叫，
過荒野，過門戶破爛的廟，

過池塘，羣蛙在黑水裏打鼓，
過噤口的村莊，不見一粒火；

過冰清的小站，上下沒有客，
月臺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惡。

這時車的呻吟驚醒了天上
三兩個星，躲在雲縫裏張望：

那是幹什麼的，他們在疑問，
大涼夜不歇着，直鬧又是哼，

長蟲似的一條，呼吸是火燄，
一死兒往暗裏闖，不顧危險，

就憑那精窄的兩道，算是軌，
馱着這分重夢一般的累墜。

累墜！那些奇異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們不論。

傻的村的命全盤交給了它，
不問爬的是高山，還是低窪，
不問森林裏有怪鳥在訊咒，
天象的輝煌，全對着毀滅走；
只圖眼前過得，裂大嘴打呼，
明兒車一到，搶了皮包走路！
這態度也不錯！愁沒有個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
睜大了眼，什麽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嘗能支使命運？
說什麽光明，智慧，永恆的美？
彼此同是在一條線上受罪；
就差你我的壽數比他們强，
這玩藝反正是一片糊塗帳！

在病中

我是在病中，這懨懨的倦臥，
看窗外雲天，聽木葉在風中……
是鳥語嗎？院中有陽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牆上爬着藤蘿，
有三五斑猩的，蒼的，在顫動。

一半天也成呢……
城外，啊——西山！
太辜負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彎，也有環；
黃昏時誰在聽白楊的哀怨？
誰在寒風裏賞歸鳥的羣喧？
有誰上山去漫步，靜悄悄的，
去落葉林中檢三兩瓣菩提？
有誰去佛殿上披拂着塵封，
在夜色裏辨認金碧的神容？

這病中心情：一瞬瞬的回憶，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過路，
透映在水紋間斑駁的雲翳；
又如陰影閃過虛白的牆隅，
瞥見時似有，轉眼又復消散；
又如縷縷炊煙，纔裊裊，又斷……
又如暮天裏不成字的寒雁，
飛遠，更遠，化入遠山，化作煙！
又如在暑夜看飛星，一道光
碧銀銀的抹過，更不許端詳。
又如蘭蕊的清芬偶爾飄過，
誰能留住這沒影蹤的婀娜？
又如遠寺的鐘聲，隨風吹送，
在春宵，輕搖你半殘的春夢！

二十年五月續成七年前殘稿

領罪

這也許是個最好的時刻，
不是靜。對面園裏的鳥，
從杜鵑到麻雀，已在叫曉。
我也再不能抵抗我的困，
它壓着我像霜壓着樹根；
斷片的夢已在我的眼前
飄拂，像在曉風中的樹尖。
也不是有什麼非常的事，
逼着我決定一個否與是。
但我非得留着我的清醒，
用手推着黑甜鄉的誘引：
因爲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自己到自己跟前來領罪。
領罪，我說不是罪是什麼？

這日子過得有什麼話說！

愛的靈感

——奉適之——

下面這些詩行好歹是他撩撥出來的，正如這十年來大多數的詩行好歹是他撩撥出來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罷，
這陣子可不輕，我當是
已經完了，已經整個的
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
不知到了那兒。彷彿有
一朵蓮花似的雲擁着我，
（她臉上浮着蓮花似的笑）
擁着到遠極了的地方去……

唉，我眞不希罕再回來，
人說解脫，那許就是罷！
我就像是一朵雲，一朵
純白的，純白的雲，一點
不見分量，陽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輕靈的一球，
往遠處飛，往更遠的飛；
什麽累贅，一切的煩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遠了，
就是你——請你給我口水，
是橙子吧，上口甜着哪——
就是你，你是我的誰呀！
就你也不知哪裏去了：
就有也不過是曉光裏

一髮的青山，一縷游絲，
一翳微妙的暈；說至多
也不過如此，你再要多，
我那朵雲也不能承載，
你，你得原諒，我的寃家！……
不礙，我不累，你讓我說，
我只要你睜着眼，就這樣，
叫哀憐與同情，不說愛，
在你的淚水裏開着花，
我陶醉着它們的幽香；
在你我這最後，怕是吧，
一次的會面，許我放嬌，
容許我完全占定了你，
就這一晌，讓你的熱情，

像陽光照着一流幽澗，
透徹我的淒冷的意識，
你手把住我的，正這樣，
你看你的壯健，我的衰，
容許我感受你的溫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裏流，
鼓動我將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個不死的印痕：
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極了，
多謝你現在你聽我說。
但我說什麽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盡頭，
我只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還能見到你，偎着你，
眞像情人似的說着話，
因爲我夠不上說那個，
你的溫柔春風似的圍繞，
這於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謝，（她合上眼。）
什麽話都是多餘，因爲
話只能說明能說明的，
更深的意義，更大的眞，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裏，
在枯乾的淚傷的眼裏
認取。

　　我是個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裏

値得你一轉眼的注意。
你是天風：每一個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從它的心裏激出變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蹤跡下低頭，在
綠的顫動中表示驚異；
但誰能止限風的前程，
他橫掠過海，作一聲吼，
獅虎似的掃蕩着田野，
當前是冥茫的無窮，他
如何能想起曾經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遙遠是你我間的距離；

遠，太遠！假如一支夜蝶
有一天得能飛出天外，
在星的烈燄裏去變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許
有希望接近你的時間。
唉，癡心，女子是有癡心的，
你不能不信罷？有時候
我自己也覺得眞奇怪，
心窩裏的牢結是誰給
打上的？爲什麽打不開？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閃亮得如同一顆星。
我只是人叢中的一點，
一撮沙土，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異樣的震動
猛襲到我生命的全部，
眞像是風中的一朵花，
我內心搖晃得像昏暈，
臉上感到一陣的火燒，
我覺得幸福，一道神異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掃過，
我又覺得悲哀，我想哭，
紛亂占據了我的靈府。
但我當時一點不明白，
不知這就是陷入的愛！
「陷入了愛」眞是的！前緣，
孽債，不知到底是什麼？
但從此我再沒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的催眠，
敎命運的鐵鍊給鎖住，
我再不能躊躇：我愛你！
從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時，
在夢裏，想躱也躱不去，
我擡頭望，藍天裏有你，
我開口唱，悠揚裏有你，
我要遺忘，我向遠處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爲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癡。
但我愛你，我不是自私。
愛你，但永遠不能接近你。

愛你，但從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來到我的身邊，
我許向你望，但你不能
絲毫覺察到我的祕密。
我不妒忌，不豔羡，因爲
我知道你永遠是我的，
它不能脫離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別人的愛
我不知道，也無須知曉：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葉在無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無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準備，到死

不露一句，因爲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見了的。
那天愛的結打上我的
心頭，我就望見死，那個
美麗的永恆的世界；死，
我甘願的投向，因爲它
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
從此我輕視我的軀體，
更不計較今世的浮榮，
我祇企望着更緜延的
時間來收容我的呼吸，
燦爛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髮絲，那般的晶瑩，
是紛披在天外的雲霞，

博大的風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間盤旋，波濤
沖洗我的脛踝，每一個
激盪湧出光豔的神明！
再有電火做我的思想，
天邊掣起蛇龍的交舞，
雷震我的聲音，驀地裏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無可思量，呵，無可比況，
這愛的靈感，愛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稜掃蕩
田野的迷霧，愛的來臨
也不容平凡，卑瑣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占心靈，
它那原來青爽的平陽。
我不說死嗎？再不畏懼，
再沒有疑慮，再不吝惜
這軀體如同一個財虜，
我勇猛的用我的時光。
用我的時光，我說？天哪，
這多少年是虧我過的！
沒有朋友，離背了家鄉，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農中間學做老農，
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時起身，
手攪着泥，頭戴着炎陽，

我做工，滿身浸透了汗，
一顆熱心抵擋着勞倦；
但漸次的我感到趣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寶，
在泥水裏照見我的臉，
塗着泥，在坦白的雲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愛秋林，
我愛晚風的吹動，我愛
枯葦在晚涼中的顫動，
半殘的紅葉飄搖到地，
鴉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愛是遠寺的鐘聲，
交挽村舍的炊煙共做

靜穆的黃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歸去，冥茫中
有飛蟲在交哄，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點上一支蠟，
在紅焰的搖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畫像，
獨立在曠野裏的耶穌，
（因爲我沒有你的，除了
懸在我心裏的那一幅，）
到夜深靜定時我下跪，
望着畫像做我的祈禱，
有時我也唱，低聲的唱；
發放我的熱烈的情愫，

縷縷青煙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誰聽到，有誰哀憐？
你踞坐在榮名的頂顛，
有千萬人迎着你鼓掌；
我，陪伴我的有冷，有黑夜，
我流着淚，獨跪在牀前！
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
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鮮豔長上我手栽的樹，
又叫一陣風給刮做灰。
我認識了季候，星月與
黑夜的神祕，太陽的威，
我認識了地土，它能把
一顆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認識一切的生存，
爬蟲，飛鳥，河邊的小草，
再有鄉人們的生趣，我
也認識，他們的單純與
眞，我都認識。

　　跟着認識
是愉快，是愛，再不畏慮
孤寂的侵凌，那三年間
雖則我的肌膚變成粗，
焦黑薰上臉，剝坼刻上
手脚，我心頭只有感謝：
因爲照亮我的途徑有
愛，那盞神靈的燈，再有

勞苦給我精力推着我
向前，使我怡然的承當
更大的勞苦，更多的險。
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
不可思量是愛的靈感！
我聽說古時間有一個
孝女，她爲救她的父親
膽敢上犯君王的天威，
那是純愛的驅使，我信。
我又聽說法國中古時
有一個鄉女子叫貞德，
她有一天忽然脫去了
她的村服，丟了她的羊，
穿上戎裝拿着刀，帶領
十萬兵，高叫一聲「殺賊！」
就衝破了敵人的重圍，
救全了國，那也一定是
愛！因爲只有愛能給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膽，
只有愛能使人睜開眼，
認識眞，認識價值，只有
愛能使人全神的奮發，
向前闖，爲了一個目標，
忘了火是能燒，水能淹。
正如沒有光熱，這地上
就沒有生命，要不是愛，
那精神的光熱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驚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說「我懂得」我不慚愧：
因爲天知道我這幾年，
獨自一個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災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巉巖的路程，
自身挨着餓凍的慘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狀的
苦處，說來夠寫幾部書，
是爲了什麽？爲了什麽
我把每一個老年災民，
不問他是老人是老婦，
當作生身父母一樣看，
每一個兒女當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給他們
救度，至少也要吹幾口
同情的熱氣到他們的
臉上，叫他們從我的手
感到一個完全在愛的
純淨中生活着的同類！
爲了什麽我甘願餔啜
在平時乞丐都不屑的
飲食，吞咽腐朽與骯髒
如同可口的膏粱；甘願
在屍體的惡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裏工作，如同
發見了什麽珍異？爲了

什麽？就爲「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說，也不能
說，因爲我心裏有一個
不可能的愛，所以發放
滿懷的熱到另一方向，
也許我卽使不知愛，也
能同樣做，誰知道？但我
總得感謝你，因爲從你
我獲得生命的意識和
在我內心光亮的點上，
又從意識的沈潛引渡
到一種靈界的瑩徹，又
從此產生智慧的微芒
到無窮盡的精神的勇。

啊！假如你能想像我在
災地時一個夜的看守！
一樣的天，一樣的星空，
我獨自在曠野裏，或在
橋梁邊，或在朦有幾簇
殘花的籐蔓的村籬邊
仰望，那時天際每一個
光亮都爲我生着意義，
我飲咽它們的美如同
音樂，奇妙的韻味通流
到內臟與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這天賜，不覺得
虛怯與羞慚，因我知道
不爲己的勞作，雖不免

疲乏體膚，但它能拂拭
我們的靈竅如同琉璃，
私便天光無礙的通行。

我話說遠了不是？但我
已然訴說到我最後的
囘目，你縱使疲倦，也得
聽到底，因爲別的機會
再不會來。你看我的臉
燒紅得如同石榴的花；
這是生命最後的光燄，
多謝你不時的把甜水
浸潤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窒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樂。
我的時刻是可數的了，
我不能不趕快！
　　　　　　我方纔
說過我怎樣學農，怎樣
到災荒的魔窟中去伸
一支柔弱的奮鬬的手，
我也說過我靈的安樂，
對滿天星斗不生內疚。
但我終究是人，是軟弱，
不久我的身體得了病，
風雨的毒浸入了纖維，
釀成了猖狂的熱。我哥
將我從昏盲中帶囘家，

我奇怪那一次還不死，
也許因爲還有一種罪
我必得在人間受。他們
叫我嫁人，我不能推託。
我或許要反抗，假如我
對你的愛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既不是時空
所能衡量，我卽不計較
分秒間的短長，我做了
新娘，我還做了娘，雖則
天不許我的骨血存留。
這幾年來我是個木偶，
一堆任憑擺布的泥土；
雖則有時也想到你，但

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時
病，一再的回復，銷蝕了
我的軀殼，我早準備死，
懷抱一個美麗的祕密，
將永恆的光明交付給
無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個母親，我也許不忍
不讓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沒有沾戀；我
每次想到這一點，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想我死去再將我的

祕密化成仁慈的風雨，
化成指點希望的長虹，
化成石上的苔蘚，葱翠
淹沒它們的冥頑；化成
黑暗中翅膀的舞，化成
晨時的鳥歌；化成水面
錦繡的文章；化成波濤，
永遠宣揚宇宙的靈通；
化成月的慘綠在每個
睡孩的夢上添深顏色；
化成系星間的妙樂……
最後的轉變是未料的；
天不遂我理想的心願，
又叫在熱譫中漏泄了

我的懷內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夢想你竟能來，
血肉的你與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臨去的俄頃
陶然的相偎倚，我說，你
聽，你聽，我說。眞是奇怪，
這人生的聚散！

　　　　現在我
眞，眞可以死了，我要你
這樣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睜開，
直到我飛，飛，飛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風，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暫時的；快樂是長的，
愛是不死的：
我，我想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時完成

聞一多

「你指着太陽起誓」

你指着太陽起誓，叫天邊的寒雁
說你的忠貞。好了，我完全相信你，
甚至熱情開出淚花，我也不詫異。
祇是你要說什麼海枯，什麼石爛……
那便笑得死我。這一口氣的工夫
還不夠我陶醉的？還說什麼「永久？」
愛，你知道我祇有一口氣的貪圖，
快來箍緊我的心，快！啊，你走，你走……

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也不是變卦——
「永久」早許給了別人，粃糠是我的分，
別人得的纔是你的菁華，不壞的千春。
你不信？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
你走不走？去去去，去戀着他的懷抱，
跟他去講那海枯石爛不變的貞操！

也許

——葬歌——

也許你眞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該睡一睡，

那麼叫夜鷹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撐一傘松陰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鬚吸水，
也許你聽着這般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末日

露水在筧筒裏哽咽着，
芭蕉的綠舌頭舐着玻璃窗，
四圍的堊壁都往後退，
我一人怎塡得滿偌大一間房！

我心房裏燒上一盆火，
靜候着一個遠道的客人來，
我用蛛絲鼠矢餵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鱗甲代劈柴。

雞聲直催，盆裏一堆灰，
一股陰風偷來摸着我的口，
原來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咳嗽一聲，就跟着客人來。

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賸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漂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